天主教傳行中國攷

卷一　自漢唐至元末

卷二　自元太祖至順帝末

卷三 自明初至萬曆末

卷四　自沈㴶教難至崇禎末

卷五　自崇禎末至永曆末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卷六 自清初至康熙末

卷七 自雍正至咸豐末

卷八　自咸豐末至光緒末

聖多默曾否來中國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卷一　自漢唐至元末

耶穌升天後。其宗徒弟子遵遺命。四出傳教。由近及遠。日見推行。不出三十年。徧歷羅瑪帝國。甚有遠至歐西日斯巴尼。與非洲腹地厄弔比亞者。若亞洲之阿剌伯。波斯。加爾大依。亞爾默尼諸國。與如德亞聖教發源之地接壤。又同在一洲。聖教之傳入尤早。聖多默聖巴爾多祿茂兩宗徒。且曾遠至印度傳教。居民向化者。所在多有。考古家謂聖多默亦曾至中國傳教。爲時久暫不可知。後由中國又回印度。致命於梅里亞布爾城。此說亦絕非無因。考加爾大依國教會。自古傳有敬聖人之詩歌。謂聖人在印度及支那廣行教化。多救人靈。等語。以支那與印度相提並論。以理度之。當

非無因。 况西史載加爾大依國大主教亞格阿有設立監牧。彙管絲國教務之舉。考亞格阿係東晉安帝時人。在第四世末季。絲國之稱指我中國。亦考古家所公認。以中國出絲織諸物。爲彼時他國所無。故每稱之如此。

此外。近數百年間。發見之古十字石碑。亦足証主後數世紀中。聖教確已傳行中國。即使聖多默宗徒未嘗親至中國。其門人弟子。必有繼其志而來者。茲將各古迹。約畧紀之如左。 明季福建省。發見古十字石碑三座。皆形狀整齊。雕刻精緻。確係聖教會敬奉之聖物。不難一望而知。前此福建聖教未興。教外人遇之。亦不介意。後爲教友遇見。乃移置堂中供奉。非彼時始出土也。按以上三碑。一係明萬歷二十三年。在南安縣境所得。其形最古。當是第四

浮海來

五世。或八九世時物。緣彼時聖教會。繪畫或雕刻十字架形。皆是橫豎兩道。長闊平均。作四方形。非若近世之十字架。豎道長而橫道短也。　一係在泉州仁風門外。三里許。東湖畔所得。此處舊有東禪寺。圮毀已久。十字碑暴露田畔。往來行人。未有識者。崇禎十一年。教友見之。始移置堂中供奉。按泉州府志。東禪寺係唐禧宗時建。　又一石十字碑。係在泉州水陸寺中所獲。形式與前兩碑無異。（圖見景教碑頌詮等書。）　亦經教友遷置堂中。按泉州府志。水陸寺唐玄宗六年建。所獲之十字碑。當是同時之物。以上三十字石碑。足證主後數百年間。聖教已傳行中國。而福建或尤盛耳。其故非他。以福建濱臨大海。泉州為古通商巨埠。必有傳教士隨海舶而來者。教傳其地。信仰有人。乃能有此教中遺迹也。若西安之景教碑。與近

遼陸來

唐景教碑

今在蒙古。河北等處。發見之古十字石碑。不一而足。其詳見後又足證千餘年前。有由陸路東來之傳教士。廣布福音。喚醒世迷。以答天主降生立教。普救萬民之本旨。固未嘗獨令我華人向隅也。綜以上古迹。其最顯最著。名馳中外。而爲考古家所豔稱者。則首推唐之景教流行中國碑頌。茲詳記之如下。此碑係明熹宗天啟三年。卽紀元一六二五年。在陝西西安府。官命起土。得之於敗墻基下。上載唐德宗二年立。卽紀元七八一年也。屈指計之。距今已一千一百餘年矣。碑額鐫有十字聖號。與他十字石碑。形式相同。碑文佳美。畧涉古奧。字體則端雅不俗。全文計一千六百九十七字。具言聖教教理端。而祇舉其大略。入後歷敘列朝之崇奉。與流行之廣遠。以明景教當時之盛况。

當初出土時。一時興傳遠邇。文人學士多有見者。愛其文之典麗。與字畫之遒媚。而不解其意義。移置郭外金城寺中。以待通人之研究。嗣經教中人士見之。細按文義。與今西士所傳之天主教無異。乃知爲聖教古迹。千餘年前。已盛行中國。不過今稱天主教。古稱景教。名詞不同耳。時利瑪竇已去世十五年。其同會同志諸友。亦多見者。曾德照且譯以西文。寄送歐洲。一時傳爲佳話。流行各國。陽瑪諾以碑文簡奧。未易領略。作景教碑頌詮行世。岐陽張賡虞。教中名士也。搨印若干副。分寄徐光啟。李之藻。諸公。光啟愛其載道之文。並愛其紀文字畫。復鐫金石。摹印數千副。以廣流傳。李之藻則作論說。（見陽氏碑頌詮書。）每喜謂人曰。今而後。我國士大夫。不得復咎聖教之來何暮矣。甯知千餘年前。已盛行若此乎。

茲將碑之原文。錄出如左。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 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粵若常然眞寂。先先而無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總玄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惟我三一妙身。（如言三位一體）無元眞主阿羅訶歟。（西里亞音天主之稱。）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鎭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以上言三位一體天主肇造天地萬物化生人類。）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間平大於此是之中。隟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

營。思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以上言元祖方命流毒後裔。於是我　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默西亞也戢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覩耀以來貢。圓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于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真。啓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真。以上言天主三位之一降生救世功畢升天。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

示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愼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眞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强稱景教。以上論聖教與禮與教士規範。

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以下論列宗之崇奉。太宗文皇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眞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眞正。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

大秦國

高宗

武則天

玄宗

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　卽于京義甯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喪。靑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眞。轉摹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迹騰祥。永輝法界。

按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浣布。返魂香。月明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此段論大秦國。以下接敘列宗。）　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潤色眞宗。而于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鎭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　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于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網。俱維絕紐。玄宗至道皇帝。令甯國

肅宗　代宗　德宗

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橈而更崇。道石時傾而覆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眞。寺內安置。賜絹百匹。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倫等一十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牓。額戴龍書。寶裝璀翠。灼爍丹霞。睿札宏空。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爲。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亭毒。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

西士伊斯　郭子儀

九疇以維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于方大而虛。專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沒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

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于丹廷。乃策名于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于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于臥內。不自異于行間。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于家。獻臨恩之頗黎。（即玻璃爲當時所寶）布辭憩之金罽。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效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

以頌作結

供。備諸五旬。餧者來而飰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言此清節之達娑。孰未聞其美乎。達娑一作迭屑。波斯音。稱基督徒。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眞主无元。湛寂常然。權輿匠造。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渡無邊。
日昇暗滅。咸證眞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
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歿舟航。百福偕作。萬邦之康。
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眞道宣明。式封法主。
人有樂康。物無災苦。玄宗啟聖。克修眞正。御牓揚輝。天書蔚映。
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績咸熙。人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
聖日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妖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

說明

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仁以作施。暘谷來威。月窟畢萃。建宗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　時法主僧甯恕知東方之景衆也。

朝議郎前行臺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觀右碑所載。其爲基督教之遺蹟。確實無疑。惟碑文古奧。多駢體。尙聲韻。自是六朝遺風。又喜用釋道名詞。稱教士曰僧。主教監牧。曰大法主。聖堂曰寺等。揆以今日教友之心理。不無遺憾。然聖教道理。大端亦頗備具。如謂。　厥初有眞神。無始無終。無形無像。三

位一體。名阿羅訶（西里亞音天主之稱。）以其全能。開天地。置日月。從無有而化生萬有。一切俱備。乃造初人。人始受造。禀性純良。渾元之性。素蕩之心。無私欲偏情之累。乃無何。娑殫（魔鬼）施妄誘人叛命。遂重陷愆。遭顯罰。盡失所得超性諸恩。而人世之禍。乃紛至迭來。不可勝道矣。所尤堪悲者。異端蠭起。淆亂是非。或指物以託宗。敬拜天地日月。與已死之古人。或講寂滅無爲。淪于二氏。忘棄眞主。禱祀邪神。昏昏昧昧。入于喪亡之途。而不知返。是時也。我三位一體之阿羅訶。大發慈悲。乃遣默西亞（第二位）選童貞聖女爲母。降生爲人。戢隱眞威。代人贖罪。誕生之夜。天神作樂以宣慶。景星耀彩以告祥。波斯瑪日（博士之稱）望星來朝。凡廿四聖（先知諸人）所預言。一一應驗。圓滿

無缺。在世講明眞福八端。與超性三德。開生滅死。摧敗魔妄。使人得脫罪愆而爲聖潔。逃暗府而登明宮。（免地獄升天堂）迨救世功畢。亭午升天。經留廿七部。（新經卷目。今不殊昔。）啟迪世人。立有聖洗之禮。以水與聖神。使人滌罪再生。總以吾主受難之十字聖架。爲救贖之印號。聖道之光。無遠弗屆。其門徒弟子。皆膺神品。不畜奴婢。不積貨財。翦髮存鬚。白衣行禮。而爲清節之達娑（基督門徒。）每日七時誦經讚主。（今司鐸日課猶分七時。）每七日一行大祭。爲生死者祈禱。聖教無名可稱。不過取光明之義。強稱景教而已。

以下紀景教流行中國之歷史。大意謂。唐太宗貞觀九年。卽紀元後。六百三十五年。大秦國（古稱羅瑪國。曰大秦。）有上德之士。名阿羅本。偕同

志數人。首來中國傳教。初抵長安。帝命宰臣房玄齡。出郊賓迎居之大內。既命翻經。又殷殷垂詢教理。深知眞正。乃出諭表章。准令建堂傳授。迨高宗繼位。對于景教。尊崇有加。勅令諸州各建聖堂。遂至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眞道昌明。徧滿中土。嗚呼。盛矣。不意。聖歷年。武后臨朝。酷信佛法。正教遂不見容。百方摧殘。幾遭覆沒。賴有主教羅含與奉教大員。竭力維持。得以轉危爲安。以後。歷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均蒙優待。聖教因益暢行。碑中言汾陽王郭子儀。與教士伊斯友善。至同起居。朝夕聚首。或係當時奉教之人。未能確知。此碑文所載之大畧也。欲知其詳。可閱陽瑪諾之景教碑頌詮。

近世考古家。論唐時之景教碑。多持異說。謂非羅瑪天主正教。乃

內斯多畧

景教教士

內斯多畧之異派。此蓋據歷史言之也。若碑文所載。於正教理端。尙無不合處。惟據歷史之書。則彼時傳教遠東者。確係此項異端。蓋緣此項異端。發源於西里亞人內斯多畧。經羅瑪教宗與大公議會駁斥之後。不能西行。乃逐漸東流。由波斯蔓延。至于中國。觀碑之兩旁。與華文之下。有鐫刻之西里亞文字。載教士姓名七十餘人。內有正主教三名。副主教四名。餘則爲司鐸。或無品修士之名。皆羅瑪帝國所轄之西里亞與埃及人氏。其爲內斯多畧異派。不爲無憑。況碑文有東禮趣生榮之路句。或以東禮二字。自別於西方羅瑪教會。如今之俄國裂教之在中國者。自稱爲東正教。以自區別。亦未可知。 雖然。其傳教之人。雖爲異教中人。而此碑文所載之教理。則無一不合於正道。固未嘗稍涉及異端也。此亦考

古家所公認者。上海夏公。於此問題。著有專書亦同此見。夫旣如此。則視爲聖教流行中國之古迹也。亦無不可。

按內斯多畧異端。謂耶穌之天主性。與其人性。未嘗合成一位。不過附屬於其人性而已。爲此聖母瑪利亞所生者。祇是一位純人。旣爲純人之母。則不可謂爲天主之母。此固是一大異端。顯悖經旨。如果耶穌之兩性。未嘗合成一位。則聖經所說。天主降生爲人。天主受難救世等言。皆無實際之虛語矣。何以立無限功勞。贖人罪乎。然細按碑文。確未涉及此說。其西里亞文字。且有稱耶穌爲我等救主之言。謂其救渡無邊等語。凡此云云。雖不免自相矛盾。此說則大可取也。況彼景教士。懼所傳之教。與火祆教相混。請命朝廷。改波斯寺。爲大秦寺。其意蓋謂。景教雖傳自波斯。實發源

大秦國俗

景教禮規

于大秦。與彼發源于波斯之火祆教。迥不相同。教理既殊。名稱宜別。此所以必欲改稱大秦寺也。以下紀大秦風土政治。謂其土宇廣闊。文物昌明。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按此數語。非羅瑪帝國。與聖教會元首。孰能當之。彼時他國。概皆蕞爾小邦。不及羅瑪遠甚。文化亦多遜之。且皆是君位傳子。以國爲一家之私產。固不問子孫之德不德。才不才也。卽羅瑪天子。亦是如此。則主非德不立之言。確指羅瑪教宗無疑。以彼內斯多略派。見絕於教宗者。而乃推許讚羨。津津樂道如此。殊不可解。平心論之。此等頌美之詞。未必出諸異教人口。

又按彼時之景教禮規。敬聖像。行祭禮。爲亡者祈禱獻祭。每日七時讚主。白衣行禮。凡此諸端。悉與今羅瑪正教相符。而異派之基督教。如路得賈文等派。稱長老。丕猶力丹者。

則皆無之。然則彼教書。謂羅瑪天主教。不遵舊章。捏造以上諸事。實屬妄言。可不辨自明矣。

前清光緒庚子年。在甘肅燉煌縣境。明沙山下。發見藏書石洞。卷帙纍纍。皆唐時古籍。遙遙千餘年矣。中有景教書籍數種。所言與景教碑頌。名詞理論全相符合。如三威蒙度讚書名所言。敬禮妙身皇父阿羅訶。應身皇子彌施訶。証身盧訶甯俱沙。三身同歸一體。卽今所謂天主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也。三位之名。他處有慈父。明子。淨風之稱。與碑文法浴水風。淨風無言之說亦合。　他若四聖史之名。瑪竇。瑪爾谷。路加。若望。唐時景教。則稱之曰。明泰。　摩矩辭。　盧伽。　瑜罕難。　又每瑟稱牟世。達末聖王稱多惠聖王。餘可類推。音譯不同也。以上古籍。爲法

武宗仇教

人伯希和。購去者不少。現仍寄藏巴黎圖書館中。詳見上海聖教雜誌四年第七期。

計自唐太宗貞觀九年。阿羅本初來中國。至德宗建中二年。立碑時。景教傳行中國。已歷一百四十六年。以後教務盛衰如何。史冊無考。以意度之。大約依然平順。無甚風波。迨六十年之後。唐武宗嗣位。酷信道教。惑於道士趙歸眞之說。求長生不死之術。又受其慫恿。於會昌五年。下詔拆毀天下寺宇。勒令僧尼還俗。大秦寺穆護僧二千餘人。一作三千 亦被驅逐。按穆護亦作瑪日。譯言博士。有師傳之義。蓋當時景教士之通稱也。其數至二三千之衆。則當時景教之盛況。可想而知。今民國二十餘年。教務不爲不盛。然西士猶

景碑被踏

西人東遊記

未足此數。武宗下詔之次年卽殂。在位僅六載。當武宗病劇時。舉朝惶恐。趙歸眞猶大言曰。皇上換骨而痛。病將大瘥矣。俄而上崩。趙歸眞遂伏誅。責其罔上也。以後宣宗繼統。旋又平復盡弛僧尼之禁。諒景教士必有去而復來者。惟史册無考耳。景教碑被踏。埋沒土中。當在會昌年間。　又按碑兩旁之西里亞文。碑係甯恕立。甯恕西名亞在布濟。係大胡利斯當國（今名阿富罕）巴爾可城人。時爲長安主教。總理中國教務。碑文則景淨述。景淨西名亞當。時爲副主教。

自武宗崩殂。又三十年傳至僖宗。王仙芝。黃巢相繼倡亂。擾攘十餘年。西士遇害者。當必不少。有阿剌伯人亞布在德東遊記可憑。據云。紀元八百七十八年。卽唐僖宗乾符五年。黃巢圍攻廣州時。

景教厄運

廣州爲通商巨埠。外洋人士。僑居此城者甚多。除西域回回與猶太人外。有基督教教士教友不少。圍攻一年。城漸不支。失守之日。遭慘殺而死者。約有十二萬之多云。按亞布在德之東遊記。只言廣州事。爲其所親見。他處概未提及。然卽此可類推也。又二十年。唐朝遂亡。厥後繼之五代之亂。干戈雲擾。迄無寧歲。景教士更無駐足地矣。又七十年。宋太宗時。巴大德府宗主教眷念中國教務。遣修士某來杳。修士見各處聖堂被毀。教友亦星流雲散。遂廢然而返。

契丹國奉教

然據西史所紀宋朝時。中國西域。有哈剌契丹國。通國奉基督教。其王有名鐸德若望者。在西洋歷史上。狠有名聲。與西洋奉教諸國驛使相通。往來不絕。其時歐洲各奉教國。正興辦十字軍。聯合

教皇遣使

鐸德可汗

兵力以圖恢復回回所佔之聖地。契丹王曾致書於西洋奉教諸君曰。回回爲我聖教公敵。諸君欲聲罪致討。鄙人願率國人。追隨諸君之後。云云。後教皇亞立山第三。聞契丹王所奉之基督教。乃內斯多略之異派。遂遣太醫斐理伯充作使臣。至其國勸王率臣民改歸正教。教皇書札上。簡直稱他爲至聖鐸德。此一千一百七十七年事也。然則彼時之契丹王爲撒貴爾鐸德。似可無疑。惟若望之名。西音與可汗相近。當是可汗之訛音。鐸德若望者。鐸德可汗也。又爲鐸德。又爲可汗。凡蒙古種之爲王爲帝者。統稱可汗。或單稱汗。以國王而兼司祭神品。誠千古奇聞。惟受聖於異端主教。亦無足怪。 又按中世紀時。泰西諸國。尙不知中國之名。稱之曰克部國。或貢唐國。皆契丹之轉音也。卽此亦可見契丹聲名之遠

西遼德宗

播矣。

考中國史册所載。哈剌契丹卽西遼。遼本蒙古契丹種。本姓耶律。唐末始興。有耶律阿保機者。崛起漠北。建國稱帝。名其國曰遼。或稱大契丹。當全盛時。其疆域之遼闊。更駕南宋而上之。奄有今之東三省。與內外蒙古。直河北山西之大半。東至海。西至天山。固一堂堂大國也。傳九帝歷年二百一十九。宋徽宗時。滅于金。　有名耶律大石者。遼世宗之八世孫也。見本朝爲金所逼。天祚（東遼末帝）播遷不已。乃率國人西行。西域諸部落。素懷遼朝德威。多歸附之。回鶻王伯勒格。且奉表稱臣。願爲附庸。所過地方。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附者數國。至起兒曼地方。（在今土爾其斯坦地。）遂建都焉。改

鐸德可汗

元天祐。稱其國曰。延慶康國。爲中亞最強大之國。是爲德宗。德宗在位二十年。臨終時。以太子夷列年幼。遺詔命蕭后塔不煙監國。蕭后改元咸淸。自號感天皇后。監國七年。乃傳位於太子夷列。是爲仁宗。改元詔興。仁宗在位十三年。委政於胞妹普速完。普速完自號承天皇后。改元崇福。凡權朝十四年。乃歸政於夷列之子直魯古（遼史謂普速完被弑。）直魯古嗣位改元天禧。凡在位三十四年。是爲西遼末帝。據西史所載。所稱鐸德可汗。與泰西驛使相通者。卽此人也。且不惟直魯古爲鐸德。其父皇夷列。亦曾爲鐸德。（直魯古元史作珠爾汗。）又據撒馬兒罕主教。與阿拉伯史亞布法拉。西里亞史馬利思等所記。契丹皇家。自十一世紀初。卽奉基督教。約在德宗西遷以前

東遼十一世即奉教

百年。其首奉教之君。係聞天語警告回頭。曾率臣民二十萬。同時領洗。奉教後。因本國風俗。自皇家以至庶民百姓。皆以羶肉酪漿爲飲食。不便遵教規守齋。曾遣使求巴大德宗主教寬免契丹人守齋之條。凡此所記。言之鑿鑿。當非面壁虛捏。然則德宗百年以前。東遼之聖宗。興宗。道宗諸帝。必有奉基督教者。觀興宗取名崇眞。改元景福。史謂道宗齋僧好道等事。安知非指其崇奉景教而言。惟中史疎于記載。未能徵實耳。若西史則証據確鑿。令人不能更有疑議。

遼聖宗

西史謂契丹國西遷以前百年。卽已奉基督教。以時計之。當在聖宗之世。聖宗在位四十九年。始于紀元後九百八十三年。終于一千〇三十二年。考遼史所載。似有可信憑據。聖宗之先。自

太祖以迄景宗。凡五代。所有祭天地。祭山拜廟。拜日月等事。頻頻行之。殆無虛月。甚或一月數見。獨至聖宗中葉而遽斷。與先代迥殊。雖初年尚有拜日之行。一二次。自開泰之末。至太平十一年。絕不一見。若非爲奉教之故。將此等違犯教規之事。一律痛絕。不知更有何故。獨惜儒臣修史。意在排外不屑記載耳。

又近數十年。在關外蒙古河北北境發見之石十字碑。不一而足。確是聖教遺物。十字形橫竪兩道。長短平均。四端寬大。而中間狹細。正如西洋八九世時之十字架形。一般無二。可知爲同時之物。　近日在淶縣琉璃河左近山中。人迹罕到之處。又發見一座古十字寺。寺中有十字碑。形狀與上所述之十字同。十字四角且有西里亞文字。亦與唐之景教碑同。其文字之義。經

名人譯出。曰。仰望此依靠此。蓋勸人仰賴耶穌受難贖人之功績。不失教靈之望也。寓義深遠。非局外所能領略。此寺係元順帝時1365重建。有勅賜十字碑記。大意謂。都城西百餘里。舊有崇聖院。十字碑幢二座。爲晉唐之遺蹟。迺大遼之營造。圮毀已久。惟碑幢尙存。有僧名淨善者。偶遊此地天晚。臨幢靜坐。忽見古幢十字。重重發光。又有神人與語。遂欣然而起。偶成一偈。曰。特來遊此山。定中遇神言。十字發光現。此地有大緣。乃誓願重修此寺。云云。惟淨善既修寺以敬十字。何以又塑佛像等事。正邪混淆。未免輕褻。然寺門則仍標名曰。古剎十字寺。近處居民。亦恒以十字寺相稱。凡此古迹。足証遼時。即北宋時。中國北方基督教。確

西史可據

譯德可汗如何失國

已盛行。而西史所說爲不誤也。

然則從前所說。唐之景教。遭武宗一時之禁阻。六十年後。又繼之黃巢五代之亂。漸至絕滅無蹤者。特指黃河以南數省而言。若中國北境與塞外區域。當時在契丹與西夏勢力範圍者。必有景教士前往傳教。上述西史所紀各事。皆得之于彼時教士所親見親聞。鑿鑿有據。已疑無可疑。元初聖方濟各會修士。柏朗嘉賓等。來中國傳教。猶遇其人于燕京。惟其人爲內斯多略異派。非羅瑪天主教正宗。斯可惜耳。

至西遼末帝。所稱譯德可汗者。如何失國。則中西記載不同。據中國遼史。與通鑑所載。謂直魯古性喜畋獵。往往馳騁山林曠野。追禽逐獸。樂而忘返。奈曼王楚察里偵知其情。伏兵八千。出其不意。

擒之以去。在其國尊直魯古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未幾病歿。從此鐸德可汗之國。爲奈曼王所兼併。西遼遂亡。從始建國。凡歷八十八年。中史所紀如此。西史多宗馬可孛羅之東遊記。謂元太祖鐵木眞曾遣使向鐸德可汗求親。鐸德可汗自負國大兵强。峻詞拒之若曰。鐵木眞何人。乃欲與我結秦晉之歡耶。如必欲之。先與我上表稱臣而後可。使者反命。太祖不勝震怒。乃調齊兵馬。進軍與之戰。鐸德可汗帥兵禦之不能勝。遂亡於陣。其國遂入太祖掌握。次年奈曼國。亦爲太祖所平。馬可書所言如此。且說元太祖左右。多奉基督教者。頗蒙太祖信任。云云。兩說未知孰是。

西史紀鐸德可汗事。每譏其夜郎自大。不知自居何等。在其所上羅瑪教皇書。與致法王書。恒自稱曰。萬王之王。或王者之王。

云云。然以理度之。此必無之事。或曾署名曰。太上皇某。云云。是必在傳位以後。爲其繼位之太子。或奈曼王尊爲上皇時。所上之書。不過謂其在本國。爲王者爻耳。何嘗有萬王之王之義。西人不諳華文。致有此誤解。至今猶傳爲笑柄。

元太祖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卷二　自元太祖至順帝末

元太祖鐵木真。自紀元一千二百〇八年。宋甯宗時。即建位號。稱蒙古汗。雄才大略。有臣服天下之心。日事戰爭。所向無敵。開一自古未有之大國。羣臣上崴號曰。成吉思可汗。凡蒙古爲王者。統稱可汗。或單稱汗。而成吉思之稱。則取勇毅無敵之義。此名在各國通史。幾於婦孺盡知。成吉思曾宣布其宗旨曰。天上惟一真主。地下惟一可汗。凡目所能見。耳所能聞。足所能至之地。悉令歸我。其投誠內附者以恩義撫之。其倔强抗拒者。發兵平滅之。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故每破一城。即縱兵屠殺。往往伏屍蔽野。血流成渠。富饒之區。變爲荒涼曠野。初得中國北境。欲盡驅居民。改作牧地。

以耶律楚材諫阻得免。一千二百十九年。既平哈剌契丹與奈曼國。乃引兵西行。平西域諸部。史稱太祖滅國四十。雖迹近鋪張。亦可見其武功之盛矣。凡西征四年。從楚材諫。班師東歸。又平西夏。時當盛夏。避暑於六盤山。染疫而死。壽六十六歲。 惟是西域遼遠之國。與東歐俄羅斯數省之地。居民世奉基督教。歷年已久。此次被蒙古征服。其被裹脅。或因他故東來。流落蒙古各處者。實繁有徒。 據阿剌伯人亞布法拉所記。佐太祖太宗創業之名相。耶律楚材。與後來相定宗之二臣。瓜達可。眞該。（二名譯音。） 俱奉基督教。然則基督教。當日之盛行。可以想見。

太祖崩後。遺詔以皇四子拖雷（一作圖類。元世祖父。太宗弟。後諡睿皇帝。） 監國。乃馳驛召

六后奉教

集宗室諸王。會議繼位之人。諸王多統兵在外。相距遼遠。二年之後。方始會齊。時拖雷監國已久。頗爲人心所歸。乃居心謙退。倡首推薦其三兄窩闊台（一作鄂格德依。）繼承大統。是爲太宗。諸王均無異言。朝野大慶。太宗在位十三年。建都和林。（在今庫倫西南。約五百里。已毀。）以爲會同之所。又分遣兄弟子姪輩。四出征討。以成太祖未竟之志。太宗崩後。第六后乃瑪眞名。都剌吉納者。權朝聽政。據當時流落和林等處之西人所紀載。六后奉基督教。左右近侍。多教中人。皆蒙優待。六后權朝四年。方由諸王百官。議立太宗長子貴由接位。是爲定宗。然大權仍操于六后。所有關於教會之事。有當時西人之紀述。頗爲詳盡。茲特譯其大畧如左。

巴圖西征深入俄境

當蒙古兵西征時。西域遼遠諸國。多奉基督教。一入歐洲。則更無異教之混雜。一道同風。蓋已數百年。或且千年上下矣。有太祖之孫太宗之姪。名巴圖者（一作拔都。）勇武善戰。為諸王冠。西史紀其戰事甚詳。謂其於一二三五年。會帥兵六十萬。深入俄國內地。攻城破寨。如入無人之境。既而俄京莫斯科。亦為所陷。聞俄京西南有名城結武。在聶別兒江岸。南通黑海。北接巴爾底洋。百貨流通。商賈雲集。富庶為全國冠。巴圖乃引兵渡江。浮水而過。遂圍結武。不久破之。駐守此城之俄大公瓦西格。僅以身免。巴圖入城。縱兵焚掠。情形極慘。時聖雅進多方在城中。舉行彌撒。聞警。即右手持聖體盒。左手執一九百觔重之聖母像。安步出城。由水面過江而去。（見聖

波蘭之戰

納款乞和

年廣益。此一二四〇年事也。俄國疆土已大半入蒙古掌握。次年折入波蘭境。陷桑道米城。進攻格拉高衛府。不克。波蘭太子。恒理。聖后厄末日亞子也。率兵數十萬。與蒙古兵遇于瓦爾斯大平原。惡戰數日。太子陣亡。餘皆潰散。是役也。波軍傷亡約二十七萬人。西史謂巴圖下令割取陣亡敵兵之耳。每人割一耳。共割二十七萬耳云。既平波蘭。乃又引兵西行。逾加爾巴太嶺。包厄米王文思老乞援於鄰邦。情詞哀切。竟無應者。不得已。乃納款求和。莫拉味亦不戰而降。德王費代理第二。見強敵逼近。不勝憂懼。遣使求和。情願作大可汗養鷹使者。巴圖允否不可知。但知巴圖從此引兵而南。折入匈加利國。瓦拉定城。首當其衝。城破之日。居民多遭慘殺。匈加利王伯辣第四。向教皇額我略第九。求救甚急。教皇遣使四

全歐震恐

出力勸各國合兵拒敵法意諸王皆甚踴躍願成教皇之志卒以費代理之從中沮撓聯兵之事竟成畫餅法王聖類思意在鼓勵人心曾揚言曰彼蒙古人皆韃靼兒種也韃靼兒果來當驅入答答羅斯（地獄也）因二語音相近遂成西史上有趣之名言

當巴圖肆擾波蘭與匈加利時全歐震恐寢食不安皆有旦夕莫保之憂一二四一年忽太宗訃音傳到召令近支諸王齊赴和林會議選舉繼位之大可汗巴圖乃下令班師退駐窩爾加江岸歐西各國得此佳音如慶再生然屈指計之巴圖率兵入歐洲境到處屠殺已五年於茲矣居民被禍之烈爲前此所未有

別有一蒙古將名哲馬干肆擾高加索大嶺之南若爾日亞與亞爾默尼亞等國焚殺之慘較巴圖爲尤甚多少名城巨鎭人煙幾

女王乞援

巴圖建國

絕。到處所見者。惟瓦礫枯骨而已。若爾日亞女王路懿恒。前于太祖西征時曾遣使求救于教皇何奧畧第三。茲又求救于教皇額我畧第九。茲當時各國教友之心理。胥視教皇爲耶穌之代表。每當患難叢集時。即延頸跂足。如赤子之仰望慈父母焉。無如當時各基督教國。因歷年來。舉辦十字軍。傷人耗財。精力已竭。又聞蒙古兵如何強悍。莫不心懷惴惴。故此次教皇雖再四敦勸。合兵拒敵。竟不能喚醒已死之人心。一二四三年。巴圖又自和林西來。建都于窩爾加右岸。都名撒拉依（今改名撒拉圖）遂開一強大之國。奄有裏海與烏拉爾西南附近諸地。國名奇卜察克（一名欽察。）雄視歐洲。如戰國之強秦焉。

里瑋會議

敎宗遣使東來

一二四五年。教皇意諾增爵第四。召集歐洲各奉教國。會議于法國里瑋府。謂巴圖現已立國于東歐。近在肘腋。難保無西侵之一日。一旦思逞。朝發夕至。若不思患預防。早爲戒備。歐洲滅亡之慘。恐終難倖免云云。教皇愷切言之。聞者莫不感動。然聯合兵力一事。徒勞夢想。終未見諸實行。教皇不得已。乃別生一計。謂既不能聯合各國。同仇敵愾。若遣傳教士充作使臣。與蒙古修好。或亦可止其兇殘。況聞和林朝廷。不乏奉教敬主之人。萬一勸得大可汗幡然悔改。則可收效無形。烽火之警。從此永熄。正本淸源之策。當無過于此者。主意一定。就在新立之兩大修會中。挑選可遣之人。在聖方濟各會。得中選者三人。以柏朗嘉賓爲首。使往遠東。覲見蒙古大可汗。在聖多明我會。得中選者四人。以安瑟爾莫爲首。使

柏朗嘉賓

往波斯覲見彼處之蒙古王。蓋彼處教友。慘遭兵禍。亦曾向教皇呼籲也。茲特分紀其事如左。

柏朗嘉賓義大利伯魯斯城人。也與聖五傷方濟各。同鄉同年。而又同志。爲人博學多才。長於應對。雖當時年已花甲。奉命遠行。毫無難色。其熱心毅力。有足多者。遂於陽曆四月間。偕二同會修士。自里雍起程。帶有某公爵獻大可汗之禮物多種。旣至結武城。進見蒙古駐防此城之大將。告以奉教皇命。覲見大可汗之意。大將命先赴撒拉依。覲見巴圖王。派兵護送前去。各乘驛馬。從嚮疾馳。從朝至暮。竟日不停。且有時晝夜亦行。每到驛站。卽改乘別馬。一日約換三四次。時當嚴齋期內。飢食乾糧。渴飲清水。異常勞苦。同行之二修士。已有一人。因疲憊過甚。不能追隨。祇有名本篤者一

見巴圖王

人。尙能支持。一路所經名城巨鎭。兵燹之餘。率皆頹垣斷壁。圮毀不堪。求一整齊完好者。而不可得。戰地則白骨纍纍。觸目皆是。昔年之農田。纔壞相錯者。今則草木暢茂。盡成荒塲。此蓋照蒙古俗。不事耕種。任其荒蕪。取其便於遊牧也。自紡武城如此東行歷五星期。始至巴圖王所居之城。

暫息一日。卽進朝求見。照蒙古俗。先將二人火炙水浴。祓除不祥。然後由侍衛領進巴圖帳幕。幕中羅列珍奇之物甚多。大約皆得之于匈加利波蘭等國者。二人既到巴圖座前。跪呈教皇璽書兩通。巴圖諭明二人來意。命繙譯官將書譯出。一書講明聖教切要道理。勸大可汗率臣民領洗入教。一書力勸蒙古罷兵息戰。不要殺害無辜良民。更不可戕殺奉教敬主之人。極言蒙古恣意屠殺

始抵和林

入朝引見

之非。結尾處。教皇直言問蒙古王與教民有何積怨深仇。又問日後有何措施。

巴圖閔明書意。命赴和林朝覲大可汗。派兩騎兵。引路前行。是日正當耶穌復活大瞻禮日。二人念畢日課。略用飲食。騰身上馬。不禁愁緒紛起。淚流沾襟。東望長途。茫茫萬里。不知何日可到。更不知教皇付託之事。能成否也。一路所經。多是沙漠曠野。赤地數千里。一望無涯。既無草木。又無水泉。所賴以止渴者。惟融化之冰雪而已。塞外氣寒。往往五六月間。猶雨雪霏霏。一路辛苦。筆舌難傳。至陽曆七月二十二日始抵和林。回憶自里雍起程。已一年零四月矣。時定宗新登極。諸王百官來朝賀者。濟濟盈廷。兩修士奉使遠來。適逢其會。竊自忻幸。當即偕同文武百官。與外國使臣。登朝

拜賀。時定宗已接闊巴圖王之報告。盡知二人遠來之意。命人供其食用。以待他日召見。直待至八月底。始得單獨召見。乃呈上教皇璽書。問答數語。旋卽退出。又奉命進見皇太后都剌吉納。太后奉教。素稱熱心。得見甚喜。溫語慰勞。都剌吉納元史作脫列哥那。兩修士退朝後。卽寄居奉教人中。與俄國教友葛斯默尤善。葛係著名巧匠。大可汗之寶座。以象牙雕成。嵌以金玉。精緻絕倫。卽出葛斯默手。

西國教友被擄在和林者。難屈指數。有俄羅斯希拉匈加利等國人。若小亞細亞。與亞爾默尼。西里亞等處人。則更不知凡幾。甚有修士與神品班人。伊等久居蒙古人中。洞悉蒙古風俗人情。有以大可汗之秘謀。告柏朗嘉賓者。謂大可汗與蒙古諸王。業經定計。誓欲併吞歐西諸國。某日行禮。鳴鑼擊鼓。豎大旗于

朝中多
教中人

定宗覆
書

營西。即此意也。然當時和林教友。皆信元定宗。不久必奉教。而在朝之奉教大員。亦同此意見。蓋因其母。太后都剌吉納。元史所稱爲六后者。確已奉教。宗室貴冑。亦多奉教之人。又有聖堂一座。密邇皇宮。近在咫尺。時常照希拉禮規。在內舉行彌撒等聖事。司鐸人等。皆受養于公家。按月給俸。同于職官。聖堂內按時鳴鐘諷經。聲達宮闕。日以爲常。可汗之太醫數人。皆西國教友。頗蒙寵眷。然雖有如許証據。究亦未可盡信。當柏琊父末次召見時。曾直言問定宗曰。外人皆說大皇帝奉教。是否屬實。我教皇甚願知之。定宗漫答之曰。我奉教與否。惟天知道。汝教皇若願知道。可來問我。柏琊父求回國反命。請與教皇復書。不知復書業已寫就。定宗取而授之。命譯成拉丁文。譯後校對再三。始蓋寶印。封緘。印文係蒙

古語。俄人葛斯默譯其義曰。天上有天主。地上有貴由。（定宗名。一作庫裕克。）天主有全能。貴由有寶印。（天主之名。蒙古語。騰各利厄眞。）其復書措詞亦太倨傲。若曰。奉天承運大可汗。致書於教皇座前。爾教皇遣使齎書。來我蒙古朝廷。意在修好。固甚善也。但欲修好。祇遣一介之使。未免太易。必也。爾與所屬諸侯王公。親來此地面議和欵。朕將告爾以朝廷意旨所在。俾爾有所遵循。如此。方昭鄭重。再爾勸我蒙古君民進教領洗。朕不知何故宜出于此。甚無謂也。又以殺戮西國教友見責。益令朕訝異不置。彼抗忤大可汗之旨。不投誠歸順。則其被殺戮。是咎由自取。禍皆自招。復何詞之有。爾西國君民敬事天地眞主。每以此驕己輕人。殊不知我蒙古敬

柏朗嘉賓辭行

事眞主。更誠更虔。故眞主助我掃盪東西諸國。所向無敵。徧教皇獨未之聞耶。云云

觀右書所云。則知定宗去奉教尚遠。蓋其自視過高。不知自居何等。對於聖教元首。毫無敬仰之心。教理亦多隔膜。雖母后奉教。近侍亦有敬主之人。亦無如之何也。　兩修士又奉命拜辭太后。太后念節屆冬令。氣候嚴寒。各賜貂皮緞袍兩襲。二人謝恩而出。預備啟行。不料。定宗欲派使臣偕二修士同行。將面覲教皇。勸令率所屬奉教各國。盡降蒙古。柏朗嘉賓竊思此舉。大有危險。萬一蒙古人深入歐西。明作欽使。暗作偵探。訪知各國不睦。武備不修等情。難保不愈肆其蠶食鯨吞之計。因多方婉說。委曲勸阻。久之。方將此意打消。以後兩修士即與和林教友訣別。怱怱向西而去。時

抵里雍復命

陽曆十一月十三日也。
此去與來時。情形大略相同。無甚可紀。不過節屆嚴冬。雪地冰天。較來時尤苦耳。一入沙漠曠野。無村落。無店寓。每當日歿星出。無處投宿。即露宿積雪之平原。躡開積雪。就地而臥。聊息困倦之軀。往往風吹雪舞。晨興時。爲雪覆沒。二人所以未凍斃者。蓋得力于太后所賜之貂裘不少也。兩月後。抵俄國境。又由波蘭日爾曼。入法蘭西。時教皇意諸增爵第四。因羅瑪不靖。尚在里雍駐蹕。兩修士乃一直到里雍府。入朝復命。呈上定宗璽書。教皇不勝欣悅。大加稱賞。舉手降福之。時德國某城主教出缺。即以柏朗嘉賓升補。以酬其勞。此一二四七年夏間事也。次年二月元定宗崩。在位僅三年。

安修士出使波斯

茲再以安瑟爾莫等。出使波斯事。略紀于此。時波斯與附近諸地。盡入蒙古掌握。蒙古大將巴一朱駐加利津城。花剌子模鎮守征服諸區。安瑟爾莫偕同會修士三人。奉教皇命。往見大將巴一朱。自道來馬依城啟行。兩月後。至加利津。即將教皇璽書呈上。書中詞理。大略與致元定宗書同。安修士又口述教皇聖旨。勸巴大將。與蒙古諸王。悔過自新。毋再屠殺無辜良民。前此之草菅人命。實屬悖天逆理。大傷人道。

安修士剛直之言。甫經出口。巴大將勃然大怒。命將爲首之安修士。立即處死。幸其妻奉教。左右侍從。亦有奉教之人。再三解勸。方纔息怒。然拘留四修士。視如俘虜。每日所給飲食。僅足活命。兩月後始遣之回。派人與四修士同行。帶有巴一朱上教皇書。書中大意。與定宗致教皇書。一般無二。勸教皇率歐

聖王類思遣使蒙古

西各國投順蒙古。進貢稱臣。此雖是伊等心高妄想。而教宗則大量海涵。並未譴責。待使者恩禮有加。各賜華服一襲。遣之回東。次年。巴一朱出缺。　一二四八年。伊治加台繼其任。聞聖王類思統兵東來。方在濟伯肋島度冬。遣使與聖王修好。具言。如欲恢復日路撒冷聖地。願率蒙古兵相助。云云。嗣又有自蒙古來者。爲言蒙古大可汗如何寵信教友。教友之在哈喇和林者。實繁有徒。惟因神父無多。幾如無牧之羊。聖王聞此佳音。決意遣教士至其地開教。卽在聖多明我會。簡選修士隆如美帶隨員六人。出使蒙古。所有聖王致蒙古可汗之書。情詞愷切。勸可汗及早率國人進教事主。以救靈魂。此外又有獻可汗之禮物多種。皆珍貴之品。內有一錦繡帳幔。可以搭架成堂。中繡各種聖像。如聖母領報耶穌聖誕。

隆如美奉使東來

復活升天。及聖神降臨等事迹。惟肖惟妙。工巧絶倫。聖王之意。蓋以蒙古風俗。遊牧爲生。遷徙無定。常搭帳爲宮室。故餽以帳幔之堂。望其隨地敬主。無時或間也。聖王愛主愛人之殷。誠加人一等矣。

隆如美上年偕安瑟爾莫出使波斯。備嘗艱苦。閱歷已深。又通達回回國語。本能勝任愉快。無如機緣不投。方至和林時。定宗已去世二年。國中無主。雖有皇后烏拉海額錫垂簾聽政。總攬大權。然未經宗室諸王認可。政局杌隉。隆如美因不便等待。聊將聖王類思之國書。與帶來禮物。呈上定宗后烏拉海氏。乃定宗后不諳中外情勢。誤以爲法王進貢之物。每每向人誇張。所有答聖王之書。措詞亦太傲慢。直不知國際交涉之爲何。次年。蒙古諸王。共推拖

聖王再遣使通好

羅伯魯奉使東來

雷長子蒙哥（一作莽費扣）為大可汗。是為憲宗。憲宗因定宗后不服。藉端殺之。然聖王救人念切。不因此次隆如美出使無效。遽爾灰心。一二五三年。偶聞巴圖王之世子撒爾大石。現駐防俄國某城。確已領洗進教。遂決意再遣教士至蒙古開教。藉撒爾大石為之先容。收效自必易易。於是在聖方濟各會。簡派修士二人。出使蒙古。一名羅伯魯。為首。一名巴爾多祿茂。為副。別有一人。充作隨員。三人自道來馬依城本修院起程。先由海道至公斯當定府。（一名拂箖。）時此城猶在十字軍權下。為包端王之京都。次日登堂講道。將自己奉使蒙古之事。告知大眾。請為代禱。後於五月間。開船入黑海。在蘇答口登岸。從此陸行東去。及抵撒爾大石駐防之城。已三閱

進見世子

月矣。就近一查。方知世子奉教之說。係屬謠傳。並無實際。然世子雖未奉教。却信任奉教之人。左右侍從。概係教友。甚有在司鐸班者。惟在內斯多略異派。爲可惜耳。引見時。羅伯魯身著司祭禮服。手持聖經。巴修士則高舉十字聖架前導。更有隨員手提香爐。三人齊聲唱申爾福母皇之經。爲世子祝福。凡此皆遵世子命也。彼欲一覩聖教典禮。故有是命。唱經畢。羅伯魯乃將聖王類思之國書呈上。撒爾大石閱悉來意。命往欽察。覲見父王巴圖。次日。即遵命東去。 及抵撒拉依京。迺知巴圖王一信。預備召見。召見時。羅伯魯等。身著本會修衣。科頭跣足。一如常時。滿朝之人。以爲見所未見。莫不驚奇。及至巴圖座前。侍臣喝令跪拜。羅伯魯以爲受造之人。不應跪拜。轉念天主無所不在。聊屈雙膝。叩拜天主。口中喃

見巴圖王

抵和林

種種所見

喃誦經。起奏巴圖王曰。頃者。遠臣跪禱天主。求賜大王今享世福。後享天福。天福悠久無疆。世福轉瞬卽過。不足重也。然不進教事主。天福必不可得。願大王稍留意焉。巴圖聞言微哂。而左右侍臣。則鼓掌大笑。蓋不知所謂也。羅伯魯又呈上聖王類思國書。奏明奉使之意。巴圖曰。聞汝國王統兵東來。是何命意。羅伯魯答曰。是爲恢復日路撒冷聖地。無他意也。巴圖遂命羅伯魯等起立。賜酒賜坐。既而令帶聖王國書。赴和林覲見蒙哥大可汗。卽太祖之孫。太宗之姪。世祖忽必烈之長兄。元憲宗也。

羅伯魯等唯唯如命。起身東行。執鞭攬轡。日馳百里。凡在途三個月。至十二月底。始抵和林。時值嚴冬。一路所受飢寒困倦之苦。楮墨難宣。然初至和林。亦有一極快心之事。據羅伯魯自記云。方余

初至和林也。望見皇宮左近。有一形式如聖堂之大帳幕。頂上有十字架。心竊異之。疾趨而入。見深處有祭臺。鋪陳鮮潔。臺上有大銀十字架一座。臺帷上。繪有耶穌聖母。聖若翰保弟斯大。並兩天神之像。均以金絲嵌鑲。上綴珍珠寶玉。一望玲瓏。頗爲美觀。祭臺前。又有八歧燭奴一蓋。上插八燭。日夜常燃。又有一隱修士端坐默禱。殊形虔誠。不料地角天涯。乃有人焉。志同道合。事主熱心如此。不禁爲之感激涙流。余卽舉聲高唱天上母皇之歌。以鳴得意。隱修士聞歌聲。起而和之。歌畢。進前與隱修士相見。行握手禮。一見卽如故交。隱修士乃引吾輩別至一室。圍爐團坐。接膝談心。敘談之餘。乃知隱修士係亞爾默尼司鐸。向在巴來斯定隱修。後蒙天主默感。來遠東傳教。確係羅瑪聖而公教之人。

居數日。忽有旨傳出。着羅伯魯進朝覲見。覲見時別無可紀。但見大可汗憲宗高踞寶座。皇后與公主均在旁侍坐。徧地鋪陳。金碧輝煌。羅伯魯乃進前奉上聖王類思國書。旣而跪奏曰。遠臣叩謝天主大恩。保佑遠臣一路平順。得遠來至此。瞻望天顏。更祈我主耶穌基利斯督眷佑大可汗。福壽綿長。民安國泰。遠臣係棄俗絕財之修士。金幣非所有。惟有賤軀微命。願獻大可汗。終身效勞。爲皇家祈福。勸人敬主守誡。　憲宗聞金幣非所有之語。卽揚聲大言曰。我國聲教。東漸西被。無遠弗屆。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土宇廓闊。亘古所無。則天下財。皆我財也。又何金幣之足云。　余猶欲回奏。惜傳語之舌人。飲酒過量。酩酊潦倒。未能多言。余遂陛辭退出。時一二五四年正月四日也。　余退朝後。卽與亞爾默尼隱修士就

異教景况

居一室。留居日久。知歐洲教友。流落和林者。為數不少。曾遇一法國巴黎人。名步瑟。業金銀匠。又遇一法國麥思府婦。名巴各德。在某公主家。充當姆師。而法蘭西以東之國。若日爾曼。匈加利。俄羅斯等國之人則更多不勝數。伊等概奉聖教。因多年未得告解領聖體。來求告領者。殆無虛日。余一一滿其所望。以同種同教之人。天涯相會。別有一種樂趣。 和林人士之在內斯多略異教者尤衆。多係貴族顯宦。甚有宗室近臣。有經堂一座。照規行禮。惟惜伊等教長。率皆無德無學。雖登神品。而貪財好貨。殆與市儈無殊。所誦經書日課。皆西里亞文。伊等今已失傳。惟讀其文。而不明其義。略如西洋無品修士。唱拉丁文詩歌。徒知聲韻而已。中國內地奉內斯多略異教者。凡十五城。西安府有主教一員。管理中國教務。

余在和林寄居日久。知蒙哥可汗。於各色教門。無所可否。雖信佛似乎尤虔。然亦時往回教之淸眞寺行禮。亦屢來我教之十字寺祈禱。若羅瑪正教。與內斯多略異派。則更茫乎莫辨。但說各教都好。不必分別彼此。故各教師。如佛教之和尚。道教之先生。回教之答失蠻。十字教之也里可溫。皆受養於公家。

各教人士。或有時辯論教理。語涉激烈爲大可汗聞知。因命擇日。召集各教師。互相質辯。派公正明理之人監之。評其優劣。據實奏聞。屆期。羅伯魯先至。回佛等教師亦到。辨論久之。環聽之人。多直羅伯魯之說。監官卽據實上奏。次日係聖神降臨瞻禮日。大可汗召羅伯魯入朝。諭之曰。朕亦知乾坤惟一眞宰。至尊無對。大能無偶。而爲羣生之大父母。故敬之維謹。罔敢稍懈。然敬眞神。各有其

憲宗拜主

道。何必盡出一途。他教亦未可厚非。觀憲宗之言。則知其於正教眞諦。猶多隔膜也。　然憲宗從此以後。屢偕后妃皇子諸人。來堂叩拜天主。羅伯魯記其事曰。一日。蒙哥可汗。偕后古度台。與皇長子巴爾都來亞爾默尼隱修士之小堂。坐於祭臺前之金椅。命我輩唱經。求天主降福。我輩遵命。唱伏求聖神降臨之經。唱畢。蒙哥與皇子出堂。皇后古度台獨留。在堂諸人。皆有所賜。後取酒一杯。跪地求降福。起而飲之。當皇后飲酒時。衆鐸德皆致祝詞。　皇后皇子諸人。亦屢至內斯多畧異教堂。叩祈天主。進門望見十字架。卽五體投地。匍匐叩拜。然後皇后進前。舉手摸聖像。口親沾聖像之指。又伸手令衆人親。以示敬聖像之意。蓋異教之禮規也。憲宗每當筵飲。必待爵求神父降福。亦求回回僧道祝福。俾得康強壽

羅伯魯返西復命

考。每聞祝福之言。即喜形于色。蓋因不信天堂眞福。即以世福爲眞福也。倘使我能如每瑟。行種種聖迹。或可感格憲宗。回頭奉教。惟憲宗似埃及之法老。而我則非每瑟。爲可惜耳。

羅伯魯於七月初又蒙召見。憲宗諭之曰。汝等在此已久。當思西歸矣。羅伯魯請命曰。臣等西歸復命之後。欲再來貴國。勸人敬主救靈。未知可否。憲宗若弗聞者。默不一語。羅伯魯不敢復問。拜謝而出。檢點行裝。定日西歸。所有憲宗答聖王類思之書。皆夸張恫喝之詞。有負聖王美意。　和林教衆。聞羅伯魯不日西歸。咸有憂色。屆時。皆來餞行。竚立西望。莫不淚流沾襟。羅伯魯一二五四年。七月初八日起程。至是年九月十六日。始到巴圖王營。從此過高加索大嶺。經亞爾默尼。抵西里亞。次年八月十五日。方到道來馬

宴安鴆毒

旭烈戰史

依本修院。時聖王類思已回本國。羅伯魯因將奉使始末。繕錄成書。與憲宗勅諭。上呈於聖王之前。且說蒙古之所以強。在通國上下。勤勞耐苦耳。倘我歐洲人士。黜奢華而崇儉素。一洗從前逸樂宴安之習。不惟韃靼兒不難抵禦。卽天下任何強敵。皆不足平也。

時蒙古益強。憲宗使其四弟忽必烈。平四川。雲南諸省。西南吐蕃與交趾諸夷。盡降蒙古。又使其五弟旭烈率騎兵七萬。平波斯迤西諸國。一二五八年。進兵圍八大德（一作巴達或報達。）此城爲亞巴西回回京都。回王毛斯大。與其祖若父。爲十字軍勁敵。屢挫十字軍銳氣。使不得逞。此次被旭烈圍攻。毛斯大恃城堞堅固。將士衆多。了無懼意。旭烈督軍力攻。日夜不停。惡戰九日而城破。縱兵殺掠。歷四十日方止。據史册所載。城中死于鋒鏑者。不下八十萬之多。

而教友遇害者。寥寥無幾。其故因駐八大德之宗主教馬亦赫。素與旭烈王相識。而王之正宮道古加敦。又在基督教。故教友皆得保全。惟馬亦赫係內斯多略異派主教。當時統管東方教務。即中國前所設之十五城教務。亦爲所轄。

旭烈既平波斯。與迤北諸國。又轉戰而西。平麥素保大米西里亞。惟亞來府人。決意死守。不肯投降。旭烈攻克之。盡屠其城。未幾。達瑪斯府亦入蒙古掌握。從此進取日路撒冷。當易如反掌。不料。憲宗訃音傳到。召宗室諸王。返東會議。簡選繼位。之大可汗。旭烈不得已。乃反旆回東。此次會議地點。在開平府。後改稱上都。旭烈頗行時。將兵權移交吉保加。吉大將因胞姪爲西東十字軍誤殺。發兵奪取西東城。又渡海北上。佔據羅亞德島。彼時城與島。皆在十字

中史失實

旭烈封波斯王

軍權下。而十字軍則法人居多。中史不諳地理。紀旭烈西征事。謂其平西域十餘國。又西渡海。收富浪國。竟誤認斐尼西濱海之小島。爲西歐之法蘭西矣。　時埃及王古都司。乘旭烈東歸未返。吉保加又與十字軍有隙。發兵與蒙古爲難。吉大將率兵禦之。戰于第伯理亞之平原。竟遭敗挫。損失頗巨。是役也。影響于西域教務者不少。緣教友素與蒙古親善。蒙古諸王近侍。亦多奉教之人。彼素疾視基督教徒之回回族。見蒙古敗挫。遂乘機而起。羣與教友爲難。在小亞細亞等處教友。有被戕殺者。蒙古人亦有遇害者。幸爲時不久。追旭烈西歸。旋又平復。

旭烈因平西域有功。受封波斯王。世守弗替。既回西域。聞吉保加之敗。又見回勢日張。亟思所以自強。爲保境安民之計。乃遣使四

王與后相繼逝世

名譽之盛

出。連絡各奉基督教國。與西里亞之十字軍。思欲大舉。剿滅埃及之強回。正在進行。業將就緒。乃事與心違。旭烈大王遽嬰疾薨逝。其后道古加敦奉教熱心。夙爲教衆所仰賴。亦相繼棄世。大爲十字軍與西域諸國教友所痛惜。而出征之事。以統帥無人。遂成畫餅。亞爾默尼史記謂旭烈大王。奉教虔誠。保愛教民。雖擬之公斯當定大皇。亦不爲過。而其后道古加敦。德光四照。則可比聖后赫肋納。按王一二六五年二月。薨于多利思府。后亦繼薨。二人均爲各國教友所愛戴。 旭烈去世之前。爲太子哈巴迦。娶希拉國公主瑪利亞爲妃。至是接位。爲波斯大可汗。凡此皆西史所記。信而有徵。決非杜撰。而中史則闕然無考。按公主瑪利亞。係希拉國中興名君巴來約洛之公主。

嗣君遣使謁教皇

又遣教士來中國

一二七二年。波斯王哈巴迦聞教皇額我略第十。方在里雍府召集大公議會。遣使臣十六人。至里雍覲見。請與歐西各奉教國。連合兵力。共討回回。教皇命與英王愛德華法王斐理伯相商。無如各國因歷年舉辦十字軍。勞民傷財。未收寸效。人心已死。不復再作東征之想。以故蒙古使臣往返英法二國之間。舌敝唇焦。終不見納。猶幸。蒙古使臣三人。棄邪歸正。教皇爲之躬行洗禮。賞賚甚厚。二年之後。哈巴迦王以强回逼處。常有戒心。又遣兩奉教使臣。重申前請。仍是徒勞跋涉。未獲所求。使臣歸國時。教皇派聖方濟各會修士五人。與之同行。帶有致元世祖忽必烈之書。請哈巴迦王妥爲照料。派人送修士至中國傳教。哈巴迦遵囑。一一照辦。數年之後。聖方濟各會之省會長。上書於教皇尼各老第三。言中國

孛羅兄弟

世祖請教皇多遣教士東來

教已開傳。進教者日益衆多。求簡派主教一員。綜理中國教務。以一事權。而利推行。

先是元世祖御極之初。有義大利販賣珠寶之商人尼各老孛羅者。偕其弟瑪竇隨旭烈王使臣。遠至中國貿易。久之。漸通蒙古語言。曾蒙世祖召見。詳詢西洋國俗政教。二人應答如流。歷歷如繪。世祖大悅。遂留居左右。世祖平南宋。二人亦有所建白。曾獻破城之策。數年後世祖簡派二人。充作使臣。面覲教皇。請派道行高深之士百人。來中國闡教。如果基督教理優長。足以壓倒一切。情願率國人皈依云云。又派蒙員高格達與昆仲二人同行。帶有金牌一方。作爲護照。俾所經地方。官吏有司。供其食用。罔敢留難。去後不久。蒙員高格達因病折回。以後孛羅兄弟。獨帶金牌西行。一路

馬可孛羅

所經。皆蒙古大可汗之屬地。官民莫不歡迎。以公使相款待。惟因道路渺遠。跋涉年餘。始抵義大利本國。時值教皇格肋孟第四出缺。歸家待至年餘。新教皇尚未選出。孛羅兄弟急于復命。遂不復等候。即携馬可孛羅起程東指。馬可孛羅者。尼各老之子。瑪竇之姪也。年方十五歲。已得畢業文憑。爲文學秀才。聞父叔稱道遠東風景。及所得元世祖之寵遇。切欲隨父叔東來。一擴眼界。三人甫抵西里亞。聞駐道來馬依府教皇使臣。紅衣主教味思恭第。新蒙大衆推舉。爲繼任之教皇。取名額我略第十。尚未起節赴任。三人即還至道來馬依晉謁。原來新教皇。久知孛羅兄弟奉使事。獎勵再三。遣之東去。所有答元世祖之書。大意謂。所請遣教士百人一節。目下尚難辦到。客俟他年。時機略順。必當竭力照辦。云云。此一

馬可寵遇

馬可之東遊記

二七一年事也。

次年夏三人抵中國。卽赴上都復命。世祖大喜。慰勞備至。卽令字羅兄弟供職如前。而童子馬可秀外慧中。尤得世祖歡心。令侍左右。寵眷逾恒。世祖以馬可年雖幼稚。忠信可託。每使按察遠方重要事件。曾奉使至越南緬甸等處。往返六個月。若中國內地各省。查訪殆徧。馬可賦性機警。而又諸事認眞。每還朝復命。必盡情詳陳。曲盡事實之眞相。世祖由是益重之。曾授揚州府太守。以酬其勞。在知府任三年。旋擢樞密副使。凡居官二十一年。其父叔事世祖。先後幾三十年。後辭世祖。回義大利本鄉。馬可乃將所親見親歷。中國風土人情。與元世祖平南宋諸事。記錄成書。歐洲之人。以爲聞所未聞。爭相購閱。由是馬可字羅之名。遂大噪于泰西。幾乎

世祖始紀元

乃顏

婦孺盡悉。

元世祖忽必烈自一二五九年。被簡爲蒙古大可汗。已奄有今中國疆土三分之二。初建都于開平。後遷都于今之北平。以爲大都號開平府曰上都。惟因南宋未亡。未入正統。一二七九年。蒙古兵敗宋于新會縣之厓山。陸秀夫見大勢已去。乃負帝昺。蹈海而死。昺爲宋之末帝。年纔八歲。自是宋亡。元朝始入正統。以一二八年爲世祖元年。　據馬可孛羅書。及當時教士所記載。世祖雖偏于信佛教。寵任西僧八思巴。尊爲國師。號大寶法王。然對于基督教。亦頗重視。不惟左右近侍。多選奉教人。卽內外大臣。亦多以奉教人充之。歷年來。后妃親貴及統兵將帥。奉教者。實繁有徒。

親王中有名乃顏者。（或作納延）係烈祖後。廣甯王之孫。在朔方受封爲

王。久奉聖教。乃受左右煽惑。爲臣不忠。大揭叛旗。要奪世祖江山。旌旗上皆有十字聖號。滿望天主加佑。一旦得志。誓許廣揚聖教。孰知天主不佑。戰敗成禽。身受顯戮。時有譏誚乃顏者。曰。彼奉教供奉十字。十字有靈。何不保佑乃顏不死。世祖聞之。大加申斥。謂其人曰。十字架。爲耶穌救世贖人之聖號。助人行善。斷不助人爲惡。乃顏以臣叛君。以下犯上。大逆不道。又犯教戒。十字聖號安能保佑之。時雖有乃顏之事。世祖寵信教友不稍衰。所有侍衛親兵。皆亞蘭地方之教徒。稱若爾日軍。因伊等奉聖若爾日爲主保。故有是稱。推世祖之意。蓋謂教中人雖間有不善者。究比外教人忠信可靠。

右乃顏事。見通鑑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納延反。至八月卽平。

伯顏

異教情形

不惟世祖信任亞蘭教友。用爲侍衛。隨在不離。即大將伯顏。（一作巴延）亦有亞蘭教友。爲護身親兵。某年帥兵圍常州。遣亞蘭兵入城招降。免遭屠殺。譬喻百端。終不見聽。所有入城之亞蘭教兵。均被該城居民。設計陷害。無一生還者。伯顏大怒。揮兵破城。居民悉遭慘殺。凡此皆馬可所紀。或且親見。其他類此之事尙多。不能悉譯。

馬可孛羅紀當時中國內斯多略異教事。亦頗詳盡。茲略敘其梗概如下。北京有大教堂一所。自一二七五年。即有總主教一員住持。杭州亦有大教堂一所。並有總主教一員住持。西安府亦然。三總主教。分任中國教務。甘州與寧夏各有大教堂三所。均宏壯可觀。鎮江有大教堂兩所。爲西里亞教士撒爾吉斯所建。撒爾吉斯當時做鎮江府知府。所建教堂。稱大興國寺。

撒爾吉斯大興國寺碑記

有華人梁相者。當時做鎮江府儒學教諭。曾立碑。記撒爾吉斯建堂事。有馬可書所未及者。據云。薛里吉思（即撒爾吉斯）西域撒馬耳千人。去中國極遠。爲祖師麻兒也里牙徒。世奉也里可溫教。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默理。外祖撒必。爲太醫官。昔太子病。公外祖率徒衆祈禱始愈。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入朝。爲舍里八赤（官職名）十四年。欽授懷遠大將軍。鎮江府路總管。雖登顯榮。持教尤謹。常有志於推廣教法。一夕夢天開七重。二神人告云。汝當建寺七所。贈以白物爲記。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建者爲大興國寺。次則雲山寺。聚明等寺。凡七寺。皆起於公之熱心。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于寺耳。後經宰臣奏請獎勵。世祖皇帝乃飭有司撥給

十字教

江南官田三十頃。爲七寺常住。公任鎭江府五年。連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於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爲也里可溫。又飭子孫流水住持。謹不可廢。條示訓戒。爲似續無窮計。益可見公之用心矣。因就所聞爲記。

右碑記。僅撮取大意。未錄全文。所說麻兒也里牙。如言可敬之阿羅訶也。也里牙當是阿羅訶之異譯。指天主耶穌言。按西里亞俗。凡稱大人先生之名。必冠以麻兒二字。卽可敬之義。故薛里吉思之名。碑之原文係馬薛里吉思。以馬字代麻兒。或馬爾。非其人之名。本有是也。

元代國人對于天主正教。與內斯多略異派不分。凡屬基督教。統稱之曰十字教。聖堂稱十字寺。爲其均敬十字。而又以爲標號也。

然亦稱也里可溫教。按也里可溫。華言長老。本教士司鐸之稱。間以此名稱教友者。謂其奉司鐸所傳之教。而爲其徒侶也。教友本稱迭屑。或忒爾撒。殆卽唐景教之達娑。　一二八九年。世祖以基督教。日漸盛行。有裨於國家政教。乃特旨設崇福司衙門。專管教中事宜。元百官志載。崇福司。秩二品。併天下也里可溫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歸之。延祐二年。改爲院。稱崇福院。七年復改爲司。按所說掌教司。卽今之主教。七十二所。卽七十二主教所轄之區域也。此殆統西域而言。中國並無此數。按西史所載。巴大德宗主教。所轄下級主教。確是此數。一二六五年。宗主教馬一赫去世。登納接位。　初惟有釋教。有公家所設之宣政院。道教有集賢院以領之。今基督教復有崇福司衙門之設立。以二品大員任之則

依僧例給粮

禁人散十字架之非是

當年教務之興隆。可想見其概矣。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四月。勅也里可溫。依僧例給粮。卷十二從此教士食祿於朝。受公家叅養。如職官然。至軍籍之註銷。卷十七徭役之豁免。卷三十三租稅之蠲除。時除時否。種種權利。亦得與所最崇信之桑門。一體均享。此元代基督教之也里可溫。所有之位置也。又馬可東遊記。謂元世祖禁止基督教人。舉十字架遊行。蓋謂耶穌聖人。橫遭惡黨慘殺。此至可痛恨之事也。今以致死聖人之具。高舉遊行。使萬目共覩。殊非所宜。云云。此殆與今之反對敬十字者。謂人子。父母被殺。必無敬其兇器之理者。同一見解。其錯謬在不知耶穌之十字架。與殺親之兇器。迴乎不同。蓋親之被殺。非出于

甘心情願。於人子又毫無益處。若耶穌之十字架。係出于自擇。甘願捨身救人。俾人得脫罪汚而爲聖潔。免地獄而歸天鄉。益莫大焉。敬而愛之。以表我感激之誠。誰曰不宜。

又元史有愛薛傳。一百三十四卷 愛薛舊譯赫西亞。新作阿錫頁。或作阿錫葉。據西人所記述。係希拉國公斯當定城教友。通西域諸國語。兼曉天文醫學。初事定宗。充御醫。世祖在藩邸時。即器重之。及登大位。擢愛薛爲欽天監。領廣惠司。廣惠司者。愛薛先年所立之大醫院也。遠近馳名。朝野共賴。世祖以愛薛辦事忠誠。言無不聽。某年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樂儀仗以迎導。以愛薛諫阻而中止。愛薛直斥事佛之無益。不知幾進忠言。勸世祖進教事主。而世祖惑于釋子之邪說。未能遽從也。至元五年愛薛從獵保定。爲日

且久。因其有妨農事。諷帝還駕。帝爲之罷獵。至元十三年。大將伯顏（一作巴延。）被人誣告。將得重譴。愛薛爲之昭雪獲免。世祖以愛薛初出使朔方。繼又出使波斯。委託之事。辦理盡善。擢秘書監。兼領崇福司衙門。成宗時。授平章政事。於治國大計。多所建白。爲有元一代名臣。仁宗時。晉封秦國公。及卒。又贈太子太師。拂林忠獻王。其妻撒辣封忠獻夫人。有御賜制文一道。文中有絕使西域。宇啟大秦之句。確係羅瑪。聖而公會之人。卒時。年近九旬。有子五人如下。長子阿里牙（厄利亞）襲封秦國公。領崇福司。次子達罕（代納）。翰林學士承旨。三子哈斯（依撒格）光祿寺卿。四子奇爾濟蘇。（若爾日）同知泉幣院事。五子老哈（路加）領隆禧司（見元史）

孟高未諾奉使東來

亞爾坤

一二八九年。教皇尼各老第四。聞中國皇帝優待教士。大有開教之望。又簡派聖方濟各會修士數人。來中國傳教。以孟高未諾爲首領。充當教廷大使。　孟修士奉命東來。係自多利斯城起程。多利斯。係波斯國蒙古可汗之京都。當時蒙古可汗是哈巴迦之子亞爾坤。舉朝奉教。與教皇並歐洲各奉教國。信使往來不絕。今法國巴黎文庫中。尙存其致法王斐理伯之書。書之開端有奉天主聖旨。及大可汗恩命。爲波斯王者亞爾坤。謹致書於法蘭西王斐理伯之句。　孟高未諾此次奉使來華。路出印度。順道拜謁聖多默宗徒之墓。適有隨行之修士尼各老。因病去世。卽葬于聖多默堂中。以後復行若干日。方抵中國。迴憶自多利斯起程。歷時已十三個月矣。當卽趕程北上。進京朝見世祖皇帝。奉上教皇璽書。書

世祖述信佛教

太后奉教

中大意。係謝世祖優待教士之恩。並勸世祖奉教之語。 世祖覽畢。惟曰各教都好。不必拘守一教也。 當時世祖年近八旬。惑於佛教。奉番僧爲國師。惟釋子之言是聽。正言難入矣。世祖一二九四年春。崩逝葬于漠北。依蒙古俗。不築丘陵。葬畢。縱萬馬奔馳。以滅蹤迹。○元史（卷三十二。又三十八。）紀世祖母。莊聖皇太后。死後奉安于甘肅甘州路之十字寺內。命也里可溫行禮。（行追思禮。）據此則太后生前必奉十字教可無疑也。○太子眞金先世祖而亡。皇孫特穆爾繼位。是爲成宗。成宗在位十三年。一遵列祖成法。於各色教門。幷取兼收。惟不信道教而已。

一三〇五年。卽成宗在位之十年。孟高未諾寄書於歐洲同會修

士。其書流傳至今。茲特譯其大略如左。 余初來中國。寓居北京。大遭內斯多略異黨之妬嫉。彼等在皇帝前。說我是敵國的間諜。並非教皇的使臣。又說我在印度時。曾刼殺某國進貢之使。而盡奪其所有。因所告情節重大。恐難取信於人。乃賄買數人作證。異口同聲。言之鑿鑿。誓欲將我陷害。朝廷將信將疑。將我看管。提審屢屢。幾遭不測之禍。幸五年之後。蒙天主矜全。令仇黨中一人。天良發現。自認揑詞妄告之罪。於是我覆盆之寃。方得完全昭雪。皇帝卽將原告反坐。併其妻孥。一同充軍。 自此以後。方得自由傳教。我先建一聖堂。以爲敬主公所。堂有鐘樓。內懸三鐘。至今領洗入教者。約有六千之多。向非異教徒百方阻擾。卽授洗三萬。亦意中事也。 此外。余又建一學堂。收養孩童一百五十名。皆七八歲

若爾日王

上下之稚子。一片天眞。純良可愛。我刻意陶成。教以辣丁文字。與希拉國語。現有十一名。已習熟大日課經。同我一齊唱達末聖詠。按時鳴鐘。如在修院無異。有時余或因公外出。童子亦能按時唱經不缺。　堂在宮闕左近。皇帝每聞童子唱經。聲和音雅。即爲之色喜。

孟高未諾在北京傳教尙遇一極快心事。有名若爾日者。係西遼末帝直魯古之苗裔。直魯古即天禧皇帝。西史所稱鐸德可汗者也。（見前）失國後。其子孫流寓蒙古者不少。若爾日又爲世祖外孫。曾隨世祖出征納顏。（見前）繼又隨軍征討海都。戰後敘功。受封爲唐突（譯音）王。孟高未諾書論之曰。若爾日王隨先祖奉基督教。惟在內斯

多畧異派。余初來中國。爲時不久。彼卽向我問道。我爲之辨明教之眞僞。彼聲入心通。不久卽幡然回頭。以後敬主熱心。足爲大衆矜式。余乃授以四品神職。以便輔行大祭。每輔祭時。必服王者袞冕。以昭誠敬。　異教之人。因若爾日王回頭歸正。大爲不悅。目爲反教之人。流言謗毀。而若爾日王不介意也。且不惟自己回頭。又勸國人。强半改歸正教。建一美麗聖堂。以敬天主聖三。名其堂曰羅瑪堂。以表誠心歸順羅瑪正教之意。惟惜若爾日王享年不永。今已去世六年矣。有子一人。年方九齡。余授洗時。以余若望之名名之。滿望此子及歲登基。步其父之芳蹤也。　自若爾日王去世。其國民之奉正教者。大受異教人之攻擊。其國距北京約二十日之路程。余一人實難兼顧。云云。

數年之後。余在北京又建一堂。與修院一所。先是有富商路加隆高者。十四年前。從我自多利斯來中國。出重貲購買空基一區。獻於天主。余照其意。乃建聖堂與修院各一所。今已竣工。堂可容二百人。此堂去宮闕甚近。祗有街道相隔。堂中諷經之聲。聽之甚悉。此堂與初建之堂。相隔約六里之遙。皇帝以余爲教皇欽使。款待甚優。勝過內斯多略派之主教。

已上俱孟高未諾親筆所述。然則成宗元貞大德年間。北京教友六千。聖堂兩座。係確有憑據之事。不能致疑者。惟彼時西人著述。不曰北京。而曰康巴里可。或疑另指一城。未必卽指今之北平。然細按西音文義。康巴里可卽王都帝京之意。蓋康者。可汗也。巴里可者城也。謂可汗所居之城也。元時以今之北平爲大都。以開平府爲上都。除夏季避暑上都外。

設總主教

他時恒駐大都。故康巴里可。卽指今之北平。名人論定。已無疑義。元之上都。在今德倫諾爾。俗名喇嘛廟者之左近。圮毀已久。只餘瓦礫而已。

一三〇七年。卽成宗在位之十三年。教皇格肋孟第五。聞中國教已開傳。特授孟高未諾爲北京總主教。統理遠東教務。並頒給簡授主教之權。爲各主教劃分區域。凡所添設之主教。皆屬于北京總主教權下。　次年。聖方濟各會三位主教。一名日辣爾。一名伯肋格林。一名安德肋伯爵斯。奉教皇命。來至北京。依教中典禮。祝聖孟高未諾爲主教。卽遵教皇聖旨。尊之爲大司牧而屬下之。（北京有正教主教。自孟高未諾始。前此祇有異教主教。）　孟高未諾得三主教臂助之力。宏宣聖教。向

漳泉教史

化者日益衆多。教皇聞此佳音。又續遣三主教來中國。佐理教務。此三主教一名多默。一名熱羅尼莫。一名伯多祿。亦皆聖方濟各會修士也。伊等居京。月給薪俸。與職官無異。

時中國東南。濱海省區。聖教久已傳到漳泉一帶。奉教者尤多。緣其地濱臨東海。屢有外洋商船。至其地貿易。而熱心教士。搭商船而至者。亦復不少。特姓氏未傳耳。有一熱心女教友。係亞爾默尼人。昔年隨夫來泉州貿易。夫死未歸。出重貲建大堂一座。北京總主教孟高未諾聞知其事。卽派日辣爾爲漳泉本主教。治理中國東南教務。該亞爾默尼女教友。卽將所建大堂。與附屬大堂等物。獻於日辣爾主教。日辣爾去世後。伯肋格林繼其任。　當伯主教在任時。其友安德肋伯魯斯亦來泉州。用皇上所給俸銀。在近郊

山林中。建聖堂一座。並修院一所。修院可容修士二十二人。伯主教在任九年去世。安德肋迫於北京總主教命。不得已。繼伯肋格林爲漳泉主教。凡此皆史册所載。信而有徵。莫可疑議者也。

當時來中國傳教之西士。其尤著名者。首推眞福阿多理。阿義大利人。自幼棄俗修道。入聖方濟各會。年三十許。切願來中國傳教。榮主救人。一三一四年。自吳第納本修院起程。孑然一身。並無伴侶。先至公斯當定城。後由小亞細亞曲折至波斯印度諸國。又由印度錫蘭浮海至南洋爪哇蘇門答剌。復由南洋北上。由緬甸入中國。經雲南兩廣而入福建。遂抵泉州。得見同會修士安德肋伯鐸斯與同志四人。天涯相遇。異常欣喜。一路千辛萬苦。渾然頓忘。在泉州寄居幾時。略息困乏。即告別北上。由南京揚州直達北京。

晉謁總主教孟高未諾。夙願已償。歡欣無似。凡在京三年。授洗約二萬人。其存神過化。可想而知。後由陸路西歸。經過山西。陝西。四川西藏等地。一三三〇年抵義大利本國。將遠東開教情形。與所經諸地之風土人情。口授於會友威廉紀錄成書。方欲至亞末農府。進呈教皇。求多遣教士來華傳教。不料。中途染病。自忖不起。遂折回吳第納本修院中。臥病數日。泰然長逝。壽四十五歲。歿後四百餘年。教皇本篤第十四。查明阿多理生平過人諸德。與歿後聖迹。均確實無疑。卽將伊列入眞福品。單身徒手。往返數萬里。眞福誠人傑哉。

茲將眞福阿多理書中之事。摘錄一二如左　余在中國數年。見皇帝如何優待教士。深信教務必可暢行無阻。宮庭內有特設款

孟高未諾去世

待教士之館。准隨便入內。皇上有事出京。必先求教士祝福。而其欽敬十字聖架。尤令人欣慰之至。一日皇上（泰定帝）自上都還大都。總主教孟高未諾邀余。與他會友二人出迎行近鑾輿。我等即高舉十字聖架。揚聲唱聖神之歌。皇上聞唱經聲。問左右曰。此何人也。曰。泰西修士也。皇上即飭令我四人近前。見十字架逼近。即免冠。起身敬拜。又親之以口。以示愛慕之意。孟主教遂奉香致敬。余又以榔果一盤奉上。皇上欣然賞收。自取二枚。餘以賜近侍。一團和氣。令人可親。絕無傲睨之色。其近臣侍衛。亦多奉教之人。若太醫院中。奉教而充太醫者八人。回回七人。餘則外教。

一三二八年。即元泰定帝五年。北京總主教孟高未諾去世。壽八十三歲。在中國傳教三十六年。授洗三萬餘人。功德卓絕。可稱中

上教宗書

國宗徒卒之日。遠近教衆。如喪考妣。莫不痛悼。　教宗若望第二十二位。聞孟主教去世之信。即簡方濟各會士尼各老包特拉繼其任。爲北京總主教。尼各老學問優長。爲巴黎京都著名學士。並派同會修士三十二名。隨尼各老同來中國。三十二人中。居司鐸品者。二十六人。餘六名係無品修士。

尼各老雖蒙教宗簡任。爲中國總主教。乃遲遲其行。八年之後。尙未蒞任。致中國教衆。引領西望。萬分情急。有當時奉教之親兵侍衛。亞蘭人上教皇之書可証。其書略謂。蒙天主大恩。我輩在羅瑪聖而公會。歷年已久。大主教若望孟高未諾在日。我輩有所瞻依。常蒙訓誨。受益良多。及大主教去世。我輩無所仰承。如赤子之失怙恃焉。

順帝遣使

衷情憂苦。莫可言宣。雖側聞接位之人。業已簡派。乃光陰荏苒。至今八載。尚未蒞任。大主教一日不來。我輩一日無依。不得不據情上陳於聖父臺前。請速遣一位賢明大主教。指日東來。照顧我輩靈魂。以慰我遠東教衆之渴望也。云云。 此外。有北京教友上教皇書。詞意大略相同。

以上兩書。均交安德肋帶去。安德肋亦方濟各會士。在朝供職有年。蒙元順帝簡派。作本朝使臣。帶隨員十五名。遠至歐洲覲見教皇。求爲大元祈福。順帝原書。猶存教廷文庫中。書尾署。鼠兒年六月初三日發。即一三三六年也。一三三八年安德肋等始抵法國亞未農府。即將順帝國書。與教友信件。呈上教皇本篤第十二。教皇一一裁答。飭令前教皇若望第二十二簡派之北京大主教尼

各老保特拉氏。迅速赴任。不准稽遲。一三四二年。教皇本篤第十二。又遣方濟各會修士四人。充教廷使臣。來與中朝修好。順帝感教皇盛意。待教士恩禮有加。教務亦愈暢行。終元之世。與教皇信使往來。迄未斷絕。

元季之亂

元順帝在位三十五年。元統至元年間。國家大致太平。至正十年以後。羣雄並起。爭相割據。建號稱王者五六人。明玉珍據四川。國號夏。　陳友諒據湖廣。國號漢。　張士誠據江蘇。國號吳。　既而朱元璋以布衣崛起。伊本鳳陽府孌人之子。幼失怙恃。入皇覺寺爲僧。二十五歲還俗。從郭子興起兵。佔據江淮之間。郭子興死。元璋率其部下。平漢滅吳。據有金陵。用兵十五年而成帝業。國號大明。建元洪武。遣大將徐達率兵二十五萬。北定中原。一三六八年

順帝北遷

漳泉教務

八月。徐達兵至北京。順帝大懼。深夜開門北遷。史家左袒朱明。即大書特書曰。元亡。而以是年爲洪武元年。其實順帝出塞北去。未嘗失去帝號。子孫相繼稱汗。與明代相終始。至清朝察哈爾林丹汗始亡。（見御批通鑑卷九十九）當順帝北去時。在朝供職之奉教人員。多隨之俱去。其留而未去之教士教友。與聖堂三座。遭元末明初之亂。多被辱毁。

洪武三年夏。元順帝殂于應昌府。享年五十一歲。國人謚之曰惠宗。順帝之稱。係明謚。其子阿裕西力達拉嗣位。

至中國東南。漳泉一帶教務。兵燹之餘。亦大受影響。所有聖堂修院。蓋自一三六二年。即被亂兵焚毀。主教伯魯斯業已因病出缺。繼伯魯斯爲主教者。爲雅各伯弗樂楞斯。亦於是年被亂兵戕害。教友之被難捐生者。更不知凡幾。從此漳泉一隅。不復設主教。

北京教難

北京既破。洪武君臣一意排外。凡蒙古所建設。與其所保護之外人。聖堂修院。悉遭擯斥焚刼。數萬教友紛紛避難。不知所之。北京第三任總主教葛斯默。一三六九年。即洪武二年。遷居窩爾加江岸撒辣依城。巴圖王之舊都。從此北京無總主教。雖西史載一三七〇年。教皇吳巴諾第五。簡派威廉伯辣多補北京總主教缺。次年又遣使臣。方濟各包底約。帶同修士十二名。來中國傳教。此後又陸續遣方濟各會士六十名。然此諸人。皆未來至中國。且亦不知流落何方。大約皆被人刼殺。死于半途。緣當時亞細亞中心地面。遭大買爾郎之亂。道路梗阻。中西不通者。三十餘年。

鐵木耳之亂

茲將大買爾郎倡亂之歷史。紀其大概如下。

大買爾郎譯音。即鐵木兒。

土爾其斯坦人。論母系。亦元太祖後裔。自幼奉回教。及長切欲效法教祖馬哈默（一作穆罕默德。）有霸天下之志。明洪武二年。起兵平西域諸國。盡奪蒙古所據諸地。數年之後。率兵二十萬。滅波斯之蒙古國。進兵北上。取亞爾默尼與附近諸地。過太和嶺。至黑海之北。戰勝攻取。所向無敵。由是昔年巴圖王所捌之欽察國。與旭烈王所開之波斯國。悉爲所奪。後歸撒麻兒罕。以此城爲京都。大加修葺。休息二三年。又率兵南下。謀取印度。大戰于德里城外。一日之間。殺降卒十萬。伏屍蔽野。轉戰數年。盡得印度諸地。所過城邑。盡成坵墟。自印度回國。略事休息。又帥兵西指。平西里亞國。毀巴達德城。殺人無算。曾用九萬人頭壘一高塔。以示威武。其居心殘酷。駭人聽聞。爲自古所未有。厥後與阿多芒回回啟衅。大戰于安各拉

中西隔絕

西域教難

城。生擒回王巴牙才。相傳巴牙才眇一目。而大買爾郎則跛一足。又殘一臂。大買爾郎謂巴牙才曰。天主用我輩眇目跛足之人爲人君。足見天主不重視人世國也。大買爾郎自戰勝巴牙才後。意氣益豪。有目空一世之概。又帥兵東指。謀取中國江山。行至半途。暴病而亡。時永樂三年也。凡用兵三十五年。所殺人命。所毀城寨。不計其數。遂致歐洲與中國隔絕。傳教之人。不能再由陸路東來。而西域諸國之奉基督教者。無論羅瑪正派。與彼內斯多略異派。遭此大刼。亦皆蕩然無存矣。西史所載。西域與中國之七十二主教。與巴達德之宗主教。並通都大邑。巍巍高峙。遙遙相望之多數教堂。亦皆成史上陳迹矣。自六七世至十三四世。內斯多略派盛行之西域。瀰漫亞洲中心地面者。從此一敗塗地。而爲馬哈默徒

之征服地矣。至今依然如昔。世事滄桑。可爲浩歎。所幸者此眞大異端。不認天主降生成人之理。自此滅絕。不可謂非天主不測之聖意也。（按大賈爾郎卽鐵木兒其郎字波斯語譯言跛足猶言跛足鐵木兒也）

附記元代各教名稱

元時基督教。無論正派偏派。以供奉十字架故。統稱十字教。聖堂稱十字寺。（然聖教供奉十字。非如世俗所說。取其像人身云云。惟以其爲耶穌受難贖人之符號。欲人觸目警心。追感莫忘耳。）奉教人稱迭屑。或忒爾撒。殆卽唐景教之達娑也。波斯語稱耶穌曰爾撒。而爾撒之徒。則稱達爾撒或忒爾撒。若基督教之教長。稱也里可溫。譯言長老。長老之名。原于聖經。指主教司鐸諸人。間以此名稱教友者。若曰奉長老所傳之教者。 或曰不然。

也里可溫係蒙古語。本應作伊路勒昆。譯言福分人。蓋以奉教人在世爲天主義子。身後升天堂。與天神爲侶。謂爲福分人也亦宜。二說未知孰是。又耶穌天主之稱。如唐景教。稱阿羅訶。或也里牙。間或冠以麻兒二字。稱麻兒也里牙。麻兒二字係西里亞語。有敬仰之義。如法文之莫雪。英文之老爾。索爾。我國之稱先生。取義略同。若回教之教師。稱答失蠻。或達識蠻。譯言哲士。彼等蓋嘗以明哲自許。故有是稱。今如德亞人之在中國者。已與回回混合。元時則別其名稱。曰。朱乎得或朮忽德。而回回則或稱回紇。回鶻畏吾兒又改輝和爾。本部落名。因奉馬哈默教。遂以部落之名名其教。

若桑門釋子稱和尚。道士稱先生。元時朝廷諭旨屢提及之。此項諭旨。見於元史十三朝實錄者。爲

數不少。而基督教也里可溫之名。與彼和尙先生。恒相提並論。此雖不足爲榮。亦可見我教當時之盛行也。詳見新會陳氏元代也里可溫考。

又元制。凡皇上面諭者謂之聖旨。大臣代擬者。曰詔曰勅。凡我們俺們等們字。都作每。曰我每。俺每。元時聖旨多用之。詞極鄙俚。多爲後世修史者所刪。

或問。昔年聖教會。傳行日本。未及百年。卽遭劇烈之風波。致教士絕迹二百餘年。論者以爲天主教。從此根株悉拔。必無復活之望矣。孰知事平之後。教士復履其地。於無意之間。得有蟄伏之教友。三四萬衆。皆昔年老教友之後裔。尙知教理大端。亦會領洗。誦經文。未失先祖眞傳。若據此以論中國。元時教務。旣如書中所述。若

此盛行。迨明季利瑪竇來。去明初西士絕迹。亦只二百餘年。昔年教友。何以竟無蹤迹可尋。 余曰。其故有二。一。元時北平各處。外籍客民最多。西域各部落人。歐洲人。西南諸番。多不勝數。若蒙古人。與元之皇家同種。更不知凡幾。凡此諸人。瀰漫於官商兵工各界。以理度之。當時奉基督教者。此類客籍人居多。而土著之華人。實居最少數。是以元祚既覆。若輩亦各回本籍。或隨元主北遷。此一故也。二。蒙古以韃靼種。入主中國。恒爲國人所切齒。一旦失勢。洪武君臣。即乘機力行其排外主義。凡蒙古所建設。如上都宮闕之類。悉數削平。而於其所保護之教徒。教士教堂。則更無所顧惜。北平之三教堂。早已毀滅無蹤矣。此又一故也。況日本島嶼最多。星羅棊布。環繞四境。教難大作時。避匿較易。中國不然也。安得與

日本相提並論乎。

明初概況

西士絕迹

天主教傳行中國攷

卷三　自明初至萬曆末

元滅明興。西教士乃不見容。此固我中國教會之大不幸也。即彼內斯多略異派之教士。亦漸絕迹於中國。緣若輩概皆西里亞等處人士。自回王鐵木耳大霸西域。西里亞與附近各區。亦入其掌握。基督教重遭摧殘。至再至三。歷年既久。遂至一敗塗地。漸至漸滅。西域回教既熾。與基督教勢同水火。致中西隔絕。歐洲教士。不復能從陸路東來。若由海道。則必須繞非洲南行。過好望角。曲折至印度海。再由印度海以達黃海。至中國。當時火輪未興。埃及之蘇彝士河未開。往往需二三年之久。始克達到。而途中之危險不與焉。故有去中國九萬里之謠。非虛語也。況此海道。亦非時人所

葡人來上川

知。一四八六年。即明成化二十二年。始有葡人狄雅士尋獲好望角。初命名曰。大浪山。謂此地風波險惡。海船至此。易遭覆沒也。然雖至此。未敢繞過。又十一年。葡人瓦斯高始繞過之。至于印度。又二十年即明正德年間。葡人多默畢賚斯抵廣州城下。登岸拜謁地方官。聲言奉本國王命。與貴國商議通商事宜。地方官爲之奏聞朝廷。旋奉旨。着即來京引見。會武宗新崩。世宗尙未即位。大臣楊廷和等以畢賚斯所上國書。無稱臣頌聖之語。以爲不遜。擲還之。未允所求。嗣因葡國船隻。在廣州海口停泊日久。與居民因事口角。竟至用武。兩造頗有死傷。從此通商之舉。愈難如願。厥後葡人。以不得正式與中國通商。即在附近廣州之上川島。私下貿易。華商購買各種洋貨。售鎖內地獲利甚豐。亦頗便之。地方

聖沙勿畧謀入中國

官貪葡人厚賂。亦聽其所爲。不加禁阻。後聖方濟各沙勿略於嘉靖二十九年。謀入中國傳教。即乘此項葡船。來至上川。玆將其事原委。詳敘於下。

當聖人在日本開教時。見在彼貿易之華人。多聰穎不凡。又聞中國幅員之廣。人民之衆。遠駕日本而上之。遂慨然有傳教中華之志。況日本之不奉教者。每以中國未奉教爲辭。蓋以中國爲上邦。賢智之人多。欲取法中國也。彼時日人之心理。確是如此。由是聖人傳教中華之心。愈不可遏。遂於是年十一月間。搭葡國商船。前來中國。舟行十餘日。抵上川島。

時中國海禁最嚴。閉關自守。不容外人入境。聖人雖抵上川。不能入中國內地。有葡國富商白來拉者。熱心教友也。心生一計。願出鉅貲。備辦貴重物品。自己充作葡國欽使。以朝貢爲名。帶沙勿略

入內地傳教。因商於聖人。聖人曰。主意雖佳。雖難實行。出使何事。而可以冒充耶。總須請命於臥亞總督。奏聞葡王。得旨而後行。方爲合宜。主意一定。遂乘船西去。意欲面見總督。商酌此事。船行兩月。始抵臥亞。總督奧隆亞素敬聖人。聞知來意。極表贊成。即派白來拉爲出使中國大臣。爲之購辦珍貴物品多種。爲朝覲之用。一切完備。聖人又開船東指。滿心歡喜。以爲中國開教。可計日而待矣。　不料。既抵滿剌加。駐防此地之葡國巡撫亞達義。別有肺腸。因素與白來拉有隙。決意阻泥出使之舉。硬將所備貢品。如數扣留。聖人不與校。仰天太息而去。轉想此次橫逆之來。或有天主深意。天主不欲藉人間勢力開教。惟願人仰賴天主德能。法其聖表。如昔年之宗徒。然聖人傳教中華之志。依然堅定不搖。天主顯揚

聖人苦況

聖人大德。在滿剌加大街復活一擡往殯葬之少年。聖人一呼喚。少年即應聲而起。遵聖人命。往臥亞進耶穌會修道。及開船往上川。途中又復活二孩。船上淡水告竭。海水苦鹹。不堪入口。同船五百人。燥渴欲死。聖人舉手祝福。變海水爲淡水。五百人得以活命。聖人遭際愈困屯。天主愈顯揚之。如此。船行二十三日。又抵上川島。島極荒凉。在廣東新甯縣屬。去陸地不甚遠。居民無多。概係漁戶。葡商一年數次。來此貿易。歷年已久。曾搆茅屋數椽。爲貯貨之用。

聖人初至上川。囊空如洗。賴葡商賙濟。僅足食用。登岸後。寄居葡人所搆之茅屋。日行彌撒。晝夜泣禱。求賜中國早識眞主。凡在島兩三個月。費盡心計。覓入中國機會。而不可得。每見中國船來。必

向其人請託。求帶入內地。許以厚酬。竟無應者。後有一應者。亦祇徒託空言。未能踐約。偶聞一西班牙人。買得中國船一隻。將往暹羅貿易。聖人又欲隨往暹羅。將由彼地進貢之使。帶入中國內地。觀當時景況。聖人滿腔熱血。切欲救我華人靈魂。有百折不回之概。但我國無此幸福。天主欲報聖人功德。使之早歸天國。遂於是年十二月二號。染病而逝。左右侍從。惟安多尼與一印度人而已。境遇悽涼。可想而知。安多尼係中國人。少失怙恃。葡商帶至臥亞。得受教領洗。此次聖方濟各謀入中國傳教。見其人年方弱冠。老成可靠。以爲隨价。携與俱來。

計聖人傳教僅十年。奔走十餘國。授洗三十餘萬人。卒時年四十六。至今稱爲東洋宗徒。

方聖人去世時。葡商在上川者寥寥無幾。感慕聖人恩德。爲之市棺斂殮。

西士多人謀入中國

葬於嶺上。棺內滿貯生石灰。冀血肉早銷。可帶骨骸回國。次年二月底。白來拉帶同安多尼。來起聖人骨骸。開棺驗看。見聖人顏色如生。狀若熟睡。毫未傷損。遂載往臥亞。一路所顯聖迹。具見聖人本傳。

聖方濟各沙勿略去世後三年。各會修士。先後接踵而來。然因海禁綦嚴。皆未得入內地。久居傳教。如聖多明我會士加斯巴潛入廣州行教。爲時不久。卽被驅逐。 聖奧斯定會士赫拉達與瑪爾定。搭班國商船。從墨洲。經太平洋而來呂宋。後改稱非律濱繼由呂宋謀入中國傳教。在福建登岸。居四個半月。卽被遣歸。 聖方濟各會士亦有自呂宋來者。亞爾發拉司鐸。實爲首領。曾潛入廣東傳教。不久。被人送交總督。亞爾發拉方且自喜。以爲可面求督憲。准許

在內地住居。勸人敬主救靈。乃舌人不爲轉達。詭稱在海洋失事。逃難來此。總督信之。命在廣州等候機會回國。亞爾發拉不得已。登舟他去。嗣聞葡人已得澳門。折入澳門寄居。創立本會修院一所。　耶穌會士方濟各白來斯。會奉澳門葡官命。來廣州上書督憲。求准在內地建堂傳教。亦被拒絕。同會士羅明堅繼來。亦未久留。直待至一五八一年。卽明萬曆八年。利瑪竇偕二三同志。始得入內地。實行開教。使元代以來。已絕之統。得以再續。是以史家論中國開教事。有明以來。咸以利氏爲第一。

利瑪竇

自明季西士入中國。咸以葡人所佔之香山澳爲門戶。在此寄居幾時。學習中國語言。略知內地風俗。然後始入內省傳教。玆將葡人佔澳門之歷史。與當時狀況。略記一二如下。葡人佔澳門。始于

葡人始得澳門

一五五七年。即明嘉靖三十六年。澳門半島。本屬廣東香山縣。故亦稱香山澳。地極荒僻。爲海盜出沒之區。葡人驅散海盜。據爲己有。中國官商。方苦海盜爲患。見葡人所爲。頗心許之。雖無明文割讓。實則默許葡人寄居。況此荒僻小島。久已視同甌脫。初不措意。惟令每年納稅少許而已。厥後稅亦豁免。葡人竭力經營。日見發達。不久竟成繁盛城鎭。爲東洋通商之第一巨埠者歷二百餘年之久。至英人闢香港爲商埠。始爲所奪。葡廷以白來拉前曾任爲使臣。協助聖沙勿略。謀入中國。事雖未成。功不可沒。授爲澳門長官。坐鎭其地。當時教士不得入中國內地。卽在澳門駐足。葡之官商人等。大受裨益。附近之中國貧民。來澳謀食者。實繁有徒。不足十年。進教領洗者。以千數百計。一五六八年。教宗聖比約第五。允

元後第一主教

羅明堅

耶穌會總統聖方濟各博爾日亞之請。將亞比西尼主教加爾內略調任澳門。統管中國及日本一切教務。是爲元代以後。中國第一任主教。加爾內略係耶穌會士。澳門官商。爲之籌捐巨款。修大堂一座。官院一所。又爲中國教友。別建聖堂一座。奉聖瑪爾定爲主保。加爾內略於一五八十三年出缺。在任凡十六年。

羅明堅先利瑪竇二年。來至澳門適葡商新得中國地方官允准。可每年在春秋二季。至廣州城下貿易。惟須在船上住宿。不准登岸入城。船在附近處停泊。往往兩三個月之久羅明堅見機會可乘。卽隨商船來廣州城下。登岸拜謁地方官。聲言自己係棄俗修道之人。崇欽天地萬有眞宰。每日奉祭。與商賈求財利者不同。求准登岸。在城垣僑居。以便奉祭。一俟商人貿易事畢。卽搭商船回

西僧名稱

澳門。地方官允如所請。羅神父因得一年兩次至廣州。已通中國語言文字。逢人講勸。又著書發明教理。書名聖教實錄。刷印行世。流傳甚廣。不久漸有信向者。而海關道某。與總兵某。尤喜與神父交。情誼頗篤。知神父數萬里東來。意在入內地傳教。別無他求。欲玉成之。因爲之進言於制臺陳公。陳公爲人豁達。慨然允諾。以爲西士棄俗修道。絕色不婚。是與桑門釋子無異。命居肇慶府東關天寧寺中。時神父亦剪髮髡首。披袈裟以示棄俗之意。頗類僧人。故時人稱神父曰西僧。或番僧。然神父外面服飾雖與僧人相類。而居心制行。則大相徑庭。在天寧寺。清除一室。爲敬主聖堂。每日蚤起。舉行彌撒。對人談話。必涉及聖教道理。謂眞主惟一。眞教亦不容有二。舍造物眞宰而不敬。惟崇拜已死之古人。殊非所宜。云

云。此等論調。大非僧徒所樂聞。不久。積不相能。會制臺陳公去任。懼被人奏參。容外人入境。亦迫令神父離去天寧寺。神父不得已。又回澳門。計在寺寄居。僅四月餘。

然天主聖意必欲使聖教傳行中國。數月之後。又默感新制臺郭公之心。使遣人招羅明堅重回肇慶。准隨意擇地建堂。羅神父一得此信。喜出望外。即偕利瑪竇等。同志三四人。復來肇慶。擇城東濱河之地。建堂一所。規模雖非宏敞。形式最爲雅觀。內設祭臺。臺上供耶穌聖像。像上大書天主二字。（天主之稱始此。）像前焚香燃燭。以昭誠敬。堂之左近。構屋數椽。爲教士住宿之所。旣而羅明堅將中國開教事。託於利瑪竇。自己獨回西洋。意欲遊說歐洲各奉教國。遣使與中國通好。若得中國皇帝明降諭旨。准教士寄居內地。隨便

利公之才德

傳教。則立足穩定。可無他虞。其志趣之遠大。擘畫之周詳。洵加人一等矣。

利瑪竇字西泰。義大利亞人氏。出身貴顯。年未弱冠。卽棄俗進耶穌會修道。神功之外。講求各種科學。兼及天文地理。曆數幾何之學。不數年。貫通無遺。德行與學問。悉臻佳境。萬曆八年。奉命抵廣東。謀入中國傳揚聖教。以償榮主救人之夙懷。此次繼羅明堅。偕二三會友。駐足肇慶。擔任傳教諸事。煞費苦心。初以言語不通。得于心者。不能達諸口。晉接往來。諸多困難。迨言語通達。尙須考求中國學問。經史之書。不可不讀。古儒今儒之學說。不可不知。幸利公以穎悟之資。而又濟以熱心毅力。不久。卽能融會貫通。牢記不忘。卽釋道之說。亦能窺其底蘊。然後從事講演。始覺裕如。

利瑪竇與人晉接周旋。異常謙和。雖豎子販夫。亦必施以禮貌。罔敢藐視。爲人講解西學。必參以聖教道理。發明天地萬物。惟一眞主。生成存養。而爲萬民之大君大父。吾人生天地間。霑濡鴻恩。必當竭誠奉事。方不虛此一生。情詞懇摯。娓娓動聽。日間逢人講勸。至夜則泣禱天主。求賜中國聖教廣揚。如此久之。漸有被化進教者。一日授洗二十人。又一日授洗十八人。 天主間以靈異之事。感格人心。肇慶下鄉。有一少年。夜過荒塚。爲魔所憑。時發顛狂。日夜不寧。其父母深以爲憂。屢請和尙道士。爲之祈禳。終歸無效。後聞利瑪竇名。延至其家。利公謂其父母曰。汝家所供魔像符籙。皆是招邪之媒。誠欲汝子脫離魔手。宜先將此諸物。付火焚毀。其父母遵囑。立卽撤去銷毀。利公乃爲之祈禱天主。又取自己所佩之

去肇慶之韶州

聖櫝。帶於少年項間。少頃。魔即退去。百病立痊。自是一家傾心奉教。　又有梁姓官。年逾四旬。尚未有子。來肇慶天主堂。求利公爲之祈禱天主。利公允之。相與入聖堂。跪禱片時。其人拜謝而歸。未及一年。果舉一子。又過一年。又舉一子。由是全家感激。傾心信主。

利瑪竇。居肇慶天主堂。未及六稔。教友之數。日見增加。意甚適也。乃無何。新制臺劉節齋到任。羨慕天主堂之莊嚴。欲取爲生祠。遣人勸利公估價出售。利公堅執不從。劉制臺不悅。乃下逐客令。限三日離去肇慶。利公一介外僑。礙難與爭。即檢點行裝。預備回澳。教友聞信。咸來送行。多有泣下者。利公善言勸慰。謂汝等此後無聖堂。可在家中祈禱。又派定會長。照管代洗等事。囑託既畢。起身出城。不料。行至廣州。又被制臺遣人召回。提入公堂。大肆威逼。必

韶州建堂

欲利公受價。制臺聲色俱厲。利公以謙承之。氣度安閒若平時。然卒不可屈。太守王公。素與利公善。及退出公堂。乃密謂利公曰。制臺劉公。不欲居霸佔之名。故必欲先生受價也。利公曰。是可不必。若許我在南雄一帶。隨便擇地建堂。則肇慶天主堂可拱手相讓。是不受價。如受價也。利公此言。是願入內地開教。以南雄在省之北界。近江西省。又去南京不遠故也。

王太守以利公此意。入告制臺。制臺大喜。卽派兵護送利公北上。舟行八日。抵韶州城下。利公初無心在此城駐足。惟願北上。深入內地。及見韶城官界。款留甚殷。紳商士庶。亦皆歡迎。或有聞教之望。遂不復北上。卽擇城西濱河官地。建堂棲止焉。 初。澳門同會西士。聞利瑪竇被逐之耗。知已離肇慶而去。然不知其所往。不勝

瞿太素從學

疑慮。道路風傳。有謂已被刼殺者。數月之後。乃知利公已乘舟北上。在韶州。駐足矣。由是莫不爲之色喜。爭願前往依隨。幫同傳教。有中國兩熱心少年。一名鐘銘仁。一名黃明沙。有志修道。亦來追隨利公。厥後二人均蒙選入耶穌會。幫助傳教諸事。頗著賢勞。爲當時西士所倚畀。

時利瑪竇博學名譽。傳播甚遠。名人學士。路出韶州者。必來拜訪。有已故禮部尙書瞿文懿公之長公子瞿汝夔。字太素。佩服瑪竇德學。至願拜爲師。稽首稱弟子。瑪竇教以天算格致之學。又爲之講明聖教道理。相習既久。相知愈深。太素遂被化。傾心信教。所講西學。亦有心得。因揄揚利公之德學於搢紳間。嘖嘖稱道不置。由是利公之名譽。日益彰顯。太素師事利公。日與接膝。遂盡知其東

利公改僧士衣冠

來本意。欲彰明天主正教。毫無名利之見。存乎其中。與釋老之僧徒。迥乎不侔。一日進言於利公曰。先生潔身修行。昭事天地眞主。與僧道之崇奉土木偶像者。相去天淵矣。然則何不服儒士衣冠。而薙髮剪鬚。若僧徒也。　利公初入中國。不知僧徒爲人所鄙。如此之甚。以僧徒服裝。頗似西洋修士。因愛修士服裝之故。姑取僧徒衣冠。效顰之譏。誠知不免。數年之後。心頗悔之。及聞太素之言。遂決然改裝。留髮存鬚。如中國儒者。改寺爲堂。去西僧之名。但恨改之不早也。

太素極敬愛利公。利公亦極敬愛太素。朝夕晤談。深相契合。一日利公問太素曰。君今奉教。亦有所求乎。太素曰。弟子夫妻。均年逾四十。尙未有子。先生能爲祈求天主。賜一佳兒。則感恩無極矣。利

南雄開教

公曰諾。因代爲祈禱。奇哉未逾一載。太素即占弄璋之喜。取名曰式穀。亦領洗焉。明末有瞿式耜者。聖名多默。爲永曆名相。疑是太素胞姪。其兄汝說子也。與式穀爲從兄弟。

南雄州有富商葛盛華者。爲人好道。賦性純良。生平持齋茹素。事佛甚虔。偶聞瞿太素稱道利瑪竇所傳之教。爲獨一無二之眞教。不信世俗神佛。惟敬造物眞主。身後可邀永遠眞福。遂來韶州天主堂。叩求教理。利公善遇之。留居月餘。爲之逐細講明聖教理端。且授以避靜神功。葛盛華如夢初醒。大悟神佛之虛妄。得聞眞道。如獲至寶。遂領洗進教。歸家後。勸其家人。同進教焉。　南雄王刺史應麟素與瑪竇相善。可稱莫逆。萬曆十九年。瑪竇以拜訪故人王刺史爲名。來南雄傳教。即與葛盛華家人授洗。此南雄開教之

緣起也。利公在南雄傳教月餘。又回韶州。　王刺史後陞順天府尹。於利公進京開教事。多所贊成。見後。

廣西在籍之兵部侍郎。石公某。奉旨起復。進京供職。路過韶州。與瑪竇語。覩其德容道貌。深爲敬服。欲偕同赴南京。言與瑪竇。瑪竇久懷此願。若無機會。聞侍郎言。喜甚。遂與之登舟前往。其韶州教務。則由同會司鐸郭居靜龍華民等公接管。

韶州風波

韶州教堂。自利公去後。頻遭風波。某年。韶州舉行童子試。謠言繁興。謂教堂外國人。將謀爲不軌。一時人心惶惑。輕薄少年。一呼百應。蠭擁入堂院。大肆騷擾。郭司鐸與鐘修士。幾死于若輩之手。幸道臺速來彈壓。譬喻百端。人心始定。

萬曆三十三年。澳門衙官。以海盜日恣。商船頻遭刧掠。因在海口

黃修士致命

謠言繁興

築一炮臺。原欲自衛。無他用意。不料此事。大爲華官所疑忌。疑葡人居心叵測。必有謀取中國之意。而莠民自澳門來者。又從而附會之。謂洋兵大集。將與中國尋衅。廣州地方官。不察虛實。亦籌戰守之策。一時人心惶懼。夢寐不安。適此時。黃明沙修士。奉命赴澳門。甫抵廣州。卽被拘留。羣指爲漢奸。爲洋人作偵諜。拷撻再四。備受酷刑。不數日。竟死於廣州獄中。年纔三十三歲。及事過境遷。是非大白。始知其死之寃也。厥後此類之事。數百年來。數見不尠。

韶州教堂。因廣州之事。大受影響。當時謠言。謂黃修士。前曾載運軍械若干。藏于韶州教堂。此次赴澳門。約與葡兵同時起事。韶州教士。願作內應。此謠傳至韶城。亂民又作。闖入教堂。翻箱倒篋。搜尋殆徧。而軍械卒無所得。久之謠言方熄。　韶堂龍司鐸等。雖遭

利公赴南京

如許變故。鎭靜如平日。常出城下鄉。遊行各村。爲居民講解聖教道理。被化者。所在多有。不數年。授洗八百餘人。 萬曆三十九年。韶州教堂。又被亂民搶掠一次。較從前尤烈。僧徒之流。從中煽惑。居民侫佛者多。漸不相容。神父無奈。離去韶州。北上至南雄建堂。天主降罰韶城。神父遷徙之日。河水驟發。漫堤決口。淹斃人畜甚多。天主又安慰神父。初至南雄。官民歡迎。未及一載。授洗百人之多。計韶州立堂。始于萬曆十七年秋。1589 終于三十九年春。1612 凡歷二十四年。

利瑪竇於萬曆二十三年春。隨石侍郎赴南京。由灨江北上。初猶平順。及到灨州十八灘。水勢湍急。亂石錯雜。最號危險。舟行至此。往往失事。人皆視爲畏途。石侍郎之船。幸得脫險。其眷屬之船。在

不得志

異夢

後尾隨。即遭顛覆。幸利公之船趕到。竭力撈救。人口得無恙。而行裝則盡失。官眷改上利公船。利公則另乘別船。船身隘小。殊欠穩妥。爲時不久。卽翻沒江心。利公與同舟之人。皆落水。浮沉久之。命在呼吸。利公呼求主佑。偶遇一繩。得以不死。登岸後。謀救他人。已晚不及。利公之隨僕若望。亦及于難。利公心甚悲之。不禁爲之泣下。　既抵南京。石侍郎赶程北上。與利公訣別。利公以天涯孤旅。初至南都。舉目無親。殊形狼狽。所有二三知己。前在肇慶韶州相識者。皆膽小如鼠。懼干處分。不敢招待。利公躊躇久之。計無所出。又買船南下。至夜跪禱于耶穌苦像前。心甚憂鬱。倦極而眠。夢見耶穌謂之曰。子何憂鬱乃爾。我將成爾志於兩京。子姑待之。勿灰心也。倏覺遊行南京大街。往來自如。醒而自思曰。是蓋天主默示。

今雖不得志。聖教終有開傳之一日。心殊慰藉。滿腔疑慮。一掃而空。　然尚不知所往。回南雄乎。抑另覓他處乎。猶豫莫決。正思慮間。忽有一同舟之人。家居南昌。進前謂利公曰。先生如欲卜居南昌。我有屋數椽。願薄價售於先生。不知尊意何如。是時利公欲傳教內地。正苦無地自存。得此奇緣。不可謂非天主玉成。遂與之訂約。故此次一至南昌。卽有安身之所。其人照料慇懃。恍如故交。次日係聖伯多祿保祿瞻禮。得在江西省垣。舉行頭臺彌撒。

折往南昌

利瑪竇在南昌。雖有地存身。然無地方官准據。總覺立足不穩。適有王繼樓者。江西名醫也。偶覩利公德容。心竊異之。與之語。尤服其學識不凡。據以入告撫臺陸仲鶴。撫臺使人詳詢利公東來意。利公據實以告。大意謂。鄙人生長極西義大利國。自幼學道。不宜

南昌立堂

不婚。側聞中國爲文明禮義之邦。自古聖賢踵出。以修身事天爲學。因冒險遠來。觀光上國。願與士大夫相印正云云。撫臺傳語願見。利公乃禮服禮冠。登堂拜謁。撫臺相見甚喜。談論之間。深相契洽。卽留利公卜居省垣。保無他虞。從此以後。巡撫以下各官。皆願與利公訂交。不復顧忌。而明宗室諸王之在江西者亦多敬愛利公。樂與之遊。而建安王禮賢下士。素有德名。尤願與之交。一日與利公握手談心。問交友之道。利公退而著交友論。上於賢王。賢王稱賞不置。付梓問世。以廣流傳。　數年之後。李瑪諾司鐸至南昌。宗室諸王受洗者四人。一名若瑟。其三人於三王來朝瞻禮日受洗。卽取三王之名爲教名。其平民受洗者。約三四百人。此江西開教之緣起也。

謀進北京

遇趙可懷

利瑪竇僑居南昌。不忘進京之志。光陰荏苒。屈指又三年矣。不得進京機會。心殊焦急。常默求天主。祈賜矜全。適有王忠銘者。廣東瓊州人。新補南京禮部尚書。由籍赴京。將謝恩請訓。然後回南都任事。此次路過南昌。與瑪竇語。知其邃於曆學。欲攜之同去。將薦於朝廷。修治曆法。利公得此佳緣。喜出望外。遂偕郭居靜司鐸。搭王尚書船。起身北上。其南昌教務。則委龍華民。羅儒望等接管。

航行多日。抵南京城下。江蘇巡撫趙可懷。字心堂。聞王尚書至。遣人饋禮物數種。內有利公在肇慶時所繪之坤輿圖。爲中國前此所未有。趙公偶得一副。以爲創見。極珍愛之。因摹倣刻板。以圖廣傳。圖上題弁語。極口褒揚。然尚不知是誰氏所製也。王尚書接受禮物。一見輿圖。卽疑是利公故物。特以示利公。果然不誤。乃復書

於趙公曰。向所繪坤輿圖之人。今在斯矣。趙公久仰其人。切欲一覩爲快。一聞此言。大喜。遂發肩輿僕從。邀利公至姑蘇。因得相見。留居十餘日。異常歡洽。利公出耶穌聖像。與之瞻仰。趙公曰。是不可褻觀也。遂於平素拜天之處。設高臺香燭。恭置聖像。稽首敬禮。乃顧謂利公曰。是像非常。眞天地萬物之大主也。又令屬員子姪輩。均叩拜瞻仰。利公乘機與言天主造世救世之理。　時王尙書不能待。已先與郭司鐸行矣。利公乃拜辭趙公。趙公厚饋川資。委員送至河干。利公乃登舟。揚帆而去。

時當盛夏。炎熱難堪。利公由御河北上。歷兩月半。始到北京。無如機緣不投。未能達其朝貢之目的。其故因爾時中國正與日本搆兵。日本王豐臣秀吉督兵三十萬。侵略高麗。節節進取。幾佔高麗

不得志

又同南京

與初次抵南京大異

全境。朝廷以高麗爲中國藩封。發兵救之。屢戰屢北。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幾至不可收拾。其由海道來者。則寇掠沿海各州縣。甚至近畿一帶。亦屢遭焚刼。以致朝野上下。人心皇皇。不知計將安出。

利瑪竇初次進京。適逢其會。雖以朝貢爲名。終有外人嫌疑。或且疑爲日本間諜。以故無敢爲之上達者。利公在京淹留月餘。終不得志。乃又離京南下。悵悵不知所之。正憂疑間。忽遇故人瞿太素。願與偕行。同至南京。時王忠銘。已先瑪竇回南都。上任視事矣。瑪竇與太素旣抵南都。僑居承恩寺。擬先拜謁王忠銘。王爲禮部尚書。官職最崇。爲南京第一大員。蓋無出其右者。前者進北京。與瑪竇一路同行。日與促膝。深知瑪竇之爲人。故此次相晤。情誼更隆。力勸瑪竇留居南京。許以竭力保護。及瑪竇回寓。王尚書

又親來答拜。江蘇巡撫趙可懷。聞瑪竇自北京回。亦命駕來訪。赫赫大員如此。而以下之庶司羣僚。則更不以交利公爲忌矣。以故投刺拜謁者。日不乏人。

迴憶半年前。初次至南京。人情冷落。過問無人。眞不啻天淵之判。愈信耶穌默示之言。眞實無妄。卽北京之事。亦必有如願以償之日。可預卜也。所尤奇者。彼時夢中遊行南京大街。所見景物。與今日所見者。皆一一符合。因知必有天主聖旨。遂與同會士議決。在南京立堂。不數日。利公等立堂之意。爲戶部堂官劉斗墟聞知。因而前來相晤。謂利公曰。數年前。本部在洪武崗。修官廨一所。屋宇十餘椽。原爲居本部人員。不料。爲魔所據。每夜爲祟。致無人敢在內住宿。先生若不懼魔。情願相讓。價值多少非所論也。利公曰。某

自幼崇奉天地眞主。常蒙庇佑。魔鬼何物。不敢加害。非所懼也。遂與劉公偕往觀之。見屋宇宏敞。整潔若新建。可居修士十人。殊覺愜意。遂與訂價買之。其價甚廉。不過營造所費之半。且有戶部契據。可免後日爭端。利公得此奇遇。深感天主眷佑之恩。卽日與同會修士三人。移居其中。先在正廳。敬懸天主聖像。又以聖水淨洒各室。旣昏就寢。徹夜安眠。魔鬼絕無影響。次日相識諸公。羣來探訪。見利公等皆帖然無恙。莫不詫爲奇事。乃知邪不勝正。利公等所敬之神。爲惟一之眞神也。由是晉紳仕宦。益敬服利公。與其同會修士。而南京開教之基。因以成立。

又謀進北京

次年。卽萬曆二十八年。春。利瑪竇又謀進京覲見。派郭居靜主持南京教務。獨携龐迪我。由衛河北上。仍以朝貢爲名。當道諸公。莫

馬堂之留難

上諭欽取來京

不贊成。禮部且發給護照。准其乘坐官船。不料行至山東臨清州。爲督稅太監馬堂攔截。馬堂覩貢品之優美。欲取爲己有。百方留難。不准北上。初猶甘言誘勸。繼則大肆威逼。硬將貢物悉數扣留。及在瑪竇行裝內。檢出耶穌受難之苦像。不得其解。疑是詛咒害人之物。其怒更甚。將瑪竇等禁錮天津。不容進退。如是歷六個月之久。瑪竇等遭此窘辱。別無長策。亦惟仰天太息。哀求天主矜全而已。果然天主不虛所望。適是時瑪竇進貢之事。並貢品名單。爲萬曆帝所見。遂傳諭馬堂。將大西洋進貢之人。迅速帶領進京。毋得留難。欽此。馬堂聞命。如青天霹雷。惶懼無措。深恐瑪竇進京後。挾嫌上控。於是再三謝罪。聲聲求饒。然瑪竇存心寬大。不與校也。馬堂乃備駿馬八匹。役夫三十名。護送瑪竇進京。既至禁門。卽由

馬堂囑託之太監。逕將瑪竇所帶貢品。獻之御前。另有表文一件。一併呈上。其文如左。

大西洋陪臣利瑪竇謹獻土物於皇帝陛下。臣本國極遠。從來貢獻不通。遂聞天朝之聲教文物。竊願霑被餘澤。終身爲氓。始爲不虛所生。因而辭離本國。航海遠來。時歷三年。路經八萬里。始達廣東。語言未通。有如喑啞。因僦居而習語文。淹留於肇慶韶州二府。垂十五年。頗知中國古先聖人之學。於經籍略能記誦。而通其指。乃復越嶺。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徠四夷。遂奮志努力。徑趨闕廷。謹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鐘二架。萬國圖志一冊。雅琴一張。奉獻於御前。物雖不腆。然從極西

貢來。差足異耳。臣自幼慕道。年齒逾艾。訖未婚娶。都無繫累。他非所望。謹以所獻之寶像。祝萬世。祈純嘏。佑國保民。實則區區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憐臣誠慤來歸。將所獻土物。俯賜收納。則益感皇恩浩蕩。無所不容。遠臣慕義之忱。庶少伸於萬一。抑臣在本國。忝列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製器觀象。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脗合。倘皇上不棄疏微。令臣得盡其愚。披露於至尊之前。斯又區區之大願。然而不敢必也。臣不勝感激待命之至。謹奏。

按時歷三年。路經八萬餘里之句。或疑爲利公鋪張之詞。其實不然。當時埃及之蘇彝士河未開。不能由地中海。經達印度洋。又無火車汽船之便利。利公與後來西士。欲來中國。須由地中海西行。經西班牙至葡萄牙。然後登舟南行。歷程三萬數千里。始到斐洲之好望角。繞過此角。又向東北行。歷三四萬里。始由印度南洋羣島。曲折至廣東中國界。

獻詩八章

利瑪竇進京朝貢。所以獻天主經像。而以爲首要貢品者。是欲皇上垂詢天主事理。可籍以開教也。無如萬曆帝。當時怠荒已極。史稱萬曆二十餘年。未嘗接見臣工。羣臣章奏。皆留中不發。大有理亂不知之概。軍國要政。廢弛若是。而於天主事理。則更漠不關懷。惟於所貢之自鳴鐘。地輿圖。與西琴等物。皆中國前所未見。則大加稱賞。珍愛逾恒。飭令修高亭一座。以懸自鳴鐘。又命樂工四人。從龐公學撫風琴。利公因作詩八章以獻。以爲撫琴歌詠之資。其詩隱寓聖教理端。用意深遠。（詩載畸人十篇中。）然萬曆帝方且溺情聲色逸樂。無此卓識。憯然不悟也。伊既不召見大臣。亦未召見瑪竇。但欲知大西洋人容顏氣度。命畫工繪圖進呈。又連番命太監詳詢西洋政教風俗。據實報聞。（世傳瑪竇頻蒙萬曆召見便殿者不確。）相傳萬曆帝。以朝鮮

在京寵遇

用兵以來。糜費過鉅。國庫空虛。深以爲憂。又頻使人向瑪竇問煉鐵成金之術。瑪竇曰。點鐵成金。此造化之功。惟天主能之。非人所能爲也。

時禮部堂官蔡公。以外邦貢獻。必由本部。而利公乃逕由內官以進。不無以此爲嫌。利公知其情。乃赴禮部拜謁各當道。備述馬堂强留邀功各情。蔡公等方始釋然。乃暫循舊例。居利公於夷館中。利公以遠人浮海東來。觀光上國。住中華已二十餘年。與他夷來賓爲名利者不同。擬具疏請命。或在兩京。或在吳越。乞賜安插。禮部代爲題奏。未蒙報可。旋有內官出諭利公曰。幸勿固辭。主上方垂意。若固辭。則主上滋不悅。利公聞命。始安意京師。旋又有旨。着待瑪竇等以上賓之禮。留居京師。准隨意擇地建堂。日用所需。取

給於光祿。瑪竇等深感天主大恩。語同伴曰。向非馬堂强留邀功。所帶貢表。恐不能逕達御前。安得有今日之寵命哉。

立堂

利瑪竇既得皇上優旨。目的已達。乃在宣武門左近。買屋立堂。是爲今南堂之起點。迄今三百餘年矣。初年祇有龐迪我相從。三四年後。乃又有費奇規與熊三拔兩司鐸。來相依隨。 皇上屢召瑪竇進內廷。修理自鳴鐘。講萬國輿圖。官民見其出入宮禁。疑必與至尊不時接見。莫不以爲榮幸。明史載。皇上嘉利瑪竇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公卿以下。咸重其人。樂與之晉接。據此瑪竇當日在京之盛况。可想見矣。

官界之歡迎

蓋彼時人心風俗。較爲淳厚。無甚排外思想。士大夫大都能依良心之判決。見瑪竇等學問優長。於各種科學。無不精通。且又道貌德容。迥超凡俗。莫不爲之心折。欽仰其人。

天主實義書

而樂與之遊。據爾時西士所記。名公鉅卿。如相國沈一貫。葉向高諸公。亦時相過從。若以下之庶司羣僚。則尤不知凡幾。伊等或詣訪西學。或考求教理。質疑問難者。絡繹不絕。而大宗伯馮琦。尤喜利公所講之教理。探本窮源。步步踏實。不尙空幻之談。因大有志於天主正教。以爲非此不足以正人心。改良風俗也。乃無何。竟賫志以歿。大爲利公等所痛惜。厥後。利公取其與當時士大夫辨論教理之言。編輯成書。顏曰。天學實義。卽今流行全國之天主實義書也。 所惜者。當時士大夫。對于利公等所講教理。大都許可。認爲眞實可信。而能毅然決然進教領洗者。則不多覯。此無他。教理易信。而教規難守也。十誡有不准二色之條。尤爲富貴煊赫者。所不易就範。再益以親朋之指摘。習俗之移人。非有卓識毅力者。未

易闖過此關。是以利公在京十年。被化進教者。不過五六百。大抵皆中流社會以下人物。士大夫中。則寥寥無幾。耶穌曰。富貴人難入天國。又曰。傳福音於貧賤者。謂謙卑之儔。尤易領受福音也。觀此益信。

馮應京奉教

當時居大官。名望赫奕。而能不隨流俗。毅然奉教者。則有監察御史馮應京。太僕寺卿李之藻。相國徐光啟。京兆尹楊廷筠諸公。茲畧紀其事如左。

馮應京字慕岡。安徽泗洲人。以進士出身。累官至湖廣監察御史。當其在任時。有督稅太監陳奉。在湖廣搜括民財。肆行不法。巡撫以下各官。皆畏陳奉勢燄。莫敢舉發。獨馮應京守正不阿。以國法裁抑之。且上書告陳奉九大罪。陳不服。亦上書告馮應京。萬曆帝不辨曲直。惟內官之言是聽。降旨將馮公革職

收禁監中。馮公含冤莫雪。氣憤填胸。當此抑鬱無聊之際。偶得利瑪竇天學實義書稿一册。潛心讀之。津津有味。覺所言皆根據至理。令人本良心之覺悟。不能不認天地有一眞宰。爲人類之大君大父。而吾人今世之善惡。後世之禍福。亦視人在生之向背何如耳。讀竟。如夢初醒。心境豁然。遂決意奉教。適是時。陳奉敗露。而馮公被誣各節。亦得昭雪。遂往見利公。請將天學實義書稿。准其付梓問世。利公以文藻未敷。辭之。馮公曰。方今中國。不識眞主。沉迷異端。正如大病垂危之人。急須下藥治之。若必待包裹裝飾。則其人已不可救矣。遂作序弁首。力主付梓印行。從此天學實義書。流傳益廣。徧於全國矣。因此書尋獲眞道。得救靈魂者。不知凡幾。馮公與有功焉。 然天主所偵簡。爲中國開教柱石者。別有屬意之

人。非馮公。馮公於瑪竇進京後之第三年奉教。旋卽病歿。

李之藻奉教

李之藻字振之。又字我存。浙江杭州人。萬曆二十六年。會試中式第五名。累官至太僕寺卿。因從利瑪竇講求西學。得聞聖教道理。遂傾心奉教。然因置有側室。爲教規所不許。未得領洗。萬曆三十八年春。偶患時疫。京邸無眷屬。利公躬爲調護。親切如家人。之藻深德之。已而病篤。自忖必死。乃立遺書。請利公主之。利公慰藉備至。之藻感悟。泣求領洗。誓絕犯罪之端。瑪竇鑒其誠。遂與領聖水。取聖名曰良。既而之藻病大瘳。不數日。竟霍然痊愈。知係天主大恩。獻銀百兩於天主堂。以表謝恩之意。語人曰。我此後有生之年。皆天主所賜。應盡爲天主用。果然不虛所言。以後大長熱心。帮助西士著書立論。發明教理。二十年如一日。厥功最偉。與後起之徐

三大柱石　徐光啟奉教

相國光啟。楊侍御廷筠。爲中國開教之三大柱石。三人在西史名譽最著。之藻稱良學士。光啟稱保祿學士。廷筠稱彌格學士。皆以其聖名稱之也。之藻領洗後。又自號凉菴居士。亦寓聖名良之意。

徐光啟字子先。又字玄扈。其功業在利瑪竇去世後。方始大顯。利公在日。不甚著名。光啟。江蘇上海徐家滙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博學多才。嘗潛心考究生死大事。惜儒書未道其詳。旁參二氏九流之書。亦不得其眞解。仰觀俯察。撫今思古。頗多疑團。萬曆二十七年。偶聞利瑪竇名。特來南京問道。於利公所言。天地萬物必有一無上眞主。化育生成。而爲人類之大父大君。人魂不死不滅。在生敬主爲善。則永歸天鄉。與天神爲伍。否則沉淪地獄。與魔鬼同羣。云云。諸大端道理。光啟聞之。極爲佩服。以爲有合吾國

古人敬天事天。昭事上帝之旨。惜爲後儒理氣之說。一筆抹煞。遂大有志於天主聖教。三年後。又來南京。向西士討論教理。時瑪竇在北京。蒙朝廷優待。食餼於官。將三閱歲矣。南京教務。初由郭司鐸。繼又由羅司鐸如望接管。羅公見光啟聰明豁達。與言教理。聲入心通。所有疑難之端。一經指點。莫不迎刃而解。甚敬服之。時瑪竇之天主實義書。新由馮侍御應京梓行問世。羅司鐸因取一册。給光啟閱看。光啟携歸寓所。凝神讀之。達旦未眠。其好學深思。有足多者。次日見羅司鐸。求領聖水。羅司鐸授以避靜神工八日。見其信心堅定。誓守誡律。乃允其求。受洗時。取聖名保祿。明年春。進京會試。遂成進士。又應殿試。高列第四名。遂入翰林清班。補翰林院檢討。此萬曆三十二年事也。光啟在北京。守教規極虔。日與彌

撒。勤行告領。時與利公等相往來。討論教理之外。兼講求西學。尤好天文曆算之學。譯有幾何原本等書。又幫同龐迪我著七克七卷。爲之達詞潤色。以上二書。乾隆時。曾經收入四庫。流傳甚廣。光啟在京僅三四年。卽丁父憂。乃返里守制。及服滿回京。利瑪竇已不在人世間矣。

李天經奉教

利公在日。士大夫之傾心奉教者。向有多人。惟名字未傳耳。有李天經者。直隸吳橋人。進士出身。素與光啟善。與西士亦時常往來。厥後被化領洗。聖名伯多祿。光啟作相時。天經補山東布政司。嗣以光啟荐調京督辦曆局事務。他若王應麟。葉向高。祝世祿諸人。不下數十輩。皆名位顯赫。爲衆所仰。與西士交善。每向人揄揚其所傳之教。眞確可信。然均未領洗入教。此無他。富貴之人。入天國

利瑪竇病歿

實難也。若民間之奉教者。則日增月盛。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八。瑪竇病歿。壽五十八歲。計自入中國。近三十年。在北京十年。時李之藻方受洗未久。捐貲市美棺殮之。六部九卿。多來弔唁。莫不追念瑪竇之爲人。嘖嘖稱道不置。惟北京附近。尚無西士葬地。前此西士去世。皆移葬於澳門。北京距澳門遼遠。載運諸多不便。龐迪我熊三拔兩同會友。計無所出。擬奏聞朝廷。請旨賜葬地一區。問計於李之藻。之藻等深以爲然。遂代爲起草。繕就奏摺。旋即呈上。皇上閱瑪竇病亡。亦頗惋惜。旣閱奏本。乃傳旨令禮部議奏。時大學士吳道南以禮部侍郎。署理部事。奉同部員林茂槐洪世俊。韓萬象等。會銜具奏。言利瑪竇慕義遠來。勤學明理。著述堪稱。不無微勞足錄。伏乞賜給葬地。以慰孤魂。等

欽賜葬地

語。皇上素愛瑪竇。卽允如所請。著依議施行。　時阜城門外。二里溝。有楊太監新建之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楊太監得罪。其房產已籍沒入官。吳道南因行文順天府尹。以之畀泰西修士。爲葬利瑪竇及後來西士。並爲龐迪我等。供奉天主之所。時有妬嫉者。言於葉向高曰。自古外人來我中國。未有欽賜葬地者。何獨厚於利瑪竇。葉公答曰。子見自古外人來我中國者。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瑪竇者乎。他且勿論。祇觀其所著幾何原本一書。發古人之所未發。功在萬世。僅此一事。卽當欽賜葬地。葉向高爲當時名臣。一言服衆。所賜葬地。從當日至今。歷三百餘載。雖遭許多變故。猶在教士手中。卽今滕公柵欄也。　是年十月利瑪竇出殯。禮節甚盛。改二里溝佛寺爲天主堂。十一月一號。諸聖瞻禮

日。舉行頭臺爾撒。塋地門首。高懸欽賜二字之匾額。　順天府尹王應麟又立碑記其顛末。碑之原文如左。

粵稽古用賓在九州萬餘里者。斯爲遼絕僅已。我國家文明盛世。懷柔博洽。迄萬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瑪竇。號西泰者。偕友輩數人。航海九萬里。觀光中國。始經肇慶制臺劉公旌之。嗣居韶郡。時余奉刺南雄。竊與有聞。後與同志齎表馳燕。跋庾嶺。駐豫章。江西 建安王絕邁。若追歎篤交誼之雅。宗伯王公宏誨竟傾蓋投契合之孚。相與溯游長江。覽景建業南京 御史祝公世祿。司徒張公孟男。淹欵朋儕。相抒情愫。西泰同龐子迪我。號順陽者。僅數友輩。迺越黃河。抵臨淸。督稅內官馬堂持其貢表。恭獻闕

廷。皇上啟閣天主聖像。珍藏內帑。自鳴鐘。萬國輿圖。雅琴類。分布有司。欣念遠來。召見便殿。寵頒一職。辭爵折風。饌設三辰。明燕陛闕。欲親顏貌。更工繪圖。上命禮部賓之。遂享大官廩餼。是時大宗伯馮公琦。討其所學。則學事天主。俱吾人禔躬繕性。據義精確。因是數數疏義。排擊空幻之流。欲彰其教。嗣後李冢宰。曹都諫。徐太史（卽光啟。）李太僕（卽之藻。）龔大參。諸公問答。勒板成書。（指天主實義書。）至於鄭宮尹。彭都諫。周太史。王中秘。熊御史。楊學院。（卽廷筠。）彭御史。馮僉憲（卽應京）崔銓部。陳中憲。劉茂宰。同文甚都。見於敘次。搢紳兼翰墨之新。槐位貴行館之重。斑斑可鏡已。歷受館餼十載。迨庚戌春。利氏卒。迺我等具奏請䘏。詔下禮部議奏。禮

眞知西士者

部少宗伯吳公道南署部事。言瑪竇慕義遠來。勤學明理。著述堪稱。且迪我等。願以生死相依。宜加優䘏。伏乞勅下順天府。査給地畝。收葬安插。以昭我聖朝柔遠之仁。旋奉旨依議。宗伯迺移文少京兆黃吉士。行宛平縣。有籍沒楊內官私刱二里溝佛寺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葉大司徒。奠成命而畀之。覆奏蒙允。余職江右岳牧。轉任順天師表。實有承流宣化之責。欣聞是舉。因而戢節抵寓。龐迪我與其友人龍華民。熊三拔。陽瑪諾輩。晉接久。習其詞色。洵彬彬大雅君子。殫其底蘊。以事天地之主爲本。以信望愛天主爲宗。以博愛誨人爲功用。以悔罪歸誠爲入門。以生死大事。有備無患爲究竟。視其立身謙遜履道高明。杜物欲。薄名譽。澹世味。勤德業。與賢智共知。挈愚不肖共由。立精

象緯學究天人樂工音律法盡方圓正曆元以副農時施水器以資民用冀我中華豈云小補於是贊我皇上盛治熙風翔洽遐邇際眞覺絕千古者矣斯時也余承命轄東南奮無去思之概附居郊處慮有薪水之憂赫赫王命之謂何余與有責焉用識顛末於貞珉紀我皇上柔遠休徵昭垂萬禩嘉惠遠人之至意爲之記 計

欽賜房地共三十八間週圍墻垣二十畝南至官道北至嘉興觀西至會中墳

上海開教

徐光啟在京居官其父思誠公號懷西年屆七旬迎養在邸亦信主領洗利公去世之前二年光啟丁父憂扶柩歸里照例守制方歸里時路過南京卽邀郭居靜司鐸至上海開教爲時不久授洗

五十人。二年之後。又授洗二百人。以後遞增不止。大抵光啟勸導之力居多。此上海開教之緣起也。光啟守制時。兩次赴澳門行避靜神功。從此信教益篤。帮助西士開教。救渡本國羣迷。亦愈熱切。從當日至今。三百餘年來。江蘇教務之盛。冠於全國。有由來矣。

萬曆三十九年。即一六一一年。李之藻亦遭父喪。丁憂回籍。邀郭居靜金尼閣兩司鐸。又至杭州開教。之藻於喪葬諸事。力矯頹俗。屏絕異端。悉依聖教典禮。與上年徐光啟在上海所行相同。之藻有友人楊廷筠字仲堅。別號淇園者。亦杭州籍。萬曆二十年進士。歷任順天府少京兆。監察御史。江蘇學政大臣七年。時方致仕返里。行年五十五歲矣。聞之藻之喪。來弔。在之藻家。得見郭金兩司鐸。向之叩求教理。質疑問難。九日不倦。兩司鐸為之發明天主造

楊廷筠奉教

世救世之理。爲獨一無二之眞神。人非返本歸宗。信仰眞主。不能免永死。而得長生。云云廷筠以穎悟之資。而又有天主之神光默牖。不難聲入心通。之藻與同來之鍾修士。又反復爲之譬說。廷筠感悟。遂不復遲疑。堅求領洗。言於兩司鐸。而兩司鐸未之許也。其故。因楊御史向因乏嗣。置有側室。公子二人。皆側室出。此事干犯天主定命。司鐸欲其離散。誓守不二色之嚴規。方准領洗。廷筠難之。躊躇莫決者累日。謂之藻曰。泰西教士好古怪。我以監察御史奉教。獨不能稍留情面。容我一妾耶。佛教斷不如此。之藻歎曰。此正所以判正邪也。邪教徇人私欲。殆無所可否。正教惟遵天主定命。雖貴爲帝王。不能遷就。廷筠聞言猛醒。遂屏妾異居。誓許終身不二色。司鐸鑒其誠。乃准領洗入教。領洗之日。廷筠朝服入堂。

袾宏和尙

以昭誠敬。拜之藻爲代父。取聖名彌格爾。家中老幼三十餘人。不久亦被化進教。長子聖名加祿。次子若望。獨廷筠之母。年逾八旬。既聾且瞶。迷信異端。日惟是念佛焚香。他非所知。與言聖教道理。如寒灰不燃。格格不入。廷筠慮其不得救靈。深以爲憂。常守齋苦身。哀求天主矜憐。久之。果蒙天主默感。幡然回頭。及二親去世。全照聖教典禮殯葬。家中素有佛堂。乃改作天主堂。所有一切觀音菩薩偶像。全行毀棄。廷筠自領洗後。專意修德事主。熱心異常。爲中國開教一大功臣。有本傳行世。爲閩人丁志麟撰述。附於廷筠所著之代疑篇末。紀錄較詳。

時杭州佛教正盛。有沈袾宏者。逃儒歸釋。爲蓮池和尙。聲氣徧東南。一時佞佛者咸宗之。見廷筠之藻輩改奉天主教。心不能平。乃

辯誣

作四天說以明佛之尊高無上。曾自敘云。現前信奉天主教士大夫。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衆所瞻仰以爲向背者。予安得不辯云云。即指之藻廷筠等。然則廷筠之藻輩之爲人。可想見矣。時利瑪竇已去世。其徒偕作辯學遺牘。即駁四天說之謬妄。說得切理饜心。無懈可擊。袾宏和尚見之。竟無一言。以中其說。蓋已默認理屈矣。

又日本釋集君山著清朝全史。論及李之藻徐光啟楊廷筠等之奉天主教。謂伊等皆支那明達之士。特感化於西人之卓越科學思想而奉教。非絕對信仰其宗教云云。此局外揣測之詞。非眞知之藻諸人者。觀之藻等奉教後之言行著述。其信仰聖教之誠意。鑿鑿有據。爲當時後世。人所公認。今乃憑空致疑。是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也。惡乎可。

杭州爲浙江省垣。自李之藻楊廷筠輩倡首奉教。風聲所感。教務日見發達。一六一六年。卽廷筠領洗後五年。教友數遽增至五百之多。

南京大堂

南京自郭居靜去後。一切教務。卽改由王豐肅司鐸主持。王司鐸傳教熱心。又長於演說。有許姓及張姓兩進士。亦聞道信主。而平民之被化奉教者。更多。以致利瑪竇昔年所設之經堂。已不能容。瞻禮日。教友登堂祈禱。常有擁擠之患。王司鐸乃倡議改建洋式大堂。商於教衆。莫不贊成。慷慨解囊。不數日。湊成鉅欵。所奇者。教外之人。亦樂於捐輸。人心踴躍。指日興工。不數月。堂工告竣。壯麗宏敞。頂上高竪白玉十字架。闔城望見。中國前此未有也。孰意此舉。大惹僧徒妬嫉。而萬曆四十四年之教難。卽因是而起。其詳見後。

戰陣之教會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卷四　自沈潅教難至崇禎末

歲月遷移。光陰荏苒。計自利瑪竇初入中國。已三十餘年矣。西士之在中國者。當時僅十三人。前踣後起。不絕如縷。然散居南北兩京。與杭州。南昌等處傳教。大致平順。無甚風波。乃不久而風波起矣。此亦無足怪。蓋世界之聖教會。稱爲戰陣之教會。天堂之聖教會。方是榮勝之教會。現世教中人士。其受世俗之攻擊疾視也。係不能免之事。昔耶穌遣門徒四出傳教。明明諭之曰。予今遣爾曹。如遣綿羊入狼羣。蓋謂必受人之殘傷也。又曰。徒不能勝師。世俗疾恨我。亦必疾恨爾曹。然而勿懼也。予將偕同爾曹。直至世之末焉。蓋許以保護不離。使所立之聖教會。終當大行於世也。觀以上

沈漼仇教

經言。聖教受人反對。乃吾主所預告。自古已然。且無地不然。在中國亦何能獨異。

中國第一次教難。發源於南京奏疏。主之者。禮部侍郎沈漼也。沈漼受沙門慫恿。起與聖教爲難。誓欲拆毀教堂。驅逐教士。逼令教友反教。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上一奏疏。言夷人來我中國。北京有龐迪我。熊三拔。南京有王豐肅陽瑪諾。其他省城各處亦有其人。名其教曰天主教。臣初至南京。聞其聚有徒衆。營有室廬。即欲擒治驅逐。而說者謂其黨類衆多。其說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何況編氓小民。臣不覺喟然長歎。伏乞勅下兵部。將爲首者。立限驅逐云云。疏上。皇上未准。沈漼又連上兩道奏疏。攻擊益力。言夷人因通曉曆法。妄爲星官之言。士大夫亦墮其雲霧。向使

徐光啟
保教

不與往還。猶未足爲深慮。然二十年來。結交既廣。搢紳且習爲故常。云云。所謂士君子。士大夫。卽指李之藻。楊廷筠徐光啟諸人。因諸人立品制行。正大光明。無瑕可指。沈潅亦未便指控。

時徐光啟在京師。爲翰林院檢討。深恐沈潅奏牘。一旦蒙准。則西士被驅逐。聖教被摧殘。其禍有不堪設想者。乃上書辯護。力闢沈潅之影射。表明西士之爲人。與聖教道理之純正。洋洋數千言。發揮盡致。令人擊節歎賞。茲錄其原文如左。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徐光啟謹奏。爲遠人學術最正。愚臣知見獨眞。懇乞聖明隆重。以永萬年福祉。以貽萬世乂安事。臣見邸報。南京禮部參奏泰西陪臣龐迪我等。內言其說浸淫。卽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又云。妄爲星官之言。士大夫亦墮

西士之爲人

敎旨大端

其雲霧。曰士君子。曰士大夫。部臣根株連。及。略不指名。然廷臣之中。詎嘗與諸陪臣講究道理。書多刊刻。則信向之者臣也。亦嘗與之考求曆法。前後章疏。具在御前。則與言星官者亦臣也。諸陪臣果應得罪。臣豈敢幸部臣之不言。以苟免乎。然臣累年以來。因與考究講求。知此諸臣。最眞最確。不止蹤迹。心事一無可疑。實皆聖賢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眞。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所以數萬里東來者。蓋彼國敎人。皆務修身以事天主。聞中國聖賢之敎。亦皆以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險。來相印證。欲使人人爲善。以稱上天愛人之意。其說以昭事上帝爲宗本。以保救身靈爲切要。以忠孝慈愛爲功夫。以遷善改

非釋者可比

惡爲入門。以懺悔滌除爲進修。以生天眞福。爲作善之榮賞。以地獄永殃。爲作惡之苦報。一切誡訓規條。悉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爲善必眞。去惡必盡。蓋所言天主生育拯救之恩。賞善罰惡之理。明白眞切。足以聳動人心。使其愛信畏懼。發於由衷故也。臣嘗論古來帝王之賞罰。聖賢之是非。皆範之於善。禁人於惡。至詳極備。然賞罰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又如司馬遷所云。顏回之夭。盜跖之壽。使人疑於善惡之無報。是以防範愈嚴。欺詐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願治之心。恨無必治之術。於是假釋氏之說以輔之。其言善惡之報。在於身後。則外行中情。顏回盜跖。似乎皆得其報。謂宜使人爲善去惡。不旋踵矣。奈何佛教東來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則

以其言。似是而非也。說禪宗者。衍老莊之旨。幽邈而無當。行瑜伽者。雜符籙之法。乖謬而無理。且欲抗佛而加於上帝之上。則與古帝王聖賢之旨悖矣。使人何所適從。何所依據乎。必欲人盡爲善。則諸陪臣所傳敬事天主之道。眞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臣聞繇余。西戎之舊臣。佐秦興霸。金日磾西域之世子。爲漢名卿。苟利於國。遠近何論焉。又伏見梵剎琳宮。徧布海內。番僧喇嘛。時至中國。即如回回一教。並無傳譯經典。可爲證據。累朝以來。包荒容納。禮拜之寺。所在有之。高宗皇帝命翰林臣李翀吳伯宗。回回大師馬沙赤黑馬哈嘛等。繙譯曆法。至稱爲乾方先聖之書。此見先朝聖意。深願化民成俗。是以褒表揄揚。不遺遠外。而釋道諸家。道術未純。教法未備。二百

允宜崇奉

試驗之法

五十年來。未能稱皇朝表章之盛心。若以崇奉佛老者。崇奉天主。以容納僧道者。容納諸陪臣。則興化致理。必出唐虞三代之上矣。皇上豢養諸陪臣一十七載。恩施深厚。諸陪臣報答無階。所抱之道德。所懷之忠藎。延頸企踵。無由上達。臣既知之。默而不言。則有隱蔽之罪。是以冒昧陳請。倘蒙聖明採納。特賜表章。自今習與僧徒道士。一體容留。使敷宣勸化。竊意數年之後。人心世道。必漸次改觀。乃至一德同風。翕然丕變。法立而必行。令出而不犯。中外皆勿欺之臣。比屋成可封之俗。聖躬延無疆之遐福。國祚永萬世之太平矣。倘以臣一時之陳說。礙難遽信。或恐旁觀猜忖。尚有煩言。臣謹設爲試驗之法有三。處置之法有三。併以上陳。

試驗之法。

其一。盡召疏中有名諸陪臣。使至

京師。乃擇內外臣僚數人。同譯西來經傳。凡事神愛人之說。格物窮理之論。治國平天下之術。下及曆算醫藥。農田水利等。興利除害之事。一一成書。欽命廷臣。共定其是非。果係畔常拂經。邪術左道。即行斥逐。臣甘受扶同欺罔之罪。 其二。諸陪臣之言。與儒家相合。與釋老相左。僧道之流。咸共憤嫉。是以謗害中傷。風聞流播。必須定其是非。乞命諸陪臣。與有名僧道。互相辨駁。推勘窮盡。務求歸一。仍令儒學之臣。共論定之。如言無可採。理屈詞窮。即行斥逐。臣與受其罪。 其三。譯書若難就緒。僧道或無其人。即令諸陪臣。將教中大意。誡勸規條。與其事迹功效。略述一書。并已繙譯書籍三十餘卷。原來本文經典一十餘部。一併進呈御覽。如其荒謬悖理。不足勸善戒惡。易俗移風。即行

聖賢之徒

斥逐。臣與受其罪。此三者。試驗之法也。處置之法從畧。已上諸條。伏惟
聖明裁擇。如在可采。乞賜施行。臣於部臣。爲衙門後輩。非敢抗言。與之相左。特以臣考究既詳。灼見國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無以過此。倘欽允部議。一時歸國。臣有懷不吐。私悔無窮。是以不避罪戾。齋沐陳請。至於部臣所言。風聞之說。臣在昔日。亦曾聞之。亦曾疑之矣。伺察數載。臣實有心窺其情實。後來洞悉底裏。乃始深信不疑。使其人果有纖芥可疑。臣心有一毫未信。又使其人雖非細作奸徒。而未是聖賢流輩。不能大有裨益。則其去其留。何與臣事。修曆一節。關係亦輕。臣身爲侍從之臣。又安敢妄加稱許。爲之遊說。欺罔君父。自干罪罰哉。竊恐部臣。指沈漼

苟伺察詳盡。亦復如臣。其推轂獎許。亦不後於臣矣。臣干冒天威。不勝惶恐待命之至。謹奏。旋奉　御批。知道了。

然沈㴶仇教之心。終不稍懈。又連上奏章兩道。極力參劾西洋教士。務請拏獲治罪。皇上仍不准。章留中不發。置之不理。沈㴶且漸且慣。串通同鄉京官方從哲。內結太監魏進忠（後賜名忠賢）日圖搆陷。會從哲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欲成沈㴶之志。萬曆四十四年七月。致書於沈㴶曰。所稱西洋人在內地傳教如何。不妨先拏獲監禁。然後再請旨治罪。沈㴶得書大喜。即日發兵將教堂圍住。搜掠殆盡。王豐肅與謝務祿兩司鐸。當被拘去。視如重犯。鎖禁極嚴。教友張寀姚若望願與司鐸同生死。隨之而去。南京教友聞兩司鐸被拘之耗。爭來慰問。沈㴶懼人衆滋事。又拘拏教友十餘名。

被誣

一同押禁大獄。未幾。又拘拏七名。共二十三人。

其時徐光啟在北京。李之藻在高郵。楊廷筠在杭州。聞南京之事。深恐波及同類。設法保護聖教。異常出力。徐光啟作書保教。傳播甚廣。又與李之藻。楊廷筠等。致書於南京相善各官。發明教理之真正。託請保護教士。勿爲浮言所惑。以故南京文武。多不直沈潅所爲。與教士接洽如故。其與沈潅表同情者。惟方從哲與沈潅屬員晏文輝。徐如珂。寥寥數人而已。沈潅由是憤恨益甚。誓欲將在中國之西士。盡行驅逐。遂又上章彈劾。極力詆毀西士。比所傳之教。於白蓮邪教。且甚於白蓮邪教。謂王豐肅前曾在呂宋。(今名菲律濱。)初以傳教爲名。後率夷兵侵佔其地。今在中國傳教。亦將不利於中國。彼自稱大西洋人。謂距中國八萬里之遙。皆妄言

也。其實伊等皆佛耶穌人。在南洋羣島。去中國不甚遠。云云。書上。皇上仍置之不理。久無動靜。彼乃串通內宮魏進忠劉朝等。二人皆曾從沈漼讀書。爲漼之門下士。旣受漼囑託。乃爲之竭力遊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忽傳出上諭一道。著照沈漼所請。將在北京之洋人龐迪我。熊三拔。與在南京之王豐肅。謝務祿。一併押解出國。不准逗遛內地。欽此。此諭是否出皇上本意。抑係魏太監舞弊。或閣臣方從哲擅行擬旨。外人不得而知。旨下之日。羣相愕詫。徐光啟又欲上書辯護。爲羣小所沮。竟不得達。龐迪我與熊三拔卽見幾而作。出京南下。凡四閱月。始到廣州。一路平順。地方官欵接如禮。一如平時。龍華民與畢方濟兩司鐸。旣未指名被參。在京寄居如故。不過暫避衆人耳目。匿於徐光啟私第。 其在韶

州南雄。南昌之教士。亦未遇難。而羅如望司鐸且由南昌至建昌。寄居歐陽憲萬家。憲萬爲一方巨紳。進士出身。倡首奉教。一時被化領洗者。八十餘名。沈潅黨。曾遣人至建昌拘拏羅司鐸。以憲萬護救得免。

南京教難

惟南京由沈潅作主。教難最烈。略述概況如下。伊旣接到諭旨。夙願已償。殊形得意。當卽坐堂。提詢王豐肅。謝務祿兩司鐸。大肆威虐。重笞王司鐸至血肉橫飛。幾成殘廢。月餘。猶不能起立。謝司鐸以當時臥病。得免板責。堂訊數次。然後定案。遵旨。將兩司鐸押解出境。其押解也。非如押解常犯。乃裝入木籠。不令坐立。使一路備受酷刑。初擬由水路。送往澳門。嗣因懼教友中道行刼。改由陸路由兵役押送。及抵南雄。押解之官。見兩司鐸委頓將死。奄奄一息。

乃動慈心放出木籠。然二司鐸受木籠之苦。不能起立坐臥。已一月之久。自是改由水路。得在船上坐臥自如。方得死中逃生。復見天日。計兩司鐸在南京大獄。八閱月。站木籠。一個月。每日所給飲食。僅足活命。既至廣州。得與龐迪我。熊三拔兩司鐸遇合。遂由官派兵護送。俗赴澳門。次年。龐熊兩司鐸相繼去世。王豐肅則變姓名爲高一志。二三年後。又潛入山西傳教。謝務祿亦變姓名爲曾德照。復入浙江江蘇傳教。其立志之堅貞。赴義之勇敢。非世俗所能幾及也。

沈㴶原欲置王謝兩司鐸於死地。斃於木籠。方愜初願。不料。兩司鐸歷受酷刑。竟得不死。殊不足洩其積憤。所有南京新建之洋式大堂。與教士住屋。樓房五六間。悉命拆毀。其聖像經書等。則舉火

焚燬。其他什物。均籍沒入官。 其時堂中有厝柩一具。係三年前去世之林斐理司鐸。因南京尚無教士葬地。故暫厝堂中。待之後日。沈漼徒黨。疑其中或臧有金寶貴物。將棺劈開。就近一查。見林司鐸屍身。尚完好如生。不勝驚駭。時天本晴霽。忽爾濃雲密布。雷電交作。在場諸人。遂皆喪膽鼠竄。事平之後。經教友敬謹殮葬。林司鐸夙以德行著名。自是教衆敬仰有加。咸以聖人目之。

或疑西士品端學粹。不應遭此意外之禍。楊廷筠答曰。世間禍福。豈能逆料。自反仁智。猶有橫逆。究竟難逃一實。實者不可謂虛。王嬙西施。善毀者不能醜也。虛者不可謂實。無鹽嫫母。善譽者不能姸也。使西儒果有遺疵隱忒。臧匿未露。當日以宗伯之氣燄。窘此孤旅。覆巢之下無完卵。烈火之上絕遺茅。闔其室。捕

被難之教友

廷鈞之熱心

其人。醫簡其屍。發墻漉井。剖析其棺。不遺餘力。然而一毫違法之迹。不可得也。宗伯此舉。雖於遠旅。似爲稍酷。然諸賢心迹。藉此益明。云云。（見代疑續篇。）　已上所言。卽指南京教難。時沈漼署禮部尚書。故以宗伯稱之。剖棺之句。卽指上述林司鐸事。

王謝兩司鐸。旣經定罪。所有一同拘禁之教友二十三名。皆分別發落。惟夏玉一名。瘦斃獄中。年三十三歲。同監之謝務祿記載當日事。盛稱夏玉之熱心。加人一等。雖遭患難。志不少屈。又有鍾明仁。鍾明禮。兩同胞修士。與北京教友張寀。受刑尤重。杖責以後。終身釘鐐。罰作苦工。惟鍾明仁聖名巴斯弟央。經教友設法贖回。數年之後。卒於杭州。楊廷筠家夙有盛德名譽。　當教難初起時。楊廷筠大顯信德。致書於各處傳教司鐸。請來其家避難。時散居各

教難後景況

省之西洋教士。僅十三名。託庇於杭州廷筠家者。初則二三名。漸至六七名之多。食用諸費。皆廷筠自家供給。不受西士分文。數年如一日。了無悋色。其慷慨好義如此。雖明知此舉。觸忤沈漼。難免不受株連。而廷筠愈愛敬西士。願與同甘苦。雖偕同致命。亦甘心焉。沈漼勸廷筠棄置西士。而廷筠則勸沈漼勿復與西士爲難。沈漼心雖不悅。然敬服廷筠之爲人。竟不敢指名控告。

次年。沈漼致仕。教難遂平。史惟貞司鐸。乃由杭州楊廷筠家。北上至南京。意欲安慰被難教衆。見伊等依然熱心。無一背教者。年內又授洗新奉教者五十人。 艾儒略司鐸。且遠至揚州開教。有某進士。姓名未傳，倡首奉教。聖名伯多祿。率舉家老幼三十名口俱領洗。且舍家爲堂。帮助司鐸宏宣教化。因而信主者益多。伯多祿

旋奉旨補陝西觀察使。邀艾公偕往。其揚州教務。改歸史司鐸兼管。

杭州教務。則更興隆。當西士在楊廷筠家避難時。亦恒下鄉傳教。計先後三四年中。授洗一千三百之多。楊廷筠身爲顯宦。奉教熱心。文人學士。亦多被化者。有擧人張賡字夏詹。福建晉江縣人。當時爲杭州教諭。亦被化進教。聖名瑪竇。奉教極熱心。與楊廷筠協助西士繙經譯傳。功德不尠。艾公職方外紀。言行紀略等書。多出此時。

張賡父子

張公夏詹有子名識。字見伯。聖名彌格爾。年十七歲奉教。旋得危病。病中默禱。辦功無間。一日白晝。忽覩異迹。有光明金字。遞現於帷幕間。曰勤慎。曰解虐。曰德鄰。曰白鄉。曰聽簡。曰健盟。曰百繫亦脫。曰三年當受予。共二十一字。張生驟覩之下。魂飛魄動。驚

金字奇迹

喜交集。倏覺夙疾頓除。不藥而愈。乃赴主堂謝恩。並以所見告艾公。艾公曰末句。三年當受予。意義甚顯。必天主預示升天之期也。應加功行善。善備以待主召。張生聞命。刻意精修。熱愛之誠。直造到聖人地步。果然三年期滿。正值現金字之日。泰然長逝。年十九歲。楊廷筠曾親筆記其事。（見張彌格爾行迹。）張公夏詹後補河南原武縣令。越數年。調任廣東某縣令。又數年。致仕歸里。帮助艾司鐸開教。爲教衆所仰望。

孫元化

江蘇嘉定縣有舉人孫元化字初陽在京做官。因與徐光啟善。被化領洗。聖名依納爵。天啟元年。告假還家。乃赴杭州楊廷筠家。邀西士至嘉定開教。元化自捐鉅貲。建聖堂一座。又在聖堂左近。建屋宇十餘椽。以爲教士住宿之所時謝務祿。變姓名爲曾德照。新

嘉定總堂

自澳門來。即偕郭居靜。隨元化至嘉定。而駐足焉。計三四年中。向化領洗者。以數百計。啓司鐸曾寄書西洋。曰嘉定教友。男女老幼俱極熱心。日與彌撒。喜聽道理。勤領聖事。即西洋熱心教友區。亦不過爾爾也。厥後西士即以嘉定爲總堂。比於杭州。常有教士駐足。當時上海。教友雖多。尚非教士常住之區。不過每一二年。一至而已然每一至。必有新領洗者。多則七八十名。少亦二三十名。大抵光啟。與公子驥。提倡之力居多。

孫元化後歷遼東觀察使。時淸兵日逼。朝廷以袁崇煥爲遼東經略使。以固邊防。元化爲崇煥畫策。多所匡翊。崇禎初年。元化以徐光啟保薦。歷山東登萊巡撫。

常熟

利瑪竇故人瞿太素。家居江蘇常熟縣。去世十餘年矣。其子瞿式穀自幼領洗。曾在南京從神父讀書。信德尙好。及長還家。屢次請

瞿式耜進教

神父至常熟開教。因當時西士無多。不敷分發。未能如願。天啟三年。式穀已三十六歲。又至杭州楊廷筠家。商訂此事。會艾儒略新自陝西回。願如式穀所請。遂與偕往。艾司鐸大德不凡。天主加佑。在常熟設教未久。即有多人傾心向慕。其最著名者。爲瞿式耜。字起田。與式穀爲從兄弟。早年登第。已膺顯秩。（做給事中。）天啟三年。丁母憂旋里。家居凡三年。時與艾司鐸談論教理。深知眞正。切求領洗。誓許終身堅守天主十誡。決不二色。艾鐸鑒其誠。與領聖水。取聖名多默。式耜蒙恩感激。常思圖報。又勸多人奉教。大半爲一方名流。　式耜爲明末著名忠臣。輔相永曆皇帝。艱難支持十五年。事詳國史。

萬曆末年邊疆不靖。清太祖起兵於滿洲。連歲用兵。干戈不息。萬

天啟朝

光啟之藻被擠

曆皇帝晏處深宮。置國事於不問。旋於四十八年。七月。崩逝。皇長子常洛即位。改元泰昌。在位僅一月而崩。子由校纔十六歲。繼承大統。改元天啟。天啟帝冲年踐祚。昏庸無知。軍國大事。一任太監魏忠賢一手經理。時方從哲爲相。因與沈㴶同里相善。切欲援之入閣。授意於給事中亓詩教等。力保沈㴶。才堪作相。果然不久命下。著授沈㴶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沈既入閣。內結魏太監。與帝乳母客氏。擅作威福。朝野莫不側目。　沈㴶既素抱仇教主義。對於在教之徐光啟等。如冰炭之不相容。中國軍事之不振。在乎器械之不良。技藝之生疎。光啟有鑑於此。倡議遣人至澳門。多購西洋大炮。並延西洋炮手數人。教練中國兵放炮技藝。沈㴶以爲開門揖盜。譏光啟計爲迂拙。萬不可行。光啟欲奉使朝鮮。籌防邊

誣聖教爲白蓮教

禦敵之策。彼又從中沮撓。不使得行其志。朝廷以光啟曉暢軍事。命往通州募勇。教練成軍。以資應援。光啟奉旨。竭力訓練。雖已著有成績。彼猶吹毛求疵。多方指摘。致光啟一腔忠君愛國之熱誠。無由得展。由是灰心。辭官歸里。

李之藻前以光啟之薦。授光祿寺少卿。兼管工部都水事。亦曾疏請。多購西洋大炮助戰。且研究西洋戰術。多有心得。乃沈漼陰尼之。不能用其所長。旋亦被擠去。

沈漼欲驅逐西士。行其在南京時所行政策。而苦無機會。會山東白蓮教造反。徐鴻儒爲首。自號中興福烈皇帝。改元大成興勝元年。率徒黨數萬。到處焚掠刼殺。朝廷調兵遣將。大小數十戰。歷時七閱月。方始削平。從此搜拏白蓮教匪。立法最嚴。沈漼之黨以爲機會可乘。遂誣天主聖教。與白蓮邪教同。不同者。僅名稱耳。南京

部員徐如珂。余懋孳等。迎合上官沈潅意。或受其唆使。拘拏教友三十餘名。收禁監中。指教友所敬之耶穌苦難像。爲邪教左據。上疏求皇上從重治罪。直指徐光啟傷廷筠李之藻。爲邪教魁首。舍家爲堂。窩藏西洋教士。請革職。交部議處。　時徐光啟致仕歸里。聞南京教難。致書於士大夫。反復說明天主教。與白蓮教之不同。舉其大相反者十四端。一正一邪。詎能混而一之。然部員欲見好於上官。希圖陞遷。不屑一察。禁教如故。所有監禁之教友爲首者八人。受刑尤酷。提訊拷打。枷號示衆。內有一極熱心教友。姓字未傳。聖名安德肋。本江西籍。徙居南京。上年聖堂被毀。即以其家爲堂。神父來南京傳教。亦主其家。此次受刑過重。卒於獄中。是亦爲義致命者。餘人板責後均得開釋。

廷筠之熱心

當南京奏疏初上時。西士在杭州楊廷筠家。大家集議。咸謂。此次部員奏疏。較之上年沈㴶之奏。誣罔更甚。萬一皇上批准。則蒙難者。不止我西洋教士。且恐累及大恩人楊廷筠等。於心何忍。不如散往鄉間。靜候主命。主意一定。即一同進見楊廷筠。與之訣別。孰知。楊廷筠大不以爲然。堅留不放。聲言。願與衆司鐸患難相依。生死不離。司鐸不得已。乃留四人。仍主廷筠家。在其山莊寄居。山莊在郭外僻處。暫避衆人耳目。又留三人在李之藻家。其餘數人。則散往他處。龍華民竟遠至佘山傳教。講道勸人。施行聖事。一如平時。

等待久之。南京奏疏。杳無響動。方知未蒙皇上俞允。其未蒙俞允之故。論者咸歸功於葉向高。向高字進卿。號臺山。當時爲天啟首

葉相國保教

相。權位資望。遠在沈漼以上。且與西士相善。從前利瑪竇歿。蒙皇上賜給葬地。向高與有力焉。通鑑稱向高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兩次作宰相。十餘年。老成持重。為清流所倚賴等語。所說善類清流。固不專指西士。然西士亦在內。厥後致仕歸家。路過杭州。主楊廷筠家。得與西士相遇。與艾儒略談論教理。深為悅服。因延艾司鐸偕往閩省傳教。（其詳見下。）天啟初向高仍為首輔。沈漼雖入閣。志不得逞。加之。沈漼交通內監魏忠賢。舉辦內操。朝論惡之。通鑑斥為小人。比之宋朝奸相蔡京。既而彈劾沈漼者。相繼而起。舉朝譁然。葉向高復以為言。謂不斥逐沈漼。不足以服衆論。沈漼遂不自安。怏怏而去。歸家逾年卒。為時論所鄙。

教仇末路

沈漼既去。南京教難又平。西洋教士源源而來。其尤著名者。有湯

光啓爲相

若望羅亞谷鄧玉函利類思皆先後至中國。徐光啓於沈漼去位之年，奉召起復，初授禮部侍郎，後歷禮部尙書，官秩尊崇，爲教衆所依恃。崇禎五年，補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通稱曰宰相，俗稱曰閣老。光啓奉天主教，國人皆知，由是教仇有所嚴憚，教務因愈暢行。李之藻則自萬曆朝，即補太僕寺卿，天啓初年，轉補光祿寺卿。二人志同道合，均熱心保教，每以西士在內地行教，未奉明文爲憂。蓋無明文准許，則傳教內地，有如犯私，驅逐之禍，時時堪虞。會欽天監官推算日月食，屢屢錯誤，或當食不食，或不當食而食，或不合預算之時刻分秒。皇上怪之，將加嚴譴，諭禮部曰，監官推算日月食，不合刻數，天文重事，錯誤如此，卿等傳諭伊等，姑恕一次，以後要細心推算，務合天象，如再錯誤，重治不饒，此諭。光啓

薦西士
修曆

與之藻乃乘機進言曰。本朝欽天監。惟依舊法推算。舊法疎闊。元朝時。已屢屢錯誤。無怪今日之失驗。惟西法精密。悉合天象。曆試不爽。昔年天學臣利瑪竇。最稱博洽。其學未傳。遽嬰疾棄世。至今士論惜之。今尙有其徒侶鄧玉函龍華民等。居住賜宇。精通曆法天文。宜及時召用。飭令修改。 皇上覽奏。當即照准。命徐光啟爲監督。李之藻佐之。設局於宣武門內。天主堂東。首善書院。署曰曆局。又徵西洋教士湯若望羅雅谷。偕同鄧玉函龍華民譯書修曆。並製天文儀器。從此教士寄居京師。奉有明文。其他散居各省之傳教士。亦得所庇蔭。中國開教之基。乃愈鞏固。

楊廷筠
去世

時楊廷筠。已去世三年矣。當沈㴶仇教時。天主若故留廷筠在世。安慰流離失所之西士。招徠而安集之。若慈父母焉。及教難平息。

李之藻去世

徐光啟李之藻又皆大用。足爲泰西孤旅所依恃。天主遂召廷筠去世矣。天主殆欲酬其熱心保教之功也。廷筠去世之前一年。又自捐鉅貲。建聖堂一座。鳩工庀材。皆自己親身督理。大工甫竣。而廷筠疾篤。若謂夙願已償。可以瞑目逝矣。世非長居之鄉也。遂敬領臨終聖事而卒。壽七十一歲。計自領洗後。已十五年矣。有子二人。長子加祿先廷筠去世。次子若望。奉教熱心。堪稱象賢之子。杭州紳宦。咸重廷筠之爲人。謂其道德高尚。足爲邦人所矜式。因公同商議。舉入鄉賢祠。以詔後人。此天啟七年十二月事也。

廷筠去世後三年。李之藻亦去世。臨終時。執徐光啟手。諄諄以教務囑託曰。我死矣。蒙天主大恩。得進教識主。死亦何憾。惟司鐸遠西孤蹤。願君竭力保護之。我大罪人。不堪當此責任也。旣而復領

終傳聖體。泰然長逝。時崇禎三年十一月一號。諸聖瞻禮日也。去世前四年。在杭州捐貲另建一堂。適値諸聖瞻禮日竣工。舉行頭臺彌撒。浙省開教。之藻實爲首倡至其協助西士繙譯教中經書。與科學諸籍爲數甚夥。且多是自己刊行不費西士分文。其熱心好義如此。啓德照（初名謝務祿）於一六三十年。卽之藻去世之年。寄書於西洋。曰。聖教入中國。已三十餘載。經書之譯成印行者。大小不下五十餘種。其中未經李公之藻筆削者。恐不能一二覯也。云云。然則今日中國通行之日課諸經文。文理調暢。全國一致。推厥原始。皆李公之藻之賜也。

崇禎五年。徐光啟入閣。明史謂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入閣。年已老。正値周延儒溫體仁二人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所說當

是實情。光啟見遼東盡失，清兵節節進取，愈逼愈緊，請旨遣人至澳門召募西洋兵來助戰，或可轉危為安。業蒙皇上允准，曾遣龍華民畢方濟兩司鐸銜命前往葡國軍商各界，聞此消息，莫不感悅，當即籌捐鉅款，募兵四百名，帶大炮十尊，整隊前來。孰知甫抵江西南昌，即被人從中作梗，不令前行，謂此舉危險，恐於中國不利，皇上惑於異論，未能乾綱獨斷，遂收回前命，令西兵折回。光啟一腔報國熱情，竟不得展。由今思之，殊屬可惜。向使此策得行，明祚未必即亡。其實彼疑忌西人，從中作梗者，亦無別策救亡，坐令明帝孤立，以至不可收拾，可概也已。惟有可喜者一事，方德望等五位司鐸，得隨隊入中國，葡國武弁公撒的西勞，先已抵北京，帶有大炮數尊，洋兵數十，賴光啟竭力維持，未遭驅逐，武弁乃奉命

西兵之忠勇

至甯遠。涿州等處助戰。屢次退敵。戰功卓著。繼又奉命至山東登州。脅助孫元化防邊。卻敵數次。亦大得力。後因身先士卒。舍身赴敵。亡於陣。西兵之陣亡者及半。隨隊之陸若漢司鐸。亦受重傷。洋兵忠勇性成。可見一斑。孫元化奏請撫䘏。已亡之武弁等。乃得賜官諭祭。陸司鐸亦蒙優旨褒嘉。遣官送回澳門調養。及聞去世又賜塋地殯葬。

孫元化任登萊巡撫。鎮守山東邊疆。敵兵不敢來犯。惟麾下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三人皆遼東產。時遼東已失。三人漸懷異志。而元化不知也。崇禎四年冬。元化遣有德等率兵救大凌城。行至吳橋。會天連日大雪。軍餉缺乏。遂反。還兵大掠。攻陷臨邑商河等五六州縣。孫元化聞變大駭。急遣參將張燾。率兵往禦。張燾兵敗退。

登州遂陷。元化與燾同被執。孔有德等泣請元化與燾投降大清。以保富貴。元化與燾同在聖教。誓死盡忠。不敢貳心。且責有德等叛逆之罪。有德等知不可撓。縱之歸。去。朝廷不念元化數年坐鎮之功。屢次卻敵。而責其部下譁變之罪。遂革元化職。下獄論死。徐光啟以變起倉猝。原非元化所能逆料。其情不無可原。邀周延儒聯名上疏救之。竟不可得。元化與燾同日見殺。猶幸死之前。得見湯若望司鐸。領教中聖事。　按張燾聖名彌格爾。爲李之藻門人。與之藻同受洗於利瑪竇之手。久歷戎行。以功陞參將。天啟時。曾捐鉅貲。赴澳門購西洋大炮四門。其忠勇有足多者。此次與主將孫元化。因孔有德等之變。無辜受累。當時西士莫不寃之。　元化既見殺。嘉定教務。大受影響。從此總堂之設。亦即撤銷。計自立堂

以來。僅十一二年。教友約四百名。

徐光啓雖作宰相。位極人臣。而自奉儉約。有如寒士。室廣僅丈。一榻無帷。几書筆硯之外。無他長物。冬不爐。夏不扇。終日搦管著作。無片刻暇。伺候之人。惟一老僕。守門傳語而已。至其敬主熱心。更非尋常所可及。居第之旁。闢一便門。與聖堂相通。以便與西士時常往來。且可隨意進堂祈禱拜聖體。每日雞鳴即起。先行默想神功。望彌撒。然後回署辦公。若得領聖體。輔彌撒。則尤以為榮幸。平日不斷苦工。若守大齋。著苦衣。鞭扑自責。皆常行之事。嚴齋期內。行之尤勤。其敬愛司鐸。視如耶穌之代表。尤有足稱者。羅如望司鐸去世之信至。光啓服孝一年。謂人曰。某受洗於羅神父手。是眞吾神靈之父也。禮宜盡孝。以報厚恩。天啓元年。一六二一。金尼閣

光啟病歿

朝見教宗回。帶有教宗頒賜之宗徒降福。光啟朝服朝冠。跪聆教宗恩命。凡此皆信心之發越也。其奉教之虔誠。可爲後世法矣。

崇禎六年八月。光啟病。再三上疏辭職。皇上不准。溫語慰留。一再賞假。囑令安心調理。又屢次遣太監問疾。遣御醫診脈。賞賚甚厚。光啟自知病重難痊。因將任內各事。交代清楚。所有已經譯竣之曆書。七十四卷呈於皇上。疏稱。湯若望。羅雅谷。奉旨修曆。勤愼將事。不無微勞足錄。請交部議敘。又薦山東布政司李天經(聖名伯多祿。)謂其通曉曆法。可以代臣管理曆局事務。云云。所求二事。均蒙俞允。　光啟從此不談世事。專意預備善終。默契天主神工無間。連次告解領主。熱愛之誠。達於面目。在京之三司鐸。輪班守候。不離左右。延至十月初七。泰然長逝。皇上聞訃。輟朝一日。以示哀

湯若望之寵遇

悼。追贈太子太保。給諭文定。遣官諭祭。發給治喪銀兩。 明史載。御史以徐光啟居官淸廉。蓋棺之日。囊無餘貲。請優卹。以媿世之貪墨者。然則光啟之爲人。光明磊落。迥超流俗。可想見矣。

光啟既去世。中國教友如失怙恃。莫不痛惜相告曰。徐閣老去世。誰復作我聖教干城。然在天大父保護我中國。尙在襁褓之教會。無微不至。使湯若望適當此時。蒙皇上特達之知。寵眷日隆。崇禎七年。命若望將窺天各種儀器。移置於宮廷禁地。築臺陳設。許若望隨便出入。時値午候。卽賜若望在內廷用膳。每當測驗日月食之際。皇上亦步臨觀看。皆與若望所預報者符合。歷試不爽。而欽天監依舊法推算。則常錯誤。由是皇上屬意西法。廢舊更新。廟謨已定。 乃舊監官懼失祿位。大起恐慌。上疏詆若望所講之天主

畢方濟

教道。大悖堯舜周孔之道。雖曆法精純。亦何足取。云云。又賄託內臣。在帝前力詆西士。說西士種種不善。久之。帝心若有所動。一日遣軍校突至天主堂。將所譯教中書籍。不下數十種。盡數搜去。交部臣逐一詳查。據實奏報。數日後。部臣覆奏。謂勘得教中各書。皆勸善戒惡之言。尙無悖理之處。云云。上又親加核閱。所見亦同。乃諭監官曰。爾等推測疎謬。未加嚴譴。已屬萬幸。何得挾私傾陷。更端求勝。着傳旨申斥。然崇禎帝雖屬意西法。終因舊監官多方反對。內臣又左右之。未能乾綱獨斷。毅然實行。

時中國不靖。內有流賊之擾亂。外有滿清之侵陵。庫藏空虛。戰多不利。所最需要者。軍械與餉款耳。數年前。畢方濟司鐸奉召進京。聽候任用。至是上疏。條陳救國之策。一。開礦以裕軍需。二。通商以

奉旨鑄炮

官海利。三。購西銃以資戰守。四。明歷以昭大統。所言皆救時要政。乃明季君臣。諸事因循。竟不能用。以底於亡。惜哉。（畢方濟奏疏見正教奉褒。）崇禎帝不能用畢方濟之策。側聞湯若望不惟精通天文。且長於製造。即令鑄炮製械。亦無不可。於是飭兵部傳旨。令若望監造軍用大炮。若望以素所未習。上疏固辭。不允。始勉強奉命。先鑄鋼炮二十尊。帝派大臣驗放。驗得精堅利用。有裨戎行。奏聞之後。又詔。再鑄五百尊。內有重一萬二千斤。裝藥二十八斤者。炮彈及遠。觸無不摧。帝心大悅。傳旨褒獎。因若望守素學道。無心世榮。降旨優給田房。以資傳教應用。適是時羅雅谷去世。又賜銀二千兩。名為殯葬費。實亦獎若望之功。既而又賜匾額一方。上書欽褒天學。四大金字。命大臣齎送天主堂懸掛。一路鼓樂相隨。司鐸等則盛禮迎

欽褒天學

化行宮禁

迓闔城聞見聞傳遠邇。大足爲聖教之榮。蓋天學二字。係當時天主教之別名。或稱天教。或稱天學。故利瑪竇之天主實義書。初稱天學實義。此匾額頒自朝廷。是如明降諭旨。准教士在內地傳教。人民可隨意信奉。利瑪竇與奉教大員。費多年心力所未得者。湯若望一舉而獲之。教士教友。莫不喜出望外。各省教堂。遂皆懸此匾額。不一二月。徧於全國矣。此崇禎十一年事也。西曆紀元一六三八。

湯若望。羅雅谷。龍華民。司鐸三人。自崇禎初年。卽蒙皇上准許。可隨意出入禁中。與太監等。時常往來。因得乘機與言聖教道理。邱永修士。華人。長於詞令。爲若望等隨价。又常左右之。漸漸化行禁中。太監龐天壽。湯樂德等。倡首奉教。由十人漸增至四十人。諸人

奉教後。品端表正。有逾昔時。德行所感。嬪妃宮女亦多進教者。禁中安治聖堂兩所。一爲太監。一爲宮女。湯若望等屢次在內舉行彌撒。施行聖事。計自崇禎初。十餘年來。禁中信主領洗者。有五百四十人之多。此皆當日神父所記載。當非虛語。　按羅天壽聖名亞基樓。卽桂王永曆時。司禮太監。勸太后太子等奉教者。見後。

然湯若望心猶未滿。必欲勸得皇上奉教。通國欽崇。心始愉快。會西洋巴維耶國君。以耶穌行蹟。精繪一册。又用蠟質。裝塑耶穌聖嬰。與三王來朝像。寄至中國。囑若望進呈皇上。以爲開教之一助。塑像與繪像。皆精妙絶倫。眉目逼肖。栩栩欲活。見者莫不稱奇。若望將圖中聖蹟。譯以華文。註於册上。崇禎十三年十一月。趨朝進呈。當蒙皇上賞收。將册像陳列几上。凝眸細觀。嘖嘖稱善不置。又

勸崇禎奉教疏

召諸王后妃來觀將冊像事蹟。為之指示講解。王后諸人。即謙恭下拜。已而命將冊像供奉殿廷。若望乃乘機上書。闡明天主造世宰世。及降凡救世之理。力勸皇上奉教。其書如左。

上畧 竊維天主者。天上眞主也。主天亦主地。主神人亦主萬物。猶國家之有帝王。罔所不統。理無二上。不容齊耦。勢在必從。不容疑貳者也。試觀普世之人。莫不畏天敬天。蓋天非蒼蒼上覆之天。天上有眞主焉。人心對之自然加肅。不敢戲渝。比之臣民。望九重而叩。叩九重內之聖明。非徒叩也。且天主者。為自立神體。不著形聲。大智全能造化萬有。而常宰制之。更於萬有之中。加愛人類。故當創造初人之時。賦以良心正理。而人各有受生之初。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所謂性教也。以故趨善避惡。不應

而知凡遇忠孝大節。舉仰慕之若渴。凡遇奸宄巨慝。舉疾惡之若仇。如有疾痛。則呼父母。有寃抑患難。則呼天。人窮反本。於茲益著。豈非秉彝同然哉。獨惜世風日下。人欲橫流。人生其間。漸淪昏罔。而性教不足以勝之。於是天主大發仁慈。戢隱眞威。同人出代。而不著形聲天主之體。降寓形聲人體之中。在世凡三十有三載。闡揚大道。普救羣生。而恩施至此已極。救世功畢。亭午升天。遺有經典七十三册。古經四十六 新經二十七。幷命宗徒等。布教萬國。凡遵其教者。必與上升。以享眞福。蓋天主至公。無善不報。此又比之人主。論功行賞。輕重大小。並及靡遺者然。從此宗徒等。奔走四方。廣行教法。以後。代有好修樂道之士。上順主命。下重人靈。相繼傳宣。以迄今日。即臣等輕棄家鄉。觀光上國。意實爲

毀棄佛像

此。不敢隱也。總之天主正道。與釋道等教殊趨。以昭事天地眞主爲宗旨。以尊人仁孝忠良爲本分。以悔過遷善爲入門。以生死大事有備無患爲究竟。王者用以治國。則俗樸風醇。人心和協。君子奉之修身。則存順歿寧。永遠吉祥。誠普世之人。所當共務欽崇。以符造物之本旨。以一人生之歸向者也。臣故不揣荒陋。敢因進書而陳其大略如此。伏維聖明垂察焉。

崇禎帝。因左右侍從不乏奉教之人。業已習聞其說。玆又閱若望章奏。頗爲心動。雖未能毅然信從。而於聖教之眞正。異端之無根。固已灼有所見。通鑑謂。帝以國家多難。日夜憂勞。常默告上帝。戴罪省愆。云云。此處所說上帝。必指天上眞主無疑。又有一事可証。若望上書後。適有以軍餉乏絕告急者。皇上毫不遲疑。即命將宮

中累年供奉之金銀佛像。不知凡幾。盡數搗毀。以充軍餉。倘非確知神佛虛誕。安能不恤人言堅決若此。此事遠近閧傳。僉謂。崇禎帝業已棄絕異端。或將奉天主教。亦未可知。此雖揣測之詞。於教會之推行。則大有裨益。一時風聲所感。奉教者日增月盛。據當時西士所記載。崇禎末年。教傳十三省。當時全國止十五省。惟雲貴未傳到。教友約十五六萬。內有大官十四員。進士十名。舉人十一名。秀才生監以數百計。聖教固不以文人信奉為榮。人無智愚貴賤。同此靈魂。自天主視之。原無彼此之分。然藉此可以覘當時風氣。明季學者。大都無已成之見。亦未惑先入之言。故多能澄心觀理。考求真道者。此等識超流俗。不泥俗見之人。求之今日已不多覯。

艾儒略

明季來華西士。其尤著名者。利瑪竇後。有艾儒略。高一志。方德望。畢方濟龍華民諸人。茲略記其行迹如左。若利湯諸公。事詳本書內。不另立傳。

艾儒略義大利人。萬曆三十九年入中國。爲楊廷筠聖學神師。於中學。則奉廷筠爲師。在杭州同居數年。彼此大有進益。天啟四年。葉相國致仕歸里。路過杭州。主廷筠家。因得與艾公遇。與之語。深爲敬服。邀往福建傳教。艾公久懷此願。正苦無機會。聞葉公言。遂欣然偕往。先在福州傳教。由葉公介紹。所與往來者。皆一方名流。一日在相國家。與曹觀察辨道。曹素佞佛。深於佛學。艾公據理闢駁名言至理。娓娓動聽。相國與在座諸人。莫不擊節稱賞。艾公歸而次其問答。爲三山論學紀。行世。葉公歷相三朝。爲有明一代名

臣。卒後。得謚文忠。家人多奉教者。其長孫奉教尤虔。曾捐鉅款。助艾公在福州建大堂一座。一時文人學士。多向化者。省城教化既行。艾公乃至別郡傳教。不數年。福建八郡。周流殆徧。每至一城。必先拜謁地方官。艾公雅善晉接。而道貌德容。又迥超凡俗。見其人。聞其言。無不傾心敬愛。咸以西來孔子稱之。故化人最多。每年授洗約八九百人。

惟崇禎十年。略起風波。緣彼時荷蘭商人。與葡人爭遠東通商利權。初欲奪取葡人所佔之澳門。不得。繼又佔踞彭湖島。築有炮壘。爲久居計。此事大惹中國官民之憤嫉。思所以抵禦之策。乃同時又有西洋教士。自菲律濱來者。伊等不諳中國風俗。異服異言。貿然入內地傳教。華人皂白不分。謠言大起。謂教士與外洋海盜。聲

氣相通。將大不利於中國。福州臬憲早疑其事。遂出告示。驅逐外洋教士。不准寄居內地。並嚴禁華人奉教。曉諭全省軍民人等。一體遵照毋違。艾公無奈。只得暫且躲避。所有各處聖堂。十六七座。概遭封禁。沒收入官。教友亦多被難者。或受板責。或枷號示衆。或鎖押監中。甚有監斃者一名。艾公致書於所善各官力辯其誣。奉教學士。亦作書立論。發明聖教道理。謂教士以傳道爲職。與彼商人求利者。異途殊趨。絕不相謀。久之。人心漸明。風波遂息。會皇上所賜湯若望欽褒天學之匾。發到福建。一時仇教官吏頓改初心。變疑忌爲敬憚。速將沒收之聖堂。一律奉還。艾公乃乘機巡閱各會堂。安慰教衆。官民歡迎。視昔有加。聖教又復廣揚。 建甯邑侯左公與奉教三舉人。李九標等。籌資建堂。規模宏敞。工既竣。欣然

謂艾公曰。吾儒之事上帝也。知尊而不知親。今聞聖教道理。乃知天主爲吾人之大父母。斯尊親至矣。乃名其堂曰尊親堂。

艾神父在福建傳教。先後二十三年。共建大堂二十二座。小堂不計。授洗一萬餘人。勤勞聿著可稱此省之宗徒。隆武以後。干戈雲擾。道路梗阻。乃避居延平堂內。延至順治六年。即永曆三年。四月初一。忽覺不豫。是日早在張令公夏詹家。猶奉彌撒講道若平日。訓勉教衆。肫切逾恒。至夜。病勢略重。不能成眠。乃伏几靜坐。注視耶穌苦像。呼聖名不止。黎明泰然長逝。何大化司鐸。聞訃赶至。與艾公羣弟子。葬艾公於福州北關外十字山。教外人以艾公爲西來孔子。而教友則以艾公爲聖人。故歿後追思不已。作傳行世。以垂永久。題曰艾思及先生行蹟。思及艾公字也。又錄其平日訓言。

高一志

韓霖

別爲一書。顏曰。口鐸日抄。

高一志原名王豐肅。遭沈漼之難。乃變姓名如上。復入山西傳教。先立堂於絳州。絳州有名孝廉韓霖者。字雨公。初在北京與徐光啟善。因得聞道受洗。聖名多默。歸家後邀高公至絳勸其親戚族黨。同奉教焉。兄名雲。字景伯。聖名末達爾。弟名霞。字九光。聖名伯多祿。二人亦孝廉。且皆熱心敬主。非同泛泛。又有段袞字九章者。亦在北京奉教。聖名斯德望。歸家後。勸其親族。與其婿明宗室王爺某同沾聖化。段袞爲絳州巨紳。既富且貴。與弟段襲。段扆。皆熱心教友。爲教內外所仰望。曾捐鉅欵。建聖堂一所。比鄰不戒於火。致被延燒。段君處此。並不怨尤。怡然曰。是堂湫隘。不足當吾主聖心。詢可建宏敞者。於是鳩工庀材。另創一所。較前加麗焉。雖耗鉅

韓相國

授洗八千

貲會無悋色。見口鐸日抄。高一志大德不凡。熱心傳道。又得韓君段君左右之力。教遂大開。初年即授洗二百餘名。內有舉貢生員八十名之多。絳州剌史雷公。與高司鐸善。亦被感化。各處張貼示諭。表章聖教道理。勸所屬百姓。悉奉泰西高公所傳之教。此諭載正教奉傳由是鄉下各村莊。風氣亦開。蒲州有名宰相韓爌。字象雲者。在京居官年久。與徐光啟湯若望等熟識。習聞聖教道理。深知真正。向慕已非一日。時方致仕歸里。遂遣人邀高司鐸來蒲州開教。爲時不久。教化大行。宰相家亦多領洗者。高公雖年近七旬。眉鬚皓白如銀。而顏色頳潤若童子。每至一城。即延請一方名儒學士。相與講學論道。高公學問博洽。深通中國經書。而又亹亹善談。言之懇摯。聞其論者。鮮不心折。以故在山西傳教十五年。授洗八千之多。

內有功名中人。二三百。立堂五十餘所。崇禎七年以後。山西連年荒旱。疫癘流行。又繼之李自成之亂。山西首當其衝。受禍最烈。當此時也。高公偕二三同會士。奔走往來。施行聖事。到處撫慰被難教衆。大顯愛主愛人之德。據當時記載。授洗病危小兒之多。直不可以數紀。又立育嬰堂。收養孤兒三百餘名。所需經費。皆由高公一人募集。而募自奉教紳宦者居多。崇禎十三年三月。高公積勞成疾。一病不起。卒時。壽七十四歲。韓霖兄弟經營喪事。獻地五畝。爲高公及後來教士窀穸之所。環以牆垣。以昭鄭重。殯葬之日。士紳大集。蒲州韓相國。亦遣代表與禮。是日執紼送葬者。以數百計。頗極一時之盛。然此後三四年間。山西各教堂。遭闖賊之亂。多被焚毀。崇禎十六年。萬密克司鐸。在蒲州正與韓相國之長公子伯

萬密克

多祿與工建堂。被闖賊攻破。遂遇害焉。按萬司鐸邃於天文曆算之學。頗備補湯若望之缺者。此次無端遇害。大為同人所痛惜。又韓相國之奉教長孫韓承宣。為山東歷城縣令。為清兵攻破。亦遇害。

方德望

高一志在山西開教。勤勞聿著。可稱此省之宗徒。而與高公齊名並稱。堪稱為陝西宗徒者。則有方公德望。方公法蘭西人。崇禎三年入中國。初在山西幫同高公傳教。三四年後。奉長命至陝西。補湯若望金尼閣兩司鐸遺缺。擔任陝中教務。

王徵

先是天啟年間。陝西有進士名王徵者。服官京曹。聞道信主。洗名斐理伯。王徵奉教熱心。為當時西士所稱許。及丁母憂回家。與京官蔣姓大員之公子蔣保祿。邀湯若望等至陝西開教。崇禎三年。湯公奉召進京修

教化之盛

曆。金公亦已他調。西安雖已立堂。教務終未大興。及崇禎七年。方公奉命入陝。有韓姓官。（疑是段姓之誤）聖名斯德望。幫助方公傳教。教務日有起色。初立堂於漢中。漸推及他城。崇禎十一二年。在西安。授洗新進教人。一千六百四十名。內有明宗室秦王存樞。及其眷屬。他處可以類推。其時陝省雖遭李闖之亂。居民流離失所。而教務興隆。如潮如湧。二十年後。教傳十五城。授洗至二萬四千之多。方公之存神過化。可想而知。惜。其傳教事實。失於記載。多不可考。然其盛德之名。譽歷久不墜。迄今近三百年。人猶稱道不置。絳州韓霖。與閩省張賡。爲當時教中偉人。與方公同時。方公去世不久。二人作聖教信證一書。詳記自聖方濟各沙勿略至清初。各西洋司鐸來中國傳教者之姓氏履歷。及歿後墓所。而於方公名下。則記曰。

奇人奇行

生平有盛德。多行靈迹。韓霖絳州人。密邇陝省。見聞必確。至方公所行何靈迹。則史多未詳。據父老傳說。如除虎患。却蝗災。愈病驅魔等事。是其靈迹之尤著者。外教者亦驚爲奇人。故方公去世不久。立廟祀之。稱其廟曰。方爺廟。或方公祠。亦稱方土地。中塑方公像。隆準長髯。身著白衣。如其生時。凡此皆足證方公在生時。道德功行。必有大過人者。相傳。方公日間勤勞施教。至夜則專精默禱。泣求天主早開世世迷。又恒苦鞭自責。至于流血。一六五九年春。適在漢中府。蒙主默啟。自知終期不遠。屢向教友示意。至耶穌升天瞻禮日。猶安然舉行彌撒。氣度從容。一如平時。彌撒畢。端跪祭臺前。謝聖體。大發熱愛。仰天求主而亡。壽六十一歲。衆見其棄世之奇也。多爲感化。冷淡者變爲熱心。外教者亦多歸正。殯葬之日。士

去世之奇

畢方濟

民雲集。咸欲一表敬慕之誠。乃葬於漢河之濱。漢河固常氾濫。爲一方巨患。自方公葬後。河雖潰決。水至墓卽止。至今教內外。拜墓求恩者。猶時有所聞。多得所求而去云。

按陝西倡首奉教偉人。爲王徵。與蔣姓某大員。王徵字葵心。又字良甫。涇陽縣人。天啟二年進士。奉教後。自號了一道人。名其所建聖堂曰。崇一堂。蓋表其信仰惟一眞神。欽崇惟一天主也。厥後。以納妾故。被神父棄絕。除名教籍。王徵旋悟己非。屏妾異居。痛悔求赦。其悔罪書。載在其所著崇一堂日記中。情詞懇摯。出于至誠。後累官至布政司。崇禎十六年十月。西安爲流賊攻破。遂遇害焉。（事見通鑑）

畢方濟字今梁。義大利人。萬曆末年入中國。爲人豁達雅善晉接。

而又品行高潔。丰采宜人。久爲識者所敬慕。初傳教於京畿。化人不少。後至南京傳教。其時南京甫遭沈潅之難。士大夫對於聖教。尙多懷疑。懼被牽連。不敢與西士接洽。時城內奉教者。槪皆貧民小戶。且爲數無多。聖堂爲沈潅拆毀。迄未重修。畢公初到南都。以奉禮部命。察驗日月食爲名。拜謁彼中士大夫。往來晉接。爲日旣久。猜嫌盡釋。相傳。無論何聖教大仇。一交畢司鐸。聆其言論。覩其德光。無不被其感化。疑忌盡釋。不久。變疑忌爲敬愛。莫不以交畢公爲樂。畢公乃乘機傳道。不久。教又大興。上流人物。亦多進教者。且皆極熱心。彼等起意。自願籌款建堂。此議一倡。官紳士庶。莫不踴躍捐助。乃建堂兩所。一在城外。附近設教士塋地。地名雨花臺。一在城內。去西門不遠。時稱漢西門。一切經費。皆教友擔負。而城

河南開教

內之堂。較沈淮所毀之堂。尤形壯麗。不數年。教傳江南八城。在松江等處。授洗秀士三十五人。在淮安授洗職官三員。士子二十七人。平民以數千計。他城大略相同。崇禎八九年。赴忠宣公瞿式耜之召。至常熟傳教。初年授洗三百餘人。多係縉紳巨族。常熟下鄉聞風歸化者亦不少。多改廟宇。或家中祠堂。爲天主堂。瞿式耜之尊翁汝說公。前在南京任禮部尚書。時已致仕歸里。亦傾心奉教焉。

厥後。畢司鐸以水土不服。將往山西傳教。路過開封。爲官紳挽留。居數月。奉教者日衆。羣捐巨貲建堂一所。從此豫省亦聞福音。時福王常洵適在開封。常洵爲萬曆愛子。受封洛陽。富貴無與比。聞畢方濟名。亦不時召見。大顯敬慕。後畢公因江南教務殷繁。又回南京。與鄂國光司鐸分任江蘇教務。所轄教友已達十萬之

譜。此明季江南教務情形也。開封自畢公去後。一切教務。改由費樂德司鐸接管。畢公晚年事迹見後。

龍華民

龍華民義大利人。貴族出身。自幼棄俗修道。萬歷二十五年入中國。初傳教於南省。熱心毅力。化人獨多。前已提及。不再贅。萬曆三十八年。遵利瑪竇臨終遺命。爲中國傳教士之領袖。有統轄全國教務之責。從此居北京之日多。然龍司鐸熱心救人靈魂。雖重任在身。猶屢屢在近畿一帶。下鄉傳教。崇禎四年。奉旨與湯若望等修治曆法。徐光啟爲監督。雖曆務殷繁。而以一身擔任京城內外

山東開教

教務。講勸不稍輟。且每年至少一次。遠至山東開教。迨年逾八十。眉鬚皓白。而精神不稍衰。馳驅往來若壯歲。情殷救世。雖苦亦甘。至崇禎末年。外患日亟。人心皇皇。龍司鐸以八十二三歲老翁。猶

青州王

冒險至山東傳教。一次巡行鄉里。授洗三百人。又一次授洗五百人。皆先年曾經聞道。信主有素者。濟南與泰安兩府。均已立堂。又一年。正値冬令。冰天雪地。寒氣侵人。龍司鐸又來傳教。不料。途中遇盜。所帶行裝川資。悉被劫掠。僅以身免。一時舉目無親。殊形狼狽。但天主眷顧其忠僕。往往出人意外。龍公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忽有受封青州之宗室王某。遣人來訪。適與相遇。因邀至青州王府。慇懃款接。恍若至交。 先是青州王某。素性好道。初求道於釋道兩教。研究久之。終覺未愜。乃棄而學馬合默之回教。喜其所講天地萬物惟一眞主之理。而心猶未安。至是聞龍司鐸名。延至府中。相見甚歡。殷殷叩求教理。質疑問難。累月不倦。又召集回教名人。與龍公辯論。環聽之人。皆一方碩彥。辨論既久。優劣自分。宗室

王悉心諦聽。道理愈明。信仰愈切。遂與學士數人。傾心奉教。王洗名保祿。繼又化其家人。悉歸正教。側室媵妾。全被屏絕。又出鉅款。建聖堂一所。一時民間多被化者。龍公方且自喜。深感天主玉成之恩。乃不久。清朝定鼎。王及於難。青州教務。大受影響。　龍公後事見下。

江南興盛

徐驥熱心

明末著名之西士。固不止此。特限於篇幅。不能盡敘。其時教傳十三省。而教務最盛者。首推江南。徐光啟提倡於先。其子徐驥聖名雅各伯提倡於後。士民觀感興起。奉教者所在多有。計江南一省。領洗信教者。不下十萬有餘。得中國奉教者三分之二。徐驥字龍與。爲光啟獨子。昔有人勸光啟置側室。以廣胤嗣。光啟堅守主誡。不爲所搖。天主降福之。徐驥得五子四女。胤嗣因以繁衍。徐驥得

湖廣開教

四川開教 利類思

恩蔭。爲中書舍人。濟於仕進。居家善教子女。幫助潘國光建堂傳教。歿後。郡人以其好善可風。足爲鄉里矜式。舉入鄉賢祠。

他若福建浙江山西陝西等省。教務雖不及江南之盛。有世家大族爲之提倡。均有蓬蓬勃勃之勢。惟廣東江西等省。開教雖早。終未大興。崇禎十年。何大化神父。因某奉教大員之請。至湖廣開教未及二年。立堂於武昌。授洗三百餘人。乃不久。遭流賊之亂。聖堂被毀。教友散亡。何神父又回福建。

崇禎十三年。利類思神父至四川開教。時利神父已入中國三年。初在江南傳教。二年後。進京助修曆法。在京與大員劉宇亮相識。劉宇亮崇禎十年做宰相。是四川綿竹縣人。雖未奉教。却信服聖教道理。極欽慕泰西修士。至是請利神父至四川開教。派妥人護

送。又致書於四川各官。以利神父相託。利神父初到四川。即主劉宰相家。在劉宰相家八個月。所與往來者。多名公巨紳。利神父與言聖教道理。爲時不久。即有信向者。未及一年。授洗三十人。內有明宗室王某。聖名伯多祿。又有閣姓武官聖名多默。皆信教熱心。利神父先在成都立堂。以後愈傳愈廣。附近各城。均有教友。保甯與重慶。教友更多。利神父因一人難以獨理。又請了安文思神父來。分任傳教事務。乃不久。流賊李自成與張獻忠相繼入四川境。大肆殺掠。教友多遇害者。兩神父九死一生。竟從萬險中脫出。

李自成
闖王

李自成陝西米脂縣人。幼牧羊。長充驛夫。好勇鬬很。橫行鄉里。崇禎初年。陝西連歲饑荒。民無所得食。聚衆作亂。奉高迎祥爲首。到處焚殺刼掠。李自成遂往從之。及高迎祥死。衆推自成爲首。號曰

開河灌城

費樂德遇害

闖王自成頗饒心計。饑民從之者。約二十餘萬。與官軍打仗。屢次獲勝。十餘年後。山西河南各城邑。多爲所陷。崇禎十四年冬。大集羣匪。圍攻開封。開封城垣堅厚。李自成圍攻十個月不下。官軍隔河紮營。在河北岸。畏賊勢盛。亦不敢挑戰。既而河南巡撫高名衡。與總兵陳永福。議決河灌賊。但恐開封受害。擬在城西北十七里。朱家寨口。掘堤放水。不料其謀不密。爲李自成偵知。李自成喜曰。不等你開河灌我。我先開河灌你。遂移營高阜。驅難民數萬。開河灌城。河水由北門入。從東南門出。洪波巨浪。奔聲如雷。城中七八十萬人。房倒屋塌。蕩然無存。居民得逃生者。不及二萬。餘盡葬魚腹。時費樂德神父在開封傳教。因不忍離棄教友。亦及於難。臨終之前。爲教友解非。善言慰勉。容色怡然。了無懼意。教友得逃者。僅

自成僭號

二人。城中舊有之古教寺。亦遭毁滅。明時古教稱一賜樂業教。一賜樂業者。依撒厄爾之異譯也。

李自成既陷開封。率其衆二三十萬。南去。連破南陽。汝甯。襄陽各名城。打敗官軍數次。次年冬。攻破潼關。進陷西安府。有所向無敵之勢。自成初無大志。所得城邑。輒焚毁棄去。居民慘遭殺戮。至是始有爭天下之心。以西安爲漢唐故都。聲名文物甲天下。又有山河百二。踞天下之形勝。可立開國之基業。遂僭位稱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此崇禎十七年正月事也。二月自成率兵北上。要奪大明江山。在甯武關。與官兵交綏一次。死一萬數千人。僅僅得勝。從此自成頗有戒心。欲率衆歸西安。俟他年再圖進取。乃未敢行。鎮守大同等處之明將。奉表來降。自成大喜。遂與諸將謀。引兵進逼

北京失守崇禎殉難

吳三桂邀請兵討賊

清朝定鼎

居庸關。守關之明將唐通。亦不戰而降。從此到北京。道路開通。如入無人之境。三月十八。自成進兵圍北京。太監曹化淳開門迎降。崇禎帝望見烽火徹天。不勝驚惶。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登煤山。投繯而死。壽三十六歲。李自成氈笠縹衣。乘馬入承天門。登皇極殿。下令。百官三日朝見。儼然做了奉天承運的天子。

明將吳三桂。方奉詔入援。行至山海關。聞北京已失。皇上殉難。其父吳襄亦被殺。不勝憤恨。誓欲殺此逆賊。爲君父報仇。但因賊勢甚盛。深恐衆寡不敵。遂邀清兵協力進討。 李自成聞信。了無懼意。親統大軍。前來迎戰。遇於山海關內。大戰良久。李自成不支。率兵奔還北京。自忖不能久守。又棄北京西去。謀歸西安。吳三桂報仇心切。率兵追李自成西去。滿清乃乘時順勢。在北京正了位號。

明尚未亡

卽以是年爲順治元年。時順治皇上纔八歲。以其叔父睿親王多爾袞爲攝政王。主張軍國大事。然當時明朝尚未盡亡。南中諸臣史可法等。聞崇禎皇上死。不知太子下落。卽奉福王朱由崧。稱帝於南京。改元弘光。次年五月。南京失守。弘光遇害。唐王朱聿鍵又稱帝於福建。改元隆武。甫及二年。淸兵大至。隆武殉難。大學士瞿式耜等。卽奉桂王朱由榔。稱帝於肇慶。改元永曆。永曆皇上在位十五年。大江以南。數省之地。猶隸版圖。惟末後數年。日見削奪。漸無駐足之地。凡此三四朝。皆明宗室近支。雖偏安一隅。總是正統。一息尚存。未爲滅亡。乃淸史左袒本朝。卽以崇禎十七年。爲順治元年。殊欠平允。然是非在人心。久後自有定論也。

當李自成肆擾中國北境時。別有一黨悍賊。肆擾中國腹地。其首

張獻忠稱帝

利類思安文思

爲張獻忠。初與李自成合。旣而分離。各統衆二三十萬。工力悉敵。獻忠殘酷尤甚。殺人無算。湖廣名城。多爲所毁。崇禎十七年。入四川境。所至殘破。八月。攻破成都。遣諸將分屠各州縣。奄有全蜀之地。遂僭位號。國號大西。建元大順。置六部九卿等官。以吳姓教友。爲禮部尚書。開科取士。及士子大集。則悉數殺之。筆硯成邱。將卒以殺人多寡敍功。成都被殺男女。約十四五萬。川中人迹殆盡。方獻忠將近成都時。利類思安文思。兩神父正避亂於綿竹縣。劉相國家。後爲獻忠兵所獲。送至成都。成都天主堂。已爲亂兵所毁。教友死者過半。獻忠命兩神父製造天文儀器。繙譯曆書。初年款待尙好。乃性好疑忌。喜怒無常。屢欲置兩神父於死地。兩神父心懷惴惴。日備善終。一日。上書於獻忠。謂曆理深奧。臣等學識淺陋。求

准在澳門。延訪精通天文之人。並搜求各種儀器。云云。獻忠疑其欲逃也。指神父隨侍之六七教友爲主謀之人。執而殺之。又欲處兩神父以極刑。未及動手。忽報清兵大至。獻忠不信。單騎出探。時大霧四塞。咫尺莫辨。行至鹽亭縣界。遇清兵遊騎。中箭而死。其黨不下三十萬。以統帥無人。皆敗逃而散。所奇者兩神父在成都遭此大亂。猶能傳教救人。授洗至一百五十之多。內有某大員。舉家三十二口。同日受洗。及獻忠敗死。兩神父爲清兵所獲。清兵元帥肅親王豪格。詢知兩神父與湯若望爲友。遂委人送至北京。

李自成
與西士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卷五　自崇禎末至永曆末

所有自北京失守。懷宗殉難。迄永曆終。凡關於教會之事實。謹照西史所載。撮紀其大略如下。

方李自成破北京時。湯若望龍華民兩司鐸適在北京。湯日爾曼人。自崇禎初年。即奉召修曆。十餘年來。未嘗離任他去。龍義大利人。年已八十餘歲。擔任北京教務。勤勞講勸。精神不稍衰。自成初入京。頗多騷擾。縱兵焚掠。火發四起。一城之內。紛如亂麻。兩司鐸所駐堂宇。三次被燒。三次撲滅。附近之左右鄰居。廟宇。舖戶。則皆焚燬無遺。

李自成蓋已知西士之爲人。對于西士。頗能優待。去年攻破西安。方正位號。嚴禁部下擾及教堂。待郭納爵。梅允調兩司鐸。禮遇獨隆。所有亂兵掠取教

堂之物。一律飭令退還。此次進京伊始。雖有示威舉動。迨知教堂所在。即出諭保護教堂。張貼聖堂門首。嚴禁軍民人等。毋得侵犯。湯若望之名。李自成與其左右近侍。蓋久已耳熟。故三日後。即蒙召見。諭令仍前供職。爲國宣勞。云云。觀此。自成雖出身無賴。如果克葆大位。傳之子孫。亦不難博聖天子之名譽。使後世稱爲創業垂統之聖祖。蓋成則聖神文武。敗則叛臣賊子。歷史所載。已成慣例。此達觀之士。所以恒歎世俗無眞是非也。乃不久。自成敗逃。謀歸西安。或勸兩司鐸隨自成西去。兩司鐸。因不知清兵進京後。待外國人如何。一時頗費躊躇。不知計將安出。彼此計議久之。始決意未去。爲禍爲福。一聽上主安排。及淸朝定鼎。待教士恩遇更隆。實爲初意所不及。深感天主眷佑於無極也。

清兵入京

湯若望上書

清兵初入北京。亦多騷擾。賴湯司鐸竭力維持。周旋其間。教堂未遭大害。乃無何。攝政王發下號令。飭凡寓居內城人士。限三日內。一律遷移外城。不准逗遛。內城專駐旗人。毋得相雜。然天主堂適在內城。照飭諭所言。是亦在必遷之例。湯司鐸大窘。乃上書於攝政王。歷陳遷移爲難之實情。其書如左。

竊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東來。不婚不宦。以昭事上主。闡發天主聖教爲本。勸人忠君孝親。貞廉守法爲務。臣自構天主堂一所。朝夕虔修。祈求普佑。作賓於京。已有年所。曾奉前朝故帝令。修治曆法。著有曆書多帙。付工鐫板。尚未完竣。而板片已堆積纍纍。此外有堂中供像禮器。傳教所用經典。修曆應用書籍。幷測量天象各種儀器。其數甚夥。若欲一併遷于外城。不但三

日限內。不能悉數搬運。且必難免損壞。其測量儀器。由西洋帶來者居多。倘一損傷。修整既非容易。購辦又非可隨時寄來。特此瀝情具摺。懇請皇上。恩賜臣與同伴諸遠臣。仍居原寓。照舊虔修。云云。

奉旨居住內城

右摺繕就。湯若望親自趨朝呈上。當蒙攝政王接收。詢問良久。囑令暫回寓所。明日再來領旨。次日係順治元年。五月十二。湯若望遵諭前往。攝政王多爾袞和顏禮待。付給清字上諭一道。言所求業蒙允准。可安居天主堂。照舊供職。此諭可貼在天主堂門首。嚴禁軍民人等。入內滋擾。湯若望領旨謝恩。欣然回寓。見有旗兵多人。正在堂中嬉遊。遂出上諭令看。衆旗兵遂俯首無言。紛紛退去。從此教堂安靜。一如平時。

始蒙委

湯若望在明朝。崇禎年間。雖曰奉旨修曆。設有曆局。譯有曆書。不下一百餘卷。不過爲欽天監衙門帮忙。並未任欽天監職務。且監官懼失祿位。妒忌湯若望才能。多方沮抑之。雖明知西法精密。偏棄置不用。專用從前舊法。若望及佐若望譯書之徐光啟。李天經等。亦無如之何也。崇禎帝雖心知其非。時當亂世。國步艱難。亦未敢遽拂衆論。因循迄於亡國。殊爲可惜。迨清朝定鼎。以異族入主中國。不復以用外人爲嫌。攝政王多爾袞年三十許。精明果毅。訪知舊日曆法。訛舛太多。命來年曆書。依西洋新法推算。蓋謂國運方新。自宜改用新法。以應天心也。爰命湯若望進呈順治二年曆書。書上印依西洋新法五字。標明來歷。

不料。此舉大招舊監官之妒忌。怨望之情。達於顏色。一般守舊老

驗日月食

寶授欽

監天官

臣亦多附和之。惟因命出自上。祇得俯首順從。未敢顯然抗拒。無何。湯若望算得順治元年八月初一日食。明年正月十五月食。繪有圖表。詳載虧蝕時刻分秒。進呈御覽。攝政王欲折服舊監官之心。命伊等亦照樣推算。繪圖貼說。至期。派大臣登臺驗看。驗得舊法不符。獨西洋新法密合天象。不差分毫。於是舊法新法。優劣判然。可不言而自明矣。遂於是年十一月。奉上諭。欽天監監正著湯若望補充。本衙門所用人員。悉聽其自舉。欽此。　湯若望上疏辭職。歷敘東來本意。惟欲闡明天主聖教。不求世榮。懇請收回成命。云云。疏上。未蒙俞允。　然湯公雖無心世榮。轉念此事於西士在中國傳教。不無裨益。友朋輩。復以爲言。遂勉強就職。從此歷年一百五十。直至道光中葉。欽天監官。皆以西士當選。中間聖教會雖

南京弘光帝

畢方濟出使

屢遭摧殘。而教士終未絕迹於中國者。實賴此一綫之維持也。

北省順治二年。爲南省明弘光元年。　弘光帝。爲萬曆帝之孫。福王常洵之子。原名由崧。常洵死於流賊。由崧襲封福王。及北京失守。懷宗殉國。遂稱帝於南京。改元弘光。名正言順。不可謂非眞天子。弘光昔年在河南藩邸時。曾與畢方濟司鐸相識。至是遣人延訪來朝。將欲大用之。先命充作出使大臣。往澳門與葡國聯盟。商議借兵購械事。畢公以身爲修士。力辭官爵。惟出使澳門一節。願身任其勞。但求皇上事成之後。崇奉天主聖教。又在廣州城內。給地建堂。並建堂於上川島。以敬東洋宗徒聖沙勿略。所求各事。一一照准。　廣州與上川建堂之事。皆神父多年營求而未得者。畢公以片言得之。不勝欣慰。於是預備登程。前往澳門。皇上乃崇其

官銜，與以國書，作爲奉使之信證，遂帶隨員僕從數十，兵士三千，起節南下，一路地方官之歡迎，自不待言，澳門葡國總督聞信，盛陳儀仗迎迓，如迎大國欽差之禮。　孰知世途多舛，事與願違，所商各節，方將就緒，而南京失守之耗，忽爾傳到，事竟敗於垂成，弘光在位僅一年，至今思之，猶有餘慨。

隆武皇帝

明宗室諸王之在各省者，尙多，聞南京失守，弘光遇害，爭擁位號，以圖恢復，於是魯王朱以海，稱監國於紹興，據有浙江一省，唐王朱聿鍵，稱帝於福建，改元隆武，聿鍵頗英明博學多才，前於崇禎九年見國家多難，倡起義兵勤王，本是一片好心，乃格於成例，反以此得罪，廢爲庶人，罰禁高牆，一時素所親信者，多離棄之，獨畢方濟與之相善，多方慰藉，及弘光即位，得赦出高牆，南京失守時，

勅建天主堂

聿鍵正流落杭州。鄭芝龍等。即奉聿鍵入福建。繼弘光爲大明天子。是爲隆武。隆武正位之初。即延訪畢神父來朝。欲重用之。畢神父不受。惟勸隆武奉教。以邀天眷。隆武雖未能毅然信從。却出諭表章聖教。勸臣民皈依。一日覩艾儒略與葉相國長孫前所建之堂。而嫌其湫隘也。諭令改建宏壯者。謂人曰。如此湫隘。豈足爲上帝所歆格。遂發帑金。諭令重修。不數月堂工告竣。立牌坊於堂門前。大書勅建天主堂五字。又懸匾於堂上。曰。上帝臨汝。立碑記其事。時艾公尙在福建。覩當日事。深爲中國幸。以爲聖教廣揚。當不遠矣。孰知大謬不然。隆武辜負天主寵照。明知教理眞正。不欲奉教。徒以建堂勒碑之事。冀邀天主歡心。以葆世福。天主不歆。隆武二年八月。仙霞關失守。清兵既平浙江。轉入福建。如湯沃雪。如風

捲雲。所向無敵。隆武奔至汀洲。爲清兵追獲。鄭芝龍竟擁兵不救。反投降清朝其子鄭成功未降。率兵入海。

按鄭芝龍福建泉州府人。出身微賤。幼年流落澳門。遇一葡商。收爲義子。遂領洗入教。聖名尼各老。及葡商去世。芝龍繼其業。一意經商。事事仿效葡人。漸致巨富。出重貲多置戰艦。招致善戰者。練爲海軍。遂霸海上。時海中多盜。朝廷善撫芝龍。授以官職。令平海盜。芝龍踴躍効命。不久。海盜悉平。及弘光帝。在南京改元建號。封鄭芝龍爲南安伯。令率水師防守長江。芝龍遣其弟鄭鴻逵往。駐鎮江防守。及清兵來攻。鴻逵帥水師先逃。清兵遂得渡江。隆武朝。恩遇更隆。芝龍晉封侯爵。其子姪輩。皆列貴顯。乃其貪心無饜。欲令其子鄭成功。爲隆武太子。隆武不從。但賜成功以國姓而已。芝

龍由是心懷怨望。及清兵入福建。遂降于清。清責其子之不降也。在北京殺之。其子鄭成功怨清之殺其父也。常謀報復。　鄭芝龍雖幼年奉教。觀其所行。實與外教者同。聖教規誡。蓋置諸度外者久矣。特不知其臨終時回頭否也。相傳芝龍被囚時。神父嘗顧慰之。供其食用。伊遂感激回頭。至于泣下。

隆武遇害之信。傳到廣東。寓居廣東之大員。兵部尚書丁魁楚。侍郎瞿式耜等。卽奉桂王朱由榔稱帝於肇慶。改元永曆。永曆帝時年二十六歲。係萬曆帝之孫。桂王常瀛之子也。永曆帝在位十五年。奉教大員瞿式耜龐天壽焦璉等之功居多。瞿式耜聖名多默。常熟縣人。受洗於艾儒略神父之手。前任廣西巡撫。隆武朝。授兵部侍郎。永曆帝以爲宰相。龐天壽聖名亞基樓。係崇禎帝舊僕。受

怯懦太甚

洗於湯若望神父之手。崇禎殉難。逃至南京。南京失守。又逃至福建。曾奉隆武帝命。偕畢方濟出使澳門隆武死。又投歸永曆爲明盡忠。誓死不貳。永曆用爲司禮太監。多所匡救。焦璉聖名路加。南京人。前因平靖江王亨嘉之亂。（亨嘉聞南京破招集諸蠻起兵謀僭位號）擢總兵官。謀瞿式耜麾下。三人同心協力。爲國盡忠。綱鑒亦多褒語。　或謂丁魁楚亦曾進教。受洗聖名路加。永曆朝。其他進教者尙多。特姓氏未傳耳。

永曆既正位號。隆武之弟朱聿鐭。忽由福建航海至廣州。好事者即倡兄終弟及之說。奉聿鐭稱帝於廣州。改元紹武。意在與永曆爭此殘破之江山也。乃未及一月。廣州爲清兵所破。紹武自經死。永曆聞清兵破廣州。大懼。遂棄肇慶。奔梧州。又由梧州。奔桂林。以

瞿式耜留守桂林

後。遷徙無定。見險卽逃。論者謂明末國運。非不可以振興。無奈永曆怯懦太甚。雖有瞿式耜焦璉等之忠勇。亦無如之何也。瞿式耜嘗盛稱桂林形勢。請永曆堅守不去。略曰。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亦能速一日。去而不守。是拱手送人也。永曆不聽。聞清兵破平樂。乃又避入全州。瞿式耜請與焦璉留守桂林。與城相爲存亡。永曆許之。賜給上方劍。許其便宜從事。先是永曆卽位之初。遣龐天壽偕畢方濟至澳門。商議借兵事。以成前朝未竟之志。至是所議各節。一一允諾。葡國遣兵三百名。帶大炮數門。來桂林助戰。以瞿紗微爲隨隊神父。

洋兵助戰

桂林得三百洋兵助戰。大有可恃。永曆元年三月間。（卽順治四年）清軍蠭擁來攻。一望如雲。式耜卽令焦璉拒戰。槍炮齊施。再接再厲。累

初次退敵

月不懈。式耜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共苦。久雨城壞。吏士無人色。而督戰自如。故人無叛意。後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與之。不足。其妻邵氏。（聖名未詳）脫簪珥助餉。以是得士卒心。拒戰甚力。殺敵無算。清兵知不可破。收隊東去。一年未敢來犯。清人修明史。竟諱敗不提。但說。大兵東還。桂林始獲全。　式耜既退敵。遂遣焦璉出戰。巡閱廣西全省。向爲清兵佔據之城。次第收復。至是年七月。全省恢復。永曆聞報大喜。封瞿式耜臨桂伯。焦璉新興伯。式耜上書謝恩。力請永曆還桂林。永曆遲疑莫決。轉念諸臣中。惟式耜與焦璉血性忠心。爲可依靠。遂於是年十二月初五。駕還桂林。

時瞿神父尚在桂林。頗得皇上優待。每當召見時。必與言聖教道理。而龐天壽等奉教大員。又常左右之。永曆漸知教理眞正。迴非

皇家信教

異端邪說可比。特憚於物議。未敢殺然信從。若皇家諸人。如兩宮太后。與正宮皇后等。因龐天壽屢屢進言。蓋已習聞其說。深爲悅服。曾在宮中安治小堂一所。供奉耶穌聖像。朝夕瞻拜。而永曆皇上又給神父銀兩。俾另建一堂。奉教各官。莫不解囊捐助。迨堂工完竣。瞿神父在內舉行彌撒。宣講聖道。瞿式耜龐天壽等。有暇必以身立表。倡率士民。進堂與禮。一時被化者頗多。特以時際艱難。人心皇皇。未能安心受教耳。

二次退敵

永曆二年正月（順治五年）總兵官金聲桓叛清反正。以江西全省。降附於明永曆。永曆大喜。封金聲桓爲昌國公。令鎮守江西。進取南京。乃不久。清兵又來攻桂林。永曆倉猝奔南甯。留瞿式耜與焦璉獨守桂林。清兵環攻多日。仍未能勝。卒爲守城兵擊退。永曆在南

八

皇太后皇后太子俱領洗

甯聞瞿式耜無恙。爲之泣下。此是年三月事也。至四月又遇一大幸事。前破廣州之提督李成棟。不樂受總督佟養甲之節制。亦叛清內附。以廣東全省。投降於永曆。永曆封成棟惠國公。於是兩廣。兩湖。江西。雲貴。七省之地。盡入永曆版圖。儼有中國之半。是永曆朝極盛時也。當此國運昌盛時。而永曆太子適生。百祥畢集。萬姓騰歡。皇太后皇后等。由是大長信德。深感天主大恩。向瞿裨父切求領洗。瞿裨父鑒其誠。在宮中小堂內。行授洗禮。奉教官員咸與禮焉。永曆嫡母王太后。聖名赫肋納。生母馬太后。聖名瑪利亞。王皇后聖名亞納。新生太子名慈烜。永曆初不許領洗。未幾太子病危。永曆懼其死也。亦准受洗。聖名公斯當定。瞿裨父命名之意。蓋望太子將來如泰西公斯當定大皇。率臣民奉教。以再造此中國

遣使至澳門獻禮求彌撒

也。太子領洗後。病即痊愈。與太后等同時領洗者。宮中凡五十人。李成棟既以廣東降附永曆。永曆即還歸肇慶。 肇慶去澳門不遠。澳門天主堂之壯麗。與敬天主禮節之繁盛。永曆皇家諸人。蓋屢有所聞。龐天壽前偕畢方濟出使澳門。曾親見之。至是永曆承太后意。遣使至澳門求彌撒。一爲謝恩。二爲求天主眷佑皇家平安。使臣將至澳門。澳門炮臺升砲致敬。衆修士排隊迎迓。使臣至天主堂。虔恭叩拜天主。說明來意。將帶來儀物。大蟠龍銀香爐一對。爲敬天主焚香之用。鍍花銀瓶兩對。內貯珍貴香料。又鏤花銀蠟奴兩對。敬獻祭臺上。以表謝恩之忱。此外又獻三銀瓶於耶穌會會長。以表求彌撒之意。會長即定於十月三十一日。舉行大禮彌撒。使臣亦與禮焉。禮畢。澳門葡國總督。盛設筵席。欵待使臣。神

遣使至羅瑪覲見教皇

皇太后致教皇書

父均來陪宴。異常歡洽。使臣將行。總督贈火槍百枝。以佐戎行。

永曆皇太后赫肋納。雖已遣使至澳門求彌撒。心猶未足。更欲遣使至羅瑪。朝見教皇。敬求爲大明國家祈福。並求多遣教士。來中國傳教。但欲遣使。而難其人。龐天壽熱心超衆。願奉使前往。切欲一見耶穌在世之代權爲快。而太后以龐天壽年紀高邁。未使遠涉。況國事正資倚畀。亦未便離任。未許。天壽遂荐卜彌格神父自代。太后許可。卽於永曆四年冬。派卜神父充作使臣。付給國書兩通。一上教皇。一致耶穌會總統。其上教皇之書。如左。謹照錄之。

大明甯聖慈肅皇太后烈納赫肋納致諭於

因諸增爵

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皇主聖父座前竊念烈納本中

國女子忝處皇宮。惟知闔中之禮。未諳域外之教。賴有

耶穌會士瞿紗微。在我皇朝。敷揚

聖教。傳聞自外。予始知之。遂爾信心。敬領聖洗。使

皇太后瑪利亞。

中宮皇后亞納及

皇太子當定。（公斯當定）並請入教。領聖洗。叁年於茲矣。雖知瀝

血披誠。未獲涓埃答報。每思恭詣

聖父座前。親領

聖誨。慮茲遠國難臻。仰風徒切。伏乞

聖父。向

天主臺前。憐我等罪人。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更望

聖父。與聖而公一教之會代求
天主。保佑我國中興太平。俾我
大明第拾捌代帝。
太祖第拾貳世孫
主臣等悉知敬奉
眞主耶穌。更冀
聖父多送
耶穌會士廣揚
聖教。如斯諸事。俱惟憐愛。種種眷慕。非口所宣。今有
耶穌會士卜彌格知我中國事情。即令回國。致言我之差於
聖父前。彼能詳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時。即遣使官來到

聖伯多祿聖保祿臺前。致儀行禮。伏望

聖慈鑒茲愚悃。特諭。

永曆肆年十月十一日　十月上有硃印文。係甯聖慈肅皇太后寶。

此外有永曆太監龐天壽上教皇書

大明欽命總督粵閩恢剿。聯絡水陸軍務。提調漢土官兵。兼理財催餉。便宜行事。仍總督勇衛營。兼掌御馬監印司禮監。掌印太監。龐亞基樓契利斯當。膝伏

因諸增爵代

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眞主。聖父座前。竊念亞基樓。職列禁近。謬司兵戎。寡昧失學。罪過多端。昔在北都。幸遇　耶穌會士。開導愚懵。勸勉入教。恭領聖水。始知　聖教之學。蘊妙

洪深。夙夜潛修。信心崇奉。二十餘年。罔敢稍怠。獲蒙
天主保佑。報答無繇。每思躬詣　聖座。瞻禮　聖容。詎意邦家多
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願懷。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誠。爲
國難未靖。特煩　耶穌會士卜彌格。歸航泰西。代請
教皇聖父。在於　聖伯多祿聖保祿座前。兼於普天下聖教
公會。仰求
天主。慈炤保佑　大明國家。立際昇平。俾我
聖天子。乃大明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貳世孫。　主臣。欽崇
天主耶穌。則我中華之福也。當今　甯聖慈肅皇太后。聖名烈
納。　昭聖皇太后。聖名瑪利亞。　中宮皇后。聖名亞納。
皇太子。聖名當定。虔心信奉　聖教。並有諭言致　聖座前。不以

卜神父奉使赴羅瑪

宣之矣。及愚罪人。懇祈
聖父。念我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多令　耶穌會士來我中國。
教化一切士民。悔悟敬奉　聖教。不致虛度塵劫。仰徼　大
造實無窮矣。肅此佈愚悃伏惟
慈鑒不宣。

永曆肆年歲次庚寅陽月弦日書。　愼餘

另有致耶穌會總統之書。意思大略相同。茲不具錄。

卜神父不敢延遲。卽帶兩奉教隨員。起身前去。乃此行大不順利。初至澳門。不逢機會。待至一年。纔得登船西渡。至印度臥亞府。又不逢機會。改由陸路西行。經波斯西里亞等國。入地中海。二年之後。方至義大利之物尼思府。以後節節爲難。屢次被人盤詰。多方

廣州又失

留難。及至羅瑪。適值教皇因諸增爵第十新去世。追選舉之新教皇接位。已到永曆九年。新教皇名亞立山第七。卜神父經部員再三驗明。確係奉使而來。並非假冒。方纔蒙恩召見。召見時。卜神父卽奉上太后國書。及龐天壽上教皇之私書。 教皇答太后與龐天壽之書。卽由卜神父帶回中國。

卜神父奉使羅瑪。係出自兩宮太后意。永曆不願奉教。或不屑爲也。伊不依靠天主。天主安能降福之。故金聲桓與李成棟相繼敗死。江西全省。又爲清兵所奪。永曆聞清兵日逼。又棄肇慶西去。清兵遂進圍廣州。 廣州三面臨水。形勢最佳。內有澳門發來洋兵助戰。故清兵圍攻十個月不下。後因城內有奸細。約爲內應。城遂破陷。洋兵等皆由水道回澳門。清兵進城。大肆殺掠。死亡甚衆。時

魯德照
被執

魯德照神父正在城內。城破之日。或勸神父逃走澳門。神父不忍離棄聖堂。堅留不去。急著禮服。端跪祭臺前。臺上燃燭張彩。如大瞻禮日。偕教友數人祈禱。以俟天主命。少旋。淸兵洶湧入堂。將魯神父拘去。去其衣裳而縛之柱上。向神父索銀若干。不與。則難保首領。幸平南王孔有德聞之。急遣人將神父救出。領到自己寓所。豢養一個月。款待甚厚。原來孔有德爲昔年孫元化部將。孫元化爲登萊巡撫。奉教熱心。孔有德因愛主將之故。兼愛教士如此。厥後孔有德。遣魯神父至澳門與葡人商議修好事。葡國助淸助明。胸中原無成見。今淸旣願修好。葡國允許。以後不再助明。恐傷友誼。魯神父還報大淸將帥。無不感悅。從此敬愛魯神父。視昔有加。魯神父在廣州傳教。直至永曆十三年夏。抱病去世。壽七十三歲。

林本篤遇害

(啓神父先名謝務祿。遭沈淮之難。乃變姓名爲啓德照。)

廣州既破。鎭守廣州的明將杜永和。帥殘軍由海道退入瓊州。瓊州爲海南島首府。城內有天主堂。林本篤神父駐守其中。杜永和以軍餉無所出。大施征斂之術。以致民心思亂。揭竿而起。全島鼎沸。會其時鄭成功思欲佔據海南。率海軍而來。圍攻瓊州府。杜永和大困。乃商於林神父。往說鄭成功罷兵息戰。林神父前在福建傳教。與鄭氏將佐。頗有認識。毅然前往。不料甫至海岸。卽被海盜劫去。因無銀自贖。被投於海。數日後。林神父屍身浮至瓊州城下。杜永和市棺葬埋之。此一六五一年三月事也。

先是海南島。自萬曆年間。教已開傳。禮部尙書王忠銘之子。在北京受洗。聖名保祿。曾赴澳門。邀神父至海南傳教。王姓係海南巨

瞿式耜死

紳。舉家受洗。親鄰多被化者。至永曆初年。全島奉教者。以數千計。林神父之力居多。次則陸安德。卜彌格。與福建某教友。聖名瑪諾。姓氏未傳。隨林神父自福建來海南。伊雖未登神品。矢志效法宗徒。絕色守貞。摯心救人靈魂。守齋茹素。刻意苦修。到處講道化人。不憚勞瘁。去世前天主預示終期。作書與林神父訣。並預告各處教友。請爲代禱。至期端跪。手持念珠。呼耶穌瑪利亞聖名而逝。時一六四十年事也。

平南王孔有德等。旣破廣州。遂引兵西向。所至披靡。永曆皇上若雍容坐鎮。據城死守。或能連絡人心。未始不可一勝。乃以逃走爲不二法門。又由廣西逃至貴州。改安隆所爲安龍府。以致人心渙散。幾於不可收拾。瞿式耜奉命留守桂林。聞清兵將至。正預備戰

太后去世

焦璉遇害

守。而諸將趙印選等五六人。忽率兵逃去。式耜獨守空城。徒喚奈何。遂以勅印付中軍官徐高。囑令馳送永曆皇上。自己靜坐待死。及清兵入。再四勸他投降。以葆富貴。式耜義不臣二姓。遂見殺。清朝賜謚忠宣。其子聖名若望。時在常熟。未遇害。

方永曆在南甯時。王太后去世。時瞿妙微神父亦隨駕在南甯。爲皇家之本堂神父。想必與龐天壽等。侍太后疾。助其得善終也。未幾。孔有德帥清兵破潯州。明將陳邦傳邀焦璉投降。焦璉以奉教故。不敢作此不忠事。叱邦傳妄言。邦傳怒。乃設計殺之。函其首投降于清。厥後焦璉得謚烈愍。次年。邦傳爲明將李定國所執。去其皮而殺之。以正其擅殺焦璉之罪。

永曆以清兵既克潯州。南甯危殆。不可居。遂又西走至廣南府。當

瞿紗微
去世
卜彌格
自羅瑪
回

此困苦顛連之日。瞿神父去世。或云瞿神父隨駕在後。爲清兵所獲。遂遇害。龐天壽如禮葬之。未幾。卜彌格神父亦於是時自羅瑪回。然王太后赫肋納已不在人世間矣。所有教皇覆書。謹照拉丁原文譯其大意如左。

教宗亞立山第七。覆書於大明太后烈納。在基利斯督之愛女。撒祝平安。且致宗徒之降福。　接閱來書。灼見我太后。信教之誠。不能不訝異天主之慈愛。蓋此惟一眞主。天地神人萬物之大君大父。已默牖汝衷。脫離謬妄之歧徑。改入光明之坦途。俾此奇恩。允宜銘感。于無窮也。夫支那去此緲遠。恍若別一世界。乃教士不畏艱險。涉風濤。渡重洋。遠至支那。不爲名利。別無希冀。惟欲救汝等靈魂耳。凡此皆天主恩佑。願我太后中心藏之。

並以之詔誥子孫。俾信望日切。依恃日篤。守誡益密。終獲天主所許之永祉。我太后既以善表倡率于先。尙須堅持至終。更願皇子當定。將來克體斯旨。率國人悉歸正教。然世途多舛。天主全能聖意。原非吾人所能窺測。亦惟盡其在已。孜孜爲善斯已耳。所求代禱一節。自當一一照辦云云。　一六五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蓋印。右書見吉爾士中國考。一百零二頁。茲由拉丁原文。撮譯大意如上。此外另有致龐天壽書。亦拉丁文。未譯。滿朝全史有譯文。惟與原文欠吻合。

右書是否呈上永曆皇上。不得而知。龐天壽固得見之。惜朝廷上奉教人員。相繼凋謝。永曆習聞聖教道理。而漠不動念。殊無以答教皇盛情也。卜神父流落廣西。或謂折入越南。不知所終。

瞿式耜與焦璉等死後。張獻忠舊將孫可望。李定國等十數人。尙

李定國等投降永曆

龐天壽去世

擁衆七八十萬。據有貴州雲南四川等省。皆投降永曆。力圖恢復。爲國盡忠。諸將中李定國尤强。永曆七年。率兵攻桂林府。一舉而破之。清平南王孔有德奉命守桂林。城破自經而死。定國轉戰而南。廣西郡縣多爲所奪。又進兵取湖南。收復州縣不少。惟所得地。未能久守。二三年後。又爲清兵奪回。孫可望在四川情形略同。既得成都。旋又失之。勝敗相尋。輾轉無已。與清兵似不相上下。若諸將和衷共濟。國事非不可爲。乃未幾孫可望與李定國大起內訌。率兵與定國戰。可望大敗。遂投降于清。此永曆十二年九月事也。是年。龐天壽去世。年近七十矣。天壽奉教熱心。輔相永曆十二年。赤心忠肝。深爲永曆所倚賴。

李定國既敗孫可望。自以爲無他患。武備盡弛。不料未及一年。清

明朝滅亡

兵又大至。既平貴州。轉入四川。兩省之地。漸次淪陷。定國兵不能禦。奉永曆初逃至永昌府。次年。又逃至騰越廳。已到雲南邊界。一過囊木河。便是緬甸界。永曆聞清兵日逼。遂決意入緬甸。緬甸王以四舟迎之。送至緬甸京都阿瓦府。在阿瓦居住一年半。其從行之衆。一千五百餘人。半皆散失。永曆十五年十二月。順治十八年清兵深入緬甸。至阿瓦城下。緬王大懼。急將永曆與其眷屬。共二十五人。獻於軍前。明朝遂亡。次年四月。永曆在雲南畢命。其太子公斯當定。是年十五歲矣。同時遇害。馬太后瑪利亞。與皇后亞納。及他宮女數人。則送至北京。居之別宮。去欽天監衙門不遠。惟禁其出外。款待尙好。然故后等不得見神父。領聖事。頗以爲憂。幸有北京女教友。不時往來。以教理相慰藉。是亦苦中之樂也。西史所

清初教務大略情形

紀如此。或謂不然。故后等遷至北京。卽被幽禁。與外界隔絕。以至于死。

中國聖教會。遭明季之亂。虧損頗多。及清朝定鼎。南省用兵。累年不休。亦大不利於行教。計明末清初。先後二十年中。教士遇害者八九人。如蒲州之萬密克司鐸。南昌之謝天爵與梅高兩司鐸。卽梅允調董葛姓修士。均遭亂喪命。若林本篤與杜奧定兩司鐸。則被海盜刼殺。瞿紗微與卜彌格兩司鐸。則死於亂兵。嘉俾棘司鐸致命於福建福安縣。近年列真福品。已上遇害者九人。其他未遇害之教士。亦多遭險履危。困苦顛連。或逃入曠野深山。僅乃得免。若教友因亂喪亡者。直不可以數計。因而教友之數大減。各處聖堂。多被拆毀。此當日大略情形也。

統觀各省被害最烈者首推四川次則福建四川前已敘及不再贅福建自隆武滅後民人叛服不常清廷發兵征討殺人如麻有名王祈者浙江名僧也來福建倡起義兵要爲明朝復仇聚衆四五萬連下建甯邵武各郡縣殺死旗兵不少凡操北省音者多遇害魯王朱以海以王祈有功授爲總兵令鎮守建甯徐圖恢復清朝發兵平亂圍攻建甯月餘乃始拔之殺城中兵民二十餘萬王祈巷戰而死瞿西滿與穆尼各兩司鐸適在城中從萬險中逃出幸得不死然聖堂被毀什物被搶教友死者十居八九兩司鐸遂避亂於武夷山山在福建西北界重巒疊嶂人迹罕到深處有古寺三座數年前艾儒畧神父曾至其地見寺僧數十人專意清修超然物外有古隱修士之遺風因思唐時景教流行中國元時又

武夷山

陽瑪諾

有方濟各會修士。在泉州近郊立有修院。或遺風未墜。有熱心教友。來此山中。避俗隱修。久而失傳。原未可知。艾神父卽向伊等講論聖教道理。伊等聲入心通。毫不遲疑。立卽回頭。改寺爲堂。日日諷經敬主。至是兩司鐸來此避亂。見數年前回頭之僧衆。依然熱心。敬事眞主。與尋常佞佛之僧徒。迥乎不同。是眞千古佳話。絕無僅有之奇聞也。時艾儒略神父尙在。偕陽瑪諾神父避亂於延平。次年。艾神父卒。陽神父則於順治十六年。卒於杭州。壽八十六歲。生平長於著述。若輕世金書。聖經直解等書。皆出其手。至今中國聖教會猶傳誦不絕。與艾公齊名並稱。

福州兵變

順治三四年。鄭成功亦屢寇邊。曾與王祈合兵。攻陷三府一州二十七縣。幾得福建全省之半。獨攻福州。未能得手。圍困年餘不下。

然城中大飢。死亡枕藉。悲慘情形。達於極點。加之居民懷念舊朝。屢萌叛志。時淸之守城將帥。防範極嚴。稍有形迹可疑者。卽指爲奸細。提出斬之。日殺多人。至夕則堆集其屍。合與飢病而死者。舉火焚燒。至次年三月間。北方救兵大至。城始獲全。然居民百萬之衆。約死大半。教友二千。存者無幾。何大化神父適在城中。備受諸般困苦。幸滿州將帥。知其爲湯若望徒侶。與一護照。得保無恙。迨福州解嚴。卽退至連江傳教。

時鄭成功所據各郡縣。又爲淸兵漸次收復。然鄭氏恃其戰艦之多。仍不甘休。寇掠沿海州縣不止。北自遼東天津。南至漳泉潮惠。乘間擣隙。一不設備。卽遭焚掠。南北數千里。防不勝防。淸朝無海軍。不能與鄭氏爭海上權。計無所出。乃下遷民之令。令沿海居民。

下分遷
民教務
被累

一律遷徙內地。其城鎮村落。盡夷爲平地。使鄭氏掠無所掠。絕其餉源。庶幾不復爲患。此令在福建一省。更爲嚴厲。近海數十里內。居民迫於王法。棄其房舍田產。扶老携幼。流落他鄉。受害之烈。較之被鄭氏抄掠爲尤甚。因而聖教會亦大受連累。誠以濱海之地。教友素多。漳泉所屬。教堂林立。此令一行。則堂皆被毀。教友亦皆蕩析離居。多不知其下落。

聖多明
我會修
士入福
建

多明我會修士入福建內地傳教。始於此時。先是會士在呂宋。郎非律賓傳教年久。教化大行。立有大修道院。福建濱海之人。在呂宋經商貿易者。爲數不少。市舶往來。終年不絕。此項人在呂宋年久。多有被化進教者。且有棄俗修道者。如羅文藻神父。本是福建福安縣人。十六歲時。領洗進教。後在呂宋進多明我會修道。三十七歲

聖方濟各會修士

陞司鐸品。順治十二年。偕同會修士數人。來福建傳教。後陞主教尊位見下論多明我會士。明崇禎年間。卽有自呂宋搭商船來者。然祇在附近海島傳教。未嘗入內地及遷民之令下。教友紛紛內遷。會士因不忍離棄教友之故。卽伴教友。同入內地。從此會士由呂宋來福建者。源源不絕。耶穌會士。漸不復來。福建一省。自當日至今。爲多明我會修士所傳。 呂宋聖方濟各會。亦有大修院。教化之隆。與聖多明我會。不相上下。崇禎年間。亦有來者。迨淸朝順治年間。粟安當神父由福建北上。至山東濟南府駐足。是爲方濟各會士傳山東之始。康熙時。會士來者愈多。山東教務。卽由會士接管。耶穌會士漸不復至。

福建遷民之令雖已行。而鄭成功侵掠如故。順治八年。連取同安

鄭成功功敗垂成

海澄六縣之地。又攻破漳州。清兵與之戰。互有勝負。竟無如之何。越二年。成功又進兵圍攻福州。十四年。帥兵北上。取浙江之溫台二州。遣使告捷於永曆。永曆封成功爲延平郡王。乃未幾。成功兩大將黃梧施琅均投降滿清。所得之地。又爲滿清奪回。十六年。成功又大舉內犯。將取南京。連下鎭江太平寧國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江南大震。南京旦夕不保。勢若累卵。乃除夕之夜。爲梁化鳳所襲。大敗而還。

江浙兩省情形

當此亂時。聖教被波及。在所不免。然江蘇浙江等省。聖教被害。均不似福建之甚。據當時神父所記載。順治朝。各省教務大致平順。二十年中。上無仇教之官。下無仇教之民。湯若望神父在朝廷方得重用。通國教士教民。咸受庇蔭。潘國光等在江南傳教。每年授

貞女院

常熟重建聖堂

洗二三千人。南京修大堂兩座。一名救世堂。一名聖母堂。一切用欵。皆出自教友捐助。有趙姓大員之夫人。聖名儒斯大（疑即肅王豪格之妃見下）捐錢最多。南京又有貞女院一所。係從前楊廷筠之女楊依搦斯所建。依搦斯初嫁某宦家。熱心敬主。有乃父之遺風。及夫去世。專志修己淑人。在南京杭州。各立貞女院一所。仿西洋修女院之制。淸初旗兵南下。蒙天主保佑。兩處貞女院。皆得無恙。　常熟聖堂。遭亂圮毀。瞿式耜之子。瞿若望捐錢重建。較前更壯麗。教友亦日增月盛。時瞿式耜方佐永曆。力圖恢復。其子捐錢建堂。亦爲父求佑。冀邀主眷之意耳。

浙江平定亦早。順治五年秋。舉行鄉試。教友中式者四人。又有一雲南進士。在杭州聞教受洗。聖名保祿。此皆衛匡國神父所親記。

佟國器

衛神父傳教於浙省。駐杭州之時居多。清兵南下時。與統兵大員佟國器交善。國器係順治正宮皇后之從弟。康熙外祖佟圖賴之姪也。爲滿清貴戚之臣。前在北京時。已飫聞聖教道理。久爲心折。特以多寵之故。未能受洗。其夫人則先已進教。聖名亞加大。此次國器統兵南下。徧歷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各省。到處訪問神父所在。加意保護。慨捐鉅款。重修福州。贛州。吉安。建昌各聖堂。刊印聖教經書多種。作序弁其首。以廣流傳。後以戰功授浙江巡撫。駐節杭州。

杭州大堂

嫌舊堂湫隘。捐俸金若干兩。勸衛匡國神父重建宏敞者。期年堂工告竣。悉依洋式。規模之華麗。爲各省聖堂之冠。國器於公餘之暇。輒來堂中。與衛神父談道。

順治七年。衛神父奉會長命。赴羅瑪。辦公。八年後。又返中國。帶會

衛神父去世

佟國器領洗 佟國印

甘弟達

士司鐸十七人。來中國傳教。乃中途遇風濤盜賊之險。死十二人。安抵中國者。惟五人而已。 衛神父既回中國。仍在杭州傳教。三年後。病歿於杭州堂內。相傳衛神父歿後。其屍歷久不朽。數十年後。顏色紅潤。猶如生時。教友亦不蓋棺。遇大瞻禮日。則扶起之。理其鬚髮。令坐椅上。與教友同堂祈禱。時當聖教窘難。神父咸遭驅逐。教友以是爲苦中之慰。後有外教。以其爲神。而焚香禱祀之者。其屍遂變。 衛神父去世後。佟國器忽被人參劾。落職。康熙親政後。始得昭雪。晚年徙居南京。領洗進教。聖名彌額爾。其胞弟佟國印。順治中。做河南巡撫。幫助恩理格神父。在開封建堂開教。亦是聖教功臣。

當時聖教功臣中。徐光啟之孫女。甘弟達。是最著名的。甘弟達自

許纘曾

幼熱心事主。比衆不同。十六歲于歸松江許姓巨紳。與夫偕居十四年。生有子女八人。以善言德表。感化闔家領洗進教。夫亡後。益勤德修。善教子女。俱成熱心教友。長子纘曾聖名巴西畧。賦性聰敏。早年登第。成進士也順治十四年做道臺。歷官江西湖廣。四川等省。後由道臺陞補河南按察司。其母甘弟達初隨子赴任。所在帮助神父建堂開教。大爲神父所仰賴。於是江西之南昌府。湖廣之武昌府。均有其所建之堂。四川河南去家較遠。未能隨子赴任。則求神父偕往。纘曾善體母心。在四川成都。保甯重慶各府。帮助穆格我神父傳教。期年。授洗六百餘人。重慶教化尤盛。受洗者多係功名中人。及纘曾陞任河南臬臺。又請恩理格神父前往。於立堂傳教諸事。纘曾與巡撫佟國印多所帮助。是四川河南湖廣三省。闔

建堂之多

慨捐巨貲

獻大亂之後。重開聖教。皆甘弟達提倡之力也。

然甘弟達在他省建修之堂猶少。在江南本省。建修之堂尤多。除卑小房舍不計外。其高大軒豁。堪稱聖堂者。不下三十座。他省助修之堂。不知凡幾。且救濟貧乏。慷慨好施。倡捐巨貲。在松江蘇州立育嬰堂。一時好善富室。聞風感化。莫不踴躍捐助。甘弟達則派熱心教友。經理其事。總以救人靈魂爲要。康熙初年。聞散在各省傳教之神父。資斧乏絕。艱於度生。大動於心。跪耶穌苦像前。誓許竭力助之。即託暹國。光神父。與每神父寄去紋銀二百兩。當時神父共二十五員。遂成五千兩之巨數。如此慷慨。皆由愛天主之摯情所發。每日神領聖體。默想耶穌苦難。熱愛之誠。由中達外。康熙十八年秋。偶染微恙。知主命已至。獻地百畝。爲松江聖堂公產。既

甘弟達善終

順治朝各省教務情形

穆尼各奉旨傳教

而領臨終聖事而逝。壽七十三歲。訃音至羅瑪。耶穌會總統。行文天下。命會士司鐸。各獻彌撒三臺。爲甘弟達靈魂。以符會中報答恩人之舊例。

順治年間。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等省。平定亦早。汪儒望傳直隸山東。李方西等。亦傳山東。金彌格傳山西。方德望與郭納爵傳陝西。均每年授洗三四百人。或七八百人不等。獨方神父在陝西。聖德感人。授洗尤多。十餘年之後。中國教友數。較未亂以前。有增無減。至康熙初年。楊光先仇教。風波大起時。各省教友不下二十萬。當時中國十五省。惟雲南貴州。未開教耳。穆尼格神父勇毅過人。初在福建傳教。備嘗艱苦。後進北京。請旨往關東開教。旋奉順治帝批示云。關東一帶。地廣人稀。食宿諸多不便。無庸前往。中國內地

各省。准隨意往來傳教可也。欽此。穆神父既奉旨隨意往各省傳教。即出京南下。欲往雲南貴州開教。不料行至肇慶。染病去世。

附清初福州重建聖堂碑記 此堂。聖教窘難時。故作廟宇。然碑猶存。

嘗聞天載無聲。天命不已。歷代帝王。昭事克享。天人相感之際。微乎穆矣。已上大字俱指天主 溯唐貞觀九年。景教入中國。勅建大秦寺。名賢碩輔。若房玄齡。郭子儀輩。皆企向焉。迨明萬歷辛丑。泰西利氏梯航九萬里。朝貢萬國全圖。及西書七十餘部。同會諸子。在京繙譯百有餘種。明正教。繼絕學。搢紳先生。咸稱道之。大旨謂天地萬物惟有一主。一切佛法玄門。皆爲幻說。故其教以敬天地之主爲宗。以愛天主所愛之人爲務。以十誡爲規矩。以七克爲繩墨。以洗滌解悔。省察存想爲功夫。以全心全靈。愛主萬有之上。爲純德。是以

其踐履。則有向主之三德。頌祝之七求。彙錄之十二信。與撒格孟多之七蹟。並神形哀矜之十四端。此其大要也。 原夫生民獲罪無窮。天國之法。赦之不可。禍之不忍。天主聖父。乃豫許聖子降生救世。受苦贖人。而早示其兆於古聖先知。以爲之徵。迨達末之後。有女曰瑪利亞。躬備萬德。卒世童貞。天主將降生。豫擇而母之。因聖神成胎。誕生於如德亞之伯棱郡。而聖母之童貞不損。誕夜。祥光若晝。羣神護呵。空中異星忽現。八日。如天神報。命名耶穌。耶穌者。譯言救世也。旬日。爰有三王。瞻星來覲。各有所獻。如德亞王聞而忌之。聖母因懷抱耶穌。暫避厄日多。凡在世三十三年。立表垂訓。誨引世人。其間奇迹疊著。如渡海止風。指水成酒。命痿者起。聾者聽。瘖者言。瞽者視。死者復生。種種靈奇。不可勝記。信從者益衆。

時有惡黨嫉其德而欲害之耶穌曰人子顯揚之日至矣召宗徒濯足垂訓教之相愛示以受難之期已屆人子將承聖父之旨離世而逝矣夜半惡衆操戈來捕耶穌躬出迎之伯多祿揮劍斷一僕之耳耶穌遽止之曰勿爾使我不受斯難經言曷以驗乃輕捫厥耳愈之遂聽惡黨執之以去旋被鞭以堅繩壓以茨冠體無完膚痛楚備至卒乃死於十字架上蓋以是苦難告成功於天主聖父爲萬民贖無窮之罪也耶穌既終魂降於靈薄救拔古聖三日而復活留世四十日頻現於宗徒弟子因徧慰之曰我歸天國當遣聖神來加爾之德力以敷我教徧於諸國既乃停午上昇旬日徒衆羣集聖堂倏聞天響有聲俄有舌形火光現於羣衆頂上一時滿被聖神能通萬國方言出門宣講語語驚人當日信從者三

千人。迄今千六百餘年矣。所化歐羅巴三十餘國。咸知形骸可滅。靈魂常存。永福之路。長生之門。可以仰望而求。不可造次而失。故泰西諸國。惟此一教。引善戒惡。祈升天堂。免脫地獄。事主之堂。飾以重寶。極其壯觀。瞻禮之日。則輟常業。聽掌教神父。彌撒講道。以不忘救世之恩。蓋其虔哉。茲西士東渡有年。建堂傳教。幾遍宇內。今天子定鼎之初。以湯子道未。擢太常寺卿。兼司天監。治曆明時。咨諸會士。分寓四方。測度闡學。而何子德川乃復入閩。於福州省會。建堂瞻禮。余因思。中國居亞細亞洲十之一。而亞細亞又居天下五洲之一。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敬天主愛人之說。皆吾人踐修之所不能外也。而西士不憚險阻風波。來相勸勉者。豈有他哉。亦惟其教以敬天地之主爲宗。故以愛天主所愛之人爲務焉耳。爰

爲之捐貲鳩工。闢其舊基。煥其堂宇。崇奉天主耶穌。與聖母天神。永爲會士闡道之所。與閩之士大夫。暨四方昭事君子。瞻像究心焉。　部院佟諱代　提督楊諱名高　藩司周諱亮工　臬司董諱名魁　大參郝諱惟訥　學使朱諱自洙　兵使祖諱建衡及監司諸郡邑侯　諸搢紳士庶。相與落成。敬勒石而爲之記。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福建等處兼都察院都御史佟國器撰文並篆額　順治十有二年乙未夏五月望日立石

按順治十二年。卽明永曆九年。是時福建。頻遭兵燹。教務衰頹。迨平定後。有奉教大員如佟國器者。巡撫是邦。聖教又復昌行。碑文所說何子德川。指何大化司鐸。葡國人。在福建傳教。先後四十餘年。康熙十六年去世。壽七十五歲。

清初北京教史

利類思
安文思

肅王妃
儒斯大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卷六　自順治初至康熙末

至當時北京教務如何。茲略舉大概情形如下。　崇禎末季。與順治初年。北京祇有湯若望。龍華民兩司鐸。三年之後。乃又有利類思。安文思兩司鐸。先是利安兩司鐸。在四川傳教。順治三年。爲肅王豪格俘虜至京。以嘗從張獻忠受僞職。視如罪犯。在肅王府當差。雖與湯若望等。爲同會友。竟不能同居一堂。湯若望亦無如之何也。迨肅王歿後。其妃妾諸人。見兩神父品行端謹。迥超凡俗。心竊異之。又聞所講教理。源源本本。大足動聽。爲日既久。漸被感化。妃與僕婢多人。遂領洗入教。妃聖名儒斯大。從此敬愛兩神父。禮待甚優。不復以奴隸視之。准在京城各處。隨便傳教。惟不許外出

而已。兩神父亦嘗在國舅（康熙母舅）佟國綱家供職。國綱與弟國維。亦漸被感化。確知教理眞正。深信不疑。然憚於人言。不肯遽爾受洗。家中供聖母像。像前常燃燭致敬。累年不懈。此皆神父所目覩。當必可信。　兩神父在京傳教。數年之後。教友漸多。遂擇地建堂一所。名若瑟堂。與若望所建之堂。東西對峙。因名爲東堂。當時尙無北堂。若望之堂。今稱爲南堂者。則稱爲西堂。

上書謝恩

順治十二年。利安兩神父。蒙皇上賜給房宅一所。（或卽建堂之處）銀米若干。乃上書謝恩。曰。

竊臣等係西洋耶穌會士。自明季入中華。居蜀傳教。幸遇肅王携來京師。荷蒙皇上恩送禮部。及佟岡山豢養多年。皇恩高厚。感激無涯。今又蒙俯鑒遠臣孤苦。特賜銀米養贍。房屋虔修。益

龍華民
壽終

覺措躬無地。當即赴闕叩謝。竊思臣等海國遠旅。疊荷天恩。有加無已。區區微忠。涓埃莫報。所冀天者。惟廣播柔遠洪恩。令薄海內外諸國。益勵梯航之誠。共頌敬天明德。俾直省同會諸臣。共祝岡陵之盛。以永保太平於無疆。敬迓天庥而勿替耳。臣等無任感激鳴謝之至。謹此奏聞。 旋奉旨。知道了。

當利安兩神父。未來北京時。與湯若望同堂偕居者。惟龍華民一人而已。龍神父年近九旬。猶時常在聖堂。對衆講道。其熱心有足多者。一日順治帝臨幸天主堂。値未預先通知。適當龍神父在堂講道。皇上望見神父。身著白衣。手持經卷。娓娓而談。大爲驚異。蓋奇其氣度莊嚴。蒼顏鶴髮。迥超凡俗也。問其年。則奏曰。九十歲矣。乃命侍從之人。圖其形狀。攜歸內廷。順治十一年。龍神父去世。壽

湯若望

寵眷逾恆

九十六歲。皇上聞訃。遣官祭奠。並賜葬銀三百兩。厥後。每遇西士去世。多以爲例。

然蒙皇上寵眷。最優異者。是湯若望。此亦有天主深意。非偶然也。蓋當時中國聖教會。尙在幼稚時期。如新栽樹木。方始萌芽。天主故以人間寵榮。加意培養。俾其滋長昌茂。迨至根深蒂固。再以艱苦磨練之。此亦天主玉成善人之微意也。茲將湯若望蒙順治帝寵眷事實。據西史所記。略敘梗概如下。

若望自順治元年。即授欽天監監正。順治三年。以其治曆明時。創立新法。有功國朝。加太常寺卿銜。八年。誥封若望爲通議大夫。又追封若望之父母。與祖父母二品崇秩。

西史記。順治七年。若望建大功一次。爲舉朝所驚服。謂有扶乾轉

建大功一次

坤之功。緣是年十二月。攝政王多爾袞薨。皇上明年正月。十五歲。照例可以親政。而皇叔豫親王。俗稱五爺者。切欲繼其兄多爾袞之位。攝政監國。親貴大臣。各懷意見。欲求皇上親政。又恐得罪五爺。莫敢發言。後爾於皇太后。太后亦頗難之。不知計將安出。轉思湯若望爲人質直老成。素爲五爺所敬服。或能代爲轉圜。於是召若望進朝。躬令往見五爺。告以皇太后懿旨。欲令皇上親政。不復設攝政王之位。若望受此重託。頗覺爲難。深懼逢彼之怒。反致僨事。惟念太后之命難違。遂默祈天主助佑。毅然前往。五爺聞若望來謁。欣然延入。禮遇甚優。談際。慇懃向若望叩問來意。若望素性直諒。即以實告。五爺默然不語者久之。若望乃乘機力勸五爺顧全大局。勿懷異心。皇上明年十五。例可親政。百官和衷。國家之福

也。說得五爺憬然大悟。即日上朝。倡率百官。疏請皇上親政。從此人心大定。朝野翕然。

病愈之奇

又有一事。亦西史所記。當必不虛。皇太后曾取某蒙古王之女。教養宮中。將以備順治帝正宮之選。此女忽患重病。日見危篤。醫藥不能奏效。太后憂之。遣內官向若望索藥。若望答。以不諳醫理。不敢妄治。惟能代爲祈禱。望天主矜全。並有天主羔羊聖物呈上。挂於病人項間。可望病痊。使者反命。太后即照若望所言。將羔羊聖物。與病人佩帶。奇哉。次日病即霍然。不藥而愈。太后歡感無似。即日遣使厚賚若望。告以病愈之奇。並說明病者爲誰。從此敬愛若望。視昔有加。屢次頒賜銀兩。及蠟燭乳香等物。爲敬天主之用。

奉旨建堂

未幾又命若望在宣武門內隙地。改建天主堂。諭之曰。舊堂湫隘。

特甚。爲朕巡幸時所親見。實不足當天主之歆格也。所有建造經費。着由內務府。隨時供給。　迨堂工告竣。若望立碑記其事。歷敘聖教傳入中國之始末。自漢朝聖多默宗徒。至明季利瑪竇東來。一千數百年。不絕如縷。云云。此堂即今俗稱之南堂也。此碑教難時被毀。茲照西文譯其大意如左。

粵稽我天主聖教。傳行中國由來已久。漢朝有聖多默宗徒。已開其先。唐朝復有阿羅本。自大秦來。維時。法流十道。寺滿百城。可云盛矣。厥後。自元而明。代有傳人。嘉靖時。且有大聖方濟各沙勿畧之戾止。卒於廣東上川島。自萬厤庚辰利瑪竇來華。迄今又七十年矣。西士之來。前踣後起。相繼不絕。隨處振鐸音譯經傳。期於喚醒人心。歸宗返本。乃心力交瘁。至今未能盡副所

懷遯者。大清鼎興。以西士修厤功成。特飭建堂於京師宣武門內。以敬皇皇天主。而祈福祐。聖教之興。或可於此預卜也。爰立石爲記。以揚聖朝德意。云云

屢次臨幸

至順治帝如何寵愛湯若望。更有超人意外者。屢次臨幸天主堂。與若望住宅。其臨幸也。並不先傳旨通知。惟帶二三近臣。微服步行。突如其來。在天主堂。與若望笑語周旋。往往歷數小時之久。時值午刻。即命若望進便膳。若望如命進上。帝必稱美。有時若望與觀天文儀器。與天主經像。乘機進言聖教道理。久而久之。順治帝於天主造世救世諸要端。皆能通曉大義。且能背誦天主經。聖母經。一字不差。又將聖教經書數種。帶回內廷。每於幾餘之暇。把卷覽閱。由是益知教理眞正。迥非他門可比。

大臣諫阻

奉旨頻進內廷

晉秩一品

在朝諸臣。以皇上頻幸若望宅第。有褻至尊。紛紛上書諫諍。從此順治帝憚於人言。微服私幸之事始少。然其敬愛若望之心。固未嘗改也。屢次傳旨召若望進內廷。與之晤語。不拘禮節。如家人父子。異常歡洽。有所問。不呼若望名而稱之曰瑪法。按瑪法清語。猶漢言老先生也。順治八年。上詔羣臣言朝政得失。若望奏摺獨稱旨。皇太后。皇上。俱極口褒嘉。諭若望凡有敬奏。可不循常例。准隨便入內廷面陳。若望每入內廷奏事。必賜坐。令其直陳。或時值晌午日暮。即在內廷賜宴。若當教中齋期。一經若望奏明。即傳諭御膳房。止具素品。或時至夜深。即命侍衛數人。挈燈護送回堂。其寵異若望如此。其他類此之事尚多。不勝枚舉。

順治十五年。誥授湯若望光祿大夫。並賜若望祖先三代。一品封

勸皇上信教

講十誡

典現德國高勞尼府大書樓。猶存皇上勅諭。自是湯若望遂為朝廷一品大員。官銜尊崇。人皆稱賀。惟若望自幼棄俗修道。無心世榮。淡漠視之。無所動於中。惟以不能感格皇上奉教為憂。日夜泣禱於天主臺前。求賜中國皇帝進教。朝野欽崇。每當趨朝奏對。必參以聖教道理。一日。若望在內廷奏事。皇上賜坐。命講天主十誡。若望心竊喜之。默祈天主助佑。即將十誡之理。侃侃直陳。講至第六誡。毋行邪淫。言一夫一婦。匹配偕居。乃人倫之正道。天主所垂。雖帝王之尊。不能逃其範圍。二色多寵均為犯誡。皇上奮然作色。喝令停止。悻悻而出。殊形拂意。若望大懼。以為冒犯至尊。必有不測之禍。因默禱天主。預備致命。乃未幾御膳房盛設酒筵相款。遵上命也。若望遵旨用膳。後皇上復入。天顏開霽。轉怒為喜。笑謂若

方德望來京

欽崇天道之匾

通微教師之號

望曰。頃所講第六誡。嚴峻若此。朕料世界無人能守。若望聞之惻然。竊歎世間富貴之人之難於入道也。

是時方德望神父尚在。在陝西傳教。多行靈迹。化人甚多。湯若望常自慚無德。暗想方神父來京。或能以其盛德神化。感格君心。於是修書。邀方公來京一遊。不久。方公果來。然人各有心。莫能相強。天主治世。亦聽人之自由。順治帝不欲奉教。方公亦無如之何也。方公在京年餘。化人不少。而皇上終未奉教。此順治十一年事也。十六年。方神父在陝西漢中府去世。見前 順治帝雖不顧奉教。然確知教理眞正。私心嚮往。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親政之次年。御製欽崇天道匾額。命禮部尙書。與孔子六十六代孫衍聖公。行大禮。齎送天主堂內。敬謹懸挂。 次年又賜若望通玄教師美名。所給

誥諭。極口稱讚若望之爲人。其文如左。

朕維國家肇造鴻業。必以授時定曆爲急務。羲和而後。如漢洛下閎。張衡。唐李淳風。僧一行諸人。於曆法代有損益。獨於日月朔望。交會分秒之數。錯誤尙多。以致氣候刻應不驗。至於有元。郭守敬號爲精密。然經緯之度。尙未能符合天行。其後晷度。亦遂積差矣。惟爾湯若望。來自西洋。涉海八萬里。明末居京師。精於象緯。宏通曆法。維時大學士徐光啟特薦於朝。令設局修曆。一時治曆專家。如魏文奎等。推測之法。實不及爾。惟以遠人之故。多忌成功。歷十餘年。終未見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即諮爾姓名。爲朕修大淸時憲曆。迄於有成。可謂勤矣。爾又能潔身飭行。盡心乃事。董率羣官。可謂忠矣。比之古洛下閎諸人。不旣優

乎。今特錫爾嘉名。爲通玄教師。餘守職如故。俾知天生聖賢。佐治定曆。補數千年之闕略。成一代之鴻書。非偶然也。爾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傳之史册。豈不美哉。故諭（按通玄教師。與下通玄佳境。兩玄字。康熙後避諱改微字。）

順治十四年。又賜湯若望御題天主堂匾額一方。曰通玄佳境。旋又御製天主堂碑記。其文如左。

自古帝王膺承曆數。協和萬邦。所務者。敬天勤民之事。而其要莫先於治曆。定四時以成歲功。撫五辰而熙庶績。使雨暘時若。民物咸亨。道必由之。矧闢創之初。昭式九圍。貽謀奕葉。則治曆明時。固正位凝命之先務也。粤稽在昔。伏羲制干支。神農分八

節。黃帝綜六術。顓頊命二正。自時厥後。堯欽厤象。舜察璣衡。三統迭興。代有損益。見於經傳者。非不彰彰也。然其法皆不傳。若夫漢之太初。（曆名下同）唐之大衍。元之授號時。俱號近天。元厤尤爲精密。然用之既久。仍多疏而不合。蓋積歲而爲厤。積月而爲歲。積日而爲月。積分而爲日。凡物與數之成於積者。不能無差。故語有之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況天體之運行。日月星辰之升降遲速。未始有窮。而度之以一定之法。必至積久而差。差則儆而不可用。凡厤之立法雖精。而後不能無修改者。亦理勢之必然也。自漢以還。迄於元末。修改者七十餘次。至於明代。雖改元授時爲大統之名。而積分之術。實仍其舊。洎乎晚季。分至漸乖。朝野之言。僉云宜改。而西洋學者。雅善

步推。於時湯若望航海而來。理數兼暢。被薦召試。設局授粲。奈衆議紛紜。終莫能用。歲在甲申。朕仰承天眷。誕受多方。適當正位。凝命之時。首舉治曆明時之典。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臺測驗。其時刻分秒。起復方位。獨與若望豫奏者悉相符合。及乙酉孟春之望。再驗月食。亦纖毫無爽。豈非天生斯人。以待朕創制立法之用哉。朕特任以司天。造成新曆。勅名時憲。頒行遠邇。若望素習泰西之教。不婚不宦。祇承朕命。勉受卿秩。洊曆三品。特賜以通玄教師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職。都城宣武門內。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復取錫賚所儲。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經斯地。見神之儀貌。如其國人。堂牖器飾。如其國制。問其几上之書。則曰此天主教之說也。若

望入中國。已數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潔。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尙。人臣懷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賜額名曰。通玄佳境。而爲之記。銘曰。

大圜在上　周迴不已　七政之行　經緯有理　庶績百工

於焉終始　有器有法　爰觀爰紀　惟此遠臣　西國之良

測天治曆　克殫其長　敬業奉神　篤守弗忘　乃陳儀象

乃構堂皇　事神盡虔　事君盡職　凡爾疇人　永斯矜式

據西史所載。此碑原文。確係表章聖教之語。嗣經文臣改纂。盡失本來面目。湯若望存心寬厚。不願與較。又以碑文雖非。而皇上立碑之意。則是表章聖教。況碑文一則曰。守教奉神。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尙。再則曰。事神盡虔。凡爾疇人。永斯矜式。等語。尙隱

原文尤佳

南省不靖

南懷仁奉召進京

順治駕崩

寓褒嘉聖教之意。是如明降諭旨。准令傳習無異。遂遵諭勒石。立之堂前。

凡此數端。闡傳遠近。通國皆知。大有益於行教。是以順治年間。教務興隆。有月異日新之象。西士在各省傳教。均得地方官之優待。蓋皆知爲湯若望之徒侶也。惟其時。南省用兵。鄭成功握海上權。寇掠閩粵沿海地方不止。中外隔絕。西洋神父入中國內地。十分爲難。計順治年間得入中國內地者。惟南懷仁等數人而已。然非湯若望竭力運動。南神父等。亦不能來也。 卽澳門一埠。爲當時神父入中國門戶。因南省不靖。大爲朝廷所疑忌。向非若望關說。早被夷滅。 順治十七年。南懷仁奉召進京。幫同若望修治曆法。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六。皇上病危。湯若望謀進內廷。不得。上書

湯若望
七旬壽
旦
若望膝
義子一
人

求皇上領洗進教。勿悞永遠大事。旋傳出諭旨。褒美若望之忠愛。次日。駕崩。遺詔以皇二子玄曄繼承大統。命索尼。鰲拜等四人。爲輔政大臣。玄曄卽位。以明年爲康熙元年。時康熙帝纔八歲。不能親政。諸事決於四大臣。

是年四月初一。湯若望七旬壽旦。太子太師。大學士金之俊。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魏裔介。戶部侍郎太常寺卿龔鼎孳等。均稱觴上壽。所贈賀文。極口頌美若望之爲人。至擬之於聖。稱爲生知。有古大臣之風。（見正教奉褒）又是年九月。皇上賜若望義孫湯士宏。入國子監讀書。先是順治皇上以若望絕色淸修。未有子孫。其加品加級。既上推及其先代。未能下蔭其後嗣。殊屬憾事。爰命若望撫養一子。以爲受蔭之地。若望遵旨。卽以潘盡孝之子士宏爲義孫。盡孝

楊光先
倡首仇教

號爾力。當時做侍衛官。與子士宏皆熱心奉教。至是士宏蒙恩蔭入監。一時都中人士。皆歎爲自古未有之曠典。大官如禮部尙書王崇簡。兵部尙書胡世安等均登堂致賀。其賀文流傳至今。（亦見正教奉褒）已上賀文。一則曰。直陳萬世大計。爲舉朝所難言。再則曰。老成謀國。社稷實永賴焉等語。必指若望力主皇上親政。撤銷攝政王之位而言。

然若望知己相厚者雖多。而忌嫉之者亦不少。其嫉之尤甚者。則莫如回教人楊光先。光先安徽徽州府人。以欽天監一缺。累朝以來。皆係回回充當。自若望倡用西洋新法。補授欽天監。回回不得進用。大抱不平。常思傾陷。但若望在先朝聖眷方隆。無所施其伎倆。故順治十七年。光先上一奏本。參劾湯若望非中國聖人之教。

即被申斥。迨順治皇上大行之後。康熙沖齡踐祚。光先揣知輔政大臣鰲拜等。不喜西士。且鰲拜素性好疑。居心暴戾。同僚多被傾軋。光先以爲機會可乘。遂遊說於權貴之門。百方詆毀西士所傳之教。與西洋曆法。作闢邪論。毀謗聖教。刷印五千餘本。散布各處。利類思神父以謠言繁興。聖教日晦。作天學傳概書。揭明聖教道理。凡闢邪論所載謠言蜚語。逐條辨明。奉教顯宦許之漸。李祖白各作序文弁首。極言聖教道理之美善。此書印行以後。楊光先見之。如瘋似狂。積恨愈深。又作一書。名不得已。較闢邪論。誣枉尤甚。如謂天地萬物。係陰陽二氣所成。並無主宰制造。天主教謂亞當爲人類元祖。亞當西洋人。是我中國人。皆西洋人子孫矣。如此欺侮我中國。自問當得何罪。又謂西士在中國行教。無非爲謀我中

若望被誣三款

國。現在澳門屯兵不少。教士散布各省廣聚徒黨。待時而動。湯若望實爲渠魁。不可不預防也。　利類思神父又作不得已辨書。力闢其誣。然當時文人學士。已無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輩之考求眞理者。率皆人云亦云。唯唯諾諾。不敢立異。卽有一二確知教理眞實可信者。然懼人指摘。或怕得罪權貴。不敢過從。而楊光先之謗教書。反流傳日廣。朝臣多信之者。以致三四年後。與西士相善者日少。而忌嫉之者日多。康熙三年七月。楊光先受某大員唆使。上章參劾湯若望。與他西士。大罪三款。潛謀造反。一也。邪說惑衆。二也。曆法荒謬。三也。

輔政大臣接了楊光先的狀。心中暗喜。然以若望爲先朝勳臣。不欲遽准。假託愼重。延至十餘日。始下禮部會審。禮部尙書旗員某。

早爲光先賄通。决意置若望重典。然以若望名望素隆。亦不敢冒昧從事。待至是年八月。始提若望等過堂。詳細會勘。時若望適患痿痺之症。不良於行。且口舌結塞。出語爲難。南懷仁在旁代爲達詞。先審第一款。是否湯若望等。陰謀不軌。一連數日。反復究詰。毫無實據。楊光先指教友所佩之苦像聖牌。與每家粘貼之瞻禮單爲憑。恍惚難信。且西士在中國者。只二十餘人。俱生於西。而卒於東。毫無不法之舉。因將此款棄置。

又審第二款。是否所傳之教係邪教。每日提在京之四位神父過堂。連過十二堂。問官顯係聖教會仇。於信經所載諸要端。概指爲誕妄不經。神父雖再三剖析。終泥於成見。牢不可破。然每次過堂後。猶聽神父隨便回堂。照常供職。如此歷一月之久。故當時教友。抱樂觀者。皆謂風波將息矣。

二次提審

湯若望等下刑部大獄

執知待至十月間。忽傳出諭旨。催令四位神父。與奉教職官李祖白。潘盡孝等。赴禮部衙門候審。諸人卽遵命前往。及到禮部大堂。見堂官與部員多人。皆禮服禮冠。盛陳儀仗。卽知事已定案。堂官不復審訊。遂傳諭旨。喝令將諸人收監。惟湯若望。與李祖白等。因官職在身。尙未奉旨褫革。未遭拘鎖。而南懷仁等三位神父。則九鍊繫身鎖押進監。又傳諭各省督撫。飭令所屬地方官。將本區傳教之西士。盡數拏獲解京審辦。湯若望等。在禮部監禁押。將及兩月。忽又傳出諭旨。判決罪案如下。

湯若望傳天主教。邪說惑人。爲首。應革職。監候絞。其餘爲從。有官職者革職。俱應杖責四十。候充發遠方。押解出境。此案一定。刑役卽將湯若望等拘鎖。九鍊加身。押送刑部大獄。這刑部大獄。較禮

楊光先力詆西洋曆法

部監。酷虐特甚。被繫其中者。皆大盜著匪。窮兇極惡之類。每日提出斬絞者。與刑斃或病死者。不下三四十人。其殘肢碎體。血肉糢糊者。觸目皆是。湯神父年已七十四歲。白頭老翁。受此酷刑。精力愈衰。幸有京都教友。時來探望。供給所需衣食等物。不使缺乏。差堪活命。

然楊光先心猶不滿。以天主教。雖已奉旨禁絕。而西洋曆法之荒謬。尚未標明。不足絕西士進身之路。於是再三上書。說西法種種不善。時日不辨吉凶。令人莫知適從。數年前榮親王薨。（榮親王順治幼子生三月而殤。）欽天監衙門選擇殯葬時刻。大不吉利。以致累及其母。並累及先帝。相繼昇遐云云。書上。輔政大臣以楊光先所告。情節重大。

湯若望定罪肢解

命六部九卿會勘。但朝臣已惑光先先入之言。成見在胸。南懷仁雖反復辯論。格格不入耳。且朝臣概不知天文之學。亦無由別其是非。祇聽光先一面之詞。斥西法爲不可用。及提起榮親王殯葬一節。舉朝大譁。僉謂湯若望罪同弒逆。即凌遲處死。亦不足以蔽辜。其時雖有二三公正明理之大員。知若望等冤枉。亦無如衆咻何矣。於是公同定擬。若望罪應肢解。李祖白等七人。罪應斬決。妻子流徙。家產籍沒入官。西史謂當朝審時。若望與南懷仁等三位神父。均身帶九鍊。跪伏案前。如羔羊在羣狼中。別無所恃。惟默求天主矜憐。安心聽命而已。

地震之奇

然輔政大臣。猶託爲愼重。不欲遽決。待至次年四月初一。又大會朝臣。約二百員。公同定案其召集朝臣之意。蓋欲爲日後卸罪地

改肢解爲監候斬

步。可委之於大衆公議。免得皇上親政後。追議此事也。請看天主如何救了神父。眞出人意外。是日方纔議定要置神父重典。忽地大震。有聲如雷。諸人坐立不穩。驚惶散出。莫不相顧失色。呆立半晌。不知所爲。及心神稍定。又入大堂。甫經就座。地又大震一次。雖爲時不過一二秒鐘。屋宇搖盪。傾倒者不少。神父羈禁之處。牆壁亦倒。諸人倉猝出堂。莫不色沮股栗。於是衆口一詞。羣以淸獄爲請。輔政大臣猶豫莫決。是日晚。又連震二次。始請旨大赦。

次日四月初二。釋放獄囚一千二百餘名。然不及神父。是日過午四點鐘。地又大震一次。方知上天示警。原爲神父也。遂請旨開釋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三位神父。湯若望李祖白等。仍未提及。惟將肢解之極刑。改爲監候斬。而李祖白之同僚二人。因未奉教。俱

地仍震
乃釋

邀寬典。初三四五日。地又連動三次。人皆露宿。無敢在屋安眠者。太皇太后（順治母后）以天譴可畏。召輔政大臣諭之曰。湯若望爲先帝勳臣。二十年來。未嘗有失。爾輩欲置之死地。毋乃太過耶。應即開釋。以答上天示警之意。其李祖白等。可即正法。

輔政大臣領了太后面諭。即飭刑部衙門。遵照辦理。外間風傳。則謂湯若望等不日將膏斧鑕矣。故南懷仁神父急往刑部獄。爲若望等解罪。少旋。刑部令下。提若望等過堂。南懷仁即隨之去。到了堂上。有大員某。喝令諸人跪聽聖諭。言太皇太后。皇上。憐湯若望年老。着加恩開釋。潘盡孝情有可原。亦免一死。惟李祖白。宋可成。宋發。宋光顯。劉有泰五人。爲榮親王事。罪情重大。着即斬決。宣讀聖諭甫畢。即有人將湯若望鎖鍊脫去。聽其回堂。

李祖白等五人處斬

許之漸等革職

京外各省教難

別有人繫執李祖白等五人。押赴法場。五人皆奉教。爲欽天監衙門職員。而祖白則爲欽天監監副。官職尤崇。據當時神父記載。李祖白奉教極熱心。切願潔身事主。與妻異居十五年。有如兄妹。赴法場時。路過天主堂。在堂門前。伏地稽首數次。以表其信嚮之誠。及過其住宅。其妻在門首俟之。毫無戚色。正色謂之曰。君爲奉教捐軀。夫復何憾。惟願天堂相會耳。 其他奉教大員。如御史許之漸。臬臺許纘曾。撫臺佟國器等。均因奉教之故罷黜。而國器纘曾以曾捐助銀兩建修天主堂。愓光先銜之尤甚。

至京外教難如何。茲略記之如下。各省督撫。自去年十二月間。即奉旨拘拏西洋教士。解京審辦。其天主教。則永遠禁止傳習。書像付火銷毀。堂宇查封。然督撫與各地方官辦法不同。江蘇福建湖

神父多被鎖押

廣等省。地方官優待教士。不忍拘拏。惟將朝旨通知。商訂進京日期。一切憑神父作主。至期派兵護送。禮貌相將。松江府知府。且爲潘國光神父設筵餞行。潘神父紆道巡視各堂口。施行聖事。授洗百人之多。教友多來送行。含淚訣別。神父去後。聖堂屋宇。官派兵看守。未遭損壞。書像等件。亦未焚毀。教友皆安度如常。劉廸我神父在南京。亦蒙各官優待。教友照常進堂瞻禮。一如平日。惟神父去後。書房洋字書被官取出付火焚毀。爲數不少。大爲當時神父所痛惜。

若山西。陝西。山東。江西等省。神父遭遇。迥乎不同。地方官奉旨拘拏教士。辦理嚴厲。毫不寬假。金彌格等在山西。李方西等在陝西。汪儒望等在山東。聶伯多等在江西。洪度貞等在浙江。均被鎖押

監禁。備受凌虐。教友亦多被波及。如不背教。嚴刑究治。甚有致命者。此事在山西爲尤甚。若聖堂房舍。多遭抄搶拆毀。誠聖教一大難也。

解京

至各省神父解京時日。遲早亦不等。至康熙四年五月間。方始來齊。神父初到北京。個個預備致命。刀鋸鼎鑊。皆意中事。乃禮部提訊時。並不及他。惟點名記數而已。點名後卽着在東堂寄存。發給糧餉。候旨處分。此蓋初意所不及也。

三十一教士不期而遇

當時神父共三十一位。卽耶穌會二十五位。多明我會四位。方濟各會一位。有一位多明我會士。向在山東濟甯傳教。被拏時。卽病弱不堪。故甫至京卽棄世。以上諸人。半皆年齒高邁。眉鬚皓白。有在中國傳教四十餘年者。然多不相認識。散布各省傳教。亦無由

貽南懷人等西入除俱道發廣東

說面此次在東堂會合可謂不期而遇接膝談心異常歡洽不圖聖教窘難之際乃有如此大慰心之事不可謂非天主大恩食用諸費皆由國家撥給居兩月禮部請旨處置旋奉旨所有在京西士除南懷仁等四人仍留京外餘俱遣發廣東交該省總督看管

禮部奉旨後即轉咨兵部將東堂神父共二十五位由御河遣送廣東自八月起程至次年二月始到廣東總督即將神父圈禁廣州城內在老耶穌會堂寄存不准出城亦不准傳教有奉教巨紳李百銘素爲總督所信任照管神父異常出力大爲神父所倚賴當神父被圈禁時各省教務由羅文藻神父一人照料羅神父中國人不在拘拏之數故得往來自由傳教如平日計四五年中授洗二三千人北省有許謙先生會伴湯若望等下刑部獄備

受諸般苦楚。及蒙恩開放。卽在直隸山東等省。往來行教。勞績最多。爲當時神父所稱許。許謙聖名保祿。

湯若望蒙赦之後。卽歸宣武門內天主堂。今之南堂也 自覺精力日衰。杜門謝客。一心專務神功。乃未幾。又爲楊光先驅逐。不得已。遷至東堂。與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三神父藏居。東堂湫隘。不及南堂遠甚。且堂已拆毁。只存屋宇數椽而已。若望在東堂至次年聖母升天瞻禮日。平安棄世。壽七十五歲。凡在中國四十四年。爲中國開教最著名之神父。明史清史均紀及之。

楊光先既告倒了西士。奪了南堂。爲自己的住宅。又百方鑽營。補了欽天監官。不覺得意洋洋。躊躇滿志。無奈。他實不懂天文。不知曆法。但會說大話。巧言欺飾。愚弄上司而已。幸虧康熙五六七年

康熙親政

的曆。湯若望早已造就。他但依樣畫葫蘆。添上誕妄不經的吉日凶日而已。到了康熙八年。所進之曆。差錯甚多。時皇上年十五歲。業已收回大權。臨朝親政。當皇上未親政時。大權操自輔臣。太皇太后(順治母)與皇太后(康熙母)均退處無權。不能爲所欲爲。及皇上親政。大權獨操。深宮之內。乃能從容授意。行其心之所願。兩宮皇太后屢屢向皇上稱道湯若望之爲人。並稱西洋曆法之善。爲先帝所信用。二十年。無瑕可指。乃被讒人搆陷。殊屬可惜。說得康熙起了疑心。必要考查眞實。

遣近侍訪西士

康熙七年十一月聖誕瞻禮夜。東堂三神父。方纔行畢了時彌撒。忽有四人叩門求見。自稱係皇上近侍。奉旨有要事相商。神父卽開門延入內廳。四人甫就坐。卽開言問神父有通曉曆法者否。利

類思當會長。答曰。南懷仁通曉。四人因將帶來楊光先推算之曆。給與閱看。問有無錯謬之處。南懷仁就燈下細閱一過。指出錯謬多端。四人一一筆記。及檢閱畢。天已大明。遂辭神父還朝覆命。越二日。有旨傳來。着南懷仁等三神父上朝。三神父卽遵旨前去。將入朝。有人引導。至禮部大堂。見禮部尚書布顏。與欽天監人員咸在焉。

有大臣捧上諭一道。朗誦曰。曆法關係國家要務。爾等勿懷夙仇。各執己見。以己爲是。以人爲非。務當平心考察。誰是誰非。是者從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朕實有厚望焉。欽此。旋又將南懷仁在楊光先曆上。指出之錯謬。朗誦一過。問楊光先何以自解。楊光先大憤。强詞辯論。不肯任過。禮部尚書布顏等。不知天文曆學。亦

考究中西曆法優劣

無由別其是非。辯論久之。終無結果。然觀朝臣對於西洋神父。均有藹然可親之色。不似從前之仇視矣。次日。再大會朝臣。南懷仁等又奉命前往。有大臣傳 上諭曰。曆法以合天象爲主。其不合天象者。必不可用。爾等悉心察考。誰人合天象。誰人不合天象。據實奏聞。欽此。

於是命南懷仁楊光先。先測驗日影。測驗之法。豎直木於平地。木之短長。可隨意定。預測正午日影所至。 南懷仁照木之短長。計影之度數。須臾算就。預畫界限。至正午。日影所及。適到界限。不差分毫。且不惟正午之日影。無論何時之日影。均能預定。歷試不爽。而楊光先初則大言不慚。謂此事當易如反手。及臨時試驗。則又託故推辭。百方巧避。由是朝臣均鄙其爲人。 皇上又命測驗星

西法密合天象

象。火星。木星。太陰等。均次第推測。南懷仁預將觀象臺之窺天桶。安置妥當。預報某刻某星經過桶口。屆時可一望而見。皇上派滿漢大臣二十員赴觀象臺監視。果然不差。更番試驗。悉如南懷仁所預言。若合符節。而楊光先與欽天監監副吳明烜。則懵然不知也。於是諸大臣。將試驗情形。奏明皇上。候旨定奪。

楊光先革職

楊光先大窘。且憤且慚。深懼南懷仁等進用。將不利於己。於是上書力諫曰。中國之曆法。乃堯舜相傳之曆法也。皇上承堯舜之統。居堯舜之位。即當用堯舜之曆。今南懷仁等。天主教之人也。安有法堯舜之聖君。而用天主教之曆哉。且中國曆以百刻推算。西洋曆以九十六刻推算。若用西洋曆。必至短促國祚。不利子孫。臣未見其可也。云云。皇上覽奏惡其妄言。着即革職。以南懷仁補欽天

敎仇受報

監官。行下。南懷仁固辭不受。兩次上書。力辭官爵。惟願布衣終身在監効勞而已。其辭職書。反覆說明。自己自幼矢志不婚不宦。惟以學道修身爲務。一切世榮久已謝絕。務乞收回成命。云云。　旋奉旨。南懷仁着卽遵旨供職。毋庸抗辭。欽此。

時仇害聖教之大員。皆失祿位。蘇克薩哈爲四輔臣之一。仇恨聖教尤甚。一意崇信楊光先。力主置湯若望於法。於湯若望去世後之二年。被人揭告大罪二十四款。竟坐處絞。其子姪輩十餘人。同日棄市。未始非仇教之報也。　鰲拜遏必隆二人。楊光先倚如泰山者。亦於光先敗蹶之年。被削籍罷黜。旋亦伏誅。　在北京之三神父。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見教仇失勢。以爲機會可乘。上書爲湯若望雪冤。希圖平反前案。其書略曰。

三神父
爲湯若
望等訴
冤

痛類思等同鄉遠臣湯若望。來自西洋。住京三十八載。在故明時。卽奉旨修曆。恭逢我朝鼎新。荷蒙皇恩。勅修曆法二十餘載。允合天行。頒行無異。不料遭棍徒楊光先。倚恃權奸。指爲新法舛錯。將先帝數十年成法。妄行更張。幸諸王大臣。秉公考察。古法件件訛舛。而新法則無不合。蒙恩命懷仁仍推新曆。此已無庸置辨。惟是天主一教。卽詩經所說。皇矣上帝。臨上有赫。而爲萬物之宗主也。在故明萬曆年間。其著書立言。大要以敬天主。愛疇人。爲宗旨。總不外克己盡性。忠孝廉節諸大端。往往爲名公卿所敬慕。世祖章皇帝數幸堂宇。賜銀修造。御製碑文。錫若望嘉名。若係邪教。先帝聖明。豈能如此表章。乃爲光先所誣。火其書。而毀其居。揑造闢邪論。蠱惑人心。臣等亦著有不得已辨。

可質。且其並將佟國器。許之漸。許纘曾等誣告。以致爲教革職。此臣等抱不平之鳴者。一也。又光先誣若望謀反。臣等遠籍西洋。跋涉三年。歷程九萬里。在中國者。不過二十餘人。俱生於西。而卒於東。有何羽翼。足以謀國。今遭橫口誣蠛。將無辜遠人。栗安當等二十五名。押禁廣州府。不容進退。且若望等無抄沒之罪。而房屋被人居住。墳地被人侵佔。况若望爲先帝數十年勳勞藎臣。羅織擬死。使忠魂含冤。此臣等抱不平之鳴者。二也。臣等與若望俱天涯孤蹤。狐死兔悲。情難容已。今權奸敗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時。冒懇天恩俯鑒覆盆。恩賜昭雪。以表忠魂。生死銜恩。上呈。

據當時神父記載。此疏由皇上授意。緣數日前。北京三神父。蒙康

大翻前案死者優郵生者復官

光先反坐既而慘斃

照召見便殿。垂詢湯若望被誣各節。三神父即據實奏聞。皇上大有不平之色。及神父退歸寓所。即有內侍傳出密旨。令三神父上書訟冤。許以必得平反。神父即遵旨。呈上右書。皇上接閱後。命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公同詳議。遂得大翻前案。言湯若望李祖白等。被誣屬實。應照原品賜郵。給殯葬銀兩。遣官諭祭。其因奉教之故。被革職之佟國器。許之漸。許纘曾。潘盡孝等。十餘人。俱應開復原官。仍前供職。宣武門內天主堂房屋。亦應給還南懷仁等。而楊光先則因誣告反坐。情罪重大。應即處斬。妻子流徙寧古塔。王公大臣。據以奏聞。旋奉旨。着依議施行。惟念其年已老。姑免一死。着即驅逐回籍。楊光先聞命之下。羞忿交集。狼狽出京。光先由御河南下。舟行至山東德州。背生惡疽。痛劇難當。旋即慘斃。天主罰仇教

大
教化

惡人。固不獨於其身後也。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然湯若望等。雖蒙昭雪。而傳教之禁。仍未弛去。在廣州之二十五位神父。仍被禁押。北京三神父。心猶不滿。自思航海東來。原無他意。惟爲闡揚天主聖教。乃聖教被人誣衊。未得湔雪。仍然禁止傳習。徒以修治曆法之末務相託。此區區者。豈足羈縻我遠人哉。再四思維。決意上書辭職。此意爲皇上探知。遣國舅佟國綱慰留。據說皇上本欲弛傳教之禁。奈朝臣反對者多。皇上尙在沖齡。國家新造。未便乾綱獨斷。重拂輿情。君等且忍以待之。久後自能如願也。三神父聞言。方纔勉強就職。既知皇上無仇教意。就在北京大行教化。兩堂東堂。大加修葺。日日在內獻祭講道。教友登堂瞻禮。往來無阻。朝臣揣知上意。亦不深究。皇太后與佟國綱。且獻銀兩。

開釋廣州神父准各歸本堂

爲敬天主之用。是年。北京三神父。授洗三千之多。

逾年。北京三神父。再疏求弛傳教之禁。並求開釋廣州二十五位神父。仍格於部議。未蒙俞允。然皇上頗不以部議爲然。而又不敢竟與反對。待至是年（康熙九年）十二月間。忽降諭旨。開釋廣州二十五教士。准其各歸本堂。惟天主教。止許洋人照常奉行。不准中國人入教。亦不准再添立教堂。其二十五人中。有通曉曆法者。着欽取來京。帮同南懷仁修治曆法。皇上此諭。是明明不敢反對部議。故開釋之命雖下。而禁教之令如故。作此調停之說。以博兩造之歡。其用心亦良苦矣。北京三神父接到諭旨之後。即趨朝謝恩。皇上溫語慰勞。頗形得意。然後取筆親書奉旨歸堂四大字。囑令分送廣州二十五位神父。

三神父奉召進京

殯葬盛禮

在廣州禁押之神父。既奉旨各歸本堂。地方官莫不優禮相待。卽素抱仇教主義者。亦皆前倨後恭。各省封禁之堂。一律交還。被人拆毀者。皆令賠修。教士教友。均有再生之樂。惟二十五位神父中。五六年來。已死四人。歸堂之初。又死二人。生存者。僅餘十九人而已。幸廣東總督金光祖。素與神父相善。准隨便令澳門神父。頂冒死者姓名。入中國內地。時有多明我會修士閔明我者。因病出缺。耶穌會神父格理瑪弟。卽頂替其姓名。來廣州寄居。自稱閔明我。厥後以通曉天文曆法知名。奉召與恩理格徐日昇兩神父。一同進京修曆。蓋不知閔明我是其頂冒之名也。

自是二十餘年中。雖未開傳教之禁。而皇上待教士優厚。聖教頗得暢行。康熙十六年。安文思卒。皇上給殯葬銀兩。遣官送至塋地。

表章聖教

南懷仁効忠於國

而南懷仁則照聖教典禮。盛陳儀仗。派人高舉十字聖架。及聖母天神各聖像。肅隊前導。執聖教長旛鞭聯者數十人。外有提爐五對。捧爐五對。衆教友則皆禮服禮冠。手持聖燭。按班徐行。誦經之聲。一路不絕。不圖聖教遭禁時。京師輦轂之下。乃有如此盛禮。誠超人意外之奇聞也。數年後利類思卒。所行殯禮。亦頗隆盛。有過之。無不及者。　康熙十四年。皇上兩次臨幸天主堂。命侍衛大臣趙昌等。在堂叩拜天主。回朝後。御題萬有真原匾額。命懸挂天主堂內。又命摹寫若干分。送各省天主堂。一體敬挂。別有御題敬天二字之匾。亦命懸挂。且標明敬天卽敬天主。免人誤會。凡此表章聖教之舉。通國聞知。致使禁教之令。幾同紙上空文。

南懷仁等蒙恩感激。思圖報效。於修曆諸事。異常盡心。獨運巧思。

製造觀象臺。各種窺天儀器。精工合用。至今歐人見之者。猶稱羨不置。故南懷仁在歐洲。亦極有名。又作永年曆書。共三十二卷。預推至二千年。至今欽天監。猶依用其書。

康熙十二年。吳三桂據雲南貴州反。國號周。改元昭武。十三年。耿精忠據福建反。十四年。尚之信據廣東反。朝廷震懼。天下騷然。南懷仁乃講求鑄炮之法。連造數百尊。大小不等。皇上率王公大臣。親臨砲場。監觀試放。南懷仁於試放之先。在製造局內。設祭臺。供天主像。著司鐸品服。虔誠祈禱。行祝聖禮。後經再三試放。驗得堅固靈捷。堪作行軍利器。皇上大悅。當即脫下御服貂裘。賜給南懷仁。大加褒獎。遂命發往軍前助戰。大收衝鋒破敵之功。至今論平三藩之亂者。多歸功於南懷仁之大勳。非溢美也。

敘功陞官

前因南懷仁天文儀器告成。敘功加太常寺卿銜。又因康熙永年曆成。加通政使司通政使銜。及鑄礮功成。又陞工部右侍郎。官職愈崇。若欽天監官職。南懷仁初力辭不受。迨康熙十四年。皇上始不准固辭。再三上書未允。不得已。勉强受官。以後凡加銜加級。南懷仁必上書力辭。情詞懇摯。出於至誠。聲明自己身爲修士。不婚不宦。惟以澹泊修己爲務。東來本意。無非爲闡揚聖教。勸人敬事天主。云云。然南懷仁等在朝居官。實有天主深意。緣當時聖教傳行中國。立足未穩。朝野上下。嫉忌者尙多。其不敢遽與聖教爲難者。以有南懷仁等在朝居官。聖眷方隆。無隙可乘故也。

康熙從南懷仁講求西學

康熙皇上自二十歲至三十歲。刻意講求西學。孜孜不倦。命南懷仁徐日昇閔明我三神父。輪班進講。殆無虛日。每日至二三小時

康熙南巡優禮教士

各省傳教情形

之久。久之。於格致窮理之學。及天文地理。測算音律等科。均能通曉大義。神父於講學之際。常涉及聖教道理。皇上亦常垂詢。故於天主造世救世諸要端。亦頗能窺其底蘊。且與神父相習日久。深知神父之爲人。皆志行高潔。忠信誠慤。迥超凡庸。故愛敬西士。有加無已。每年夏間。避暑塞外。必帶西士同往。使朝夕不離左右。其所親信之太監。亦奉聖教。名依納爵。姓字未詳。

康熙二十三年。三藩之亂。漸次削平。臺灣鄭氏亦滅。海宇澄清。國家無事。皇上乃出京南巡。每至一城。必問天主堂所在。遣侍衛大臣。到堂叩拜天主。又召見住堂之神父。各有賞賚。隆情厚誼。至今猶傳爲盛事。厥後。又南巡兩次。對於各堂神父。恩遇之隆。有增無減。

故當時各省教務。日有起色。每年增添教友。約一萬上下。

教士三人同胞同志同葬

北京自利類思去世後有蘇霖神父接續傳教世家巨族與覺羅宗室亦有奉教者南京則有佟國器與夫人亞加大奉教虔誠堪爲衆人表率紳宦被化者多有其人揚州有胡姓宦舉家七十餘口奉教捐巨資建堂一座陸安德神父前在海南島後在廣東佛山傳教二年之中授洗六千之多穆迪我神父在湖廣傳教先後二十年授洗亦夥襄陽府太守江方濟各奉教熱心幫助神父開教不久授洗五六百穆神父去世後與胞兄穆尼各胞弟穆格我合葬於武昌三人皆耶穌會士同胞同志而又同葬亦奇聞也當時最可惜者神父太少不敷分發四川山西陝西河南等省十餘年來竟無一神父至境他省神父寥寥十數人或老病衰朽或一人而獨任一省教務方苦應接不暇萬難分身他往西洋神父來

葡國無理取鬧

者無多。尙不足補死者之缺。以致四川陝西等省。教務衰落。令人有今昔之慨。

南懷仁在京供職。兼當會長重任。有督率會士傳教之責。覩當日情形。不勝憂慮。因上書於羅瑪傳教聖部。備道情由。請速遣教士來華。傳教部接閱南懷仁書。訪知法國巴黎府。有新立外方傳教會。會士志在遠方行教。堪當其選。卽簡會士巴錄璲授主教。使帶同會司鐸多名。來遠東傳教。並授以綜理中國教務之權。不料此舉大招葡國妬嫉。葡人以歷年來。帮助東洋開教。得有保護東洋教務之特權。凡簡放主教遣發教士。俱應由葡國主持。他人不得妄干。於是百方阻止巴主教履任。似此無理取鬧。傳教部亦無如之何也。巴主教直待至二十年後。方得由越南潛入福建。將以福

羅神父陸任主教

州爲主教久駐之地。孰知登岸不久。旋卽病歿。然二十年中。巴主教成立外方傳教會。又在越南暹羅等處傳教。勞績甚多。至今會士在四川。雲。貴。兩廣。奉天。六省之地傳教。皆巴主教開其端也。

教皇以中國教化旣行。不可無主教統攝。卽以羅文藻神父陞補。羅神父福建福安縣人。爲多明我會修士。傳教已三十餘年。熱心救人靈魂。頗著聲譽。然陞補之命雖下。而受聖之禮。久不得行。待至康熙二十四年。方得在澳門受聖。時年已七十有餘。精力就衰。而熱心傳教。猶如壯時。徧歷各省。施行聖事。八年後。在南京棄世。於任內應辦各事。措置裕如。不可謂不稱尊位。　羅主教在日。以西洋神父爲數太少。簡選中國教友若干名。擇其品學出衆者。授以神權。使幫助傳教。亦行權之道也。此項人員。其尤著名者。有吳

吳歷

劉蘊德

法王遣教士五員

歷號漁山。臣家出身。以詩畫著名。妻亡後。棄俗入耶穌會。及登神品。年已五十七歲。然盡心傳教。歷三十年。始終不懈。　又有劉蘊德。官至欽天監監副。後看破世俗。去官修道。年六十。登司鐸品。在江南傳教。數年去世。

時法國皇上爲路易類思第十四。聞中國皇上喜好西學。南懷仁等神父四五人。在朝供職。均蒙優待。即在本國揀選博學多才之神父五人。打發他們到中國。憑中國皇上量才器使。此五位神父領着護照。即乘法國官船揚帆東來。旣抵暹羅。因權葡人中道攔截。改搭中國商船。繞澳門而過。逕赴浙江甯波海口登岸。浙江巡撫金鋐懼干處分。即據實奏聞朝廷。請旨處斷。當時在朝諸臣。忌西士者尙多。謂宜驅逐回國。不令登岸。而南懷仁則謂五人皆精通

引見　法國保護遠東教務權始此　南懷仁病歿

天文曆數之學。係法蘭西國王所遣。力求皇上簡用。康熙力排羣議。聽南懷仁的話。諭令金鉉馳送五人來京。聽候簡用。不得留難。此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事也。五人奉旨進京。方喜素願得遂。不料。行至半途。忽接南懷仁去世訃音。不勝浩歎。進京後。由徐日昇帶領引見。皇上溫語慰勞。極形忻悅。次日傳出諭旨。留張誠白進二名。在京供職。餘三人聽其隨便在中國傳教。此法國公家遣發教士。並保護中國教務之緣起也。巴黎傳教會士。亦於此時相繼而來。從此四川兩廣等省。乃得重聞福音。不似從前之向隅矣。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懷仁病歿。壽六十六歲。當南神父臥病時。皇上屢次遣侍衛存問。遣太醫診視。靡繫異常。及聞溘逝。不勝惋惜。給謚勤敏。發帑營葬。遣大官諭祭。御製碑文。褒嘉南懷仁

之功。其詳情如左。

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遣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席爾達。率本部官十員。至南懷仁墓所致祭。其文曰。

皇帝諭祭欽天監。治理曆法。加工部右侍郎。又加二級。諡勤敏。南懷仁之靈。 朕維設官分職。授時端重靈臺。振旅治兵。利器爰儲武庫。惟專心以蒞事。斯運巧而成能。無忝厥官。宜膺殊典。爾南懷仁。遠來海表。久掌星官。學擅觀天。克驗四時之序。識通治曆。能符七政之占。非惟推步無差。抑且藝能兼備。鑄爲軍器。較舊式而呈奇。用以火攻。佐中興而制勝。恪恭不怠。奉職惟勤。術數咸精。造思獨敏。方疏榮於蒼佩。乃奄息於黃壚。念夙夜之成勞。良深軫悼。稽儀文於舊典。特示褒崇。嗚呼。既賜以金。禮倍

隆於存歿。載錫之謚。名永播於遐荒。爾靈有知。尚其歆享。

又有御製碑文詞曰。

朕維古者立太史之官。守典奉法。所以考天行而定歲紀也。苟稱厥職司。授時之典。實嘉賴之。況克殫藝能。有資軍國。則生膺榮秩。歿示褒崇。豈有靳焉。爾南懷仁。秉心質樸。肄業淹通。遠泛海以輸忱。久服官而宣力。明時正度。曆象無譌。望氣占雲。星躔式敘。既協靈臺之掌。復儲武庫之需。覃運巧思。督成大器。用摧堅壘。克裨戎行。可謂蒞事惟精。奉職弗懈者矣。遽聞溘逝。深切悼傷。追念成勞。易名勤敏。嗚呼。錫命永光乎重壤。紀功廣示於遐陬。勒以貞珉。用垂弗替。

然南懷仁之可尊可敬。不在他所有的世俗光榮。獨在他出力保

護聖教會。能以其官爵名望。作各省傳教士的護符。蓋自楊光先教難以來。聖教依然犯禁。不准西士傳教。亦不准華人奉教。載在明諭。盡人皆知。排外抑教之官吏。儘可藉為口實。仇教之事。時時堪虞。然二十年來。教務平順。無甚風波者。無他。以有南懷仁等在朝居顯官故也。教士遊行內地。只須高掛工部右侍郎南六大字之旗。即可暢行無阻。南懷仁慰心之處在此。而其可尊可敬亦在此。區區世榮。曷足道哉。

浙江風波

康熙三十年。浙江巡撫張鵬翮。各處張貼示諭。禁止傳習天主教。飭令所屬地方官。一體遵照辦理。以致民間教案繁興。搶掠教堂。欺壓教民之事。層見疊出。住杭州天主堂之神父殷鐸澤。告急於北京神父。求為轉圜。時徐日昇。張誠等神父。在朝廷。聖眷方隆。即

始弛傳教習教禁令

趨朝面見皇上。陳奏一切。皇上密囑神父上書。求弛傳教之禁。則浙江之事。不禁自息。神父遵囑。退而上書。書中詞意。多是皇上親自指授。皇上將書下禮部議奏。孰知禮部人員。多嫉惡聖教。堅持康熙八年之諭。天主教。祇准外國人奉行。中國人一概不准。以所議奏聞。 皇上不以禮部所議爲然。然又不敢遽與反對。乃變計命內大臣與滿官再議。內大臣與滿官。多與神父相善。國舅佟國綱。尤稱莫逆。遂迎合上意。具題如左。

臣等會議。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數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効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之西洋人。並無爲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衆。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尙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

舉國大慶

法之事。反行禁止。實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臣等未敢擅便。謹具題請旨。 二月初五日。即一六九二年。陽曆二月十九。聖若瑟中國主保瞻禮日。奉旨依議。欽此。

據西史所記。右諭原文。有褒美聖教數語。爲禮部發表時刪去。殊屬憾事。然雖無褒美之語。而謂聖教非異端左道。不宜禁止傳習。亦隱寓表章之意。故此諭一出。通國教士教友莫不同聲感謝天主。澳門大堂鳴鐘集衆。唱感謝天主之經。如過大瞻禮然。 浙江杭州。如解倒懸。如出水火。欣喜尤甚。殷鐸澤即欲趨朝謝恩。不意。未及登程。而堂忽毀於火。殊覺掃興。及登朝謝恩時。將堂被火情形。一併奏聞。皇上慰勞備至。飭浙江巡撫張鵬翮。將杭州被火之

堂。照舊重建。張巡撫心雖不樂。然迫於上命。莫可如何。乃遵旨將堂重建。完好如初。是亦仇教之報也。

西洋各會修士。聞中國皇帝已弛傳教禁令。紛紛前來。散往各省傳教。教皇因簡派主教十二員。擬令分治各省教務。意謂聖教廣揚。可計日而待矣。惜其時葡國爭權。枝節叢生。致簡派之主教。一時多未能涖任。茲將各主教名姓。與其轄區。列左。(一六九六年經教宗晉諾增爵第十二簡放)

○康主教西名德拉介薩。爲北京主教。駐山東臨清州。兼轄直隸。山東。關東三省教務。○南京主教原爲華人羅文藻。羅主教卒於一六九二年。遺命以其代權大司鐸貝尼撒陞補。一六九六年。貝尼撒遵教宗命。調任湖廣主教。其南京主教缺。卽

以羅歷山陞補。羅歷山西名吉哲利。〇澳門主教加薩爾隸管兩廣教務。〇福建主教梅格洛。〇雲南白主教。西名布耶。〇四川李主教。西名利勇。爲法蘭西大帝路易第十四宰相之子。出身貴顯。自幼棄俗修道。來遠東傳教。〇浙江本主教未能履任。由亞爾加拉主教署理。〇江西主教西名白納遏德。〇湖廣主教艮尼撒。見前。〇山西主教張安當。西名保薩德利。一七零五年卒於太原府。〇陝西主教。西名格肋茂納〇貴州主教杜嘉祿。西名杜爾各第。迄今二百數十年來。各省主教。逐漸增添。已由十二員。增至百餘員矣。

康熙三十二年。皇上偶患瘧疾。委頓不堪。太醫院束手無策。張誠等進西洋靈藥。一服而愈。皇上大悅。將皇城西安門內廣廈一所。

康熙賜地建堂

御題匾額對聯

賜給張誠等居住這廣廈在宮闕之旁。係輔政大臣蘇克薩哈之舊府。蘇爲聖教會仇。得罪籍沒。至是其住宅竟爲神父所得。越二年。皇上又將府第之旁。隙地一區。賜與神父。令建天主堂一所。並給建修銀一萬兩。派大臣監督工程。越四年。堂工告竣。皇上親題萬有眞原匾額。又題對聯一付。如左。

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眞主宰。　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

派大臣送至天主堂。敬謹懸掛。北京神父上表謝恩。天主二字未曾擡頭。被皇上指出。傳諭神父曰。以後天主二字。必當擡寫。 皇上又以宣武門內天主堂。規模狹隘。另給銀一萬兩。飭令重修。及堂工完竣。又題匾額對聯如前。此外又作律詩一首。一併送至堂中。

御題律詩一首

詩曰

森森萬象眼輪中。須識由來是化工。
體一何終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
地堂久爲初人閉。天路新憑聖子通。
除却異端無忌憚。眞儒偕個不欽崇。

觀所作對聯詩詞。康熙於聖教道理。非甚隔膜。亦似有信仰之誠。特憚於物議。溺於舊習。未能毅然信從。是可惜耳。

中國敬孔子與敬亡人之禮教士意見不洽

皇上旣多方表章聖教。民間聞風興起。奉教者日增月盛。京師附近各處尤多。覺羅宗室。亦不乏人。惜其時各省傳教神父。於中國敬孔子。與敬亡人之禮。意見不合。漸起爭端。爲皇上聞知。實爲數年後。教難發起之一大原因。茲畧敍其顚末。如左。

中國敬孔子及敬亡人之禮。指跪拜供獻。及立牌位等事而言。自利瑪竇時。神

教皇出諭禁止遣使來中國

父即各執一說。龍華民等以為異端。謂宜禁絕。而利瑪竇等。則謂敬孔子。不過敬其為人師範。敬祖先。立木牌。不過盡人子孝思之誠。非有求福祐之意。亦非謂祖先之魂。即在木牌。是其禮尚可容忍。不必深究。利瑪竇等。祇推古人立禮之意。未思今人行禮之心。故為此原諒之論。極力遷就。為華人大開進教之門。其用意亦未可厚非。至康熙年間。各省傳教神父。爭執益力。紛紛上書於羅瑪教皇。求察明斷決。以息羣喙。歷任教皇。以神父所言不同。遲疑不決者久之。至一千七百零四年。教皇格肋孟第十一。又詳細考覈。知以上諸禮。難免異端臭味。不合聖教之至聖。遂不復遲疑。即出諭禁絕。派安第約基府。宗主教鐸羅。充作使臣。前來中國。與中國皇帝通好。兼宣佈教皇諭旨。使臣於康熙四十四年十月間抵京。

欽使被逐在南京宣布教皇諭旨

葡官留難

十一月十六日。上朝覲見。皇上優禮款接。異常歡洽。及探悉來意。通問候之外。欲禁絕中國敬孔子與敬亡人之禮。以爲異端。不准教士教民沾染。皇上怫然不悅。及再覲見。禮貌頓衰。旋於次年七月間。下逐客令。着即出京南下。然仍派官護送。外示尊榮。內實疑忌。使臣至南京。以年節在邇。暫駐行旌。轉念東來本意。原爲宣佈教皇諭旨。此時不爲。更待何時。遂在南京天主堂。將諭旨發表。曉諭各省教士。一體遵照毋違。雖明知此舉。難免不激怒朝廷。或招不測之禍。然宗主教以職任攸關。毅然行之不顧也。果然不久。朝廷命下。催迫欽使出國。交澳門總督看管。葡國正憾其專擅。謂其不由葡國介紹。逕來中國。不認他爲教皇欽使。即將他安置方濟各會修院中。不許外出。其隨員梅格洛主教等四五人。則早收監

勒令神父領票違者被逐

禁押矣。

康熙皇上念各省傳教神父。爲數不少。難免無從新說之人。即以跪拜孔子亡人等事爲異端者下令。命各省神父。其不從新說者。各領印票一張。票上載明教士姓名年歲。某國某會。於某年來中國。永不復回西洋。業經進京陛見。等情。由內務府蓋印給發。執有此票者。方准傳教。其餘他人均不准傳教。亦不准留居中國。此敎難之始也。此等印票。正相反教皇諭旨。本不可領。但其時北京主教等。上書求教皇。暫且收回成命。覆加考查。而臥亞府總主教。有管轄中國教務之權。且謂教皇諭旨。雖經宣佈。暫宜視爲無效。以待後命。爲此各省神父。領票者居其大半。其未領票者。都被驅逐。以致無神父住持

教皇欽使陞樞機大臣

未幾病歿

之聖堂。多被抄沒。

按定斷某事爲異端。某事非異端。某事有罪不可行。某事無罪可行。係神權一邊事。應歸教皇主持。國君掌管國政。衹能治人外行。不能及人良心。故此次康熙所爲。未免侵越教皇神權。衛廷抗違教宗。拘其欽使。尤屬無理取鬧。

宗主教鐸羅在澳門被圈禁。將及三年。忽教皇恩命下頒。授爲樞機大臣。蓋欲以此報其守正不阿之功也。宗主教鐸羅。雖遭斥逐。處困阨。仍願與中朝修好。卽將教皇恩命。奏聞朝廷。又以隨員中潘如。精習天文曆算。德理格。精通音律之學。馬國賢長於繪事。荐於朝廷。乞賜簡用。康熙不願爲已甚者。卽允如所請。着三人進京。聽候簡用。三人遵宗主教命。亦從權領票。乃宗主教方膺

教皇再遣使臣

康熙優禮欽使不准所請

簡命。榮陞樞機大臣。未及半年。染病棄世。年僅四十五歲。
時教皇格肋孟第十一。接到中國主教求收回成命之奏疏。又召
集名人學士。從新再將中國敬亡人之禮。詳細考究。無如考究日
深。益見其不能脫然全無異端。因於一千七百十五年。重降諭旨
嚴行禁絕。越五年。又遣亞立山府宗主教嘉樂。（麥匝巴爾巴）來中國巡
察教務。兼充使臣。覲見中國皇帝。使臣於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
抵京。皇上遣大臣迎迓。禮待甚優。時皇上駐蹕暢春園。連召見十
一次。賜宴筵兩次。上親執金樽勸飲。又釋御服貂套賜欽使。囑欽
使如有所求。儘可昌言無隱。當無不允者。欽使見機會可乘。求准
中國教民。於敬孔子及敬祖先之禮。悉遵教皇訓諭。因將譯出之
教皇諭旨。進呈御覽。皇上覽畢。殊形拂意。用硃筆將諭旨任意塗

欽使返西

教皇禁令益嚴並禁稱天主為天為上帝

教士翕然從命異論頓熄

改。所求未允。欽使見事難諧。於明年三月間。陛辭出京南下。抵澳門後。發出示諭一道。通告中國教士。謂教皇諭旨。本大臣不能擅改。但有八事。可暫且循權寬免等語。欽使此行。滿望博朝廷之歡。並息教士之紛爭。孰知。欽使去後。爭執益甚。直至一千七百四十二年。教皇本篤第十四。又出諭嚴禁。較之格肋孟第十一諭旨。措詞尤為嚴厲。命中國傳教神父。非先誓許遵守諭旨。嚴絕跪拜孔子亡人之禮。及立牌位。焚香獻供等事。則奪其行聖事之權。並禁稱天主為上帝。或但稱天。以免與外教混淆。所有亞立山府宗主教寬免之八事。一併撤銷。雷厲風行。毫不寬假。所可奇者。此諭宣佈之後。異論頓息。人心翕然。迄今幾二百年。各省傳教神父。勿論何國何會。悉遵教皇諭旨。宣傳天主正教。共遵一途。共守一道。毫

神父奉旨與俄國劃界

無爭執岐異之端。而聖教之至一至聖。亦愈彰明較著焉。謂聖教會有天主聖神保護默啟。永不能錯。豈不信哉。以此爲眞教之表記也。亦無不可。

北京自南懷仁去世後。惟閔明我。徐日昇。張誠。三四位神父。最蒙皇上寵眷。爲通國教會所仰賴。閔神父接續南懷仁做欽天監。居官年久。徐張兩神父於黑龍江劃界事。建大功一次。爲中國史家所稱道。先是俄國欺中國邊防不密。節節進取。盡佔黑龍江迤北之地。且過江南侵。修築城池。及中國知覺。遣大臣索額圖帶同徐張兩神父。會俄國欽差於尼布楚城。向之詰責。據理爭辨。乃俄人不服。竟視所侵地。爲其固有。尺寸不肯退讓。索大臣憤不能平。與之決裂。將歸報朝廷。請以兵戎相見。兩神父請命於索大臣。親赴

立五體文約

俄國營盤。再與薩商兩神父在俄國營盤。歷三晝夜之久。往返數四。卒能以其才學德望。感動俄國欽差。果樂文。漸改初心。情願將所侵地面。退還中國。立五體文之約於尼布楚。（即滿洲。蒙古。中國。俄國。拉丁。五樣文也。）於是黑龍江東北。化外不毛之地。二千餘里。盡入版圖。皆徐張兩神父之力也。中國史記。亦直認不諱。惜此地中國不能保守。咸豐十年。又爲俄人甘言騙去。今海參威竟成俄國著名軍港矣。

神父奉旨分赴各省繪畫中國輿圖

康熙四十六年。閔明我去世。以紀理安神父補欽天監。四十七年。徐日昇去世。張誠去世尤早。是後在京之神父。如白進巴多明馮秉正。雷孝思輩。雖亦蒙皇上寵眷。然較之南閔。徐張諸人。其受知之深。交際之密。不及遠甚。　康熙四十七年。命神父分赴蒙古各部。及中國各省。徧覽山水城郭。用西洋三角量法。繪畫輿圖。並諭

輿圖告成

部臣選派幹員。隨往照料。又行文於各省督撫。轉飭所屬地方官。供應一切要需。此舉不惟於神父有大榮譽。且於行教。裨益良多。可使通國官民。咸知神父爲國家信用。不敢再有仇教之舉也。是以康熙五十年。御史樊紹祚誣告天主教。邪說惑民。請嚴行禁止。又五十六年。廣東總兵官陳昂。誣告天主教陰謀不軌。均未蒙准。未始非奉旨繪畫輿圖之舉。有以箝制其口也。

自康熙四十七年。白進雷孝思杜德美潘如德瑪諾等。十餘位神父。分赴各省繪圖。先由關外辦起。次及內地各省。歷九年之久。圖始告成。名曰皇輿全覽圖。總圖之外。又有各省分圖。白進等以之進呈御覽。大蒙皇上褒嘉。皇上每向羣臣稱道西洋神父之忠誠。立心制行。毫無過犯可指。是以朝臣中。雖有人妬忌西士。意圖陷

害。而其計終不得售。康熙五十八年。皇上持輿圖諭內閣學士蔣廷錫曰。此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相合。爾可將此圖與九卿細看。尋。九卿求頒賜。皇上允之。於是神父所繪之輿圖。流傳廣遠。遍於全國矣。中國之有輿圖。實自此始。從前利瑪竇所繪之輿圖。缺略尚多。若中國人所繪之輿圖。拉雜錯誤。不值識者一笑。至今中外人士。凡繪中國輿圖者。概以康熙輿圖爲鑑本。

康熙駕崩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皇上駕崩。先是康熙性喜畋獵。每年避暑塞外。必與侍從諸臣。間帶西士。馳騁山林。畋獵爲樂。所獲鹿雉等物。亦常頒賜西士。是年十月間。康熙自塞外歸。獵興未已。又至南苑（俗名海子）射獵。追禽逐獸。樂而忘歸。至十一月初七。忽感冒風

寒移駐暢春園調養乃數日後疾轉大漸趣召諸皇子與侍從之大臣至御榻前命皇四子允禎爲皇太子繼承大統俄而上崩計在位六十一載壽六十九歲康熙明知教理眞正懼拂輿情未敢毅然信從殊爲可惜

記者曰康熙未奉教固康熙之不幸抑亦我中國之不幸也向使康熙如第四世紀之羅瑪天子公斯當定第一毅然奉教爲臣民先以其享國之永與其英武不世之才竭力提倡何難使聖教大行於東亞則名譽之隆方將駕公斯當定而上之後世蒙其賜者咸追感稱頌於無窮焉豈不懿哉乃因憚於物議未敢行其心之所安奄忽以歿可慨也夫雖然中國聖教廣揚有難於歐美諸國者何以言之自有明以來君臣士庶不諳中外

情勢。妄自尊大。一種虛憍之氣。深入骨髓。以爲我國之外。盡屬蠻夷。舍六經四書。詩賦文章。別無學問。以致我國開化雖早。進化則遲。至康雍以降。文明道德。已遠落歐美諸國之後。乃猶不自知。驕己輕人如故也。其時西士在朝供職。我國士大夫。目覩其人格之高尚。學問之淹通。心術之端。技藝之巧。未嘗不爲之心折。乃因驕滿之故。方且忌其能。而多方排擠之。於其所傳之教。更不肯折節下問。一叩其底蘊矣。此聖教之所以難行於中國也。書曰謙受益。滿招損。我國受病處。正坐一滿字。特不知我國士大夫。肯受過否也。或曰不然。積重難返。習非勝是。亦是我國受病處。要在國人自省而自悟之耳。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卷七　自雍正至咸豐末

康熙皇上認爲己子者。嫡庶合算。共二十三人。皇二子允礽。生甫兩歲即立爲太子。至康熙四十七年。太子已三十四歲。誤聽術士之言。謂一過某年某月。不得爲天子。則終身無爲天子之望矣。太子情急。或有暗地詛咒厭勝之事。被人告發。遂至被廢。從此康熙不復立太子。羣臣亦莫敢言。據外人臆度。以皇十四子允禵有寵大有被簡之望。康熙五十八年。以允禵爲撫遠大將軍。出征西藏。西藏平定後。又以青海厄魯特諸部。叛服不常。詔允禵統帥大軍進剿。允禵時年三十四歲。有文武才。其子名保基。方十餘齡。聰敏異常。大爲康熙所鍾愛。由是人多屬意允禵。及康熙倉猝病劇。値

雍正不喜西士

允禵出征未回。去京遼遠。遂簡其同母之兄。允禎爲太子。繼承大統。是爲雍正皇帝。

雍正不喜西士。於聖教道理多所隔膜。又性好疑忌。懼其諸兄弟之不服也。防之甚嚴。康熙駕崩。雍正尙未登極。卽馳驛召允禵回。解其兵權。命與其子保基。俱圈禁高牆。乾隆時。方得赦出。餘兄弟中。名望較著者。如允禩允禟輩。悉遭貶黜。降爲庶人。改允禩名爲阿其那。狗也允禟爲塞思黑。猪也其宗室大臣中。如有與西士相善間稱羨聖教之美者。雍正忌之尤甚。如允禟爲康熙皇上第九子。最

穆經遠

愛敬西士。與穆經遠神父。爲莫逆交。前曾奉旨駐防西甯。爲統兵大將。卽邀穆神父同去。朝夕相親。數年如一日。故允禟於聖教道理。知之甚悉。或謂允禟業已受洗。但秘密不宣。外人不得而知耳。

蘇努家譜

雍正久有所聞。心滋不悅。至是召回京中。革其爵位。而穆經遠神父。則被設法除去。或謂使人置甕中撲殺之。又焚屍以滅蹤迹。穆葡國人。爲南堂會長神父。是年允禟允禵相繼暴死。或謂逼令服毒自盡。某西史謂穆神父助允禟謀反。事洩。被誅。眞夢囈也。按之淸史。毫無憑據。

然宗室大臣中。被害最烈者。莫如蘇努一家。茲略記其始末如左。

蘇努係太祖之孫。太宗之胞姪。與順治爲叔伯兄弟。與康熙爲從叔姪。與雍正爲從祖孫。名分昭然。不容紊也。以天潢近支。封多羅貝勒。做正紅旗都統。兼遼東總督。富貴光榮。當世罕有其匹。雍正卽位之初。蘇努年已七十七歲。有子十三人。多居顯官。家中大小。不下七八十名。僕婢三百。莊田數千頃。乃因奉教之故。不數年。家

敗人亡。變爲貧賤平民。子孫捐軀致命者數人。而舉家奉教之熱心。堅逾金石。始終不渝。當患難時。雖婦女孩童莫不欣欣然。直認奉教不諱。洵吾中國聖教之光榮也。溯此家奉教。始於康熙五十年。蘇努第三子蘇爾金。以功封鎮國公。滿淸宗室官爵。有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國公。將軍之分。其尊榮遠過六部九卿。在朝供職。賦性豁達。而又好學深思。偶得聖教經書數種。潛心讀之。漸悟教理之眞正。迥非他教可比。心竊好之。會是年隨駕避暑塞外。遇巴多明神父。亦隨駕而來。因得朝夕晤談。討論教理。回京後。信心益堅。向蘇霖神父切求領洗。而蘇神父不欲遽允。囑其勸化家人奉教。蘇爾金一片熱誠。日日向家人宣講。久而久之。說得舉家男女。都願進教。傾心事主。蘇努之從弟。爲蘇爾金之

蘇努諸子先後領洗

堂叔。亦宗室貴冑也。首先領洗。聖名若瑟。（此人性好隱居。當時不甚知名。故聖教窘難時。亦未被害。乾隆朝。做浙江巡撫。又遷湖廣總督。其妻子均領洗入教。）

蘇爾金見其堂叔領洗。求領洗益切。且保守教規已九年矣。神父鑒其誠切。與領聖水。取聖名若望。其妻與子女數人。並其二孫。均受洗焉。蘇爾金領洗後。熱心有加。在自己宅第。建堂一座。爲闔家婦女贍禮之所。頻請神父在內舉行彌撒。施行聖事。未幾。僕婢三百。領洗者居其大半。蘇努諸子。皆漸次領洗。若第十子。領洗尤早。在蘇爾金之先。聖名保祿。康熙五十八年。奉旨跟隨撫遠大將軍允禵出征西藏。以所向有功。晉封崇職。康熙六十一年春。力辭官爵。在家修一小堂。一意避世隱修。專務神業。其熱心之誠。爲當時

勒什亨
吳爾陳
御前大
臣

神父所稱許。

然熱心最著者。是蘇努第六子勒什亨。與第十二子吳爾陳。勒什亨當時領侍衛內大臣。御前行走。吳爾陳爲內大臣。二人在朝廷公然奉教。毫無顧忌。常向在廷諸臣。揄揚聖教道理之善。偶聞人有所訾議。卽與辨論。康熙在日。久有所聞。不惟不禁。且心許之。雍正爲皇子時。卽知二人奉教。常腹非之。及康熙大行。雍正卽位其疾惡聖教之效。首及二人。雍正責二人結黨營私。着革職。發往西甯。跟隨允禟効力。二人至西甯。得與穆經遠神父朝夕聚談。心甚樂之。遂領洗。爲勒什亨聖名類思。吳爾陳聖名若瑟。（前此在朝供職。未得領洗。）二人領洗後。切願榮主救人。在西甯地方。設法傳教。不久。附近村落。多有奉教者。不料。此事被人揭告。以二人傳教立堂。搖惑人心。

全家爲義被難

奏聞皇上。皇上大怒。立召二人回京。收監禁押。而皇九子允禟與穆神父。亦遂得罪。見前

從此教仇迎合上意。彈劾蘇努與其諸子者。相繼而起。然亦無他罪名。不過謂其結交匪人。搖惑人心。袒庇貝子允禟耳。所指數事。實即指奉教一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雍正皇上以爲情節重大。交宗人府從嚴懲辦。於是革蘇努多羅貝勒之爵。降爲平民。其諸子諸孫。凡居官者。一律革職。蘇努第九子。時爲甘州副都統。一併革職。限十日後。舉家男婦僕從。遣發西甯右衛充軍。惟勒什亨。吳爾陳二名。仍在京監禁。候旨處斷。所奇者。此十日限內。惟蘇努在朝百方運動。冀挽回廷旨。而其諸子。則如處無事。不過加倍熱心祈禱。勤領聖事而已。雖婦女孩童。了無懼意。無何。十天之

限滿。蘇努運動多方。毫無所得。兵部派柴車若干輛。載蘇努一家男婦老幼七十四口。與僕婢多人。押赴配所。此雍正元年六月間事也。車行二十日。到了西甯右衛。蘇努長子沙勿畧年五十九歲。體素孱弱。不勝行路之勞。首先病歿。蘇努年近八旬。亦未久活。未領洗而死。當時神父惜之。

當蘇努一家。初到右衛時。右衛將軍。迎合上意。待之異常嚴厲。將全家安置於一荒僻小村。村名新舖子。去右衛二十里。蘇努諸子即在此村。築茅屋以居。時僕婢從者。尚二百餘名。天潢貴胄。忽如貧賤編氓。撫今追昔。曷勝感傷。而蘇努一家。處之怡如也。蓋有天主聖寵。與聖教道理。有以安慰其心。方能如此。雍正三年樊守義神父。扮作販夫。至彼探望。樊神父中國人。在彼住七八天。見諸人

吳爾陳致命之勇

之熱心。有增無減。異常歡樂。彼衆得領聖事。並聽教言。亦莫不喜出望外。無何。雍正追恐蘇努不已。而朝臣之希旨承顏者。又一再上書告揭雍正。雍正乃下宗人府再議。旋得宗人府定讞。蘇努子孫八人。應斬立決。餘俱分隸八旗爲奴。家產沒收入官。奴婢遣散。雍正佯爲仁厚。以爲太過。着從寬。改爲永遠監禁。惟抄沒家產。遣散奴婢。脫去黃帶子等事。着悉依宗人府議。於是蘇爾金等兄弟六人。分發各省監禁。惟勒什亨與吳爾陳。罪情重大。着仍在北京禁押。諸人身披九鍊。備受酷刑。三四年中。相繼去世。所可奇者。諸人信心堅固。至死奉教。較之致命聖人。何多讓焉。蘇爾金在開封府獄。得領聖體一次。神力益加。吳爾陳在北京。被提審五次。問官明言。如肯背教。卽可邀寬典。開復原有官爵。而吳爾陳嚴詞堅拒。毫不

內大臣
趙昌

遲疑。官問及聖教道理。卽侃侃直陳。其信德有足多者。故雍正尤憾之。及聞其死也。命焚其屍。灰塵拋棄道旁。

時蘇努家男婦幼穉之在右衛者。尙有七十二口。男皆帶鎖鍊。雖乳臭小兒。亦不寬免。小兒帶一稱身之小鍊。以示受罰之意。至雍正末年。廷臣有以親骨肉。行寬大之政請者。雍正俾於物議。乃下恩詔。開釋蘇努子孫。樊神父聞之。又至其地省視。見諸人依然奉教熱心。款留神父兩個月。情誼甚篤。如昔富貴時無異。及乾隆卽位。准蘇努子孫束紅帶子。畧示區別。然貝勒國公之爵位。訖未開復。眞千古寃獄也。

又有趙昌其人。爲康熙最親信之內大臣。隨侍康熙五十餘年。未嘗有失。凡關西洋人之事。多託趙昌爲之。又常使趙昌偵探西士

滿寶奏請禁教

之起居。屢次來天主堂與西士晤談。久留不去。如此年久。於聖教道理。及西士秘密心事。知之甚悉。深服西士之爲人。不愧愼獨之君子。趙昌在朝廷。蓋屢屢稱道及之。由是斂怨於教仇。迨雍正卽位。遂藉端去之。下獄論死。趙昌久願進教。因有阻礙。未得領洗。至是。在患難中。撫今追昔。頗多感傷。由是進教之願益切。欲見神父不得。幸守監之武員徐某奉教。爲之代洗。聖名若瑟。時趙昌年已七十五矣。領洗後不久。瘐斃獄中。此亦趙昌不幸中之至幸也。

然以上所述。猶是箇人之患難。而非通國普及之教難也。未幾普及之教難作矣。其發端始於福建省之福安縣。福建自艾儒畧等開教以來。教友素多。而福安縣至雍正朝。則有廣揚氣象。教堂已建者十八座。教友以萬計。西士梭巡。相屬於道。雍正元年。福安知

各省西士被逐教難大作

縣。以教士在某村又經營建堂。行將竣工。上書於閩浙總督滿寶。揭告其情。滿寶係宗室貴冑。素知雍正疾惡聖教。因迎合上意。一面出示。嚴禁所屬境內。建堂行教。其傳教西士。則一律驅逐出境。一面飛章上奏。求皇上禁絕天主教。大意謂。西洋人在各省傳教立堂。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餘皆安插澳門。天主堂改爲公廨。誤入其教者。勒令改過自新。皇上將此摺下禮部議奏。旋得禮部議。謂滿寶所言極是。應按照所請施行。皇上遂批准。飭令各省督撫。一體遵照毋違。

時朝臣多仇教思想。其實愛西士者百無一二。故巴多明等神父雖百方運動。冀挽回廷旨。竟不能得。神父知皇太弟莊親王與怡親王。素無仇教意。求代爲轉圜。兩皇太弟忻然允之。數日後召神

父進朝。莊親王以上命慰勞之。曰。汝輩照舊在京居住。可無過慮。惟京外各省西洋人。必當遣發。上意已決。不能改也。惟寬其限期已耳。果然皇上諭令各省督撫。限六個月內。以禮貌遣發西士出境。毋得任意虐待。又因巴神父等再四請求。准西士在廣州府居住。不必遣往澳門。

禁教之令既下。通國教難大作。仇教之地方官。竟有不俟六月期滿。將教士驅逐者。教士亦無如之何。及限期將屆。各省西洋教士。不下五十名。內有主教五名。悉被遣發出境。山西主教撒拉塞尼被官役虐待。幾至隕命。各聖堂房屋。悉遭搶掠。亦有被拆毀者。聖堂充公。多改爲廟宇。經像書籍。多付火銷毀。當時各省教友。不下三十餘萬。遂盡如無牧之羊。且亦不敢顯然奉教。其因奉教之故。

北京西士

受人淩辱屈抑者。不可勝數。誠中國開教以來。第一次大難也。此難歷年久遠。已經著爲國法。載入大淸律。雍正之聖諭廣訓。且有白蓮天主教同屬不經之語。直待至咸豐朝。方將此等皂白不分之語註銷。

雍正欲見好於嫉惡聖教之文人學士。又懼人議其不能繼承先志。故雖京外各省之西洋人。盡行驅逐。而在京之西洋人。於行教立堂諸事。仍聽其自便。一遵先朝成規。　雍正元年。准德理格傳教會士在西直門內買屋立堂。是爲西堂之始。德理格在先朝屢求未允者。一旦得之。心殊愉快。　又准傳信部所遣之教士李蓖(華名馬國賢)回國。李蓖欲爲中國培植傳教人材。帶中國幼童四五名

聖家修院

雍正豈詞飾非

同去在納玻理府。建立聖家修院。厥後中國幼童來此院修道者。繼續不斷。　雍正二年。以徐懋德神父爲欽天監監副。若欽天監監正。則仍以戴進賢爲之。戴神父自康熙朝。卽歷監正。至雍正三年。則加禮部侍郎銜。官銜之尊崇。自湯若望。南懷仁後。戴神父當推第一。然時際艱難。聖教日晦。滿朝皆忌西士之人。戴神父雖被如是殊榮。而人亦視若無睹也。

雍正猶慮在京西士。議其不善。一日召巴多明。馮秉正。費隱三神父至前。面諭之曰。朕之禁絕汝教。蓋有不得已之苦衷。汝輩知之乎。向也。汝輩人少。從汝教者亦無多。可無過慮。今則來者日衆。散往各省傳教。教堂林立。徒黨衆多。愚民無知。一經入教。惟汝言是聽。一旦有變。豈不危我國家。現在外患日逼。北有俄羅斯。西有青

教皇遣使通好

海夷。南有洋船窺伺。豈容再有內釁。先朝所行。頗滋物議。朝廷名譽所關。朕不敢再蹈故轍。朕固非有憾於西士。亦非謂汝教之必不善也。若果以汝教爲不善。汝輩雖欲一日淹留於此。豈可得哉。諭畢。卽飭令退出。詞色均極嚴厲。不容回答。

雍正三年冬。教皇本篤第十三遣加爾默羅會修士鄂達爾。伊爾方二人充作使臣。來中國修好。皇上召見如禮。並將在京西士約二十人。同召至御前。使臣呈上教皇璽書兩通。一賀皇上登極之喜。一述先朝寵遇教士之隆。請弛傳教之禁。所有先年在澳門禁押之西士畢天祥計有綱二人。（宗主教鐸羅之隨員）請開恩釋放。所求弛禁一事。未允。惟釋押之二人。雍正初佯爲不知。一經詢明。着卽開釋。至答教皇之書。詞多倨傲。亦大不滿人意。

葡國遣使通好

次年。葡國使臣麥德樂帶隨員僕從八十餘名。進京覲見。輿服之美盛。禮物之珍奇。爲中國前此所未見。皇上召見兩次。禮待倘好。惟欽使此來。本欲維持中國教務。乃聞皇上方疑教士爲泰西國王所遣。爲將來謀取中國之先機。故於教務一節。未敢一言提及。欽使住京兩月。與隨員每日進堂瞻禮。其熱心善表。裨益於當時教會者正多。況有教士四人。充當欽使隨員者。得蒙恩准。留中國未去。

按此次葡使來華。亦爲搭救本國大司鐸穆經遠。無辜被囚。朝廷憚其干涉也。先期殺之。前349

設譯學館

皇上以外洋諸國。時有遣使來者。而傳語必用西洋人。殊屬憾事。因起意在京設譯學館。選滿漢聰穎子弟若干名。在內學習辣丁文。派巴多明等神父爲教習。數年之後。學生能操辣丁語者。不一其人。惟繙譯未能敏捷。是以未能應用。十餘年後。此館幾同虛設。

遂至作廢。間有官家子弟。以習外國語言爲恥。或且被人輕視。風氣未開。識見固陋。此亦無可如何者也。同治時國家所設之同文館。未收良好結果。亦坐此弊。

北京地震之烈

雍正八年秋。一七三十年。京師地震。猛烈異常。一日夜。連震二十餘次。房屋傾倒甚多。壓斃人口。計十萬有餘。京外附近村鎭。死者更多。圓明園與暢春園。爲皇上遊憩之所。宮殿樓閣。皆成一片瓦礫。無一存者。皇家諸人。皆避入舟中。皮帳露宿。迨平復後。皇上發帑。重修被毀屋宇。奚止數百萬金。京師三天主堂。雖未傾圮。然亦受損。皇上僅給銀一千兩。略資修葺而已。幸費隱神父。得有本國國王斐爾第昂第三發來巨款。得將南堂東堂。修理完好。費隱字存誠。奧地利亞人。卒於乾隆七年。壽七十歲。

廣州西士被逐

戴進賢上書雍正拒諫

至遣往廣州居住之西士。數年來。雖不能自由傳教。頗能平安度日。滿望事有轉機。皇上開恩。得早回原處傳教。不料。雍正十年秋。又下逐客令。限三日內。悉數出境。赴澳門寄存。或返西洋。不准逗遛內地。總督大張示諭。張貼四門。誣聖教爲邪教。凌辱之言。不堪入耳。神父無奈。倉猝出城。聖堂修院。都被抄掠。尤可悲者。教友亦多被鎖拏。拷撻之後。或充發遠方。或收監禁押。教難之烈。爲從前所未有。　被逐之神父。告急於北京神父。求設法挽救。戴進賢即上書陳情。爲神父伸寃。大意謂。西士無辜被逐。情殊可憫。求開恩准回內地。如前傳教。等語。皇上覽奏。傳旨召見在京西士。約二十人。及西士至前。雍正盛氣厲色。諭之曰。汝輩西洋人。何裨於我中國。彼寄居廣東者。被逐出境。乃理之當然。又何詞之有。即汝輩在

何嘗潛謀不軌

京當差。亦豈能久耶。雍正又追怨蘇努之事。謂其子輩結黨營私。潛謀不軌。皆奉汝教所致。足見教理不正。理宜禁絕。巴多明侍皇上語畢。徐徐奏曰。天主教原以勸善爲本。教人忠君事上。守法奉公。凡非理之端。皆所不許。有教中書籍可考。皇上聞巴多明之言。容色稍霽。顧謂之曰。汝教之書。朕從未寓目。不知其中所說。旋又顧謂侍臣曰。汝爲朕調取彼教之書。詳細考察。如有不善。據實奏聞。諭畢。卽命退出。

侍臣奉命考察教中書。究不知其日後如何復命。惟數月之後。據內廷傳出消息。謂侍臣復命時。曾曰。西教所講道理。超妙絕倫。非聖人做不來。然則公道在人心。教理之眞正。自有不容掩者。以後又命僧道考察。此輩素嫉聖教。難得是非之公評。以故當時在京

雍正崩殂乾隆嗣位

神父。心懷惴惴。常恐有不測之禍。 然雍正末年。巴多明上一奏摺。言在京西士。爲國家効力者。歷年既久。死者死。老者老。深恐數年之後。繼續無人。今有自西洋新來之西士孫璋等四五人。求皇上恩准。來京効用。皇上竟如其所請。且飭廣東總督派員護送。供給路費。實出意想之外。

雍正十三年八月。上崩。皇四子弘歷。遵遺命即皇帝位。以明年爲乾隆元年。大赦天下。於是諸皇叔允禵允䄉等。均赦出高墻。蘇努子孫。亦得歸祧。食宗室俸祿。朝野騰歡。人心大快。北京神父巴多明戴進賢等。想乾隆皇上或無仇教思想。擬上奏摺。求弛傳教之禁。適此時有大員某。昔年因其妻挐奉教。獲譴革職。及新天子即位。蒙恩開復原官。彼欲市恩於教仇。首先揭告天主教。妄指種種

出諭禁教

郎世甯

不善。請嚴禁八旗人等習教。時皇上方居憂。諸事決於輔政王大臣。該王大臣即准其奏。諭示天下軍民人等。毋得學習天主教。違者治罪。此諭詞意。與滿寶所得之諭。大略相同。

巴多明等之奏摺。雖已擬就。以事機不順。竟不得達。神父無奈。念郎世甯修士在內廷供職。最得皇上歡心。因託郎修士將奏摺帶至內廷。遞呈皇上御覽。按郎修士義大利國人。精於繪事。聲價最高。所繪人物山水等件。動值千金。其精妙可知。在前朝即蒙賞識。乾隆爲皇子時。每以觀郎修士繪畫爲樂。時來賞玩。愛其神技。尤愛其爲人。喜與晤談。及卽位爲皇帝。仍於幾餘之暇。來修士處遊覽。郎世甯此次受神父囑託。卽於皇上來時。呈上奏摺。泣請皇上開恩。皇上接閱奏摺。若有所動。安慰之曰。汝儘可放心。且告訴神

父們放心。朕必不禁絕天主教也。惜乾隆賦性仁弱。雖言如此。而部臣堅執不可。竟不敢乾綱獨斷。然外間流傳則謂神父與內廷消息靈通。可徑奏事。且能面見皇上。遠近鬨傳。言之鑿鑿。教仇聞之。頗有戒心。因運動部臣。嚴防西洋人奏事。果然以後。郎世甯每進內廷。必經閽人翻閱。無他懼其夾帶奏摺也。

乾隆手諭

乾隆二年。有劉姓教友。爲外教垂危嬰兒付洗。被人控告官。拿劉教友到案。板責一百。枷號示衆。刑部堂官張照等。素疾惡天主教。聞劉教友付洗事。愈疑爲邪妄。一面出示嚴禁奉教。張貼四門。一面奏請皇上重申前諭。飭各省督撫。查拏傳教之人。併禁止民人奉教。神父見事機危迫。又謀上書保教。郎世甯則當面懇求皇上矜憐。皇上果又爲感動。取筆書曰。上諭。天主教非邪教可比。不必

禁止。欽此。道內大臣將此旨遞交北京神父。巴多明等以爲得此御書。煌煌諭旨。當可永熄教難矣。不勝欣幸。孰知向例諭旨不由部臣發下。不足作準。人多以杜撰視之。然神父確知非杜撰假冒。實係皇上親筆。於是將所上保教書。與此御書諭旨。刷印若干張。分散各處。略足抵制刑部禁教之諭。

然在京師近畿如此。而在遠省。則無甚效驗。緣刑部禁教之諭。見於京報郵抄。而巴多明等之保教書。與皇上保教之諭。則爲京報所不載。各省仇教地方官。皆以京報爲憑。禁教如故。且有變本加厲。較前更甚者。往往藉摟捕教士爲名。抄搶奉教之家。擇肥而食。莫敢誰何。教友無辜被害。傾家蕩產。無所控訴。以致各省來京避難者。時有所聞。此事在山東。山西。陝西。爲尤甚。惟湖廣有某宗室

滿寶仇教獨厚德神父

奉教爲蘇努之從弟勒什亨之堂叔。聖名若瑟。乾隆初年。做該省總督。從容坐鎭。不容屬下地方官仇教。較他省爲平安。

閩浙總督滿寶。爲教難造端之人。而於德瑪諾神父。則保護甚周。緣昔年德神父奉旨赴福建等省。繪畫輿圖。適滿寶正做福建巡撫。彼此有一面之識。迨輿圖畫成。德神父贈於滿寶一冊。這輿圖詳載福省沿海各島嶼。星羅棊布。一目了然。爲中國前此所未有。大蒙滿寶賞識。滿寶從此重德神父之爲人。感情頗厚。厥後滿寶陞任閩浙總督。倡首仇教。驅逐教士。獨許德神父照常傳教。德神父乘此機會。奔走於江南數省之地。勞碌異常。每年授洗大人。猶有四五百名之多。又建耶穌聖心堂於杭州城外。附堂立貞女院。

雍正八年。滿寶出缺。迨李衛繼任。乃不相容。驅逐德神父出境。

李衛仇教

改杭州天主堂爲天后宮。然城外聖心堂。仍得無恙。亦奇事也。德神父被逐時。年已六十五歲。一片熱誠。切願救人靈魂。旣被逐出國。又由越南潛入雲南傳教。乾隆二年。從雲南。復入江南傳教如前。惟須夜行晝伏。驟避外人耳目耳。德神父大德不凡。人咸以聖人目之。先後傳教四十年。勞績最多。乾隆九年。卒於常熟。年七十七歲。

西士入中國之難

各省被逐之神父。其潛回中國者。固不止德瑪諾一人。自雍正朝至咸豐時。歷百餘年之久。聖教犯禁。而西洋神父之潛入內地者。陸續不絕。正不知爲數幾何。率皆懷宗徒之志。有致命之心。遠出常情之外。其初至中國海口也。則深藏船艙。不敢露面。至夜深人靜。則改入教友之小船。黎明開船入河。仍深藏艙內。往往數月不

敢出。夏日溽暑。蒸熱難堪。及過關卡。則扮作病夫。蒙頭蓋腦。僵臥不起。若被人覷破。則出錢運動。買人不語。不能。則潛身逃脫。及至傳教地方。藏於熱心教友家。晝則隱伏。夜則巡行。所遇艱險。所受困苦凌辱。多爲後人所不及知。無從記載。然乾隆初年。教難雖烈。猶不是流血之教難也。神父被拿到官。不過板責監押。旣而遣送出國而已。至乾隆十一年。流血之教難起矣。先有福建主教致命。繼有耶穌會兩神父在蘇州致命。遂又有聖多明我會修士四人致命。玆略敍其梗概如左。

桑主教伯多祿。西班牙人。自幼進多明我會修道。年三十五歲。由斐律濱入中國。在福建傳教。雍正二年。被逐出境。與許多神父寄居廣州城內。由官看管。不准出城他適。雍正八年。蒙教皇簡授代一

福建主教與四神父致命

理福建主教。當於是年聖瑪弟亞瞻禮日受聖。二年之後。官逼出城赴澳門。由澳門回西洋。伯多祿自忖。教皇方以福建教務相託。豈可離任他適。遂自澳門登舟內渡。潛回福建。此乾隆三年事也。至十一年。主教方在福安縣傳堅振。與同會四位神父。費若望。德方濟各。華若亞敬。施方濟各。相會於某村。被奸徒告發。縣官即派差緝拿。當將德神父等三人緝獲送縣。主教與華神父潛逃。官向三神父究問主教等所在。三神父不願連累無辜。堅不舉發。官怒。再四用刑嚇逼。主教與華神父聞之。心殊不忍。遂投案自首。於是知縣將主教與四位神父。並株連之教友十四人。拘送福寗府。又由府解送福州省垣。其時周學健做福建巡撫。素惡天主教。常思剷除為快。即將諸人收監禁押。屢次提審。備受酷刑。是年十月間。

各省教難

周學健奏聞朝廷。請旨將主教即行正法。四神父則監禁候決。教友都分別治罪。北京神父聞之。竭力運動。冀邀恩旨開釋。無如乾隆優柔寡斷。終因不敢違異部議。率爾批准。次年四月。部文發到。周學健不欲稽遲。即飭差役將主教提出。斬於西門外。主教臨刑時。容色怡然。謂今日爲義捐軀。係我素願。升天後。必作中國主保。時主教年六十七歲。餘四神父。皆次年致命。德神父五十一歲。費神父五十三歲。華神父四十八歲。施神父三十四歲。

周學健奉皇上批准之部文。旣殺桑主教。此事揭載京報。流傳甚速。不久。十八省官場中。無人不知。咸曉然於朝廷意旨所在。競相效尤。於是各省教難大起。從前潛藏傳教之神父。多被地方官緝捕。如方濟各會。山西主教畢樂第。與吳爾巴諾等神父。被毆學幾

至斃命。其帮助傳教之先生。則死於杖下。外方傳教會雲南主教馬第辣。與同伴神父。均被驅辱。拘送澳門。耶穌會白神父在香山縣。受刑百般。瀕死者數次。及放歸澳門。旋卽氣絕。其他被難之神父尚多。不能悉數。其時惟中國神父。尚易隱藏。自教難大起以來。所賴以施行聖事。扶持教友信德者。中國神父之力居多。就中尤著名者。有何天章。 龔尚賢。 樊守義。 程儒良。 羅秉中。 高若望。 陳聖修。 沈東行諸人。 何神父澳門人。多年傳教於山西。陝西。河南等省。帮助張安當主教。廣行教化。大收指臂之效。及雍正教難起。年已近六旬。官捉之急。乃遷至京畿傳教。旣而又回山西傳教如前。熱心不稍減。卒時年七十二歲。〇樊神父。幼曾遊學羅瑪。歸國後。傳教於直隸。山東。關外等區。歷年久遠。勤勞聿著。

卒時。年七十一歲。○陳聖修若望。廣東人。傳直隸。歷年最久。兩次被拏到官。備受酷刑。一七六六年。卒於北京。○沈東行。若瑟。江蘇人。傳京畿一帶。歷二十七年之久。始終熱心。多年如一日。餘大略相同。不多贅。

福建主教致命之次年。耶穌會兩神父。黃安多。譚方濟。同時致命。茲略敍其顛末如左。　黃神父葡國人。雍正五年。隨欽差大臣麥德樂來中國。充當隨員。時方二十一歲。德才並美。住京兩個月。時與耶穌會士相往來。見蘇霖高嘉樂（傳直隸四十年）等神父皆年近八旬。皓首龐眉。不勝欽敬之至。又聞諸神父之緒論。漸萌棄俗之志。及麥大臣事畢返國。甫至澳門。卽辭差進耶穌會。會長遣往斐律濱讀格物超性之學。十年學成。登司鐸品。復返中國。奉命在江南傳

譚神父歷史

先後被逮

教。不久南京主教方大司牧。以黃神父德才出衆。簡爲代牧大司鐸。此黃神父之歷履也。　譚神父義國人。世家出身十八歲。進耶穌會修道。三十許。聖神父。求准往中國傳教。於乾隆九年。始抵澳門。學習中國語言。不久潛入江南。帮同黃神父傳教。譚神父新來。人多不識。黃神父則識之者多。官家亦耳熟其名。教難正熾時。兩神父在常熟縣。住徐秀才家。爲官役探悉。突於某日早晨。闖入徐宅。適黃神父他往。譚神父則彌撤方完。正謝聖體。爲官役拘獲。由縣送府。時旗員安甯做江蘇巡撫。安甯與周學健素善。均以仇教爲宗旨。飭令緝捕黃神父務獲。黃神父若從此舉足遠颺。必無弋獲之理。乃聞譚神父被逮。必欲來蘇州一望。其意欲救脫譚神父。或設法安慰之。輕其困苦。及見當日情形。無法可施。乃始定計出

刑訊之酷烈

城他適。不料。被人偵知。出城不遠。即被官役追及。遂被逮。與譚神父押禁一處。此乾隆十二年十一月間事也。

安甯委府縣連番番訊。府縣官見神父聰明特達。俱係有學問之人。所傳之教。亦無不善。不過違朝廷禁令已耳。擬請板責。遣回西洋。言於安甯。安甯不可。必欲重辦。適周學健路過蘇州。安甯與相商。周曰。現福州尙監押洋人四名。已請旨重辦矣。安甯意愈決。改委他員接審。授以己意。於是提兩神父過堂。以匪刑究治。如治兇惡大盜。桎梏其手足。敲擊其脛骨。批面打嘴。困辱多方。過堂後。神父已成殘廢。不能起立。旋命釘鐐收監。與尋常囚犯共處。所受苦辱。筆舌難傳。是年秋。黃神父致書於北京本會會長曰。我等坐監。已經七個月。每日飲食。僅足活命。我猶可支。譚神父則困苦堪憐。

兩神父絞決

然他事猶可忍。惟不得領吾主聖體。爲我等一大苦。亦仰合天主聖意而已。夫復何言。譚神父亦致書曰。我等在監雖困苦至極。然無怨尤之意。甘心願隨天主聖意。黃神父較我尤苦。云云。

安甯已將神父罪狀。奏明皇上。請旨將神父絞決。七月十八。朝旨發到。是否係皇上親旨。抑係部臣矯詔。外人不得而知。朝旨命將兩神父秘密處死。於是盛設酒筵。請神父飽食一餐。神父疑其有異。不欲沾脣。嗣因獄吏再三敦請。譚神父略食少許。頓覺腹痛如割。嘔吐不止。遂知官意欲將二人毒斃。萬無生活之理。從此預備致命。愈加熱心。彼此告解。互相慰勉。至夜。數役進監。戲謂神父曰。快升天了。遂將神父縛於柱上。用繩絞死。時乾隆十三年。七月十九日也。

唐若瑟
王斐理
伯致命

有同神父被拘之教友多名。雖歷受刑逼。終未背教。其最傑出者。是唐若瑟。與王斐理伯二名。唐係常熟縣人。善表美名。素爲一方教友所仰望。官雖惡其奉教。百般凌逼。然亦重其爲人。會於除夕。求回家過年。官卽允如所請。給予三日之限。迨三日限滿。唐卽回監。其信實不欺如此。官提衆教友過堂。以耶穌與聖母聖像。擲於地下。令諸人加足其上。以示反教。唐若瑟當衆伏跪像前。大顯欽敬之意。有數貞女亦伏跪像前。含淚誦經。被衙役毒打。王斐理伯初略似遲疑。黃神父恐其信德不堅。從旁激勵之。遂亦不屈。官以唐若瑟與王斐理伯倡首抗命。致衆教友無一踐聖像者。大怒。命將二人連番拷撻。備極慘酷。致二人過堂後。皆成殘廢。不能行走。唐若瑟受刑尤重。歸監後。旋卽隕命。王斐理伯於兩神父致命後。

雖得開釋回家。終因受傷過重。不久亦去世。唐若瑟名德光。王斐理伯係黃神父跟隨傳教之先生。

黃譚兩神父致命後。未及一月。福州羈押之神父亦致命。所受之刑。大略相同。德華兩神父。係用石灰與浸火酒之紙多層。壅塞鼻口。不令喘息。遂至鬱斃。費施兩神父。則係絞決。然皆是在監中。乘夜暗殺。多明我會四神父。與伯多祿主教。前於一千九百零三年。經教皇良第十三列入真福品。黃譚兩神父。與五真福致命情形相同。現正考察致命證據。想不久。亦列真福品。

自古聖教史記。屢載仇教惡人。慘受天主顯罰。歷歷不爽。此次蘇州兩神父。福州一主教。四神父。先後致命。倡首仇教之人。皆罹慘禍。顯罰昭彰。有不可掩者。據西史所紀。周學健係此案罪魁。即於

教仇受報

神父致命之年。被人參劾多款。按實之後。在福州伏誅。家產巨萬。抄沒入官。安當同時被參。朝廷以其罪情重大。亦置之大辟。大學士訥親。係主張殺神父之人。廷旨係彼所擬。（或疑訥親矯詔）於是年奉旨赴金川。視師。既而官軍大敗。朝廷以其祖遏必隆之劍。郵寄軍前。令其自盡。　乾隆正宮皇后。與皇太子。均於是年殂謝。此皆西史所紀。當必不虛。天主彰癉之理。固彰彰也。

南京教難

乾隆十九年。又有五位耶穌會神父。在江南地面被逮。囚於南京大獄。備受酷刑。業已定讞。監候絞決。在獄將及二年。不知何故。竟蒙赦出。押送澳門。交葡國總督看管。不准再入中國傳教。五神父皆葡國人。即耶若瑟。衛瑪諾。費德尼。畢安當。林若瑟也。耶神父受刑尤劇。終身殘廢。不能行走。教友亦多為義被難者。

所不可解者。外省方殺僇教士。拆毀教堂。逼令教民背教。而北京神父乃能晏然傳教。與從前康熙時。無甚大異。雖雍正朝。與乾隆初年。西洋神父稍稍隱晦。於往來行教諸事。多賴中國神父爲之。自乾隆十年以後。西洋神父亦能照常傳教。北京三堂瞻禮日。鳴鐘集衆。教友濟濟登堂。神父宣講聖道。一如平日。六部大員。近在咫尺。皆熟視若無睹也。據當時神父記載。乾隆時。京都與近畿。及關東口外。教友不下四萬。每年成丁領洗者。足有千人之譜。傳作霖神父傳教直隸。記河間府教友三千。每年領洗人丁。約三四百。他處大略相同。京都宗室奉教者五家。或卽蘇努之後。不可考。此當日中國聖教情形也。

聖教窘難之際。北京與近畿一帶。乃能平安若是者。蓋緣當時神

在朝供職之西士

戴進賢

父在朝居官。其立品制行。既無瑕可指。而學問技藝。又超出儔類。久在朝廷洞鑒之中。教仇亦為折服。況郎世甯輩在內廷供職。出入宮禁。時與至尊晤談。遠近無不知者。即有人心懷不良。欲陷害聖教。殆有投鼠忌器之嫌。當時聖教得存於中國。不至如日本幾至絕滅者。實賴在朝西士數人。一綫之維持。西士慰心之處在此。其目的亦在此。區區世榮。固不屑計及也。茲將乾隆朝。尤著名之西士。略記數語如左。

乾隆十一年。戴進賢卒。戴神父任欽天監二十五年。改良觀象臺各種儀器。所著儀說二卷。皇上賜名璣衡撫辰儀說。又纂修儀象志三十卷。皇上賜名儀象考成。至今欽天監猶演用之。較南懷仁時。尤為精詳。乾隆初。朝臣有忌其能。而上章傾陷之者。皇上寢其

奏未發。足見戴神父之才德。有以上結主知也。　及戴神父去世。劉松齡繼任。亦特出之才也。著賜三品卿銜。管理欽天監務。亦二十五年。乾隆三十九年去世。以後補欽天監者。有高慎思。安國甯。鮑友管。傅作霖等神父。直至道光十七年。欽天監。皆以西士爲之。若郎世甯與艾啟蒙等。以無品修士。在內廷供職。蒙皇上賞識。寵眷逾恒。郎修士年屆七旬。皇上爲之賀壽。賞賚優渥。後年近八十去世。皇上聞之。諭曰。郎世甯自康熙年間。入值內廷。勤勞丰著。曾賞給三品頂帶。今聞溘逝。軫惜殊深。念其當差年久。着加恩賞給侍郎銜。內務府供給喪費。以示體卹。欽此。及艾啟蒙年屆七十。亦蒙皇上賀壽。賜給御書海國耆齡匾額一方。派大員送至天主堂。敬謹懸掛。艾修士。亦精繪事。與郎世甯齊名。稱絕技焉。此外在朝

南堂失火

發帑重修

著名之西士。尚有數人。不必盡敘。 若馮秉正著聖年廣益。 孫璋著性理眞詮。 沙守信著眞道自證。 林德瑤著崇修精蘊等書。均有功於聖教。亦有不可泯沒者。

乾隆四十年。宣武門內天主堂失火。所有康熙御書之萬有眞原匾額。與褒美聖教之對聯。均被火延燒。高愼思。安國甯兩神父上書引咎。自請議處。奉旨。加恩免議。賜庫銀一萬兩。飭令將天主堂重修。所有被毀之匾額對聯。又蒙皇上御筆題出。全復康熙時舊觀。惟萬有眞原原字。乾隆改作元。義本相通。無關緊要。 凡此表彰聖教。寵眷西士之盛舉。在聖教困厄時。差足與禁教之文誥相抵。使近畿一帶。無甚大風波。卽去京較遠省分。遞聽風聲。亦有所忌憚。不敢肆意仇教。是以自福建江蘇主教神父七人致命後。漸

謠言案興教難又作

又平復。無有效尤者。

惟乾隆三十四年。北京驟起風波。有旗員齊承阿者。疾惡聖教。奏請皇上重申習教之禁。時京中謠言繁興。謂奉教人以邪術乘夜剪人髮辮。而被剪者。果然歷歷可數。且一經被剪。數日後即死。齊承阿乘機鼓煽。欲嫁禍於聖教。部臣多爲所惑。於是捜拏教友之令又下。以捜獲之念珠苦像等物。爲邪術之確証。羣情惶惑。物議沸騰。北京神父大爲不安。深恐被逐。不能延聖教一綫之傳。幸皇上深知西士無他。教理眞正。未爲所惑。不過將欽天監衙門。奉教職官七八員斥革。又將教中尤著名之教友。枷號枷責。以息衆怒。至在京西士。一律照常供職。傳教如前。

外省。惟湖北頗受影響。剪辮之謠言。在穀城縣境爲尤甚。穀城教

穀城縣磨盤山

教友之熱心

友素多。城北六七十里。有崇山峻嶺。俗名磨盤山。中有隙地約二三十里。四週皆重巒疊嶂。曲折環繞。內外隔絕。無路可通。然攀躋而入。則見平原遼廓。草木暢茂。如晉之桃園。恍若別有天地。乾隆初年。教友來此避難者。陸續不絕。二三十年後。竟有二三千名之多。分居十四村落。比屋而居。無一教外者。主日瞻禮及每日晚。誦經之聲。遙相應和。耶穌會胥孟德等神父隨教友來此。搆茅屋數椽。為敬主公所。每早舉行彌撒。宣講聖道。風化之美。為當時西士所豔稱。乾隆三十四年。風波頓起。外教誣教友謀反。教友被拿到官者。一百五十餘名。官逼令背教。嚴刑究治。教友信德堅固。無一背教者。厥後。有熬刑不過。順口妄供者。旋即懊悔。聽神父命。做明補贖。日日守大齋。至三年之久。亦有投官自首者。聲明奉教屬實。

甯受萬死不辭。前因懼刑妄供。追悔莫及。當時教友之熱心。於此可見一斑矣。事關西洋。一時播爲美談。至今教友少有不知者。

然當時王法。輕於治教民。嚴於治教士。而於西洋教士爲尤甚。一經被獲。卽有性命之虞。故當時神父在內地傳教。荆天棘地。無一安身之處。乃江南主教南懷仁。傳教四十九年。安瑪爾神父傳教五十餘年。何彌德石若翰等神父。在湖廣傳教。均歷年甚久。所受飢寒困苦。險阻艱難。惟有天主作証。非後人所得而知也。然自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年。聖教大勢。堪稱平順。無甚大風波。耶穌會滅後。西洋各會修士承羅瑪傳教部之激勵。紛紛來中國傳教。不十年。得潛入內地者。足有三十餘名。

四川教務情形

四川博主教。與梅劉等神父。傳教異常熱心。教友由四千漸增至

劉神父監押八年

四萬。地方官訪知消息。大爲不安。當將劉神父拘獲。囚於榮昌縣獄。官欲神父詭稱來川貿易。可邀寬典開釋。神父不欲謊言。偏直認來傳教不諱。官又欲神父出監後。由澳門回國。神父謂承天主命。來中國傳教。救人靈魂。誓死不回故國。雖終身爲囚虜。或膏斧劉。亦甘心焉。官怒其不近人情。送用匪刑。神父死而復甦者數次。及北京傳作霖神父奉旨赴金川繪圖。路過成都。劉神父已監禁八年。傳神父以欽天監。兼三品卿銜。與四川總督有同寅之誼。當將劉神父事。言於總督。力請開釋。總督觀傳神父情面。允如所請。此乾隆四十三年事也。劉神父名德勝。西名格來約。在監八年。多蒙天主異恩。聖德名聲。與梅神父不相上下。梅神父西名茂翁。有西文本傳行世。

湯士選被簡為北京主教

時北京。皇上方給艾啟蒙慶壽。賜予匾額。又時與蔣友仁。韓國英等神父晤語。每提及聖教道理。即反復究詰。神父應答如流。皇上必三復稱善。乾隆四十七年。皇上命翰林學士。編輯四庫全書目錄。將西士利瑪竇以來所著天文地理。測算格致之書。收入十餘種。然此等俗學。在西士原視為末技。而其所最重之教理書。教人返本歸宗。獲救靈魂者。反遭白眼。棄黃鐘而取瓦缶。殊屬可惜。

北京自索主教去世後。南京南主教遙署北方教務。一千七百八十二年。教皇簡湯士選為北京主教。然湯雖經被簡。不能進京。時高慎思做欽天監。言於皇上。謂湯士選精通天文曆學。求准來京效力。蒙皇上俞允。然後方得進京。幫同高慎思。安國寧修治曆事。做欽天監監副。後又奉旨教習國子監算學館。為中國預儲曆學

人材。從此湯主教。方得以在京供職爲名。從容盡主教職分。若論乾隆朝。西洋神父以當差爲名。得進京久留者。固不止湯主教一人。計六十年中。進京者不下二十餘名。伊等雖在京當差。身爲司鐸。總以傳教爲宗旨。

劇烈之教難

乾隆五十年。教難又大作。各省紛紛查拿教士。解京治罪。風波之劇烈。爲前此所未有。若非天主親立之教。經此番挫折。豈有不絕滅者。玆將此事原委。略敘梗概如下。先是乾隆四十九年。有義國教士賽撒利等四人。自廣東潛入內地。將往陝西傳教。不料行至湖廣地面。被差役拘獲。由縣送府。由府送省。輾轉審訊。盡得其入內地之布置。如何由廣州登岸。由某人接引。寓居某客棧。種種情形。訪察甚悉。當由總督奏聞朝廷。併將賽撒利等四人解送北京。

朝廷降旨申斥廣東總督孫士毅。關防不嚴。致外國人潛入內地。並出諭曰。外洋人士由廣州偷入者。恐不止賽撒利等四人。著各省將軍督撫。轉飭地方官。一體嚴拏。解京審辦。

孫士毅接到諭旨。不勝愧憤。卽飭差嚴密訪查。不久查出洋人在廣州省垣。往來寓居之客棧。當卽派差抄掠一空。起獲教士教友名單。並往來信件。又拘獲在棧潛藏之教士三人。內有陶若瑟。艾若望兩神父。陶神父義大利人。艾神父中國江西人。年已七十二歲。次年三月間。解到北京。押禁刑部大獄。備受酷刑。兩神父相繼獄斃。 四川馮主教。與李吳彭三神父。同時被逮。亦解送北京。下刑部大獄。主教與神父。皆法國人。吳彭兩神父。均因熬刑不過。死於獄中。然此諸人。無他罪名。不過傳朝廷禁止之聖教而已。千古

陶[illegible]吳彭石五神父致命
高馬兩主教致命

寃獄。未有過於此者。

山西馬吉主教。陝西高主教。因懼牽連教友。投官自首。與六七位神父。俱解送北京。一併下獄。兩主教同日死於獄中。 山東四神父。江西兩神父。廣西一神父。均解京下獄。 湖廣石神父。西名拉洛式。傳教四十五年。年已八十二歲。耄而喪明。亦被鎖拿。解京時。卒於中道。湖廣劉斐理神父。亦解京下獄。 下獄之主教神父。歷時不久。死六七人。其酷烈可知。即未被獲之教士。如江南南主教。湖廣何神父等。皆顛沛流離。備受諸苦。二人均於乾隆五十二年卒。卒時境遇悽涼。惟一二人在旁伺候而已。其他景況。不得而知。迨五十年後。眞福董嘉偉阨爾來湖廣傳教。聞何神父西名拉瑪特卒於某教友家。某教友掩匿。不敢斂葬。後有鄰村教友。來索何

中國教士教友充軍

西教士被逐

神父屍。聲言係伊至戚。市棺殮葬。葬時聞空中作樂。悠揚可聽。外教者二家。爲之感動。立即信主回頭。董神父所聞如此。且謂此事即得之於外教回頭者之口。當必可信。

北京下獄之主教神父。與許多教友。經部臣提審數次。請旨定永遠監禁之罪。業已照准。乃未幾。將中國神父七人。與教友十一名。俱刺字於額。充發伊犁。使終身爲奴。另有教友三四十名。則枷號示衆。板責以後。分別開釋。而西洋教士。則仍釘鐐監禁。似無開脫之期矣。不料八個月後。恩旨忽下。着將禁押之西洋人共十八名。一律從寬釋放。其有欲留京効力者。聽。不願留京者。一律出國。不准在各省逗遛傳教。於是四川馮主教。與十餘位神父。均得脫鍊出監。齊赴南堂。拜謁湯主教。時湯主教聞開釋之信。即與諸位神

郝蘇兩神父致命

嘉慶嗣位

父。並許多教友。在天主堂等候。相見之下。莫不喜極淚流。當郎公同入堂唱謝天主之經。越二日。舉行大禮彌撒。唱經奏樂。以表謝恩之意。次日營葬死於獄中之主教神父。於阜城門外。老神父舊塋。諸事既畢。四人願留京効力。餘俱出京南下。雖揚言出國。多有伺隙再入中國之想。從此風波又息。十五六年中。無甚大教難。惟乾隆末年。在湖廣傳教之神父郝彬。被簡爲該省主教。方擬赴陝西受祝聖禮。不料甫至西安。即被官役拘獲下獄。在獄一年卒。又有蘇味隆神父。甫入內地九日。即被捕繫。死於廣州獄中。

乾隆六十年。皇上以在位周甲。夙願已償。禪位於太子永琰。以明年爲嘉慶元年。嘉慶不識西士。不愛西學西藝。較乃祖雍正爲尤甚。以故終嘉慶之世。得進京効力者。止二三人。而且死亡相繼。接

東堂毀於火

續無人。致西士漸絕迹於京師。而京師教務。遂至日就衰落。有一敗塗地之勢。茲將當日情形。畧敘顛末如次。 嘉慶十二年。東堂不戒於火。焚毀殆盡。時福文高李拱辰兩神父。方任欽天監務。住居東堂。卽上書引咎。自請處分。或望如乾隆年間。南堂失火。經高愼思奏聞。旋奉恩旨。發帑重建。詎知。時非其時。福神父奏聞之後。旋奉旨。着徙居南堂。東堂不必重修。於是東堂遂廢。計自利類思等創建東堂。至是年火燬。歷一百五十九年。

西堂亦燬

嘉慶十六年。西堂亦廢。緣是年皇上有旨。西洋人惟在朝有職任者。准在京住居。餘俱不准逗遛。時西堂有西士四人。因而不安其居。遂遵旨離京南下。四人甫出京。西堂卽被毀。計自德理格於雍正初。創立西堂。迄今歷八十九年。

北堂相繼廢

最可惜者。北堂之毀滅。北堂在禁城內。密邇皇宮。康熙時。奉旨勅建名望之隆。爲四堂之冠。自乾隆五十年。由遣使會士接管。時會士止四五人。未幾。死者死。去者去。止剩高守謙一人與一中國會士薛神父而已。厥後高守謙任欽天監。徙居南堂。北堂遂亦被廢。仇教大臣。卽將聖堂拆毀。院落屋宇。賤價出售。所有先朝御書之匾額。對聯。等件。以黃緞包裹。敬謹收藏。計自康熙時創修以來。北堂之存在。歷一百三十四年。（迨三十三年後。咸豐時。法兵進京。和約成立。此堂又重建。）

若南堂。爲北京主教座位所在。建立尤早。實爲諸堂之母。湯主教於嘉慶十三年去世。去世之前。遵教皇命。祝聖畢學源爲南京主教。畢主教繼湯主教做欽天監監副。與監正高守謙治理曆務。不

欽天監不復用西洋人南堂被封

能赴南京本任。即在北京。代理北方教務。至道光十七年。高守謙辭職回西洋。畢主教亦因疾致仕。從此欽天監不復用西洋人。其時住京西士。惟畢主教一人而已。北方教務。全賴中國教士維持。畢主教致仕之次年去世。北京西士。踪迹遂絕。朝廷即將南堂封沒入官。尚欲拆毀聖堂不留踪迹。幸畢主教去世之前。將契據交於俄國魏教士。魏教士力爭。得以倖免。計南堂自利瑪竇初建。歷二百三十七年。此當日北京教務。大概情形也。

嘉慶在位二十五年崩。道光嗣立。道光在位三十年。一遵先朝故轍。以仇教爲宗旨。茲將嘉道兩朝。京外各省教難。略敘梗概如左。

嘉慶十年。御史蔡維鈺。韓鼎青。交章參劾天主教。謂爲邪說惑衆。現在流傳日廣。四川尤甚。有害於世道人心。請嚴行禁絕等語。皇

重申教禁

教難又爆

上覽奏。下令命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查禁天主教。務絕根株。民人誤入教者。勸令反教。其潛入內地之教士。緝獲之後。從重治罪。

按此諭。較從前禁教諸文告。嚴厲特甚。從前禁教。不過謂其爲外國之教。不敬祖先神牌而已。此諭則直以左道目之。有害於人心。有妨於治安。故此諭一出。教禍大起。各省紛紛擾擾。莫不以查拿教士教民爲務。 按汪榮寶淸史講義所載。嘉慶十年禁教之上諭。則有一大原因。有廣東民人陳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賜。送書信地圖於澳門。將由澳門轉送西洋。行至江西。爲官役拘獲。及在行裝內。查出地圖等件。疑爲勾串外國。謀據中國地面之確証。乃由地方官上奏朝廷。朝廷以事關重大。下刑部嚴究。德神父雖再三剖白。終歸無效。皇上乃出如此嚴厲之上諭。以後國家之視教

士教民。殆與叛逆同科矣。德神父係奧思定會修士。當時在京供職。（做奉宸苑卿）所繪地圖。無他用意。爲求羅瑪傳教部。給本會修士。畫分傳教區域。惟此而已。不料。激起儲大風波。德神父被拏革職。發往熱河。永遠監禁。其送信之陳若望。與北京教友十餘名。則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又將教中書籍三十一種。悉數銷毀。

四川總督常明。痛惡聖教尤甚。飭所屬地方官。嚴密查禁。限六個月內。一律淸除。不久有四川主教徐德新致命。徐主教先姓李。乾隆五十年。曾經被逮。與馮主教。及吳彭兩神父。一同解送北京。下刑部獄。後蒙開釋。遣發出國。李神父乃改姓名徐德新。馮主教改姓名郭恒開。又由廣東潛入四川。郭主教去世後。徐神父繼任。爲

四川公議會

徐主教致命列眞福品

四川主教。兼管雲南貴州教務。徐主教傳教。先後三十九年。奔走勞碌。冒死犯險。異常熱心。有宗徒之風。嘉慶八年。召集所屬司鐸十四位。內西士一位。華士十三位。會議中國傳教事宜。凡三日議畢。繕錄清楚。呈請羅瑪聖座核定。教皇以徐主教議定各節。盡善盡美。不惟命四川遵行。且囑中國各省及附近中國之越南東京高麗等區。一體遵守。以昭劃一。嘉慶二十年四月初十。徐主教在新津縣被獲。解送成都。卽在府署寄居。款待尙好。至八月十二。提赴法場。同時。自監內提出教友三十三名。亦押赴法場。教友得與本主教一同致命。心甚樂之。跪求主教降福赦罪。主教見教友信德堅固。喜形於色。慰勉數語。卽舉手祝福。然後跪地。延頸受斬。教友亦跪地。齊聲大呼曰。望天主賜我等。一同致命。但教友未得是

五位神父致命

恩。惟被充發伊犁。永軍不同而已。徐主教聖名若望。一千九百年。經教皇良第十三列眞福品。

四川教友。被徐主教德化。幾四十年。概皆信德堅固。但就成都一府而論。蒙難者不下四百餘人。竟無一背教者。慘刑備受。不屈不撓。較之古昔義士。何多讓焉。 當時中國神父。捨生取義者。則有趙奧斯定。貴州人。本姓朱。名榮。奉教後。改姓趙。致命時。年已七十一歲。傳教三十餘年。勞績最著。 又有袁在德若瑟。 劉翰佐保祿。 劉瑞廷達陡。以上四神父。均服刑死。業已與徐主教。同膺列品之榮。惟孫本篤神父。卒於綏定府獄。尚未列品。 當時教友致命。得列眞福品者。四川則有吳國盛。伯多祿。 貴州有劉文元亦伯多祿。 郝開枝。若亞敬。 張大鵬若瑟。此其大略也。若欲統四

多位教友致命

沈神父與教友多名充軍

川雲南貴州三省之爲義被難者。一一詳述。雖連篇累牘。不足盡之。以上諸眞福均有本傳行世。

湖廣教難亦烈。嘉慶二十年。臘月。旺神父。西名特理約拉。被監禁五年。披鍊帶鎖。歷受酷刑。於二十四年正月。在長沙府絞決致命。越一年又有劉方濟各神父。在武昌府絞決致命。劉神父西名克來與特理約拉俱已列眞福品。眞福克來。乾隆五十六年入中國。初在江西傳教。後北上至湖北。更至河南等處。情殷救世。艱苦備嘗。後於嘉慶二十四年。在南陽府附近被獲。由開封解送武昌。監禁九個月。提出絞決。時已七十二歲。傳教近三十年。有與眞福克來。同監之沈神父。華人。與二十三教友。因甯死不背教。被充發邊遠。永軍不回。

眞福董神父致命

澳門修道院

眞福董神父致命事。更是有名的。董神父西名伯爾布瓦。聖名若翰嘉俾阨爾。道光十七年入中國。在湖北穀城縣傳教。二十年秋。被奸徒負賣。拘送到官。由穀城縣。解襄陽府。被官連番審訊。苦辱百般。一月後。又解省城武昌府。總督周天爵素性暴戾。每提神父過堂。必多方凌虐。匪刑迭加。慘無人理。眞福愈堅忍。彼疑有邪術。愈肆其兇殘。定案後。鎖繫收監。在監八個月。上文發到。遂將董神父提出絞決。　董神父初至中國。曾寄書西洋。謂中國十八省。教友數目。除背教者不計外。約有二十二萬。傳教神父。西士約四十名。華士約八十名。足見道光年間。聖教雖屢遭摧殘。依然興隆。非全能天主親立之教。安能有此。

自聖教被禁以來。中國內地。既不便設立修院。栽培中國有志神

梹榔嶼修道院

華教士之功績

品之後生。其時主教神父。深謀遠慮。即在澳門立修院兩座。一名聖保祿修院。由葡國神父經理。一名聖若瑟修院。由法國神父經理。四川神父。又在麻六甲之梹榔嶼。另立修院一所。專爲四川及雲貴兩省。預儲傳教人材。以上三修院。曾出中國神父不少。聖教窘難之際。西士無多。所賴以施行聖事。堅固教友信德者。中士之力居多。如江南自耶穌會滅後。西士罕入境。五十餘年來。照顧七萬餘教友。亦惟賴中國神父十餘人之力耳。他省大略相同。

所可奇者。天主上智安排。北京畢主教去世。西士絕迹。教務宜大受虧損矣。孰知。教皇額我略第十六。即在畢主教去世之年。驟添多位主教。分理中國教務。使中國聖教會。根基愈固。憑魔力百方震憾。屹然不搖。京內雖無主教。京外則添主教四員。分治直隸。山

耶穌會士復入中國

英人要求通商

東蒙古。滿洲教務。若他省如湖廣。雲南。貴州。江西。則各設主教一員。不圖殺僇教士之際。乃有如此盛舉。眞超人意表。　道光二十年。教皇以山東主教伯濟（姓羅）調任南京主教。伯濟到任後。俯順江南教士教友輿情。上書於羅瑪傳教部。求遣新耶穌會士來江南傳教。是時耶穌會。蓋已復興二十餘年矣。伯濟所求。當蒙俞允。越二年。會士復來。從當日至今。江蘇安徽。復由會士接管。教務之盛。爲諸省冠。

時英國因要求與中國通商。中國堅拒不允。又因林則徐。將英商運來之鴉片毒物。悉數焚燬。英人心不能平。道光二十年。英將卜定格率兵八千。乘輪船十二艘。運船七十隻。連破厦門。定海。乍浦。進據寗波。在寗波休息七個月。次年四月間。率兵攻破吳淞。進佔

南京之約

耶教始入中國

上海。至六月閒。又破鎭江。進逼南京。中國發兵迎戰。節節敗退。死傷甚多。於是朝廷震恐。遣大臣伊里布。耆英。與英將卜定格議和。英將要求十三款。內有香港永歸英國。又開五口通商。並有賠償兵費等事。中國懾服。一一照准。是爲南京之約。又有續添之條。如天主耶穌聖教。原係爲善之道。愛人如己。嗣後凡有傳教奉教者。應一體保護。其安分無過者。中國官。不得虐待禁阻。時董神父致命事。聞傳遠邇。卜定格已有所聞。因添入此條。意在保護歐洲同種之人。又爲本國牧師開入中國之門也。英美誓反教之入中國。實始於此時。前此固未有也。然雖入中國。亦只在通商口岸。未敢冒死進中國內地。迨教禁大弛之後。方敢深入。故往年爲主致命者。皆天主教人。英美誓反教。無一人焉。

道光二十四年。法國欽差大臣拉格內來中國。意欲進京求皇上弛傳教之禁。行至廣東。爲總督耆英勸阻。謂本大臣操有全權。何事不可商辦。奚必進京。拉大臣因請代奏朝廷。求弛教禁。耆英果如所請。上書具奏。旋於是年十一月間。奉御批依議施行。欽此。從

漸弛教禁

此。准西洋教士。在五口通商之地傳教。（五口。卽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也。）隨便建堂禮拜。並設立醫院。育嬰堂等事。惟不准擅入內地傳教。　倘有違背條約。入內地傳教者。地方官可將其人解送領事官。管束懲辦。不得遽加刑戮。以示懷柔遠人。等語。拉大臣既得所求。脫所佩寶劍。以贈耆大臣。聊鳴謝忱。通國教士教友。莫不歡悅。以爲從此教難可永息矣。

馬神父致命

孰知當時中國外交手段。惟知用詐術。而不講信義。雖與外國訂

教友多
名致命

有條約。並無遵行之誠意。是以約章雖定。並未宣布通國。內地地方官。多不知有弛教禁之諭。況先年禁教之文。已經著爲國法。奉行已久。並未宣明革除。仇教之地方官。以法律爲憑。肆行如故。故咸豐六年。廣西西林縣。仍有慘殺教士之事。卽法國神父馬奧斯定。在西林傳教。爲知縣張鳴鳳拿獲處死。又有教經女師一名。名曹桂英。聖名依搦斯。與馬神父一齊致命。數日前又有貝滿。聖名老楞佐。亦爲張鳴鳳處死。咸豐八年。朝廷允法國欽差之請。將張鳴鳳革職。永不敘用。 西林三位致命。均經列眞福品。 尙有列眞福品者十一人。係貴州教友。於咸豐八年。十一年。又同治元年。爲義致命。限於篇幅。不能紀其行實。祇傳其姓氏如下。盧廷美熱羅尼莫。 王炳。老楞佐。 張有揚。若瑟。 陳炳章。保祿。 羅若翰。

英法聯兵問罪

吳瑪爾定。張天樹。若望。陳若翰。林貞女亞加大。王羅氏節婦瑪爾大。易貞女路濟亞

咸豐七年十二月。英法聯軍攻破廣州。擒總督葉銘琛。徙之印度。先是英人憤中國不遵南京條約。拒絕通商如故。慘殺教士教友如故。而兩廣總督葉銘琛。又嘗捕殺英國水夫。焚燬所設工藝廠。法人亦怨中國違約殺人。於是兩國聯兵興師問罪。是年十一月。會兵於香港。移文葉總督。要求實行南京約。賠修工藝廠。葉銘琛峻拒之。寢書不報。且下令預備戰守。十二月二十八。兩國戰艦二十五隻。進攻黃浦諸砲臺。破之。既而攻城。又破之。生擒葉銘琛。初葉意氣驕盈。輕視外國特甚。及至就擒。乃惶懼變色。無所措手足。伈伈俔俔。俯首乞憐。英人乃數其罪。載至印度喀爾古打埠。不久

天津約

病斃。二國既據廣州。以巡撫柏貴辦理民政事。駐兵戍之。

咸豐八年二月。兩國艦隊至上海。求朝廷遣大臣來議約。朝廷不以爲意。屢求未允。兩國無奈。乃北駛至直隸灣。見白河已封。大沽砲臺列陣以待。英將義爾貟(額爾金)法將格老(葛羅)乃督隊進攻。戰兩小時。炮臺上寂然無聲。遂登岸奪取之。兩國兵乘勝進逼天津。於陽歷五月三十。入天津城。朝廷聞報。乃始惶懼不安。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那來天津議和。兩國要求。遵守南京約外。北京留駐使臣。辦理交涉事件。增添通商口岸。准人民信教自由。西士自由傳教。並償兵費若干。桂良等奏聞朝廷。一一照准。以一年爲限。約明年批准交換。兩國兵遂於七月初。退出天津。英將義爾貟。與法將格老。乃轉至日本。要求開關通商。並弛教禁。當蒙日皇照

中國背約宣戰

英將敗退

准。時在朝諸臣。昧於中外情勢。妄自尊大。以外國爲蠻夷。不屑與外國交。雖立有和約。不過虛與委蛇。並無遵行誠意。故洋人甫去。即出上諭。禁止通商傳教如故。斥歐人爲夷人。次年六月間。兩國來換約。遣人馳報。朝廷拒不納。命僧王防邊。將白河封鎖嚴固。不容進。英將何柏率戰艦十餘隻。拔樁斷鍊。節節前進。大沽砲臺上不發一彈。並不見一人。何柏以爲機會可乘。麾兵下船登岸。奪取砲臺。不料下船後。兵陷泥淖中。淺者沒膝。深者及腹。欲進不能。正躊躇間。忽臺上槍砲聲大作。彈子橫飛。密如雨點。戰至太陽西沉。何柏見勢不敵。乃下令收隊。檢查軍士。傷亡近五百人。戰艦三隻。已損毀不可駛。乃棄之而去。率殘軍回上海。以待本國命令。而僧王

中國排外益甚

戰端又開

遂以大捷奏聞。朝廷得報大喜。出諭獎勵將士。並暴白洋人罪惡。大意謂。英夷不度德量力。勾串法夷。侵擾我中國。實屬罪不容誅。經僧格林沁率將士奮力截擊。當將該夷人擊退等語。而於期年換約之前言。則一字未提。從此禁止通商傳教。更甚於前。江西福建等省。又有查拏教友之事。 在中國此舉。方以爲得計。而不知已大動歐洲公憤。謂中國失信違約。伏兵截擊。有違萬國公法。非大張撻伐。以雪此恥不可。

於是英遣戰艦一百七十艘。兵一萬二千。以義爾賓爲大將。而以何柏等佐之。法遣戰艦九十艘。兵八千。以格老爲大將。而以孟道邦佐之。不數月。來至上海。乃下哀的美敦書。要求中國認罪。賠償兵費。實行天津約。不然進兵決戰。斷不甘休。此咸豐十年。三四月

二國兵連破大沽天津進逼北京

間事也。

北京政府接哀的美敦書。毫不爲動。亦下令宣戰。命僧王爲經略使。籌備戰守事宜。兩國兵遂於五六月間北上。沿海貧民受僱。供役洋人者。不下五千。英佔大連灣。法佔芝罘。爲根基地。法人以馬匹缺乏。購之日本。各種食品。則購之中國居民。予取予求。莫不如願。不圖開戰之國。乃有如此情誼。實爲泰西各國所無。布置既定。乃於陽曆八月一號。在北塘登岸。與僧王兵交戰數次。連破新河東沽各營壘。八月二十。來至大沽砲臺下。大沽砲臺在白河口右岸。白河爲入中國門戶。砲臺最佔形勝。實操北洋管鑰。僧王列巨砲數百門。派重兵守之。兩國兵血戰竟日。方始克之。死傷約四百人。中國守臺兵死傷之數。不下二千。大沽砲臺既下。其餘沿河各

大戰於通州僧王敗北咸豐避熱河命恭王留守議和

砲臺皆不戰而潰是月二十五兩國兵暢行無阻直入天津朝廷又遣大學士桂良來津議和意在阻止聯軍北上或緩其行蓋非實心求和也兩國將帥不爲所惑遂於九月初九整軍北上十七至張家灣去通州不遠朝廷又遣使求和兩國遣三十八人以巴夏禮爲首來至通州姑覘虛實三十八人中有繙譯數員隨隊神父一員餘則營務處所遣爲籌備安插兵營事宜不料甫至通州即被刼去倏見僧王兵大集鐵騎三萬步卒二萬五千一望如雲直衝聯軍而去兩國將帥速即進兵迎擊戰數小時僧王兵不支退守八里橋此九月十八日事也二十一日早聯軍拔隊進攻八里橋鏖戰八小時勝負始決於是法兵佔石橋英兵佔浮橋僧王率所部北逃傷亡甚衆敗信至北京舉朝震駭咸豐皇上遂

焚圓明園

攜后妃諸王避熱河。命皇弟恭親王留守北京。恭王馳使議和。二國將帥曰。非還我被擄之三十八人不可。恭王無以應。蓋三十八人。已死過半矣。二國將帥。待至十餘日。見中國終不如所求。乃進兵至圓明園。盡掠其中珍寶器物。爲數甚鉅。此十月初七八日事也。初九移營進逼北京。恭王懼。乃歸俘擄請和。然俘擄英國二十六人。已死十三人。法國十二人。已死七人。皆受拷撻凌虐致死者。（獨少隨隊神父屍。蓋已殘肢碎體。委棄溝壑矣。）兩國將帥目覩死者屍身。血迹傷痕。歷歷可數。又聞生還者。所述種種虐待。皆恨極切齒。英將義爾賁。因發兵焚毀圓明園宮闕。以洩衆怒。又揚言曰。若不如所請。指日攻破北京。亦將以待圓明園者待之矣。恭王大恐。亟請罷戰媾和。所有要求諸端。如實行天津約。駐使北京。開傳教習教之禁。歸還抄沒之

洋兵進京

和議告成

南堂重開孟主教蒞任

天主堂。添通商口岸。及賠償兵費等事。一一照准。

十月二十四日早。大開安定門。延兩國將帥進京。大將義爾眞乘坐十六人肩輿。兵士荷槍。夾道而馳。何柏率隊前導。直入禮部大廳。恭王正在廳前竚候。以禮延就客座。然後各出所受本國皇帝給予全權字據。由繙譯官朗讀一過。卽將日前照准之約。由恭王親手蓋印。以昭信實。遂卽當面換約。禮畢。與辭而出。次日延法將格老。禮節相同。 越三日。爲被擄致死者出殯。依教中典禮。軍士排隊。送至塋地。禮簡而肅。觀者塞途。次日。孟主教在南堂爲陣亡士卒。舉行大禮彌撒。法國將士與禮。奏軍樂焉。教友瞻禮者甚衆。堂爲之滿。計南堂自被封禁。迄今三十五年。一旦重開。教友得公然登堂。叩拜天主。復覩聖教典禮。莫不喜極淚流。且孟主教自受

任以來。當聖教窘難。潛藏傳教。未得蒞北京主教本任。自聯軍進京。恭親王訪知其名。遣大員敦請進京。充作繙譯。大爲該親王所倚任。而北京教友。得見本牧。如赤子之遇慈父母焉。　是月三十。和約成立。聯軍出京返西。　茲將和約之第十三款。關于聖教者。列左。

和約第十三款

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爲本。凡奉教之人。皆得保其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　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　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　向來所有或寫或刻。禁止奉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銷除。

又續約　咸豐十年九月

續約

中國門戶洞開

耶教始入中國內地

應如道光二十六年上諭。卽頒示天下黎

習天主教。隨便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

又將從前抄沒之天主堂。學堂。墳塋。教

交法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

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

英法既與中國訂約。其餘歐墨各國。如美俄

思利益均沾。相繼而來。要求通商傳教。訂

從此中國門戶洞開。不復閉關自守。從前

士。因而來者愈多。聖教亦愈昌明焉。惟自

傳教者。惟羅瑪天主教教士。中間雖屢遭

一入焉。自是。則他教徒。如英美之誓反教。

洪秀全非天主教徒

地傳教矣。前此在通商口岸。然亦爲數無多。

當時擾亂中國者。英法之事猶小。而洪秀全之倡亂。蔓延十六省。陷六百餘城。歷十五年之久。佔據南京十一載。幾傾滿淸。而成帝業。則爲古今罕有之大變。當時著述家。以洪秀全不拜木偶。不供祖先牌位。所至毀廟宇。殺僧道。令人拜上帝。稱上帝曰天父。遂疑爲天主教徒。其實與天主教。毫不相涉。玆據最眞確之証據。略敍其歷史如左。

洪秀全廣東花縣人。二十歲許時。曾至廣州應試。偶得誓反教新舊約書。携歸與其友馮雲山讀之。頗有心得。深信天地萬物惟一眞主。生成掌管。而爲萬民之大君大父。時秀全以教讀爲業。因即撤去孔子牌位。衆弟子不服。漸次散去。秀全失館後。至廣州府見

太平天國

美國浸禮會牧師羅伯爾。求領洗禮。牧師疑其心未誠。未之允。秀全雖信聖經。然又穿鑿附會。雜以己意。謂天父曾遣天兄。聖子耶穌。降凡救世。而我則天兄耶穌之弟。天父之次子也。天父遣長子救泰西。遣次子救中國。洪秀全卽本此意。創立新教。收徒日衆。會海盜初平。海盜之逃入內地者。爭依附之。遂率衆倡亂。屢敗官軍。從此由兩廣而兩湖。陷武昌。由水路乘船過安徽。攻金陵。克之。據爲都城。建國號曰。太平天國。自稱曰太平君王。不敢稱帝。以帝爲天父之稱。非人所可僭越也。同治三年。金陵爲曾國藩等攻破。秀全自殺。計自道光三十年。倡亂已十五年矣。

附記誓反教入中國緣起。　一千八百零七年。爲前清嘉慶十二年。有英倫牧師莫禮遜者。隨英國商船至廣州。寓居十八行

之商館。學習中國語言。未幾英商被逐。商館亦毀。莫乃逃至澳門匿迹銷聲。迨事平後。復至廣州。爲英商充繙譯。有暇亦傳教。譯新舊約。作華英字典。一八三四年卒。凡在華近三十年。得華人進教者三四人。觀此。蓍反教之傳行中國。莫僅開其端。爲前驅之導。固未嘗入內地實行開教也。然自彼教視之。莫爲東來中國。開教之第一偉人。

設總理衙門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卷八　自咸豐末至光緒末

咸豐十年秋。和約既成。英法聯軍。退出天津。班師回國。遂由兩國政府。遣使駐劄北京。辦理交涉事件。如和約所許。我中國亦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應之。凡通商傳教諸案件。悉歸該衙門經管。（觀取名之誇張。可知當時士大夫之心理。今總理衙門。改爲外交部。名實始符。）

十一年七月。咸豐崩於熱河。正宮無子。貴妃那拉氏有子。纔四歲。名載淳。繼承大統。以明年爲同治元年。尊其生母。爲慈禧皇太后。嫡母爲慈安皇太后。同治冲幼。兩宮太后垂簾聽政。慈安居心謙退。諸事讓慈禧作主。慈禧時年二十六歲。主持大權。一身繫中國

安危者。四十餘年。

時洪秀全之太平天國。尙與清國爭持。而河南之捻匪又起。匪首張洛行死後。其姪張總愚繼之。綽號小閻王。率衆數萬。蹂躪六七省。勢極披猖。同時。四川雲貴之回匪。苗匪。亦相繼而起。全國鼎沸。干戈雲擾。平民遭鋒鏑而死者。奚止百萬。因而教務亦受波及。教友遇害。聖堂被毁之事。蓋屢有所聞。統計各省遇害之教友。當不下數千。　所最令人難堪者。仇教之地方官。往往藉剿匪爲名。嫁禍於教友。焚其廬舍。戕其生命。以爲得計。此事在去京較遠之省分。爲尤烈。如咸豐十一年。有貴州教友。張有揚等四人致命。同治元年。文神父西名乃海爾與教友吳學聖等四人致命。皆是仇教官吏。誣良爲匪。故意陷害。　以上諸人致命情實。均經教宗

貴州教難

文神父與四教友致命

考覈明確。列入眞福之品。茲略記其原委如左。

貴州提督田興恕。素抱仇教宗旨。然初猶有所忌憚。不敢大肆。及巡撫何冠英因病出缺。朝廷命伊兼署貴州巡撫。又頒給欽差大臣關防。命伊督辦全省軍務。伊遂覺有恃無恐。膽大妄爲。行文於所屬地方官。密飭殺洋滅教。勿悞時機。 猶幸各地方官。多明大義。又知傳教習教載在約章。已爲朝廷所許。不敢冒昧從事。惟開州刺史戴魯治。素嫉正教。前在郞岱廳任內。將盧廷美等三人。因教處死。今調任開州。接到田興恕密旨。更欲一洩積恨以博上峯歡心。是年正月間。訪知文神父在夾沙隴傳教。夾沙隴村落名。去開州僅五里許。卽發兵役往捉。文神父先已聞信。特因不欲離棄教友。故未躱避。 神父與吳學聖等四人。遂被捉獲。兵役將神父

髮辮繫於馬尾。拖帶進城。一路飽受凌辱。及戴官坐堂審訊。神父因不肯下跪聽審。被衙役毒打。以致惛絶倒地。及甦。取所帶護照與觀。曰。此北京總理衙門所給護照也。據護照所載。我奉旨傳教。地方官當以禮貌相待。何竟以罪犯視我。戴官置若罔聞。不容分辨。惟曰。汝傳教惑人。即當死。遂令提出斬決。　吳學聖等四人。官許以背教。即蒙開釋。四人信心堅固。誓死不背教。遂與神父一同致命。（姓名見前）戴魯治既殺文神父與四教友。大得田興恕之稱賞。田遂捏詞上奏曰。開州地方有文某。開堂聚衆。謀爲不軌。經戴魯治查探確實。乘其不備。擒獲首要。就地正法。云云。孰知貴州胡主教早將文神父與四教友致命眞情。飛報駐京法使矣。

法使布爾布隆即將此事詳細情節。照會總理衙門。謂和約方成。

教仇受報

巨案又出。貴國將何以自解。務請重辦主殺之人。以昭睦誼。是爲至要。時總理衙門王大臣。已接到田興恕奏章。深恐法使誤聽一面之詞。覆書。謂此事必俟本衙門查訪明確。方可照辦。待至三四個月。方始查實。乃知法使之照會。並無一言虛揑。而田興恕之奏報。則盡屬妄言。

況此三四月中。南昌天主堂。被匪徒拆毀。重慶教堂亦被搶掠。四川東境主教。進京控訴。由是法使言之益力。務請重懲肇禍之人。以警其餘。朝廷不得已。乃革田興恕職。發往新疆戍邊。上諭明責其奏報不實。縱寇殃民。殺害外國傳教士之罪。又以戴魯治。迎合田興恕意。妄殺多命。罪情重大。著即擬抵。南昌之事。則飭江西巡撫沈寶楨嚴拏仇教匪徒。從重懲辦。

法使布爾布隆乘此機會。面請恭親王轉奏朝廷。重降諭旨。飭令

永革教禁

各省大吏。轉飭所屬地方官。實力保護教士教民。與平民一體相待。勿得歧視。　並求將先年查禁天主教之字樣。載在大淸律諸書者。一概刪除。至於民間修廟演戲。迎神賽會等事。有礙於教規者。應免教民攤錢。　所求各事。一一照准。皇上卽出上諭。曉示各省。一體遵照毋違。

北京教史

此諭較約章所載。嚴明淸切。更有效力。一經傳佈。教仇有所嚴憚。不敢肆然妄爲矣。從此西洋各國教士。來中國傳教者益多。教士在內地往來。交錯於途。毫無禁阻。此蓋自前淸雍正以後。一百四十年來。所未有也。彼時聖教犯禁。神父常晝伏夜行。潛藏傳教。孰知有今日乎。北京自道光十七年。欽天監不復用西洋人。教士久經絕迹。所有南北東西四堂。或被拆毀。或被封閉。已無人問及。一

分區傳教

二中國神父潛縱傳教。照管北京教友。僅延一綫之傳。至前年和約告成。孟主教莅任。乃又公然傳教。重修四堂。聖教又復昌明。轉移之神。固知非人力也。

教皇以北京主教所轄地面太廣。教化恐難普及。於同治二年。割蒙古地面。別令比利時國。聖母無玷聖心會士來傳。會士聞命踴躍。傳教熱心。爲時不久。蒙古分。中。東。西。三大區由三位主教分傳。其東三省之地。（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也。）則割分於巴黎傳教會士。會士接管以來。教務日有起色。今東三省分兩大區。由兩位主教經理。一位駐奉天一位駐吉林。　又割直隸東南舊有三府二州之地。令法國耶穌會士來傳。主教駐獻縣。直隸西南境。正定順德一帶。別爲一區。由駐正定之主教轄治。若四川雲貴三省。初惟一主教。至同

義舉之多

治初四川一省。分三大區。由三位主教經理。雲貴兩省。各有本主教。湖北江西等處。亦有添設之主教。此同治初年。各省教務之大略情形也。

各省主教。在所轄區域。又各立修道院。培植傳教人材。從此中國神父。亦與年俱增。不似從前。惟仰給於澳門。檳榔嶼。該兩地與內地隔絕。往返諸多不便。故所成就者。爲數無多。　各省傳教之區。又廣設大小學堂。教育教中子弟。立育嬰堂。慈善院之屬。收養無依孤兒。與諸衰老殘疾。煢獨無告之人。種種善舉。推行日廣。教化因以日隆。　至當時所修之大堂。爲數亦多。除北京新修之救世堂外。若天津之聖母得勝堂。廣東省城。與上川島。閔主教所建之兩堂。湖北漢口聖方濟各會士。與上海耶穌會士所建之堂。並山

博物館

東齊南之堂。均輪奐鉅製。壯麗可觀。爲中國前此所不多見者。厥後續建之堂。遞年增添。不可殫述。

北京譚修士所設之博物館。亦有不可泯沒者。館在北堂左近。內儲珍禽奇獸。大小無慮四千餘種。翎毛鮮潔。栩栩如生。又有奇異木石金寶之類。多不勝數。皆博物家所罕見者。開館後。遠近爭傳。爭來遊賞。王公巨卿。亦多來者。此雖世俗事。然可藉以考求物理。開擴眼界。亦可使教士與官紳各界接洽。未始不可爲開教之一助。此教士目的所在也。

遣使出洋

同治五年。政府遣知縣斌椿。率同官生若干名。赴西洋遊歷。其時。風氣未開。人咸視出洋爲畏途。鮮有不以西洋諸國爲蠻野者。及斌椿西遊歸來。爲述外洋風景。及各國優待諸情。乃知彼中教化

風俗。實有中國所不逮者。而各種科學。則更遠駕中國而上之。於是開通之士。漸易其輕視外洋之心。而爲崇拜矣。惟彼不屑考查者。成見在胸。多所疑忌。咸同時。正多其人。

殯葬盛禮

同治七年。北京孟主教去世。殯葬之日。各國公使與總理衙門人員。多來弔唁。教中士民雲集。肅隊前導。排列至數里之遙。一路諷經奏樂。聲聞數里之外。送殯之車。多至四百餘輛。京師重地。而有如此盛儀。洵聖教昌明景象也。

排外原因

當時各省教務。雖稱平順。而民間仇教之事。仍時有所聞。在長江流域爲尤甚。推原其故。約有三端。　中國自古開關自守。不與外洋通往來。幾不知有歐美諸國。由是養成一種驕己輕人之習慣。自視過高。對外國人。咸有鄙夷不屑之心。幾成第二天性。牢不可

破。一旦見西洋傳教士。遊行內地。形狀略殊。即忿不能平。此黨同伐異入主出奴之見也。其故一。

聖教戒律嚴峻清高。令人棄絕異端。不敬佛老。一切拜廟燒香。迎神演戲。看風水。焚紙幣。拜木偶。立牌位。祭亡人。種種邪妄不經之事。俱所不許。適與流俗相反。人情狃於習慣。習非勝是。聖教獨與抵抗。必欲奉教人。一律棄絕。此招尤速謗之原也。其故二。

人不知西士遠來之意。實爲榮主救人。皮相揣摩。多所誤會。或謂西士爲謀國。爲求名利。或謂迷拐幼孩。摘心挖眼。運往西洋。種種疑謗。在今日而大明者。在當日則多信爲眞實。愚民無知。原無足怪。獨惜號爲文人學士者。亦從而附和之。甚且提倡之。著謗教書。繪謗教畫。散佈遠近。以致人心惶惑。起與聖教爲難。此謠言惑衆之尤也。其故三。

境遇不同

以上三故。各省所同。而教士境遇。乃互相懸殊者。則以地方官。有賢與不肖之別也。其在賢者。存心公正。恪守約章。待教士以禮。遇事持平。則所轄境內。教務自然興隆。 若不肖之地方官。頑固性成。惟知排外。視約章若廢紙。疾教士如眼釘。遇有頑民鬧教事。坐視不管。甚或暗中授意。推波助瀾。以致教士教民。備受屈抑。含冤莫伸。教務因而不振。凡此情形。在長江流域。固數見不鮮也。茲將同治年間教難。約略紀之如左。

四川

四川　此省教務素佳。同治初年。三主教所轄地面。計洋教士。三十七員。華教士五十七員。 惟酉陽州。僻處東南隅。風氣閉塞。於教理眞相。多所隔膜。同治四年。羅神父至酉陽開教。士民起與爲難。幾乎被殺。而招待之家。與教友數人。則皆遇害。 及事稍平。馬

神父又去傳教。被人投入河中。繼又拉至大街。亂刀致死。事後。經官驗視。驗出致命傷。八十二處。數年之後。此案方結。　同治六七年。李神父又去傳教。設立男女學堂。盡心化導。不料。同治七年。十二月。立名贈禮之次日。爲陽曆年節之第二日。匪徒大帮入城。聲言搜殺洋人。李神父聞信。急將堂門緊閉。率教友竭力抵拒。匪黨以火藥轟開堂門。神父與教友學生。四十一人同遭慘殺。無一倖免者。聖堂房屋。則付之一炬。　州官置身局外。坐視不救。事後。申詳上憲。反謂洋人兇橫。欺害良民。禍由自取。至案懸不結者。數年。酉陽巨紳張丕昭作謗教書。散布遠近。居民爲所蠱惑。羣起與教友爲難。計酉陽與彭水境內教友。被焚掠者七八百家。

貴州　自田興恕去後。教務平順。每年添教友不少。同治七年。白

主教在貴陽府起建天主堂。撫臺給地基。教外亦捐助。乃不久。爲酉陽亂事牽動。在遵義府地面。大起仇教風波。一般無知愚民。爲劣紳所惑。傳單聚衆。與教友尋衅。教友不背教。不踐十字者。一律驅逐出境。計闔境被抄掠之教友。不下七八百家。亦有被殺者。若聖堂與教士房屋。則悉被拆毀。　知府陳光璧。置若罔聞。不一彈壓。一任匪徒妄爲。　教士雖未遇害。而被毒打窘辱者。則有數人。此同治八年事也。前四年。穆戴兩神父。遭回亂隕命。尙非官民仇教者比。故不詳載。　雲南杜神父死於匪亂。事亦相同。

江蘇　同治初年。郎主教下鄉巡查教務。公車所至。教內外無不歡迎。頗有廣揚景象。乃無何。鎭江淮安。忽有驅辱教士等情。南京則有匿名揭帖。謂教士迷拐幼孩。摘心挖眼云云。此謠在揚州更

甚。人言藉藉。萬口一詞。以致人心惶惑。教難遂起。我教神父與英教牧師同時被逐。教堂房舍。亦被拆毀。此案久懸未結。後官起出新葬之嬰孩屍身。十二具。開棺驗看。目睛猶在。方知挖眼之謠是虛。繼又憚於英兵輪之恫喝。方允賠償所失。了結此案。

安徽

安徽　安慶府。昔年聖教犯禁。聖堂改爲倉廒。同治四年。官給地基。另建聖堂。以賠昔年沒收之天主堂產業。不料。事過三年。紳民爲謠言所惑。鳴鑼聚衆。齊心驅逐教士。聖堂屋舍。搶掠一空。金韓兩神父。幾遭不測。未幾。建德縣。亦起仇教風波。教友被焚掠者。八十餘家。死於非命者。二十五人。韓教士僅以身免。

湖廣

湖北　湖北亦有仇教事。天門縣莠民結合團體。聚衆仇教。焚毀教堂四五座。教民被焚掠者數十家。　利川縣縣官疾惡聖教。拘拏教友。

毀其廬舍。教友有監斃者。凡此諸案。與四川貴州之事。經法使羅淑亞親赴其地。與中國地方官。嚴重交涉。久之。方始了結。　湖南仇教更烈。自昔年藍月旺神父致命於長沙。數十年來。未改方針。一意仇教。長沙省垣。不准西士駐足。雖有和約。抗不遵照。甚矣。魔鬼與天主爲敵。蓋無計不施也。

江西

江西遭洪秀全太平軍之亂。兵燹頻仍。累年不休。教友喪亡過半。其時神父止二三位。孟神父且死於亂兵。教務益形衰落。同治四年。教皇以河南巴主教。調任江西主教。與浙江分區而治。自此教務。始漸有起色。

河南

河南爲捻匪張總愚肇亂之區。被害尤烈。教務受波及。大有衰頹之象。同治初年。擔任教務者。惟遣使會西士二人。與中士三人而已。南陽府康熙時之天主堂。久經沒收。改爲廟

宇。和約既成。教士據和約。向地方官索還。官一味頑抗。竟不依從。同治八年。教皇命河南教務。改由義大利密郎府傳教會士接管。從此教士增添。教務亦漸振興。不久分設三主教區矣。

廣東　雷州府亦出有教案。聖誕瞻禮日。教友方同堂瞻禮。忽匪徒聚衆來攻。戕殺教友七名。傷數十名。聖堂被毀者四座。教民被刼掠者。百六十家。此同治八年事也。次年。楊沙勿略在惠州下鄉開教。亦被戕害。楊初居武職。後去官奉教異常熱心。帮助神父傳教。所至有功。教仇恐其熱心。殺之。

陝西　漢中府開教最早。教友素多。同治元年。陳得才率太平軍。圍攻十一個月始下。強者被裹脅。老弱被慘殺。城中居民。與四鄉避難而來者。幾無孑遺。闔屬教友。初有一萬三千之多。亂後。惟餘

三四千而已。

直隸

直隸　同治七年。捻匪入獻縣境。大肆刼掠。教友遇害者多名。內有貞女二名。教婦一名。皆因貞操不屈。遇害。獻縣總教堂。亦被搶掠。所失不貲。然匪縱火燒堂。與修院房屋。火燃而自熄。未爲大害。杜主教與衆神父。紛紛避亂。備受苦楚。修道生被裹脅數名。年內。皆得生還。　他若山東山西與塞外等區。教務大致平順。無甚可紀。

教務進境

已上所述。仇教之事。限於區域。非通國在在皆然也。其他區域。地方官遵守約章。待教士以禮。遇有民教爭端。亦能持平斷結。教務大致興隆。進步之速。遠過道咸以前。故同治時。每年各省。約共添教友一二萬。或三四萬不等。　當時教難。始於四川貴州。漸及長

哥老會

妖言惑衆

江流域。而極於天津之屠殺。推原其故。則莫不以謠言煽惑。爲導火線焉。

自同治初年。即有所謂哥老會者。以排滿仇教爲宗旨。在長江流域。散佈謠言。或匿名揭帖。又作謗教書。流傳遠近。謂奉教人將死。則教士來取其目睛。領洗時。則啖以迷藥。使其信心堅固。終不反悔。又迷拐幼孩。挖其目睛。取其腦髓心肝。用作藥品。種種狂妄怪誕之事。皆言之鑿鑿。捏造証據多端。（見經世文。與西事紀等書。）凡此謠言。實爲近數十年。愚民仇教之一大原因。究之。陰霾既過。日月重光。至今日。而是非大白。亦何傷於聖教哉。徒見彼文人學士。自命爲讀書明理者。造此無根謊言。適足令有識者。笑其愚頑耳。外人每謂中國無教化。或謂半化之國。皆彼造謠生事之狂夫。有以招之。今還

天津教難緣起

以質之。當亦無詞以自解。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理固然也。

同治六年。朝廷以哥老會匪。造謠生事。有妨地方治安。諭飭各省督撫。嚴拿治罪。然各地方官。或碍於情面。或竟以會匪造謠仇教爲義舉。未有認眞査拿者。致謗教書。流傳日廣。同治九年夏。陳國瑞在南京散播謠言。希圖起事。以總督馬新貽辦事嚴明。且與西士善。計不得售。乃北上至天津。而焚殺之禍。遂兆於此。陳初從僧王打仗。爲僧王義子。疾惡洋人特甚。旣至天津。乃百方鼓煽。謗教揭帖。徧張通衢。極力詆毀。地方官任其所爲。毫不查禁。不久。人心多爲所惑。津地五方人雜。莠民素多。最易煽亂。此等莠民。在津謀食。多無常業。當時人呼爲混混兒。

拐案

會此時有迷拐人口之犯。大約係陳某賄買。被拿到官。則當堂直

法領事等之遇害

供係天主堂主使。此事關傳之後。人心大憤。竟無一公正明理之人。力辨其誣。五月二十三。大衆群集天主堂前。拋磚飛瓦。大肆咆哮。府縣官等閒視之。一任亂民鼓譟。不一彈壓。時住堂之謝吳兩司鐸。見勢不佳。亟往法國領事署。稟告領事豐大業。豐領事即赴北洋大臣崇厚衙門。請派兵保護在津洋人。崇厚諉以不能。惟勸豐領事在伊衙門藏匿。可保無虞。豐領事拒之曰。某奉本國命令。在津保護本國人士。豈懼死耶。若不設法相救。如有意外之禍。則咎有攸歸矣。遂辭去。欲回本衙門。死於任所。其隨員西孟。揮劍在前開道。人皆辟易。路遇天津知縣劉傑。查堂方出。豐領事向前求救。劉傑不顧而走。若弗聞者。豐領事憤甚。持手槍擊之。未中。二人一路格鬪。冒死前行。及至本署。見署中匪衆充斥。正肆殺掠。天主

堂之謝吳兩司鐸。方至領事署避難。即遭慘殺。別有寓居領事署之洋人二名。亦及於難。豐領事與隨員西孟。適當此時回寓。故不旋踵。亦爲若輩戕害。匪衆乃舉火焚領事署。又將司鐸領事等六人屍身。投之河中。其附近領署之天主堂。亦付之一炬。此陽曆六月二十二日午前事也。

午後。乃過河至仁慈堂焚殺。仁慈堂。西洋修女院也。建設已八九年。修女十名。稱仁愛貞女。收養孤兒幼女。兼醫病施藥。行種種慈善事業。久爲正人所賞識。方午前。匪衆焚領署。與天主堂時。修女輩。遙望火燄飛揚。瀰滿天空。不勝驚疑。知必有異。惟因無人通信。不得其詳。遂緊閉院門。各入聖堂祈禱。預備致命。午後。忽聞人聲喧譁。洶湧前來。修女急令幼孩輩。藏於地窖中。及匪衆破門而入。

英美俄之波及

修女乃向前迎之曰。我輩在津年久。惟知濟困憐貧。未嘗害人。人所共知。何得以無禮相加。匪衆置若罔聞。狂呼亂叫。如虎如狼。向諸修女揮刀亂砍。不旋踵。十人皆身被多傷。倒地而死。又舉火燒房。瞬息皆成灰燼。至院中孤兒輩。匪衆本無意加害。尋出之後。送交知縣衙門。惟其中十餘名。在地窖中。已被火烟鬱斃。 同時。有在仁慈堂。附近處。寓居之法商夫婦。與俄人三名。均被戕害。英美兩國之福音堂。亦遭焚掠。交涉巨案。由此而起。

朝廷命直隸總督曾國藩赴津查辦。密囑先了英美俄三國之事。俾不與法國事牽混。明謂三國事。係由津人誤會。致受波及。非有意仇三國也。法國事至本年九月間。方纔議結。中國給賠卹銀二十五萬兩。肇事匪徒。先後正法二十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法使

巨案之結局

善後章程

羅淑亞。意猶未愜。必欲令天津知府張光藻。與知縣劉傑。抵償性命。中國堅執不允。時法普方在交戰。遠東之事。不能兼顧。羅淑亞已有所聞。是以亦未敢力爭。只得遷就完結。

其主使之陳國瑞。當匪衆焚殺時。乘馬指揮。萬目共覩。實爲此案罪魁。乃得倖逃法網。逍遙無事者。豈惟是錢能通神。亦由黨援衆多耳。厥後朝廷以法使之請。將府縣兩官充發伊犂。革職永不敘用。又使北洋大臣崇厚。赴法謝罪。然爲顧全其臉面。美其名曰。出使法國大臣。

津事雖經了結。總理衙門懲前毖後。乃定善後章程八條。照會各國使臣。令各省傳教士。一體遵守。各國使臣。因這章程。束縛教士太甚。不合條約。且指摘四川貴州教士教民之處。又多失實。由於誤聽一面之詞。咸力拒之。是以未生效力。然八條章程。已閱傳歐

給准外國使臣覲見

州各國矣。無宗教派。素以仇教爲宗旨。每藉以爲口實。

同治十二年。皇上年十八。大婚親政。舉國騰歡。駐京各國使臣。力求覲見。同伸慶祝。乃廷臣泥於咸見。以外國使臣。不肯行跪拜之禮。堅辭不允。然亦有反對者。謂中國使臣之赴外洋各國者。皆得見其君主。禮節甚簡。無跪拜之繁文。何中國獨異。未幾此說得勝。遂於是年六月間。准各國使臣。在紫光閣行覲見禮。但三鞠躬。誦讀國書。無他儀文。乃好事者。揑造謠言。謂英法各使臣。一到御案前。爲天威所懾。駭汗變色。口噤股栗。致所持國書。亦落地下。且有僵仆倒地。不能起立者。經恭親王等提起而扶掖之。方得下階而出。此種無稽謠言。徧傳京津一帶。人多信之。亦可見當時人心之虛憍矣。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皇上患痘。崩於養心殿。皇太后乃以醇親王四歲之子載湉。入承大統。以明年爲光緒元年。太后復垂簾聽政。

剪辮之謠

光緒二年。長江上下游。謠言又起。而皖南尤甚。（安徽江南）之謠言謂有人以邪術。剪人髮辮。果然。被剪者屈指可數而天主教獨無一人被剪。於是民人初疑白蓮教者。漸又疑天主教所爲。謂教友楊琴錫等。能驅使紙人。乘人夜睡時。剪人髮辮。教仇乘機鼓煽。愚民遂爲所惑。一呼百應。羣起與聖教爲難。未幾。建平。宣城。甯國等屬教堂。多爲所燬。教士黃之紳。教友楊琴錫等。或爲亂民所殺。或經官處死。眞无妄之災也。（見當時章奏）此案久後始結。何渚其人。實爲倡亂罪魁。

直省大饑

光緒三年。河南。山西。直隸。均大旱。赤地數千里。五穀盡槁。次年更

甚。民無所得食。以致餓斃及病亡者。爲數甚巨。約得居民四分之一。直隸被災者八十三縣。據當時報告。約死八百餘萬之多。當此時也。教士舍己救人。顧慰病患。亦多染疫而死者。然是年教外向化者。較往年爲多。天主每藉世患警醒迷人。是天主之罰。亦正天主之慈恩也。

中法之戰

光緒十年。十一年。中國因越南事。與法國失和。朝廷以法教士在內地傳教者甚多。概與戰事無涉。仍諭令地方官一體保護。故交戰期內。內地教務平順。一如常時。惟廣東等省。去戰地較近者。愚民無知。屢欲遷怒於教士。幸教士等及時躲避。未遭殃及。然事平後。檢查各處教堂。多有被毀掠者。

波及教務

若越南東京。國王憤法人之侵擾。誤以爲教會所致。下令屠殺教友。一時致命者。有三萬八千

之多云。上川島聖方濟各沙勿略堂。亦於是時被毀。島上教友。遇害者十人。十一年四月。與法議和。重訂新約十款。法兵不不侵擾中國邊界。中國亦不復干涉越南事。從此越南歸法國保護。不復稱藩於中國。

光緒十二年。皇太后以皇上大婚在邇。行將歸政頤養。擬在三海附近。起建宮闕。爲遊息之所。惟嫌地勢狹隘。欲將法教士住持之北堂圈入。命直隸總督李鴻章玉成其事。李鴻章乃商於教士樊國樑。樊教士謂北堂地基。與舊有宅第。係昔年康熙皇帝欽賜。而天主堂。亦皇上發帑勅建者。屈指計之。將及二百年。此事所關重大。敝堂未敢擅主。必須奏請羅瑪教皇。裁奪施行。云云。李鴻章乃遣英人敦約翰。赴羅瑪陳請。教皇良第十三乃召樊教士。前來

西什庫
新北堂

面議。又命與法政府商酌。旋議定要求五欵。如中朝照准。教士即無不如命。五欵如左。

一皇上在城內。另給寬曠隙地。俾資改建。 二。給建造銀兩。 三。頒發上諭。登諸京報。曉示天下。使中外咸知。此次遷移北堂。非驅逐教士者比。故改建新堂。仍在皇城內。密邇宮禁。 四。仍給勅建天主堂之匾額。以復舊觀。 五。立龍碑。覆以黃亭。以垂久遠。

及樊教士自歐洲回歸。備述教皇念中朝保教盛情。情願將北堂退讓。惟請在皇城內。另給地基改建云云。當經李鴻章奏明朝廷。所請五欵。一一照准。

厥後。經李鴻章與樊教士磋商。以西安門內西什庫地基。劃歸天主堂。其地較北堂舊基。寬廣倍之。又優給改建經費。四十五萬兩。

於是遷堂之事。各得如願以償。未滿一年。西什庫營建房屋。八百餘間落成。主教神父等。當即退出舊北堂。移交總理衙門接管。所有博物館。與大堂上之西洋巨琴。一併移交。作爲教士敬儀。至西什庫新大堂。光緒十四年冬。方始告竣。規模宏敞。可推中國第一。祝聖之日。各國使臣多來與禮。皇上遣大臣孫毓汶前來致賀。主教設筵相款。中外歡洽。頗極一時之盛。

按皇太后欲將北堂圈入禁中。別有一大原因。所謂欲起建宮闕。開闢苑囿。爲日後歸政頤養之所者。特託詞耳。其原因如下。此堂密邇皇宮。爲康熙時所勅建。惟自嘉道以來。西士被逐。此堂久經作廢。十字架。鐘樓等。亦已拆毀。自咸豐十年。和約既成。乃又歸還法國教士。如約章所預訂。法教士爲記念天津條約。

南省不靖

周漢之無識

用法政府所給公費。又將此堂重修而擴大之。左右兩鐘樓。巍巍高矗。每日午後。倒影於宮中。瞻禮日。則琴聲歌聲。誦禱聲。喧聒於宮人耳鼓。無不聞者。殊討人厭。於一八八六年之冬。太后起意。必欲除去此堂。

時長江流域。又有仇教排外之謠。輾轉傳播。日甚一日。而主謀鼓吹之人。仍是哥老會匪。雖歷年來。朝廷屢次嚴禁。而地方官奉行不力。根株終未禁絕。至光緒十七年。滋擾反甚於前。甚至刊爲書說。編作歌謠。或繪成圖畫。率皆鄙俚不經。不堪寓目。湖南周漢實爲鼓吹最力之人。人言藉藉。無可諱飾。周漢科第出身。曾爲監司大員（道臺）乃行同市井頑童。不惜自貶人格。而地方官或礙於情面。或且視爲義舉。一任其造謠煽惑。不一查禁。匿名揭帖。徧張通衢。

宜昌

蕪湖

以致是年四月以後。教禍大作。安徽之蕪湖。廣德。江蘇之丹陽。無錫。 湖北之武穴。宜昌。 江西之九江等處。各教堂。育嬰堂。與教士房屋。同遭焚燬。財物搶掠一空。惟未傷害人命。教士人等。因近處有船。得及時避匿。因以倖免。

方宜昌焚燬教堂時。亂徒雲集。鬨傳教堂所蓄養之幼孩七十餘人。皆被教士剜去目睛。百口一詞。愚民多信爲眞實。及委員會同府縣。親來教堂。一一驗視。則毫無踪影。見七十餘孩中。止有一孩瞽其一目。然就近查看。眼眶中。目睛猶在。問其人及其父母。則均言因出痘所傷。致不能視。由是羣疑始釋。亦可見造謠者之無識也。又如蕪湖焚教堂時。羣謂教堂中有地窖。內儲人眼睛。幾至盈滿。有蠕蠕作動者。狂夫造謠。荒誕離奇。既可憐。又可笑也。彼歐美

文明之邦。斷無此類謠言。如其有之。人亦不信。反觀我國。能不汗顏。

保教之諭

朝廷因長江一帶。焚燬教堂之事。同時並起。深恐蔓延日廣。激成交涉重案。連出上諭數道。責成地方官。一面保護教堂。一面嚴拏造謠生事之人。從重治罪。嗣因英法使臣。指控周漢爲倡亂罪魁。朝廷即將周漢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或謂周漢素有心疾。往往顛狂。狀若負魔。觀其所爲。此說必非無因。不然。以讀書明理之人。而狂悖若是。殊不可解。

查堂

是年六月。朝廷又諭飭各省。調查教堂數目。坐落何方。是否洋式。抑係華式。雖朝廷此舉。意在保護教堂。而不知者。反生疑慮。適予教仇以造謠生事之機。故雖命下。辦理迄未認眞。蓋各國公使。多不以爲然也。

邊外教

鄭

理匪

是年秋。塞外承德府。亦有仇教之事。較之長江流域。尤爲酷烈。先是有所稱在理教者。亦名金丹道。亦白蓮密密教之流亞也。其魁首楊悅春等。初則暗地傳播。以仇教排外爲宗旨。嗣以人數衆多。互相勾煽。乃明目張膽。大揭仇教之旗。到處焚燬教堂。殺戮教民。八溝等處。教友素多。遭匪衆焚殺。死數百人。教堂育嬰堂之類。皆成邱墟。林之桂神父。當羣匪來時。潛身藏匿。被匪衆尋獲。拉至大廟內。繫之樹上。剖腹致死。　厥後。在理教匪。與紅胡子匪連合。衆約數萬。攻陷朝陽。踞爲巢穴。直隸總督李鴻章奉旨勦匪。遣葉志超統兵進攻。轉戰兩個月。方始削平。然朝陽赤峯之間。村鎮成墟。非復向日景象。教民遇害者。約有千人之多。

中日之戰

光緒二十年。朝廷因日本不認高麗爲中國藩屬。下令與日本決

裂。調兵遣將。蓄欲一決雌雄。及兩軍相見。戰於牙山。則我軍節節敗退。平壤一戰。我軍且退出高麗。既而日軍過鴨綠江。進陷九連城。長驅直入。竟無能禦之者。旅順口環列礮臺二十餘座。號爲天險者。亦不戰而入日人之掌握。同時。我國海軍戰艦十八艘。被日人擄毀殆盡。於是朝廷震恐。遣使請和。遂訂馬關之約。一。中國不得以高麗爲藩屬國。二。償兵費。三。割臺灣澎湖。及遼東半島。

是役也。有裨益於中國人心風俗者一事。使朝野上下。向日驕己輕人。傲物排外之思想。爲之頓減。此後。准外國使臣在正殿覲見。不似前此在紫光閣。直以藩屬視外國矣。且兩國交戰期內。遼東山東逼近戰線區域。教堂除小黑山一二處。遭搶掠外。餘俱無恙。

中日戰事纔結。四川仇教風波又起。成都東校場天主堂。育嬰堂。

與教士住屋。並英美耆反教之醫院。福音堂。是年五月間。同遭焚掠。教士人等。僅以身免。總督劉秉璋素抱仇教主義。坐視不救。一任亂徒滋擾。以致蔓延日廣。省垣外。焚堂仇教之案。日有所聞。御史吳光奎奏參劉秉璋。言省城滋事之始。劉置之不理。並未派兵彈壓。無業游民。愈聚愈多以致仇教風波。日形擴大。云云。皇上因降旨革劉秉璋職。永不敘用。

然劉秉璋雖去。亂事未已。匪首余蠻子率衆數千人。以仇教爲名。搶掠財物。放火殺人。肆擾十餘州縣。以致四川三主教所轄境內。教民被害者。奚止千家。而川東合州。大足。永昌。榮昌。銅梁各州縣。被害尤烈。教民房產蕩失。無家可歸者甚衆。既而黃神父遇害。華神父被擄。直至光緒二十四年秋。余蠻子受撫。華神父西名字爾

教難蔓延

理方得被釋。朝廷不惜名器。獎以𨧀頂。亂事方已。民國元年。余又倡亂。戰敗被擒。遂伏誅。

方余蠻子在四川倡亂時。影響及於別省。焚殺搶刼之事。層出不窮。如江蘇之碭山江陰。教堂俱被毀。 山東冠縣。且有毀教堂。改修廟宇之事。 鉅野縣。則殺德國天主教士二人。 湖北南璋等處。教堂被焚。味多林神父。致命於長樂。 沙市之亂。仇教風波。且波及於國家所設之稅務局。 廣東永安州伯爾多來神父被亂民戕殺。 沙乃斯神父則被戕於博羅。教友遇害者十三人。 廣西馬在邇神父自南甯起程赴西林。中途被殺。從人亦及於難。他處仇教之事尚多。不暇細述。

德據膠州灣

瓜分之謠

凡此教案。惟山東鉅野之事。關係尤巨。德國威廉二世。乘此機會。發兵佔踞膠州灣。以爲本國遠東軍港。德國此舉。蓋蓄意已久。特以無所藉口。遲遲未發。　上年德國與俄法二國要求日本退還中國遼東半島。日本懼于三國之怒。隱忍退還。嗣俄法索酬於中國。皆有所獲。獨德國尙無所得。心殊不快。茲何幸有本國教士被殺之佳緣。遂藉端攫取一黃海極好之軍港。固非有愛於天主教之神父也。然德國此舉。牽動大局。英俄法三國。託名均勢。咸有所求。於是俄租旅順。與大連灣。英租威海衛。法租廣州灣。中國自甲午大敗之後。割地賠款。孱弱已極。於諸國之要求。無不曲從。於是形勝要害之區。咸入外人掌握。而瓜分中國之謠。同時並起。此實中日戰爭前。所不及料者也。

力圖自強

從此朝野上下。憤外人之欺凌。漸分兩派。一維新派。其言曰。我國之不振。由於政治學術之不良。非從事改革。不足以圖強。此派又分急進。緩進二黨。若康有爲之徒。急進黨也。而張袁諸人。則是緩進黨。一派。主於守舊。惟知攘夷排外。而不思所以自強。此派在當日實居多數。頑固無知。夜郎自大。致釀成後日拳匪之亂。光緒二十四年。皇上一意變法。力圖自強。擢用康有爲及其徒黨。日下維新之詔。廢八股時文。括廟產。興辦學堂。准士民上書言事。種種新政。皆救時良策。惟惜操之過驟。致守舊一派。怨言繁興。皇太后意尤不愜。光緒覺之。乃起意聯絡袁世凱。以伸帝權。而防舊黨。時袁世凱爲練兵大臣。而太后胞姪榮祿。爲直隸總督。事機不密。光緒心事。爲太后聞知。遂有是年八月之變。

戊戌政變

太后自頤和園。急遽回宮。復臨朝聽政。託言光緒染有心疾。不能視事。置於南海之瀛臺。下詔捕康有爲黨。康有爲聞警先遁。其徒譚嗣同等六人皆被殺。其他與維新黨有關係之大臣。皆遭貶黜。革除新政。盡復舊觀。於是一般昏庸頑固之守舊黨。又聯翩而起。太后恨猶未已。欲謀廢立。乃託詞光緒無子。以端王（載漪）之子。爲同治太子。稱大阿哥。由是大權悉歸端王。端王毫無意識。剛愎自用。後日義和拳匪之禍。實肇於此。

拳匪源流

義和拳。本白蓮教之變名。白蓮教自明時。即屢次謀爲不軌。至前清嘉慶時。則滋擾益甚。朝廷下令禁絕。立法最嚴。往往首要各犯。一經拏獲。即凌遲處死。由是改頭換面。稱八卦教。或稱天理教。金丹道諸名目。嘉慶十八年。林清之亂。幾陷皇城。從此禁令益嚴。教

李秉衡 毓賢

朱紅燈

匪斂迹。不敢露面矣。然山東直隸。潛伏民間者尚多。至光緒時。又漸熾昌。稱大刀會。後改名義和拳。初惟揚言練習拳刀。保護身家。後則託名保清滅洋。以掩其肆爲不法之舉動。

會其時。李秉衡爲山東巡撫。而毓賢則爲按察司。二人皆昏庸。不識時務。常懷排外思想。見拳匪之仇教也。心甚喜之。聽其輾轉傳播。不一禁止。由是教案日多。李秉衡等。俱置之不理。迨光緒二十三年冬。德國教士被殺。朝廷因外人之威逼。撤李秉衡任。李秉衡大恚。仇外之意。由是益堅。

然其時。拳匪仇教。尚未敢大肆。張汝梅繼山東巡撫任。大致平順。至光緒二十五年春。毓賢貪緣權貴。陞補山東巡撫。崇信拳匪。多方獎勵。仇教之事又起。

有名朱紅燈者。自稱明裔。聚衆千餘人。託名習拳。在在與教民爲

茌 音赤 作茌非

難。焚燬教堂。搶刼教民。勢甚猖獗。及官兵前往解散。朱匪列陣以待。竟敢抗拒官軍。平原一戰。傷斃兵士數十人。逆迹已著。乃毓賢喜其仇教也。一味縱容。不之禁。因而效尤者。紛紛並起。聚衆焚掠。大小不下十餘股。以致數月之間。擾及十餘州縣。而平原禹城。茌平。恩縣爲尤甚。計茌平一縣。拳廠不下八百餘所。東昌十屬。盡遭荼毒。既而肥城縣。英國教士亦被戕。於是朝廷因各國公使嘖有煩言。不得已。乃撤毓賢任。而以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此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事也。

毓賢既因教案去官。仇恨西人益甚。乃進京。遊說於權貴之門。大意謂。拳民皆義民。不可以匪目之。且有神技妙術。不畏槍礮。今國勢日衰。外患日逼。皆由於民志未伸。若再殺拳民。無異自翦羽翼。

親貴被惑

非計之得也。爲今之計。莫若利用之。以我國人民之衆。土地之廣。若皆習拳。兆衆一心。彼洋人雖狡。亦豈能如我何哉。强國之道。當無過於此者是在毅然行之耳。　時當國之頑固王大臣。如端王。剛毅。徐桐輩。久有滅洋之志。而焦慮苦思。不得其術。一旦聞毓賢此言。如夢初醒。決計欲用拳衆。一洩積憤。滿望事成之後。可以謀廢立。（時太后黨欲廢光緒帝）並可以塞維新黨之口。一舉而兩得之。　惟太后意尚未決。端剛未能遽行其所欲。是以已亥之冬。與庚子之春。政府對於各處拳亂。忽剿忽撫。時而欲解散。時而欲利用。蓋方鍼尚未定也。

是時山東拳亂。勢已大熾。影響及於直隸東南境。故城景州深州。獻縣等處。教仇竊發。託名習拳。與教友爲難。教堂被燒搶者。時有

武修和尙

山東拳匪之蔓延

所聞。人心皇皇。一日數驚。景州武修和尙爲之渠魁。幸其時。地方官。與官軍。彈壓尙屬認眞。是以不數月。即行撲滅。道武修授首。旋又平復。惟是時直省大員。如總督裕祿。按察司廷雍。懼失端王剛毅之歡。頗不以剿辦拳匪爲是。故州縣官。凡認眞剿辦拳匪者。悉予撤革或遭申斥。布政司廷杰。以不附廷雍。亦被撤任。 所有梅軍門派往駐防景州獻縣教堂之兵。亦命撤去。是以光緒二十五年冬。撲滅之匪燄。至二十六年春。又漸燃起。且加甚焉。

袁世凱既補山東巡撫。恨拳匪無理取鬧。殺人放火。行同土匪。乃一意主剿。其所出四言告示。有曰黃巾紅巾。左道惑人。張角餘孽。與匪同倫。詐稱避槍。飛子亡身。云云。拳匪在山東。既懾於袁世凱之禁令。不敢大肆。乃紛紛北上。蔓延及於直隸山西。及關東塞外。

謠謗繁興

而流寓京津一帶者尤多。庚子春夏之交。由山東散往四遠之匪。當不下數十萬人。到處鼓煽。勸人習拳。其鼓煽之理由。則曰。保清滅洋也。一面盛稱拳術之神奇。謂一入拳廠。伏跪神壇前。虔誦咒語。則神降附體。頃刻之間。武藝嫻熟。刀矛不傷。槍礮無害。此所謂神兵也。以一可以當百。一面痛詆洋人之禍中國。以不敬拜世俗之神佛。爲莫大罪名。謂教士摘心剜眼。迷拐小兒。在井中下毒藥。種種謠謗。萬口騰宣。鄉愚無知。皆信爲實。於是自通都大邑。以至僻鄉偏隅。凡有井泉之處。皆皮棚派人看守。問之。則曰。防洋人下毒藥也。教士洋人。統稱老毛子。教民等則稱二毛子。其他通洋語。用洋貨。與洋人共事者。更有三毛子。四毛子之稱。是年。春夏苦旱。則散布謠言。曰。不下雨。地發乾。都是教堂擋住天。云云。凡此蜚言

謗語。徧傳各處。不可殫述。

荒誕之拳術

至拳匪所敬之神。皆發源於戲劇小說。如姜太公諸葛亮。孫悟空。豬八戒。楊香武。黃天霸之類。所誦咒語。長短不一。詞亦互異。有八字者。曰。唐僧沙僧。八戒悟空。有二十餘字者。曰。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開。一指地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　荒誕不經。令人齒冷。其他咒語尚多。大略相同。不暇詳述。習拳者。旣誦咒語。少頃仆地。口湧白沫。旋又奮然而起。索刀則與一刀。索棒則與一棒。手舞足蹈。狀類瘋狂。曰。我某神仙也。是謂神靈附體。以神靈各異。而有大師兄。二師兄。三四五師兄之別。謂精其術者。手無寸鐵。隨意指揮。便能攻堅破敵。且能拉倒洋樓。立降天火。

紅燈照

又有紅燈照者。皆十餘齡幼女。身著紅衫紅袴。一手持紅燈。一手持紅巾。謂能飛行

廷臣被惑邪說紛紜

空際。隨意縱火。帶同義和拳勦滅洋人。拳匪目爲仙女。奉令維謹。有大師姐。二師姐之稱。　種種狂誕離奇之談。無所不有。一倡百和。幾無一人不信。是可見人民知識之閉塞矣。外人以是或鄙我爲半化。爲蠻野。我亦何詞之有。

至北京政府。載漪剛毅等。旣惑於毓賢之說。而以拳匪爲義民。彼等方踞要津。大權在握。一時謟諛干進者。莫不同聲附和。尙書啟秀奏言。山西五台山。有神兵十萬。請召來助戰。編修王龍文奏稱。山東僧普法。提倡義和神拳。四川余蠻子。與湖南周漢。鼓勵民心。仇殺西教。皆有功於國家。是三賢也。請破格錄用。主事萬秉鑑奏言。昔曾國藩辦天津教案。所殺之二十一人。皆義士也。請議卹。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口。夷船不能過。一時

邪說紛紜。闔庭聒耳。蓋至四五月間。廷臣傾信拳匪者。已居大半矣。其一二品大員。如徐桐、崇綺、英年、啟秀等。信之尤篤。王公如載勛莊王載瀾等。亦極信好。榮祿自去年八月內用居首相。與慶王。王文韶等。雖心知其非。而懾於端剛之氣燄。不敢力爭。太后欲謀廢立。方倚任端剛。亦漸為所惑。傾向義和拳。惟尚遲疑未決。是以五月初。間淶水涿州拳匪作亂。燒毀鐵路電桿。戕殺副將楊福同。尚有嚴拿首要。解散脅從之諭。嗣又遣剛毅與趙舒翹前往查辦。乃二人不惟未遵旨查辦。且召見其大師兄。多方獎勵之。引之入都。及回京覆命。則盛稱拳匪之忠勇可用。曰。義民起。國家之福也。因而用之。雪恥強中國何求不得。剛毅既進言如此。端莊又力贊之。太后意遂決。

連日召百官會議

連日召見王公貝勒。六部九卿會議。然廷臣知太后聽端剛之言。已決意主戰。相顧退讓。莫敢先發。惟許景澄。袁昶。立山等。寥寥數人。略持正論。謂拳民不可恃。殺洋仇教。必觸各國怒。合而謀我。端王聞此言。斥諸人為漢奸。懷貳心。罪當誅。太后亦怒目視之。極形不悅。光緒帝自戊戌幽閉後。惟務韜晦。絕口不言政事。是日遵太后命陪坐。力言戰釁不可開。昔與日本一國戰。尚至敗挫。若彌啟釁。必無倖全之理。端王厲聲曰。董福祥昔年平回匪之亂。唾手成功。何懼洋人。光緒曰。各國兵精器利。絕非回部可比。我國積弱已甚。兵不足恃。乃用亂民以求勝。庸足恃乎。端王曰。拳民皆義民也。且有神術。能咒槍礮不燃。奈何目為亂民乎。光緒見其橫恣益甚。遂默然而止。於是附和端剛者。眾口一詞。咸曰。人心不可失。

下詔宣戰

轉弱爲強。在此一舉。光緒帝與許袁諸人。莫不太息流涕。然畏禍不敢言矣。既罷朝遂下詔。褒拳匪爲義民。賞銀十萬兩。又命頒給口糧。比於官軍。旋又因拳民人數衆多。不可無人統領。命莊王載勛爲統領天下義和團大元帥。而以剛毅副之。稱副元帥。自是義和拳。改稱義和團。五月二十五下詔宣戰。其詞曰。

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洋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通商。並許在我國傳教。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皆由自取。）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

神聖。（指不敬佛老神仙言。）我國人民。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民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教士所由來也。（此爲義民時事可知。）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舘。加郵教民。爲民教解釋宿怨。（徒託空言。）朝廷懷柔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有杜士蘭（天津領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礮臺。歸彼看管。（特欲假道進兵。救北京使舘。與天津租界。非欲佔據之也。）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不奪大沽礮臺。不能進兵。）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夫子自道也。）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大后代光緒言。）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聖中興。（指太后。無此中興。滿未必亡。）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指神靈附體之說。）人人忠憤。曠

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世。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民（應作妖匪）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誤信邪說。貽笑千古）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人心已失。已無可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每戰必敗。見險即逃。未見其敢死也）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兇燄。張國之威。（縱匪信邪。大損國體）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貲。益助餉械。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即刻嚴誅。決不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實有厚望焉。

大沽失守

天津匪徒

天下第一團

詔書言洋人索大沽礮臺云云。而不知大沽礮臺已於五月二十一日失守。先是各國接北京使館與天津租界求救之信。情詞迫切。速派兵船赴援。於五月二十。抵大沽口。以礮臺上駐有重兵。慮不准進。乃遣人與守臺提督羅榮光婉商。請假道赴津。救外國人。非與中國開釁也。羅以奉命守臺。不敢擅准。辭之。遂至失和。次日。大沽淪陷。羅榮光敗回天津。畏罪自殺。乃直督裕祿。反飾敗為勝。竟以大捷奏聞。謂二十一二三等日。大沽礮臺擊壞洋人兵輪兩艘。殺敵不少。天津地方義和團。會同官軍助戰。屢次獲勝。擊毀紫竹林洋樓數處。眾志成城。民心既固。兵氣亦揚。（裕祿奏摺）一片謊言。欺蒙朝廷。致朝廷仇外之心益堅。而京津一帶之匪徒。乃愈熾烈。匪首張德成。半生撐船為業。無學無識。徒以能大言。自稱獨流鎮天

黃蓮聖母

英將赴援

下第一團大師兄。裕祿延請來津。待以上賓之禮。又有船家女名黑兒者。年十七八。拳匪謂其能通神。奉爲黃蓮聖母。備極恭敬。裕祿亦崇信之。派道員譚文煥供應一切。匪皆食餉。比於官兵。日夜與紫竹林洋人戰。每戰必稱大捷。聲言拉倒洋樓若干。而紫竹林之洋人洋樓終無恙也。

初聯軍既奪大沽礮臺。英將西慕爾因北京各國公使。求救急切。有不容稍待之勢。因商於各國。帶兵千名。前往馳救。終以人數過少。未得通過。半路折回。且行且戰。不得少息。至五月二十九。方回租界。檢查傷亡。近三百人。然天津與遠近各處教堂。與教民房屋。悉遭焚燬。無倖免者。教民被慘殺而死者。已不計其數。警信紛傳。日必數次。天津大教堂。是月十九。卽付一炬。延燒民居不少。平民

被波及者。莫不切齒于拳匪。

日官被戕

北京五月間。日本書記官杉山彬。聞本國使館衛兵將至。乘車出永定門迎接。爲董福祥營見。揮兵殺之。　二十四日。總署王大臣始接大沽失守之信。乃下逐客令。促各國公使。於二十四下鐘內。離京赴津。言逾限則不能保護云。各公使覆書。謂若欲我輩出京赴津。原無不可。但今拳匪徧地。道路不通。須容我輩發電。召西兵來接。俾使館人員。由西兵伴送。一同赴津。如此。則大沽礟臺。若果爲西人佔據。亦不難再令退還。是彼此均有益也。總署接書。置之不答。

德使被戕

各公使不勝疑懼。德國公使克林德曰。我且至總署探問消息。再定行止。遂升肩輿而去。詎甫出使館。行未遠。卽被槍擊而死。知其事者。謂端王令所部虎神營兵。伺於道旁殺之。蓋德使此行。

殲攻使館

北京教難

已照例先咨會總署王大臣矣。而總署王大臣。其掌大權者。即端王啟秀諸人也。

德使既見殺。徐桐崇綺等相慶曰。夷酋戮。中國強矣。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衛中軍。攻交民巷使館。誓欲盡殲之。殲聲日夜不絕。拳匪助之。紅巾露刃。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震天地。使館中衛兵僅四百人。董福祥所部萬人。圍攻月餘不下。兵匪死者。至少千餘人。（見庚子國變記。）從此兵匪混合。日事焚掠。教民自五月中旬。已無駐足地。紛紛遷避。或入西什庫新北堂。或投交民巷使館。亦有在肅王府匿迹者。其未逃者。皆遭慘殺。拳匪殺教友。刀矛齊下。酷虐異常。嬰兒未匝月。亦不能免。城外教友欲來北堂避難者。中途多被刼殺。五月十七。東堂焚。艾李兩司鐸致命。次日。南堂焚。所

下詔滅教

有附設之學堂。醫院與育嬰堂。均被殃及。其中人口。賴洋兵往援。得脫險者四五百名。然死難者亦不少。同日西堂亦燬。金神父死之。自是京師西式房屋。惟西什庫北堂。與交民巷東西使館而已。餘皆被毀。只餘一片瓦礫而已。教外商民被害者。亦難悉數。正陽門外商場。爲京師最繁盛之區。拳匪縱火焚毀四千餘家。數百年精華。盡成灰燼。火延城闕。三日夜。火猶未熄。時方稱拳匪爲義民。竟無一人敢言捕治之者。

太后聽端剛之言。意猶未愜。六月初六日。又出上諭。飭令各省驅逐教士。勒令教民出教。其詞曰。　自各國傳教以來。各直省屢有民教相仇之事。總由地方官辦理不善。激成衅端。其實教民亦國家赤子。其中非無善良之徒。祇因惑於邪說。（惑於邪說者乃朝廷。非教民。）又恃教

令教民背教

士爲護符。以致種種非爲。執迷不返。而民教遂結成不可解之仇。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現在朝廷招撫義和拳民。各以忠義相勉。同仇敵愾。萬衆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踐土之倫。豈眞甘心異類。自取誅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網開一面。着各省督撫通飭各地方官。徧行曉諭。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是欲教民自投羅網。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既往。並諭知民間。凡有教民之處。准其報明該地方官。聽候妥定章程。分別辦理。現在中外既已開衅。各國教士。應即一律驅遣回國。驅遣作殺戮講免致勾留生事。仍於沿途設法保護爲要。何嘗一見實行。該督撫等當體察各地方情形。速爲籌辦。勿稍疎忽。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按右論所言。教民恃教士爲護符。種種非爲。遂結成民教不可解之仇。此數語者。爲向來社會普通之論。異口同聲。言之鑿鑿。似不容更有疑議者矣。然一按之實際。未免有欠公允。實非是非之公評。試切言之。有人於此。聞教理而信好之。自願奉教。遵守教規。棄絕異端。此爲約章所許。詎有不善。然而其鄰里親族。鮮有不因此而疾視之者。謂其隨外國也。往往羣起攻之。輕則不與共井。重則百般淩虐。不令安度。必欲強其反教而後已。其人有喪事也。則強其祭尸執幡。作種種違反教規之事。村中有修廟迎神等事也。亦令隨衆攤錢。稍一抵抗。即被毆辱。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人無奈。間或訴諸教士。教士或言於地方官。請照約章辦理。官依法治民。略一平反。即謂欺壓平民矣。所謂恃

教士爲護符。種種非爲者。皆此類也。平心論之。向來民教之相爭。與其謂教民欺壓平民。無甯謂平民欺壓教民。尤切事實。然幸也。今中國改建共和。信教自由。載在約法。人民向日仇教之心理。已於無形中。漸漸消滅。自此而後。教民欺壓平民之論調。亦已無人再提。斯亦奇矣。豈今日之教民皆善良。而昔年之教民。皆强暴乎。非也。今昔之教民無異。而今昔之環境不同也。故今日之教民。其數雖數倍於往昔。亦可與平民相安於無事。然則庚子拳匪之起。咎將誰歸。不難一言斷之矣。

南省不奉詔

右諭。及日前宣戰之詔。發到南省。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等。往返函商。均以不奉中央命令。爲正當辦法。兩廣總督李鴻章亦曰。此亂命也。粵不奉詔。其時上海漢口等通商口岸。謠言

南省教難

繁興。謂北省義和團與洋人戰。屢次獲勝。已無洋人踪迹。不日南下。驅逐各租界洋人。云云。於是外國人於各租界。多方設備。以防不虞。劉坤一等恐南省再起兵端。大局益形糜爛。遂派盛宣懷。及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領事。訂互相保護之約。各不相犯。於是沿江各省。不至大亂。

然南省雖無義和拳匪。而仇教之莠民劣紳。與哥老會匪。則所在多有。與拳匪宗旨正同。聞北省亂事。乘機竊發。遙遙相應。以致是年五六月以後。焚搶教堂教民之案。同時並起。相繼不絕。教士教民紛紛避難。幾於無地藏身。教難之烈。爲前此所未有。幸督撫大員。多明大體。極力彈壓。力保南省和平之局。匪徒有所嚴憚。不敢爲所欲爲。惟河南巡撫裕長。（裕祿之弟）浙江巡撫劉樹棠。湖南巡撫俞

廉三。江西巡撫松壽等頑固性成。素以殺洋滅教為宗旨。及接到政府五月二十五。與六月初六之詔書。遂密囑所屬地方官。遵照辦理。致教禍一發而不可遏。計河南境內。教堂被毀者十之七八。教民數千家。悉遭刼掠。　浙江教禍。以衢臺二府為尤烈。土匪串通白旗黨。聚衆四千人。到處焚殺刼掠。教堂與教民房屋。無一倖免者。道臺鮑祖齡等縱匪仇教。慘殺多命。　湖南衡州府。道臺隆文。與知府裕慶。與北省仇教大員。聲氣遙通。素表同情。唆使匪黨。慘殺范主教。與安董兩司鐸。境內教堂。悉付一炬。　江西北境尚無大損。他處則悉遭塗炭。　若江蘇。安徽。湖北等處。賴劉坤一等雍容坐鎮。風波未起。陝西賴臬臺端方竭力維持。亦尚平安。惟陝西北境。去省垣較遠地方。鞭長莫及。又密邇山西。教友受波及。在

所不免。南境有郭神父與數教友致命。他省如四川。雲貴。兩廣。福建。被害亦輕。不過教堂被毁數座。教民被搶掠數十家。或數百家而已。被戕人命。亦寥寥無幾。

北省惟山東被害較輕。袁世凱政令嚴明。拳匪不敢大肆。然當端剛勢燄盛時。袁雖疾恨拳黨。却亦不敢放手痛剿。不過見匪猖獗太甚時。如聚衆圍攻教民村莊。則發兵驅散之而已。迨太后宣戰之諭發到。袁世凱應保護不周。催令外國教士。暫避海口租界。其教堂屋宇。則藉査封入官爲名。以防被匪拆毁。山東省拳禍之烈。以泰安。武定。臨淸三屬爲最。三屬境內。計共毁教堂數百座。焚掠教民二千餘家。教友死義者。二百九十名。

若直隸。山西。與關外東三省。蒙古等處。教難之烈。不惟中國前此

未有。卽考之萬國歷史。亦不數覯也。（指縱匪仇殺毫無限制言。）誠自古未聞之奇變。由今思之。猶有餘痛。玆略紀之如左。

直隸　總督裕祿。與臬司廷雍等。旣迎合朝旨。多方提倡義和團。是年四五月以後。拳風大熾。蔓延幾徧全省。無村無之。幾於人人習拳。老者黠者。充會頭師兄。少者愚者。供奔走。紅巾露刃。千百成羣。日以搜殺教民爲事。爲教民者。房屋被毀。家產蕩失。性命亦且不保。爲親戚鄉鄰所共棄。無復駐足地。因而慘遭殺戮。直獸畜之不如。如此歷三四月之久。而以六七月爲尤甚。　計直隸北境。死難者。約有六千之多。東南境。三千一百名口。西南境。一百四十七人。其因困難。饑渴勞瘁驚悸憂傷。致疾而死者不與焉。此項人爲數亦巨。合直隸全境計之。當不下三千餘人。其中老人幼孩居多

數。拳匪殺人。漫無定式。或殘肢碎體而分解之。或剖腹破肚而出其臟腑。或刀矛齊施。千砍萬剮。致成醬泥。不復辨其孰手孰足。恣意殘害。無復人理。我國數千年文明所陶成之國民。如是如是。

當拳匪肆虐之初。教友爲保性命計。或團聚一莊。掘濠築壘。備械儲糧。決意死守。往往被匪圍攻。歷二三月之久。備受諸苦。有時官兵助紂爲虐。槍炮齊施。尤屬危險。教友仰賴天主護佑。拚死抵拒。卒獲安全者。不一而足。其時徧地土匪。逃生無路。教友得保身家性命。不至無噍類者。蓋多得力於此。然教友被逼出此。原非得已。乃當時官諭。以教友聚衆備械。抗拒官兵。謂形同叛逆。而令教友平圩填濠。解散回家。微論教友當時。屋宇焚毀。已無家可歸。即使有家可歸。亦豈能自投虎口。是直欲教友俯首就戮。而後快也不

諒甚矣。

教友淺壘自衛。亦有不獲保全者。則被屠殺。更慘於他處。如景州朱家河。各處被難教民。以其村教友素多。又有任湯兩司鐸可倚賴。紛紛來此避難者。以千數百計。不料禍出意外。李秉衡奉召。率兵北上勤王。其部將陳澤霖。路出景州。州官洪壽彭。與劣紳數輩。妄稱朱家河洋人聚衆謀逆。求陳剿平之。陳慨然允諾。督隊圍攻。惡戰三晝夜。而朱河遂陷。兩神父與千數百教友。均被慘殺。後陳澤霖。到京陛見。皇太后以其平朱家河有功。賞加二品頂戴。又給銀一萬兩。犒賞出力弁勇。　他若南皮縣杏行村。被匪攻破。聶鮑兩神父。與一百數十教友之遇害。　武邑縣趙路兩神父之死義。均情形極慘。兩神父聞匪破門而入。安步進堂。伏跪祭臺前。獻自

已性命。靜待一死。羣匪肆虐。將兩神父多傷致斃。　又如肅寗縣。教友以大車七輛。滿載婦女幼孩。赴獻縣總堂避難。中道被刼。匪掘深坑。偪令不背教者入內。一時被活埋致命者。一百數十名。又宣化府屬。教友數百人。逃匿山洞。被匪積薪洞口。燹數燒斃。其他類此之慘劇尚多。不能徧舉。大抵直隸南境較輕。北境去京津愈近。其禍愈烈。奉教歷年久遠之教友。信心堅固。背教者甚尠。新教友當危迫時。不知依恃天主。往往蹉跌。最可惜者。有時背教亦遭慘殺。致身靈兩失。不幸甚矣。

山西　毓賢因提倡義和團。頗得太后寵眷。庚子春。又補山西巡撫。抵任後。招徠山東匪目數十人。教授拳術。每接見屬員。必告以仇洋滅教之目的。附和者陞遷。反對者黜革。不一月。徧地拳壇。靡

然一轍。而謠言揭帖。遂無地蔑有矣。由是燒堂殺人之事。乃層出不窮。教友目擊情形。皆惶懼不安。商於主教。欲置械護堂。主教謂。天主堂非營寨比。不可以槍炮護守。我輩信人。若得爲天主捐生。尤爲榮幸。從此教友不復言護堂。惟虔誠祈禱。靜待主命而已。延至六月初二。教難大作。毓賢一面派兵把守城門。用防教民逃竄。一面招集拳匪萬餘。偕同官兵。將天主堂圍住。爲一網打盡之計。然雖圍住天主堂。而不敢遽入者。亦自有故。緣昨夜圍攻英教堂時。被英教士反攻。持槍擊斃數人。而天主堂內人數尤衆。深恐有備。致遭不測。乃變計。委首縣白昶前來。叱退兵匪遠去。聲言奉命保護教堂。時主教與堂中諸人。見兵匪大集。方疑懼不安。見白昶所爲。爲之一快。遂信其保護教堂之言屬實。因延請入內。令觀看

一切。不料適中其術。彼以撫慰爲名。實欲查看堂中虛實。及見堂中照常安度。徧觀各處。毫未設備。遂歸報毓賢。言天主堂教士人等。已如羣羊在牢。欲殺卽殺。無須過慮。亦不必預籌也。毓賢大悅。從此派兵二十名。在堂門前駐防。陽爲保護。陰則防閑教士逸出。致令漏網。數日後。白翻又奉命來堂。促主教與堂中諸人。遷往鐵路公司。詭稱堂中地面太廣。不便保護。雖有兵駐守。亦難保無虞。不如鐵路公司之妥善。言之再三。主教無奈。只得從命遷徙。　時山西北境。太原府。有正副兩主教。正任爲艾主教。副任爲富主教。是日遷往鐵路公司者。兩主教外。有雷德二司鐸。安修士。七位修女。并司事與修道生等十四人。同時。英教男女大小。三十餘人。僕役二十餘人。亦被偪遷入公司。惟另在一屋。此六月初七日事也。

致命之烈

信德可嘉

至十三日午後。毓賢微服乘馬。率兵數百。紆道赴鐵路公司。大呼一聲。羣人。數百悍卒。猛如餓虎。一躍而入。先至英人住屋。修女所在之處。與英人僅隔一壁。忽聞號咷啼哭之聲大作。急趨至主教處。報曰。兵來殺人矣。兵來殺人矣。主教出。向衆人慰勉數語。然後舉手誦赦罪經。甫畢。兵至。高舉棍棒。當頭亂打。兩主教與神父修女等。多受重傷。有昏倒者。遂被牽拉至巡撫衙門。共八十餘人。既至衙門。毓賢乃出。一聲呼殺。兵匪爭先動手。刀矛齊施。有受數十傷而亡者。不旋踵。血流殷地。屍積如阜。毓賢又命割取洋人首級。懸之城門。

主教等既致命。堂中房屋數百間。多係洋式。悉付一炬。盡成灰燼。然教友聚集城中者。尚有數百人。聞主教等致命。日誦苦路經。亦

預備致命。數日後。被拏到官。僱令背教。無一應者。遂殺其三十九人。餘均以未得致命爲憾。又慈幼堂貞女。與收養之女孩。共二百二十人。亦被拘禁。官多方勸令背教。不從。乃殺爲首之兩貞女。此太原府教難之大略也。詳見拳禍記。省城如此。風聲所播。及於全省。焚殺之慘。與直隸無甚大異。計全省殉義者。約三千數百人。內有華司鐸九人。限於篇幅。未能詳述。

東三省教難之烈。以奉天爲最。吉林次之。黑龍江又次之。奉天副都統晉昌素抱仇教滅洋主義。提倡義和團。不遺餘力。五月底。接到政府宣戰詔書。晉昌大喜。遂唆令匪衆恣意焚殺。六月初四。燒毀耶穌教堂。幸牧師攜眷早行。得免於難。主教住房。在奉天南關。附近有天主堂。與育嬰堂各房屋。四鄉教友來避難者不少。羣議

紀主教等致命

設備護堂。晝夜防守。及匪來攻。李萬珍神父督衆抵禦。匪不得逞。晉昌聞之。憤甚。乃於初六日。發官兵數百。帶礮數尊。前來助戰。主教望見官軍。大聲諭衆曰。我輩敵匪可也。若官軍來。則不可與敵。急命教友停戰。 教衆遵命停戰。紛紛逃生。留而未去者。紀主教。艾李兩神父。與男女信友。約百餘人。內婦孺居多數。旣不抵拒。俱遭慘殺。聖堂各房屋。亦被焚燬。 晉昌又下令。搜殺城中教友。緊閉城門。毋令逃逸。從此全省鬨風響應。大起仇教風波。瞻顧四方。已無教友容身地。計奉天全省。惟營口與三台子。以苦戰得免。其他會堂。悉被屠毀。全省爲義捐軀者。約一千四百五十人。主教一位。神父十位。內中國神父三位。吉林與黑龍江教務。向由一位主教經理。庚子雖作。兩省大小教堂。育嬰堂學堂之類。除六七座外。悉

蒙古東區

被焚毀。教友九千。逃入深山曠野。得免於難。致命者無多。然呼蘭廳。有舒神父被戕。北林子有榮神父。渝全街有李神父。均遇害。張伯多祿神父則致命於伯都訥。由副都統嵩崑判決。（見拳禍記）庚子後。吉江兩省。教務復興。已另設主教治理。

蒙古教務。分三大區。由三主教經理。庚子年。教友約共三萬三千。拳禍之烈。與直隸山西不相上下。東區總堂在朝陽南九十里松樹嘴子。屬境熱河一帶。光緒十七年。曾遭理匪之亂。雖經派兵傾平。而根株終未盡絕。及拳匪起事。理匪土匪。又乘機竄發。與拳匪聯合一氣。到處焚殺劫掠。地方官自接到宣戰上諭。不惟不一禁止。且從而暗助之。以致教民無地容身。多被慘殺。其未被殺者。大抵因被逼。聚合一處。以苦戰得免。　灤平縣知縣文星。仇教。慘殺

司神父活埋斃命。

中區

若中區拳禍更烈。總堂西灣子。逃難教友至五六千之多。他處會堂。亦有聚至數千者。團結自衛。苦戰死守。爲當時教友獨一生路。其散處者。十之八九。皆及於難。何馬兩神父與教友守園。拳匪不得加害。後被歸化道鄭文欽誑出園外。遂被戕。杜孟羅三神父各與所管教民。困守一隅。被匪闖入。慘遭焚斃。綜計園境教友遇害者。約共三千二百之多。

西南區

西南區。新總堂在二十四頃地。舊總堂在三道河。韓主教駐新總堂。自忖不能保守。伏跪天主臺前。獻自己性命。預備一死。命所屬六教士。急赴三道河避難。自己獨留。待至六月二十四日。兵匪大至。主教氣度從容。束手就逮。並未抵拒。被解至托克托城。備受酷

天津失守

刑致命。高風亮節。雖古致命聖人。無或過之。計闔境教友。致命者八百餘人。神父四人。內二人光緒二十八年。爲董福祥兵所戕。此蒙古教難之梗概也。詳見拳禍記

自五月二十一。大沽礮臺失守。京津門戶洞開。聯軍續來者日多。六月十七。抵天津城下。惡戰十六下鐘。城始破。聯軍傷亡。約千餘人。華兵傷亡亦如之。拳匪傷亡尤衆。蓋官軍惡其妖術惑人。怨此大禍。又臨陣先逃。無技無勇。乃自後擊之。斃匪無算。而崇信拳匪之裕祿。則早於城破之前。退避楊村矣。從此紫竹林租界解嚴。如慶再生。而數萬拳匪。皆鳥獸散。已無蹤影之可尋。其大師兄輩。如張德成曹福田者。皆先後就戮。無一倖逃者。

太后聞天津失守。大驚。乃變計。欲與各國停戰議和。使慶王榮祿

遺書慰問各國公使。饋送瓜菓食物。六月二十二日。出諭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殺日本書記官。及德國欽使者抵罪。又命李鴻章補直隸總督。爲議和全權大臣。然雖有此命。其時京師匪燄尙盛。仍圍攻西什庫天主堂。與交民巷使館不止。太后竟不敢說一剿字。無何。各省勤王兵漸有來者。李秉衡來尤早。太后召見秉衡而問計焉。秉衡曰。今方大兵雲集。拳民數萬。激以忠義。何難轉敗爲勝。若一言和。則人心一去。將不可收拾矣。太后聞秉衡言。主戰之意又決。乃殺許景澄袁昶。以警言和者。

北堂被圍

時北堂被圍已久。自是兵匪聯合。環攻益烈。砲聲隆隆。槍彈橫飛。往往終日不絕。堂中避難教友三千四百人。婦女老稚。日夜在堂內祈禱。丁壯男子。與少數洋兵。則分守四週圍垣。竭力拒敵。日有

傷亡。久之。糧餉亦將告匱。每人日食粥兩次。苟延性命而已。疲倦困苦。達於極點。　兵匪圍攻使館亦愈猛烈。初。太后聞董福祥使館幾日可破。董以五日對。既而言不驗。且羞且憤。然是時兵匪縱恣。凡夙所不快。即指爲教民而戮之。太后端王等。方倚任兵匪。不之罪也。

聯軍北上

聯軍既踞天津。休息二十日。整軍北上。華軍節節敗退。楊村之戰。裕祿受傷。退至蔡村。服毒自盡。　李秉衡受命督師以三千拳匪自衛。親拜其大師兄。拳衆執八寶相隨。秉衡恃以無恐。八寶者。仙家所謂。引魂旛。混天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也。乃未幾。所部三十營。與聯軍遇於河西務。纔一交鋒。遽而潰敗。秉衡慚憤無似。奔至通州。刎頸而死。是可作迷信邪術者之一棒

喝也。
聯軍乘勝進據通州。未發一彈。如入無人之境。乃聯軍愈偪。而京師拳燄益熾。端剛狂恣。指聯元。立山。徐用儀三大臣爲漢奸。矯詔殺之。董福祥率兵匪圍攻使館。亦愈激烈。誓欲一舉而破之。將使館洋人教民。聚而殲旃。以洩積憤。不料十九日晚。洋兵已抵城下。董軍禁軍。與拳匪數萬。高踞城坦。奮力抵拒。戰至次日午後三下鐘。兵匪潰敗。死亡數千。聯軍入京。逕往使館。前隊爲印度兵。執旗人前導。一入使館。即伏地叩謝天主。極形虔誠。俄而衆兵齊來。歡呼慶賀之聲。久而不絕。

聯軍進京

然聯軍雖已入京。解去使館之圍。而西什庫一帶。兵匪之圍攻北堂者。仍不稍懈。皇城與各要區。尚有重兵據守。聯軍乃於二十一

北堂圍解

日節節進攻。東華門之戰。尤爲劇烈。良久。兵匪始潰。遂破皇城。次日。日本兵先到北堂。法兵繼之。從此兩月之被圍苦守。一旦告終。莫不喜出望外。感謝天主再造之恩。計北堂避難教民三千四百。被困兩月餘。死四百人。地雷炸發。斃幼孩七十六口。護堂洋兵四十二名。陣亡十一人。 使館被圍攻五十三天。受礮彈三千五百顆。槍彈數百萬顆。衛兵四百零九人。傷亡近二百。教民傷亡尤多。兵匪兇燄。可想而知。然而卒獲保全。不至覆巢之下無完卵者。固知非人力也。

京師既陷。董福祥縱兵大掠而逃。輜重相屬於道。數萬拳匪。與庇匪之王大臣。皆鳥獸散。曾幾何時。向之紛紛擾擾者。已無蹤迹之可尋。惟洋兵續來者日多。乃羣推德國公爵瓦爾德西爲統帥。移

皇家出奔

索辦罪魁

居儀鑾殿。各國分區駐守。搜殺拳匪。凡寺觀與王公府第。曾設拳壇者。皆舉火焚之。城破之日。官紳殉難。與兵匪陣亡者甚衆。屍骸枕藉。火燄飛揚。誠浩刼也。

皇太后於通州失守之次日。黎明。携光緒帝后等。出奔宣化。下詔罪己。又由宣化奔山西太原府。本擬在此駐蹕。及聞聯軍至保定。殺布政司廷雍等。大懼。深恐聯軍追來。遂又深入關中。至陝西西安府駐蹕。命慶親王會同李鴻章。與各國議和。各國要求先懲辦罪魁。然後議和。

太后以縱匪仇洋之罪魁。多係親貴王大臣。甚難之。命李鴻章極力變護。瓦爾德西曰。所索罪魁。稍是爲從者。爲保全中國體面。其爲首者。尙未提出也。其意蓋指太后。李鴻章密以電告。太后懼。遂

允加重治罪。於是巡撫毓賢。尚書啟秀。侍郎徐承煜（徐桐子）均斬決。莊王載勛。左都御史英年。尚書趙舒翹。賜令自盡。端王載漪。與其弟載瀾等。發往極邊。永遠監禁。其餘治罪者尚多。不暇備述。 大學士剛毅。從太后出奔山西。銜憤成疾。死於聞喜縣。得免。 大學士徐桐。崇綺等。均投環自縊。 董福祥本是元惡。朝廷以其帶兵。未敢加罪。僅予黜革。令還甘肅本籍。 李秉衡。裕祿等。知不能免。先已自刎。亦僅追奪官爵而已。 太后又徇各國之請。出諭懲治各省戕害教士教民之地方官。於是道臺鄭文欽。都司周之德。知縣白昶文廷等。均置重典。其他充軍。與革職。永不敘用者。凡百餘員。

聯軍既佔北京。妖氛全熄。附近各處。已無拳匪蹤迹。各國集議。擬

分兵四出。搜捕拳匪餘黨。於是南至正定。北至張家口。東至山海關。均在聯軍勢力圈內。往來梭巡。足迹殆徧。凡拳匪巢穴。無論官衙民居。遇則焚燬。往往全村遭刼。初官兵每助拳匪仇洋。今則助聯軍剿匪。兵威所至。咸就蕩平。黠者畏罪遠颺。懦者改爲良民。其有不量力。敢與聯軍一鬬者。皆遭敗衂。慘死疆埸。此外殺人兇犯。亦有爲教民指控。經官判令抵償者。綜計自拳禍初起以來。被殺拳衆。其數當倍蓰於遇害教民。害人適以自害。亦天道好還之理也。

記者曰。甚矣魔鬼之害人也。夫事魔最虔。孰有如義和拳匪者哉。焚香頂禮。誦咒佩符。拜廟設壇。稽顙升表等事。拳匪蓋常常行之。而無間時也。乃魔鬼欺矇之。揶揄之。誑以神靈附體。則槍

和款

歐不傷。使拳衆恃以無恐。及至臨陣打仗。則如犬豕之無能。瞠目舞刀。痴然就戮。而魔鬼不一助之。猶憶庚子夏。在河間東北鄉。與千餘教友避難小莊。拳匪萬餘人。頻來撲犯。勢甚洶湧。教友仰仗主佑。燃槍擊之。不移時。匪衆敗竄四逃。奪獲大旗四十餘柄。大車五十輛。各式槍械數百件。斃匪約二三百人。就近細覘之。其傷亡枕藉者。多十餘齡幼童。衣履鮮潔。狀類書生。憶童子何知遭此慘禍。甚矣魔鬼之害人也。人奈何忘棄眞主。而猶痴心事魔乎。

各國於索辦罪魁外。又要求十二款。內有戕害德國公使。與日本書記官。中國須派專使赴兩國謝罪。 賠償各國商民。及教士教民所受公私各損。 凡戕害凌虐各國士民之城鎭。均停試五年。

又剷平大沽礮臺。不再修築。　李鴻章將以上各款。據實奏聞。其時皇太后以六軍敗挫。京津失守。滿淸江山。已入外人掌握。但能還我主權。不失帝位。已屬得之望外。區區十二款。何足計哉。當即批准。仍循例命李鴻章等。極力磋商詳細節目。嗣因各國要求諸事。持之甚堅。不稍退讓。太后無奈。乃一一照准。

計賠償各國兵費。凡四萬五千萬兩。是謂大賠款。每年還一千五百萬。須三十年還淸。　其各省焚燬之教堂。與教士教民之屋宇等。則由地方官。就地籌款。與教士商酌賠修。惟大教堂。改歸大賠款。由外國擔任。以輕地方之擔負。是爲拳禍之結局。

若光緒二十七年。江西建昌府屬。土匪作亂。焚燬教堂數處。　甘肅平羅縣。董福祥兵。又戕害彭梅兩神父。　廣東南雄州。戕殺茹

風靁既過日月重光

教士。 次年河南泌陽桐栢等縣。教堂教民。又遭焚殺之慘。 直隸廣宗縣。武舉景廷賓迷信妖僧妄言。糾衆倡亂。戕殺羅神父。擾及數縣。教民多遇害者。經袁世凱派兵力勦。方始蕩平。凡此皆拳禍之餘波焉。 統計教中遭拳禍被戕而死者。主教五位。神父四十八位。教友約一萬八千。嗚呼慘矣。

據恒情而論。我教遭此慘禍。卽不至一蹶不起。漸卽滅亡。亦當一落千丈。非復如向日之興隆。此固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不容疑者。乃起而徧觀各省。大不其然。被毀之數千教堂。又皆重建。輪奐一新。較前尤壯麗矣。爲數亦增多矣。教民被毀房屋。亦一律興修。進教領洗者。日增月盛。聖教又復昌明。三十餘年來。進境之速。大非昔比。庚子年。中國教友約共八十萬。今則將三百萬矣。是拳匪之

亂為害於聖教者猶小而裨益於聖教者實大也天主上智安排豈人之淺見小慧所能推測哉況聖教道理之眞確不移經此番拳亂激蕩亦愈彰明拳匪尚虛妄妖言惑衆所誇張之神術異能何嘗有絲毫實際即詆毀我教之種種謠言盡屬虛捏至今日亦已大白無庸贅辨當拳匪正熾時妖氛彌天邪燄徧地我教際此惟有飲泣槌胸仰天呼籲望天主垂憐而已乃無何拳黨敗露身殉名隳而為天下萬世所唾罵匪之一字已如鐵案之不可更翻我教友兵燹餘生乃得重覩天日教士復照常傳教光明磊落如揭日月而行中天苟非教理眞正安能若此諺曰邪不勝正當於拳匪仇教見之

至拳禍結果之關於滿清政府者則有一種慘淡情形對外則傷清祚以移

損國體。對內亦失人民信仰。犯天下之不諱。招外人之輕視。實爲我堂堂中國四千年文明之一大污點。從此有志之士。蔑視政府。憤大臣之不職。慨國是之日非。奔走號呼。鼓吹革命。馴至武昌起義。登高一呼。全國響應。而清祚以移。屈指計之。去庚子僅十餘稔耳。何莫非仇洋殺教。信邪縱匪。有以階之厲也。